

脂硯齋紅樓夢輯評

俞平伯輯



脂硯齋紅樓夢輯評

俞平伯輯

中華書局

內 容 提 要

本書輯者鑒于脂硯齋評本有好幾個，但外間流傳很少，一般讀者不易看到，因將五個本子的舊評彙輯後加以校訂，對研究《紅樓夢》者實為重要的參考資料。

1960年2月曾作了修訂，作為新1版；這次又重新修訂，作為新2版。

脂硯齋紅樓夢輯評

俞 平 伯 輯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毫米 1/32·17 7/8印張·412,000字

（原上海文藝聯合版印7,000冊，古典文學版印4,500冊）

1960年2月新1版

1963年9月上海第2次印刷

印數：1,101—3,100 定價：（7）1.80元

統一書號：10018.292 60.2.重排，滬型

目次

引言	一	第十二回	一五四
凡例	三	第十三回	一六五
紅樓夢舊鈔各本所存批注略表(附錄)	一四	第十四回	一七五
第一回	一	第十五回	一八三
第二回	二四	第十六回	一九三
第三回	四〇	第十七、十八回	二一四
第四回	六四	第十九回	二五一
第五回	七六	第二十回	二八一
第六回	九七	第二十一回	二九三
第七回	一〇九	第二十二回	三一二
第八回	一二四	第二十三回	三三八
第九回	一四四	第二十四回	三三五
第十回	一五一	第二十五回	三五〇
第十一回	一五三	第二十六回	三六五

第二十七回	三六三	第四十四回	四五〇
第二十八回	三六六	第四十五回	四五四
第二十九回	四二二	第四十六回	四五七
第三十回	四二三	第四十七回	四六〇
第三十一回	四二四	第四十八回	四六一
第三十二回	四二五	第四十九回	四六四
第三十三回	四二六	第五十回	四六六
第三十四回	四二七	第五十一回	四六八
第三十五回	四二八	第五十二回	四七〇
第三十六回	四二九	第五十三回	四七三
第三十七回	四二二	第五十四回	四七五
第三十八回	四三一	第五十五回	四七六
第三十九回	四三五	第五十六回	四七八
第四十回	四三九	第五十七回	四八〇
第四十一回	四四一	第五十八回	四八二
第四十二回	四四三	第五十九回	四八五
第四十三回	四四四	第六十回	四八六

第六十一回	四八七	第七十二回	五〇二
第六十二回	四八八	第七十三回	五〇五
第六十三回	四八九	第七十四回	五一〇
第六十四回	四九一	第七十五回	五二六
第六十五回	四九二	第七十六回	五三〇
第六十六回	四九四	第七十七回	五二三
第六十八回	四九六	第七十八回	五二七
第六十九回	四九七	第七十九回	五三四
第七十回	四九八	第八十回	五三八
第七十一回	四九九		

引言

一 脂評的情況

整理古典文藝首先要具備正確的觀點，其次便是整理材料，善於恰如其份地運用材料。自一九二七年以來關於紅樓夢有一批材料陸續發見，雖屢見人零星片段地引用，却沒有經過全面地輯錄和校訂的便是『脂硯齋評』（簡稱『脂評』）。本編大部工作只是輯錄，校訂雖然有一些，却還差得多，所以只稱為『輯評』。

所謂『脂硯齋評本』，它的內容相當地複雜，文字並非都出脂硯齋手，不過主要的、重要的是脂評罷了。這些批注（包括一些較晚的在內）是很重要的。下面列舉三點來說明。

（一）以現有的材料來看，在一七九二年程排本以前，所有的舊抄本大都附有批注。不但此也，甲戌本初行（一七五四年），曹雪芹還活着，那時紅樓夢大約未必有八十回，已有評了，而且是『再評』『重評』。初評假如有，必更在一七五四年以前。說明白一點，紅樓夢屬稿的時候，即附評語。

（二）脂硯齋雖至今尚不能斷定為何人，但『脂評』裏有部分的批注，看它的情形口吻，大概是作者自己做的。又就各脂本看，批注常常與正文相混，糾纏難辨。大都是批語誤入正文，却也有正文誤作批語的。揣測起來，大約作者當時就這樣夾連批注寫下去；所以各脂本都有這樣的情況，而愈早的本子混雜得愈利害。這些作正文的批注，有的已分出了，有的只分了一半，有的至今沒有分，不必都為作

者所寫，但却有作者的手筆在內，則無可疑。

(二)不算作者自批和最早的脂評，即以較晚的評注，如近在山西發見的乾隆甲辰本，其時代亦早於刻本大概有十年。根據以上三點，我們要看未經程偉元高鶚竄改的前八十回，要想接近曹雪芹原本的眞面目，除研討各脂本的正文以外，自然必須參考脂評。

但是這些脂評並不這麼容易看的：(1)各脂本皆海內孤本，有些尙未影印出來，備公衆的閱覽緝檢。(2)各本情形，同中有異，或大同小異，參差不一。看了這本，丟了那本；找到那本，又忘了這本。(3)評語寫法各式各樣，正規的約有五種：開首總批，眉批，夾批，正文下雙行批注，回末總批。非正規的又有：如上所說混入正文寫作大字的批，如雙行批注下的再雙行批。用筆的顏色又有硃有墨。真是錯綜雜揉，必須仔細加以辨識。(4)評語中少數有署名兼記年時的，也有只署名的，也有只記年月的，大部分什麼都不附，光頭禿腦，頗難分出誰是誰來。(5)這些評語有時還不免矛盾衝突。有一個人自己批駁自己，也有兩個人在那邊吵嘴。(6)最大的毛病，這些抄本都出於後來過錄，無論正文評注每每錯得一塌胡塗，特別是脂硯齋庚辰本，到了七十回以後，幾乎大半訛謬，不堪卒讀。

既有像上述這種情形，即使各脂本都影印出來了，看起來也怕很費勁。至於它們本身的價值如何，我想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但必須有人來做這初步彙抄的工作，使人一覽可知。我不敢說能把這工作做好，但我希望多少有些用處，提供研究工作者作爲參考。

二 輯錄的經過

我做這輯評工作，在校本八十回着手之際，刊行以前。本來也不打算做這事的，對這些批注如此分散，混亂訛謬，也頗有力難勝任之感。這個新本，雖由各脂本彙校而成，却不附批，只是個『白文本』。既出脂本而不見脂評，有人不免遺憾。因此便想趁機會把脂評輯出來。首先要說明所用的版本問題。現存的脂本有些什麼？在我當時手邊又有些什麼？

屬脂硯齋系統的本子，廣義說來共有五個。依原記年分爲次序排列在左方。事實上各本多出傳抄，真正抄寫的年月不明，所附干支只是底本的年分。如甲戌爲一七五四指底本說，現存的甲戌本並非一七五四年抄的，遠在這個以後，餘可類推。并詳下。

(一) 乾隆甲戌（一七五四）脂硯齋重評本（凡十六回，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

(二) 乾隆己卯（一七五九）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凡三十八回，一至二十，三十一至四十，六十一至七十回，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後經抄配）。

(三) 乾隆庚辰（一七六〇）秋脂硯齋四閱評本（凡七十八回，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

(四) 乾隆甲辰（一七八四）菊月夢覺主人序本（八十回）。

(五) 有正書局石印戚蓼生序本（八十回，重抄付印，底本已毀，原來年代不明。有正兩次印本有大字小字之別，大字本稍好）。

(二) (四) (五) 都在我手邊。(一) 我那時有的是近人將那本脂評過錄在己卯本上的。(三) 藏西郊北京大學，尚未影印，我有它的照片。(一) (二) 兩種都打了個折扣，對於輯評工作有些影響。

各本的評注或詳或略，或有或無（存缺的情形見下附表），並不一律。大約甲戌、己卯、庚辰本（己、

庚皆四閱評本，尤爲接近）都是脂本的嫡系。有正戚本也屬於這個系統，但凡遇見評注原附記脂硯齋字樣的一起改去，不知什麼意思。在回首回末都附總評（只六十七回缺），有些出脂評，有些不是，總比較晚一點（大概此人亦作者的本家，如第五十四回總批有『都中旺族首吾門』。是否僅出一人之手，亦不可知）。甲辰本不題脂評，也不提起它，原非真正的脂本系統；不過他確看見過脂本，據脂本錄評而又刪節了去，在第十九回上有明文。校者自己又增補了些，所補的沒甚好處，分量也不多。

以多少而論，甲戌本殘存十六回而批注很密。庚辰本次之，從第十二回始有評，最先的十一回一清如水，無批注。己卯本又次之，很少眉批夾批，只有雙行批注。但第十回各本均少批注，獨己卯本有夾批若干條。有正本批注也不少，到四十回以後幾乎全缺。甲辰本評注最少，到了三十七回也幾乎沒有了。這表示出抄書人有時很懶，或校書人對評注不重視，以致逐漸稀減。到了程高排印便一古腦兒把它們都刪了去；因這些脂評表示另外一種觀點，跟程高不合，自不得不刪。只留下一些『漏網之魚』，大約原來都寫作大字的，到現在還可以看出這些痕跡來。

以批注種類而論，在正文下的雙行批注最早，也最重要。這些比較靠得住是脂評，多在雪芹生前，從底本過錄，而底本又出於作者的原稿。眉批夾批便差一點，時代既早晚不定；批書人有脂硯齋，更有其他署名，此外即不很清楚。各本上的墨筆眉批更晚了，大約收藏這抄本的人所批，在清中世以後。（亦有例外）

以上是這些本子的大概情形。我所有材料不算不完全，也不算太完全，輯錄時便發生一些技術上的困難。現在分條略說輯錄的經過和辦法如左：

(一)批注單行不附原書，那必須出批注所屬的正文；要出正文，又必須首先考慮用什麼本子的正文。脂本跟程本是兩個系統，脂評安在程本上，非但方底圓蓋，有些地方因文字不同，根本上無所附麗。就各脂本看，脂庚本比較完全，但未經過整理，那時還不會流通。比較完全，較易得的只有有正書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本編初版原用這本做為正文，却沒有加注頁數，因有正所印有大字小字兩種本子，頁數不同；注上了，非但沒有多大用處，而且反會引起混亂。但不注頁數總是一缺點。現在改用『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出正文，注明頁數，以便對照。間或採用他本的，用括弧注出。

(二)出什麼正文的問題。這些批注抄得都很隨便而且混雜，究應附在那句或那段原文之後，不大好確定。此編所出正文，是我一時斟酌大概情形寫的，只是大致不離而已。

(三)我本想把各本批注的情況記載得更詳明一點，奈事實上以材料打了折扣，不能如願。第一，所據甲戌殘本是過錄的。上文說過甲戌本評最多，具備很多的格式，但所錄怕不完備，又因附寫在己卯本上，為地位行款所限，亦不方便。如最需要區別的雙行批注和行間夾批便分不清楚，偶有記號示別，亦很零落。所以記錄甲戌只注明總評眉批兩種，而雙行批注和夾批不能加分別，僅稱甲戌。錄這甲戌本折扣相當的大，將來若找着原本，必須校訂添補的。第二，庚辰本用的是照片，當然比過錄的好得多，但照片沒有顏色，原來的『硃』『墨』不好分別。雙行批注都是墨筆，眉批、夾行批都是朱筆，不須注出。眉批、夾行批却也有墨筆的，大都係後人所加，如署名『鑑堂』『綺園』『玉藍坡』等等都是，現在注明墨筆，也就够了。

此外己卯略同庚辰，而缺眉批夾批，它特有的評不多。甲辰只在十九回之首有一總批，乃校書人

自加，其餘都是雙行批注。有正除雙行批注出自脂本外，回首回末特有它的總評，有些亦同脂本。眉批是有正老闆所加，爲推廣有正本宣傳，故不錄。這三個本的情形都比較簡單。

（四）最大的困難，這些批注每錯得一團糟。就『存真』來講，似不應改，而且改字，我又怕改得不對。就讀者的需要方便講來，又必須校字。我覺得處於兩難的地位。後來碰到有錯誤，還是校改的地方多，仍其原文的少。大抵改字補字都用圓括弧爲記，亦有太顯明的逕自改了，未注括弧的。不改的亦有一些情形。如某本錯了，而另本不錯；兩本既已並列，則某本的錯字比較可知，即無須改。又如錯得過分了，我雖努力去找，有時找得着，有時却找不着。這兒舉一個校字很多的例子，在脂庚本第七十二回之末：

『賈政因說道』一段下，

〔庚辰〕妙文又寫出賈老兒女寫賈老則不然文若不如如此寫之情細思一部書總不則又非賈老。

〔校文〕妙文，又寫出賈老兒女之情。細思一部書總不寫賈老則不成文，然若不如如此寫，則又非賈老。

有些雖明知有錯，却找不出當作什麼，那只好由它去了。——初版的情況大致如此。爲了『存真』，故保存原來訛文，還比較多。這次改版時，庚辰本已影印流通了，情形不同。凡我認爲當作什麼，就逕自改了，把那些方匡括弧刪去了若干，讀者讀起來痛快一些。如有疑惑，要檢對原本，也不費事。

三 評注的署名和附記年月

這些評注多半『無名氏』，即有簽署亦是化名筆名，子虛烏有之類，但既有了名字，即不知究出何人

之手，似不妨一談。人人談講脂硯齋，他是何人，我們就不知道。在庚辰本上，除他以外還有三個筆名：梅溪、松齋、畸笏（甲戌本大概不見畸笏之名，却不等於沒有畸笏的評）。這三個人名下的評注數量也大不相等，署名松齋梅溪的各只一條，而畸笏却至少有數十條之多。他是一個大評家，與脂硯可以匹敵的。若墨筆眉批的署名，上已表過，不必再提了。

我們將不重要的先說。梅溪這名跟本書第一回的東魯孔梅溪相同，可能是雪芹的弟弟棠村。松齋或即脂齋，從松脂連想的，也可能是另一位。有正本第四十一總評爲一詩，下署『立松軒』，不知即松齋否。

現在賸下須談論的只有這兩個大評家，脂硯與畸笏了。他兩個究竟是什麼人，異說紛紜。脂硯齋有說雪芹的叔叔；有說爲同族親屬嫡堂弟兄，後又改說爲即曹雪芹；更有人說即書中人史湘雲。畸笏有人疑爲即脂硯的另一個新別號。畸笏亦作畸笏叟，脂硯齋既爲史湘雲了，如何又是畸笏叟呢？史湘雲自稱『叟』嗎？這非常奇怪的。

要想搞清楚這些問題，原不容易的。我想簡單地提出三個問題，却也不能明確地回答，只述說我的假想和初步的看法。三個問題：脂硯齋是誰？畸笏叟是誰？脂硯跟畸笏是一是二？先回答第二個。既有兩個名字，我們並沒有什麼證據看得出他們是一個人，那麼就當他們兩個人好了。我覺得沒有牽合混同的必要。回答第一個問題，以證據缺乏，很感困難。脂硯是否即曹雪芹的化名？也不易回答。大概不是。

現在的『脂評』，有作者的手筆在內，恐怕沒有問題。但這並不等於說脂硯齋即曹雪芹，甚至有些

地方，可以看出他不是曹雪芹。如第七十八回『芙蓉誅』前面，脂庚辰本有批語一條，混入正文。這當然是作者說的。

諸君閱至此，只當一笑話看去，便可醒倦。

有人以爲像『芙蓉誄』這般哀豔沈痛的文章，如何可當笑話看？殊不知這正是作者自評，才可以這樣說，正所謂『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若他人如何能說這樣的話。他人如此評，卽成爲謬妄之談了。

又如『芙蓉誅』的注解，也作者自爲，已有人指出了。

此外如第二回、第十八回都有大段的文字，或在開首作爲本回總批，或橫插在中間，夾敘夾議，出於作者手筆，沒有疑問。這些對於大家，比較熟悉，不再談了。近來我又看到第三回上有一句話，自來各脂本都作正文，即我的八十回校本也沒有刪去，實際上是批語——作者自批。錄庚辰本：

黛玉心中正疑惑這個寶玉，不知怎麼個癡癡人物，朦朧頑童，到不見那蠢物也罷了。

正文到『頑童』止，以下是批語，作者口氣，說林黛玉不碰見這個蠢物倒也罷了。若作爲書中人黛玉的心中想、心頭語，便覺不妥，好像她不願意看見寶玉似的。各脂本這句不但都作正文，在甲戌、有正本上且有『脂批』，所謂『這蠢物不是那蠢物』。在寫評方面，就可推想下列的情況：（1）作者寫時，自己加批，一氣寫下，不加分別。（2）評者把這句似乎作爲正文看待。——倒也不一定有誤會，可能認爲既出於作者手，便和正文有同等的地位，原不妨加批的。

假如上面看法不錯，則不妨對於這第一個問題作部分的回答：脂硯齋當另有一人，並非就是作者。

第二個問題，畸笏叟何人？他可能是老輩，比雪芹行輩要尊。看他自稱『叟』『老人』可知。如甲戌

本第十三回的硃批：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

這條雖無署名，大概是畸笏。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於丁亥夏他自稱『朽物』，跟這裏『老朽』相合，口氣都非常老氣橫秋的。我從前猜測他是作者的舅舅，却也不能斷定。

對上列三個問題，我可能的解答不過如此，到底沒有說明多少；但咱們却不妨信賴這些批注。因他們一小部分爲作者自評，其大部分出於作者最近的親友。無論從那一方面來估價，總歸是非常高的。下邊再從時間上來看批注，即他們附記的年月。

粗略地看，各本既書于支如甲戌本己卯本之類，那末，批注當然跟着它走。實際上不盡然。必須知道底本的時間固不等於過錄的時間，而底本、過錄的兩個時間也各不等於批注的時間。舉兩個例就明白了。

如甲戌本應早於庚辰本七年，但今甲戌本最後批注附有年月的是甲午八月（一七七四），而今庚辰本最晚的批注，可考見的是丁亥（一七六七），反而早了七年。又各本的評注，雙行批注爲底本所固有，當然最先，夾批眉批，有些係底本原附，有些後來從別處過錄來的，既不一律，亦難分辨。所以同在某一個本子上的批注，這條跟那條時間可以差得很遠。仍用甲戌本爲例。甲戌的原批，應在甲戌年即一七五四年以前，而上說『甲午八月』那一條眉批是一七七四年的，先後達二十年之久。全部講來，最早的批注可略早於底本的時間；最晚的只不過略早於過錄的時間；後加墨筆或出收藏過錄本的人之手，自然更晚不必說了；所以必須分別來看。

現把我所用五個本子，始甲戌，終甲辰，中列批注所附的干支，作為一表，更將作者年齡及程本初刊年分排在下邊一格，以便參照。

清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	曹雪芹三十二歲
二十四年己卯（一七五九）	三十七歲
二十七年壬午（一七六二）	四十歲，卒於是年除夕
三十年乙酉（一七六五）	
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	
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	
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	一七九二年程本初刊

首尾約四十年，紅樓夢就這樣帶批夾注的被傳觀着，流行着，直到程高排印本書，方轉入另一局面去。

四 餘 文

如上所說，從『寫者』『年月』各方面看，對這脂評都是肯定的。如何應用這些材料，却也有慎重的必要。批注能否百分之百代表作者的意思呢？我覺得有些地方並不能夠。以『脂批』跟紅樓本文相較，脂批每淺一層，本文又深一層，其間有若干的距離。這也可以幫助證明上面脂硯和雪芹不是一個人的

說法。例如書中的有名人物襲人，在庚辰本第二十一回上：

只聽忽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也仍合目粧睡。

【夾批】文是好文，唐突我襲卿，吾不忍也。

爲了這丫頭，評者對本書即有了微詞哩。又庚辰本第十九回二十一回，不論雙行批注，夾批或者眉評，恭維這『襲卿』無微不至，累累不絕。如十九回，『原來襲人在家』一段，夾批連用『孝女義女』『孝女義女』，極口讚之。二十一回目：『賢襲人嬌嗔箴寶玉』夾批曰：『當得起』；本回的雙行批注亦稱她爲『賢女子』。這些地方使人看了有點肉麻。看紅樓本文又何嘗如此。如第七十七回：

寶玉道：『怎麼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單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紋來？』襲人聽了這話，心內一動，低頭半日，無可回答，因便笑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不留心的孟浪去處，怎麼太太竟忘了。想是還有別的事，等完了再發放我們，也未可知。』寶玉笑道：『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之人，他兩個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還有孟浪該罰之處。只是芳官尚小，過於伶俐些，未免倚強壓倒了人，惹人厭。四兒是我誤了他，還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來作些細活，未免奪占了地位，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樣，從小兒在老太太屋裏過來的，雖然他生得比人強，也沒甚妨礙去處。就只他的情性爽利，口角鋒鋷些，究竟也不會得罪你們。想是他過於生得好了，反被這好所誤。』說畢，復又哭起來。襲人細揣此話，好似寶玉有疑他之意，竟不好再勸，因歎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來，白哭一會子也無益，倒是養着精神，等老太太喜歡時，回明白了再要他進來是正理。』寶玉冷笑道：『你不必虛寬我的心。』……

這不但有了不滿之意，簡直形於辭色，指明了襲人暗害晴雯。寶玉冷笑，在全書亦少見。難怪後回補

襲人傳，說什麼『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也難怪後來的評家都破口大罵襲人。試問，這可否能够把脂評與紅樓正文同樣估價，或進一步用脂評把咱們對這正文的看法改變過來呢？我想，不應當這樣做的。我在紅樓夢研究二一八頁上說：

我們固應當重視脂評，但若逕以它代作者之意，亦未免過於重視了。

因此，自當以本文爲準，批注即使重要，也不能替代它，這原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在於對這些批注的估價——整個的、個別的。過去有一些人，特別是我，估得重了。在另一方面，如過於輕看，也不大妥當。因這批東西，其中絕大部分離原來寫作時間很近，有些還是作者自己批的。我們要用正確的文藝理論觀點來研究紅樓夢，首先必須佔有資料。所謂『脂硯齋評』，不僅是最早的資料，且因紅樓夢書未寫完，這裏面還有些線索可尋，無疑更是重要的。這初步的彙抄，如能够給研究紅樓夢者一些方便，那我就滿意了。

本編初排，以抄寫訛脫，缺點很多。現在重新修訂，用庚辰本補正爲多，恐尙不免有錯誤，希望讀者們隨時發見，賜以教正，最爲切盼。又屢承葛真先生遠道指正，並提出新版改用八十回校本作爲正文的意見，非常感謝！

一九五九年八月。

原引甲戌本係根據過錄，訛缺甚多，茲查對影印本重新訂補，承戈潤之先生相助，幷志感謝。

一九六三年二月。

凡 例

- 一、凡出正文皆人民文學出版社八十回校本，注明頁數，以便參照。引他本的均在括弧內書從某本。
- 二、八回以前用甲戌本居首，以後庚辰本居首，因庚辰本較完整。己卯甲辰有正次之。
- 三、凡雙行批注皆不書，僅書版本之名，如書庚辰即庚辰本之雙行批注，餘可類推。
- 四、凡眉批夾批總批皆各書明。如甲戌眉批，庚辰夾批。總批另提行，在批文前書各本之名。
- 五、凡異同較多的文字，各本均分別列出。
- 六、凡兩本或三本全同，在正文出某一本，在括弧內稱某同，某某同。
- 七、凡異同不甚多的文字，在括弧內注明某本作某，以省篇幅。不甚重要的異文，亦偶有省略不記處。
- 八、凡校正訛文或補字均在本字下用圓括弧表示之。大段的校文則在本句之下，亦用圓括弧括出。
- 九、最明顯的訛文，亦有逕直校正未注明者。
- 十、兩本之文並列，有一不誤，其另一本之誤字或不加校正。
- 十一、凡疑爲衍文用方匡畫出。字不可識或缺文，亦以空方匡示之。

紅樓夢舊鈔各本所存批注略表(附錄)

回次	甲戌殘本	己卯殘本	庚辰本	甲辰本	有正戚序本
第一回	凡例批注			雙行批注	雙行批注 總批
第二回	批注	回末有雙行批注一條		同前	同前
第三回	批注			同前	同前
第四回	批注			同前	同前
第五回	批注			同前	同前
第六回	批注 回末總批	有夾批兩條		同前	總批
第七回	批注				雙行批注 總批
第八回	批注	有批注兩條		同前	總批

第九回	(以下缺)								
第十回		有夾批九條							
第十一回			(以上無批注)						
第十二回		雙行批注	眉批，夾批，雙行批注，回末總批	同前	同前	同前	雙行批注 總批	總批	
第十三回	批注 回末總批	雙行批注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第十四回	批注	雙行批注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第十五回	批注	雙行批注	眉批，夾批，雙行批注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第十六回	批注	雙行批注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第十七回	(以下缺)	(第十七、十八合回)起首 總批，雙行批注，眉批	(十七、十八合回)起首總 批，眉批，夾批，雙行批注				同前	同前	
第十八回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第二十八回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第二十七回	總批 批注		起首總批，眉批，夾批		總批	
第二十六回	同前		眉批，夾批，雙行批注		同前	
第二十五回	總批 批注		眉批，夾批，雙行批注，回末總批		同前	
第二十四回			起首總批，眉批，夾批，雙行批注，回末總批	同前	同前	
第二十三回			眉批，夾批，雙行批注，回末總批	同前	同前	
第二十二回			眉批，夾批，雙行批注	同前	同前	
第二十一回		(以下缺)	起首總批，眉批，夾批，雙行批注	雙行批注	同前	
第二十回		雙行批注 回末總批	同前	雙行批注	同前	
第十九回		雙行批注	眉批，夾批，雙行批注，回末總批	起首總批 雙行批注	同前	

第二十九回	(以下缺)		起首總批 眉批一條		同 前
第三十回			起首總批	雙行批注	同 前
第三十一回	總批 回末有批一條		總批 回末有批一條		同 前
第三十二回	開始總批一條		開始有總批一條	雙行批注	同 前
第三十三回	雙行夾注一條		雙行批注，眉批各一條		雙行批注 總批
第三十四回	同 前		雙行批注一條		總批
第三十五回	雙行夾注兩條		雙行批注兩條		雙行批注 總批
第三十六回	雙行夾注		開始總批，雙行批注，眉批		同 前
第三十七回	開始總批 雙行夾注		開始總批 雙行批注	雙行批注	同 前
第三十八回	開始總批 雙行夾注		開始總批 雙行批注		同 前

第三十九回	雙行夾注	眉批 雙行批注	同 前
第四十回	雙行夾注	眉批 雙行批注	同 前
第四十一回	(以下缺)	總批 雙行批注	總批 (以下 均同)
第四十二回		同 前	
第四十三回		雙行批注	
第四十四回		同 前	
第四十五回		同 前	
第四十六回		總批 雙行批注	
第四十七回		雙行批注	
第四十八回		總批, 雙行批注, 眉批	

第四十九回			總批，雙行批注		
第五十回			雙行批注，眉批		
第五十一回			雙行批注，眉批		
第五十二回			同 前		
第五十三回			同 前		
第五十四回			總批 雙行批注（只一條）		
第五十五回			雙行批注		
第五十六回			同 前		
第五十七回			同 前		
第五十八回			雙行批注，眉批		

第六十九回									
第七十回		雙行夾注						雙行批注	
第七十一回		(以下缺)						同 前	
第七十二回								同 前	
第七十三回								同 前	
第七十四回								雙行批注,眉批	
第七十五回								開始附記,雙行批注,眉批	
第七十六回								雙行批注	
第七十七回								雙行批注,眉批	
第七十八回								雙行批注	

第七十九回			同 前		
第八十回			同 前		

以上批注，計甲戌本十六回均有；己卯本四十回，二十九回有；庚辰本七十八回，六十三回有；甲辰本八十回，二十四回有；有正本八十回，七十九回有。

除甲戌、己卯殘缺太多且不算它，大體說來，庚辰本自十二回始有評，以上的十一回疑是後來抄配。因上邊這一段正是評注最密的地方，不應該沒有。十二回以後，庚辰本大體上都是有的。甲辰本則在十九回上自下一總評，說明要刪評注以清眉目，但實際上此後仍間或有之，情形却很零落。有正本八十回中獨一回無評，怎麼回事呢？原來這本從四十一回大體上沒有雙行批注了，但前後總評總是有，惟六十七回隻字俱無。大約這回是最後配的。程高紅樓夢引言本說，『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有正本總評不知出何人之手，以後配故無評，可以揣想這總評的年代也不會太晚。

此外更有一點可注意的，甲辰本從三十七回到末，有正本從四十一回到末，便都沒雙行批注了，却在六十四回中，甲辰忽出現一條，有正忽出現兩條（一條同甲辰），而且很重要，都出作者手筆。大概這六十四回也是配的，配得比六十七回早一點，而且運氣很好，找着了一篇帶原評的稿子。己卯、庚辰本俱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明白地表示其他各本現存這兩回都是抄配的。

一九五三，九，一三，北京記。

第一回

〔甲戌本凡例〕紅樓夢旨義。是書題名極多：□□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鑑，是戒妄動風月之情。又曰石頭記，是自譬石頭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曾已點睛矣。如寶玉作夢，夢中有曲，名曰紅樓夢十二支，此則紅樓夢之點睛。又如賈瑞病，跛道人持一鏡來，上面即鑿『風月寶鑑』四字，此則風月寶鑑之點睛。又如道人親眼見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係石頭所記之往來，此則石頭記之點睛處。然此書又名曰金陵十二釵，審其名則必係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細搜檢去，上中下女子豈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個，則又未嘗指明白係某某。及（原作極）至紅樓夢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釵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之稱；凡愚夫婦兒女子家常口角，則曰『中京』，是不欲着跡於方向也。蓋天子之邦亦當以中爲尊，特避其東南西北四字樣也。

此書只是着意於閨中，故敘閨中之事切，略涉於外事者則簡，不得謂其不均也。

此書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筆帶出，蓋實不敢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謂其不備。（下另行接『此書開卷第一回也』一段凡三百七十二字略同有正本）詩曰：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謾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

說起根由，雖近荒唐。

〔甲戌夾批〕自占地步。 自首荒唐，妙。

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

〔甲戌夾批〕補天濟世，勿認真用常言。

大荒山。

〔甲戌夾批〕荒唐也。（甲辰、有正本俱夾注，同）

無稽崖。

〔甲戌夾批〕無稽也。（甲辰、有正同）

煉成高經十二丈。

〔甲戌夾批〕總應十二釵。

〔甲辰〕照應十二釵。（有正同）

方經二十四丈。

〔甲戌夾批〕照應副十二釵。（甲辰、有正同）

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

〔甲戌夾批〕合週天之數。（有正同）

只單單的剩了一塊未用。

〔甲戌夾批〕剩了一塊便生出這許多故事。使當日雖不以此補天，就該去補地坑陷，使地平坦，而不得有此一部鬼話。

便棄在此山青埂峯下。

〔甲戌眉批〕妙，自謂落墮情根，故無補天之用。

〔甲辰〕（上缺）墮落情根，故無補天之用。

〔有正〕妙，自謂墮落情根，故無補天用。

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

〔甲戌夾批〕煅煉後性方通，甚哉人生不能學也。（有正同，無『能』）

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別。

〔甲辰〕這是真像，非幻像也。（有正同）

不得已便口吐人言。

〔甲戌夾批〕竟有人問口生於何處，其無心肝，可笑可恨之極。

大師，弟子蠢物不能見禮了。

〔甲戌夾批〕豈敢，豈敢。

弟子質雖粗蠢，性却稍通。

〔甲戌夾批〕豈敢，豈敢。

況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瞬息間則又樂極生悲，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以上二頁）

〔甲戌夾批〕四句乃一部之總綱。

如此也只好踮腳而已。

〔甲戌夾批〕煅煉過尙與人踮腳，不學者又當如何。

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一助，待劫終之日復還本質。

〔甲戌夾批〕妙，佛法亦須償還，況世人之償（疑債字）乎。近之賴債者來看此句，所謂遊戲筆墨也。

大展幻術。

〔甲戌夾批〕明點幻字好。

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

〔甲戌夾批〕奇詭險怪之文，有如髯蘇石鐘赤壁用幻處。（甲辰同）

形體倒也是個寶物了。

〔甲戌夾批〕自愧之語。

還只沒有實在的好處。

〔甲戌夾批〕妙極。□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見此大不歡喜。

〔甲辰〕好極。今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見之大不歡喜。（有正同，『見之』作『見此』）

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

〔甲戌夾批〕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諺云：『一日賣了三千假，三日賣不出一個真』，信哉。

〔有正〕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

昌明隆盛之邦。

〔甲戌夾批〕伏長安大都。（甲辰同。有正作『伏長安』）
詩禮簪纓之族。

〔甲戌夾批〕伏榮國府。（甲辰、有正同）
花柳繁華地。

〔甲戌夾批〕伏大觀園。（甲辰、有正同）
溫柔富貴鄉。

〔甲戌夾批〕伏紫芸軒。（甲辰、有正作『紫芝軒』）
去安身樂業。

〔甲戌夾批〕何不再添一句云，擇個絕世情癡作主人。（甲辰同）

〔甲戌眉批〕昔子房後謁黃石公，惟見一石，子房當時恨不隨此石去，余亦恨不能隨此石而去也，聊供閱者一笑。

〔甲辰〕昔子房後謁黃石公，惟見一石，子房當時恨不隨此石而去。余今見此石，亦惟恨不能隨此石而去，聊供閱者一笑。

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

〔甲戌夾批〕可知若果有奇貴之處，自己亦不知者。若自以奇貴而居，究竟是無真奇貴之人。

無材補天，幻形入世。

〔甲戌夾批〕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慚恨。（甲辰、有正同）

無材可去補蒼天。

〔甲戌夾批〕書之本旨。

枉入紅塵若許年。

〔甲戌夾批〕慚愧之言，嗚咽如聞。

或可適趣解悶。

〔甲戌夾批〕或字謙得好。

然朝代年紀，地與邦國。

〔甲戌夾批〕若用此套者胸中必無好文字，手中斷無新筆墨。

卻反失落無考。

〔甲戌夾批〕據余說，大有考證。

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

〔甲戌夾批〕先駁得妙。

治風俗的善政。（以上三頁）

〔甲戌夾批〕將世人欲駁之腐言，預先代人駁盡，妙。

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

〔甲戌夾批〕所以答的好。

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

〔甲戌夾批〕先批其大端。

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

〔甲戌眉批〕事則實事，然亦敘得有間架，有曲折，有順逆，有映帶，有隱有見，有正有閏，以至草蛇灰線，空谷傳聲，一擊兩鳴，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雲龍霧雨，兩山對峙，烘雲託月，背面傳粉，千皴萬染諸奇，書中之祕法亦復不少，予亦於逐回中搜剔剝剖，明白注釋，以待高明，再批示誤謬。開卷一篇立意，真打破歷來小說窠臼。閱其筆則是莊子、離騷之亞。

斯亦太過。（此對前批而發，原低一格，當是另一人批）

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

〔甲戌夾批〕轉得更好。

我師以爲何如。

〔甲戌夾批〕余代空空道人答曰，不獨破愁醒睡，且有大益。

將這石頭記。

〔甲戌夾批〕本名。（甲辰、有正同）

再細閱一遍。（甲戌『細』作『檢』）

〔甲戌夾批〕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

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

〔甲戌夾批〕亦斷不可少。

亦非傷時罵世之旨。（以上四頁）

〔甲戌夾批〕要緊句。

又非假擬妄稱。

〔甲戌夾批〕要緊句。

因毫不干涉時世。

〔甲戌夾批〕要緊句。

改石頭記爲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

〔甲戌眉批〕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覩新懷舊，故仍因之。（甲辰本同，『已逝』作『已沒』）

並題一絕云。

〔甲戌眉批〕若云雪芹披閱增刪，然後（則）開卷至此這一篇楔子又係誰撰，足見作者之筆狡猾之甚。後文如此處者不少。這正是作者用畫家烟雲模糊處，觀者萬不可被作者瞞弊（蔽）了去，方是巨眼。（此條原在甲戌本『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上）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甲戌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爲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峯再問石兄，奈余不過癩（癩）頭和尚何？悵悵！

今而後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本（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甲午八月淚筆。（此兩條原在『姓甄』條後，今移前）

誰解其中味。

〔甲戌夾批〕此是第一首標題詩。（在句下）（甲辰同）

按那石上書云。

〔甲戌夾批〕以石上所記之文。

〔甲辰〕以下石上所記之文。（有正作『以下係』）

姑蘇。

〔甲戌夾批〕是金陵。（有正同）

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

〔甲戌夾批〕妙極。是石頭口氣，惜米顛不遇此石。（甲辰『石頭』作『石頭的』）

〔有正〕妙極。是石頭口氣。

這閭門外有個十里街。

〔甲戌夾批〕開口先云勢利，是伏甄封二姓之事。（甲辰、有正同）

街內有個仁清巷。

〔甲戌夾批〕又言人情，總爲士隱火後伏筆。（甲辰、有正同）

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

〔甲戌夾批〕世路寬平者甚少。亦鑿。（『亦鑿』二字殆另一人批）

〔甲辰〕世路寬平者少。（有正作『最少』）

人皆呼作葫蘆廟。

〔甲戌夾批〕糊塗也，故假語從具（興）焉。（甲辰、有正作『從此興』）

廟旁住着一家鄉宦。

〔甲戌夾批〕不出榮國大族，先寫鄉宦小家，從小至大，是此書章法。（甲辰同）

姓甄。

〔甲戌眉批〕真。後之甄寶玉亦借此音，後不註。

〔甲辰〕真假之意，寶玉亦借此音，後不註。

〔有正〕真假之甄寶玉亦借此音，後不註。

名費。

〔甲戌夾批〕廢。（甲辰、有正同。有正誤作正文）

字士隱。

〔甲戌夾批〕託言將真事隱去也。（甲辰、有正同）

嫡妻封氏。

〔甲戌夾批〕風。因風俗來。（甲辰、有正同）

情性賢淑，深明禮義。

〔甲戌夾批〕八字正是寫日後之香菱，見其根源不凡。

〔甲辰〕八字正是寫後日之香菱，見其根源。（有正同，『後日』作『日後』）

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爲望族了。

〔甲戌夾批〕本地推爲望族，寧榮則天下推爲望族，敘事有層落。（甲辰同）

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爲念。

〔甲戌夾批〕自是義皇上人，便可作是書之朝代年紀矣。總寫香菱根基，原與正十二釵無異。（有正同）膝下無兒。

〔甲戌夾批〕所謂美中不足也。（有正同）

只有一女，乳名英蓮。

〔甲戌夾批〕設云應憐也。（甲辰作『猶云』。有正作『設法』係誤字。餘同）

一日炎夏永晝。

〔甲戌夾批〕熱日無多。（甲辰、有正同）

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

〔甲戌夾批〕是方從青埂峯袖石而來也，接得無痕。（甲辰、有正同）

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以上五頁）

〔甲戌眉批〕全用幻。（此三字甲辰、有正均有）情之至莫如此，今採來壓卷，其後可知。

〔甲戌夾批〕妙，所謂『三生石上舊精魂』也。（甲辰、有正此句後另出『全用幻』三字）

有絳珠草一株。

〔甲戌夾批〕點紅字。細思『絳珠』二字豈非血淚乎。（甲辰、有正同）

時有赤瑕宮。

〔甲戌眉批〕按瑕字，本注玉小赤也，又玉有病也，以此命名恰極。（有正同。甲辰作『病者』『確極』，餘同）

〔甲戌夾批〕點紅字玉字二。（甲辰同。有正作『點紅字二』）

神瑛侍者。

〔甲戌夾批〕單點玉字二。（甲辰作『玉字也』。有正無『單』字）

『絳珠神瑛』一段。

〔甲戌眉批〕以頑石草木爲偶，實歷盡風月波瀾，嚐遍情緣滋味，至無可如何，始結此木石因果，以洩胸中悵鬱。

古人之『一花一石如有意，不語不笑能留人』，此之謂耶？

飢則食蜜青果爲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爲湯。

〔甲戌夾批〕飲食之名奇甚，出身履歷更奇甚，寫黛玉來歷自與別個不同。（甲辰同）

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便鬱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

〔甲戌夾批〕妙極。恩怨不清，西方尙如此，況世之人乎？趣極警甚。（甲辰同）

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

〔甲戌夾批〕總悔輕舉妄動之意。（甲辰同）

意欲下凡造歷幻緣。

〔甲戌夾批〕點幻字。（甲辰、有正同）

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

〔甲戌夾批〕又出一警幻皆大關鍵處。（甲辰同）

他既下世爲人，我也去下世爲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過他了。

〔甲戌眉批〕知眼淚還債大都作者一人耳。余亦知此意，但不能說得出。

〔甲戌夾批〕觀者至此，請掩卷思想，歷來小說可會有此句，千古未聞之奇文。（甲辰同，『思想』作『細思』）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來。

〔甲戌夾批〕餘不及一人者，蓋全部之主惟二玉二人也。（甲辰同）

如今雖已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以上六頁）

〔甲戌夾批〕若從頭逐個寫去，成何文字。石頭記得力處在此。丁亥春。

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

〔甲戌夾批〕凡三四次始出明玉形，隱屈之至。

那僧便說已到幻境。

〔甲戌夾批〕又點幻字，云書已入幻境矣。（有正同）

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書四個大字，乃是太虛幻境。

〔甲戌夾批〕四字可思。

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

〔甲戌夾批〕疊用真假有無字，妙。（寫在句下）（甲辰同）

〔有正〕無極太極之輪轉，色空之相生，四季之隨行，皆不過如此。

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

〔甲戌夾批〕醒得無痕，不落舊套。（有正同）

夢中之事便忘了對半。

〔甲戌夾批〕妙極。若記得，便是俗筆了。

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

〔甲戌夾批〕所謂萬境都如夢境看也。

那僧則癩頭跣脚，那道則跛足蓬頭。

〔甲戌夾批〕此門是幻像。（有正作『此是幻像』）

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

〔甲戌夾批〕奇怪，所謂情僧也。（甲辰同，『情僧』作『情傳』）

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

〔甲戌眉批〕八個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詞客騷人，今又被作者將此一把眼淚洒與閨閣之中，見得裙釵尙遭逢此數，況天下之男子乎。（甲辰『騷人』作『才人』，『遭逢此數』脫『數』

字，餘同）

看他所寫開卷之第一個女子便用此二語以訂終身，則知託言寓意之旨，誰謂獨寄興于一情字耶。（甲辰『以訂終身』作『以爲終身』，『誰謂』作『誰爲』）

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一賢之恨及今不盡，況今之草芥乎。

家國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運其數則略無差異，知運知數者則必諒而後歎也。

慣養嬌生笑你癡。

〔甲戌夾批〕爲天下父母癡心一哭。

菱花空對雪澌澌。

〔甲戌夾批〕生不遇時。遇又非偶。

好防佳節元宵後。

〔甲戌夾批〕前後一樣，不直云前而云後，是諱知者。

便是烟消火滅時。

〔甲戌夾批〕伏後文。（甲辰同）

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以上七頁）

〔甲戌眉批〕佛以世爲劫。凡三十年爲一世。三劫者，想以九十春光寓言也。

這士隱正癡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

〔甲戌夾批〕隔壁二字極細極險，記清。（甲辰同）

寄居一個窮儒姓賈名化。

〔甲戌夾批〕假話，妙。（甲辰同，有正作『假話也』）

表字時飛。

〔甲戌夾批〕實非，妙。（甲辰同，有正作『實非也』）

別號雨村者。

〔甲戌夾批〕雨村者，村言粗語也，言以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話也。（甲辰『粗語』作『俗語』，『假話』下有『來』字，

餘同）

〔有正〕雨村者，村言粗言粗語也，言以粗村之言演出一段假話。

原係湖州（甲戌本作『湖州』）人氏。

〔甲戌夾批〕胡謔也。

因他生於末世。

〔甲戌夾批〕又寫一末世男子。（甲辰作『寫一口末男子』）

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爲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

〔甲戌夾批〕又夾寫士隱實是翰林文苑，非守錢虜也，直灌入『慕雅女雅集苦吟詩』一回。

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

〔甲戌夾批〕炎也。炎既來，火將至矣。（甲辰、有正同）

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明，雖無十分姿色，卻也有動人之處。

〔甲戌夾批〕八字足矣。

〔甲戌眉批〕更好。這便是真正情理之文。可笑近之小說中滿紙羞花閉月等字。這是雨村目中，又不與後之人相似。（甲辰本『後之人』作『後文』。『相似』下多『窮酸色心尤重』）

雨村不覺看得呆了。

〔甲戌夾批〕今古窮酸色心最重。（有正同，甲辰見前）

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寬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

〔甲戌眉批〕最可笑世之小說中，凡寫奸人則鼠耳鷹腮等語。

〔甲戌夾批〕是莽操遺容。（甲辰同）

這丫鬢忙轉身回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這樣雄壯，卻又這樣藍縷。

〔甲戌眉批〕這方是女兒心中意中正文，又最恨近之小說中滿紙紅拂紫烟。（甲辰『正文』作『眞文』）

雨村見他回頭，便以爲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以上八頁）

〔甲戌夾批〕今古窮酸皆會替女婦心中取中自己。（甲辰本後多『妙極』二字）

卻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

〔甲戌夾批〕寫士隱愛才好客。（甲辰同）

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未卜三生願……』

〔甲戌〕這是第一首詩。後文香奩閨情皆不落空。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爲傳詩之意。（寫在『一律云』下）（甲辰無『中』字，餘同）

復高吟一聯云：『玉在匱中求善價，釵於匱內待時飛。』

〔甲戌夾批〕表過黛玉則緊接上寶釵。前用二玉合傳，今用二寶合傳，自是書中正眼。

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以上九頁）

〔甲戌夾批〕寫雨村豁達，氣象不俗。（甲辰同）

『時逢三五』一詩。

〔甲戌眉批〕這首詩非本旨，不過欲出雨村，不得不有者。

用中秋詩起，用中秋詩收，又用起詩社於秋日。所嘆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關鍵。

時逢三五便團圓。

〔甲戌夾批〕是將發之機。

滿把晴光護玉欄。

〔甲戌夾批〕奸雄心事不覺露出。

乃親斟一斗爲賀。

〔甲戌夾批〕這個斗字莫作升斗之斗看，可笑。（有人用硃筆將此條抹去并另批：『此語批得謬』括弧原有）

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

〔甲戌夾批〕四字新而含蓄最廣，若必指明，則又落套矣。（甲辰同）

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耶。』

〔甲戌眉批〕寫士隱如此豪爽，又全無一些粘皮帶骨之氣相，愧殺近之讀書假道學矣。

〔甲辰〕寫士隱如此豪人，全無一些粘皮帶骨之氣。

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

〔甲戌夾批〕寫雨村真是個英雄。（甲辰同）

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

〔甲戌夾批〕是宿酒。

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爲寄足之地。

〔甲戌夾批〕又週到如此。

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爲要，不及面辭了。

〔甲戌夾批〕寫雨村真令人爽快。（甲辰同）

因士隱命家人霍啓。（以上一〇頁）

〔甲戌夾批〕妙，禍起也。此因事而命名。（甲辰、有正同）

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啼哭。

〔甲戌眉批〕喝醒天下父母之痴心。

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

〔甲戌眉批〕寫出南直召禍之實病。（甲辰作『致禍』）

此方人家多用竹籬木壁。

〔甲戌夾批〕土俗人風。

他岳丈名喚封肅。

〔甲辰〕風俗也。

本貫大如州人氏。

〔甲戌眉批〕託言大概如此之風俗也。〔甲辰作「言風俗大概如是也」。有正同甲戌〕
今見女壻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

〔甲戌夾批〕所以大概之人情如是，風俗如是也。

〔甲辰〕大概人情如是，風俗也如是。

且人前人後，又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做等語。（以上一一頁）

〔甲戌夾批〕此等人何多之極。（甲辰作「此等多極」）

士隱注好了歌。

〔甲戌眉批〕先說場面，忽新忽敗，忽麗忽朽，已見得反覆不了。（甲辰本在「綠紗今又在蓬窗上」句下，文同）

一段妻妾迎新送死，倏恩倏愛，倏痛倏悲，纏綿不了。（甲辰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句下，「死」作「故」，餘同）

一段石火光陰，悲喜不了。風露草霜，富貴嗜欲，貪婪不了。（甲辰在「那知自己歸來喪」句下，「風露草霜」上多

「一段」二字，餘同）

一段兒女死後無憑，生前空爲籌畫，計算癡心不了。（甲辰無）

一段功名陞黜無時，強奪苦爭，喜懼不了。（甲辰在「今嫌紫蟒長」句下無「無時」二字，餘同）

總收古今億兆癡人，共歷幻場此幻事，擾擾紛紛，無日可了。（甲辰在「你方唱罷我登場」句下，「億兆」作「無萬」，

「幻場」作「此幻場」，餘同）

此等歌謠原不宜太雅，恐其不能通俗，故只此便妙極。其說得痛切處，又非一味俗語可到。（甲辰無）

〔有正〕（在『士隱』乃說道『下』）要寫情要寫幻境，偏先寫出一篇奇人奇境來。

陋室空堂，當年筭滿床。

〔甲戌夾批〕寧榮未有之先。

衰草枯楊，曾爲歌舞場。

〔甲戌夾批〕寧榮既敗之後。

蛛絲兒結滿雕梁。

〔甲戌夾批〕瀟湘館紫芸軒等處。

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

〔甲戌夾批〕雨村等一千新榮暴發之家。

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

〔甲戌夾批〕寶釵湘雲一千人。

如何兩鬢又成霜。

〔甲戌夾批〕黛玉晴雯一千人。

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以上一二頁）

〔甲戌夾批〕熙鳳一千人。

金滿箱，銀滿箱。

〔甲戌夾批〕甄玉賈玉一千人。

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

〔甲戌夾批〕言父母死後之日。

柳湘蓮一千人。

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

〔甲戌夾批〕賈赦雨村一千人。

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

〔甲戌夾批〕賈蘭賈菌一千人。

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

〔甲戌夾批〕總收。（甲辰評見前）

反認他鄉是故鄉。

〔甲戌夾批〕太虛幻境青埂峯一並結住。

到頭來，都是爲他人作嫁衣裳。

〔甲戌夾批〕語雖舊句，用於此妥極，是極。（甲辰無）

苟能如此，便能了得。（甲辰同）

〔有正〕誰不解得世事如此，有龍象力者方能放得下。

士隱便說一聲走罷。

〔甲戌眉批〕走罷二字真懸崖撒手，若個能行！

〔甲戌夾批〕如聞如見。

俄而大轎內擡着一個烏紗猩袍的官府過去。

〔甲戌眉批〕所謂『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是也。

〔甲戌夾批〕雨村別來無恙否？可賀可賀。

自忖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裏見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以上一二三頁）

〔甲戌夾批〕是無兒女之情，故有夫人之分。

回末總批

〔有正〕出口神奇，幻中不幻。文勢跳躍，情裏生情。借幻說法，而幻中更自多情，因情捉筆，而情裏偏成癡幻。試問君家識得否，色空空色兩無干。

第二回

開始總批

〔甲戌、己卯、庚辰、甲辰、有正本，均作正文。茲錄庚本，校改字另注〕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俗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敘出，盡一二回不能得明，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子興一人，略出其半，（庚『半』上有『文』，甲戌『文』作『大』，从晉刪）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然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敘染，則耀然於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三染法也。

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敘出榮府，然後一一敘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板拮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開文累贅，（四字从晉）開筆即寫賈夫人已死，是特使黛玉入榮府之速也。（甲戌此段有衍文（三十八字），不錄）

通靈寶玉于士隱夢中一出，今又于子興口中一出，閱者已洞然矣，然後于黛玉寶釵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描，則是文章鎖合處（『合』字从甲戌、己卯本）。蓋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閘之水，然信之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口中說出，實雖寫而卻未寫。觀其後文，可知此一回，文（此以意補）則是虛敲傍擊之文，筆則是反逆隱曲（戊作回）之筆。（意補『文』，今見紅樓夢稿正有此一字）詩云：一局輸贏料不真，香銷茶盡尙逡巡。欲知目下興衰兆，須問傍觀冷眼人。

（以上，各脂本俱作正文，當出作者手筆。以究係批語性質，故新校本已刪去。但詩句云云，仍是正文，新本

已補入。）

〔詩云〕下甲戌本批只此一詩便妙極。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長。余自謂評書，非關評詩也。

〔甲戌眉批〕故用冷子興演說。（按，此批『傍觀冷眼人』者）

〔有正〕以百回之大文，先以此回作兩大筆以冒之，誠是大觀。世態人情盡盤旋於其間，而一絲不亂，非具龍象力者其孰能哉。

快請出甄爺來。

〔甲戌夾批〕一絲不亂。

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

〔甲戌夾批〕點睛妙筆。

只見封肅方回來，歡天喜地。

〔甲戌夾批〕出自封肅口內，便省却多少閒文。

方纔在咱門前過去，因看見嬌杏那丫頭買線。

〔甲戌夾批〕僥倖也。託言當日丫頭回顧，故有今日，亦不過偶然僥倖耳，非真實得塵中英傑也。非近日小說中滿紙紅拂紫烟之可比。

〔甲戌眉批〕余批重出。余閱此書偶有所得，即筆錄之，非從首至尾閱過，復從首加批者，故偶有復（複）處。且諸公之批自是諸公眼界，脂齋之批亦有脂齋取樂處。後每一閱亦必有一語半言，重加批評於側，故又有於前後照應之說等批。

又問外孫女兒。

〔甲戌夾批〕細。

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探訪回來。

〔甲戌夾批〕爲葫蘆案伏線。（甲辰同）

甄家娘子聽了，不免心中傷感。

〔甲戌夾批〕所謂舊事淒涼不可聞也。

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與封肅，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

〔甲戌夾批〕雨村已是下流人物，看此，今之如雨村者亦未有矣。

謝禮却爲此，險哉人之心也。

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成了。（以上一四頁）

〔甲戌夾批〕一語道盡。

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訪女兒下落。

〔甲戌夾批〕找前伏後。士隱家一段小榮枯至此結住，所謂真不去假焉來也。

〔甲辰〕士隱家一段小小榮枯至此結住，所爲真不去假焉來也。

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

〔甲戌夾批〕注明一筆更妥當。

誰想他命運兩濟。

〔甲戌眉批〕好極，與英蓮『有命無運』四字遙遙相映射。蓮主也，杏僕也，今蓮反無運，而杏則兩全，可知世人原在運數不在眼下之高低也。此則大有深意存焉。

〔甲辰〕妙，與英蓮『有命無運』四字遙相對照。

偶然一着錯。

〔甲戌夾批〕妙極，蓋女兒原不應私顧外人之謂。

便爲人上人。

〔甲戌夾批〕更妙，可知守禮俟命者終爲餓殍，其調侃寓意不小。

〔甲戌眉批〕從來只見集古集唐等句，未見集俗語者，此又更奇之至。

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

〔甲戌夾批〕此亦奸雄必有之理。

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

〔甲戌夾批〕此亦奸雄必有之事。

卻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

〔甲戌夾批〕此亦奸雄必有之態。（甲辰同）

將歷年做官積的些貲本並家小人屬，送至原籍安插妥協。

〔甲戌夾批〕先云根基已盡，故今用此四字，細甚。

卻是自己擔風袖月，游覽天下勝跡。

〔甲戌夾批〕已伏下至金陵一節矣。（甲辰同，無「矣」字）

這林如海姓林名海。

〔甲戌夾批〕蓋云學海文林也，總是暗寫黛玉。（甲辰同）

今已陞至蘭臺寺大夫。

〔甲戌眉批〕官制半遵古名亦好。余最喜此等半有半無，半古半今，事之所無，理之必有，極玄極幻，荒唐不經之處。

本貫姑蘇人氏。

〔甲戌夾批〕十二釵正出之地，故用真。（甲辰『正』作『所』，餘同）

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

〔甲戌眉批〕可笑近時小說中，無故極力稱揚浪子淫女，臨收結時，還必致感動朝廷，使君父同入其情慾之界，明遂其意，何無人心之至。不知彼作者有何好處，有何謝報到朝廷廊（廟）之上，直將半生淫朽穢瀆睿聰，又苦拉君父作一千證護身符，強媒硬保，得遂其淫慾哉。

雖係鐘鼎之家，卻亦是書香之族。

〔甲戌夾批〕要緊二字，蓋鐘鼎亦必有書香方至美。

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沒甚親支嫡派的。

〔甲戌夾批〕總爲黛玉極力一寫。

雖有幾房姬妾。（以上一五頁）

〔甲戌夾批〕帶寫賢妻。

且又見他聰明清秀。

〔甲戌夾批〕看他寫黛玉只用此四字，可笑近來小說中滿紙天下無二，古今無雙等字。

〔甲戌眉批〕如此敘法方是至情至理之妙文。最可笑者，近小說中，滿紙班昭蔡琰文君道韞。

幸有兩個舊友，亦在此境住居。

〔甲戌夾批〕寫雨村自得意後之交識也。又爲冷子興作引。

近因女學生哀痛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舊症，遂連日不曾上學。

〔甲戌眉批〕上半回已終寫仙逝，正爲黛玉也，故一句帶過，恐閑文有防（妨）正筆。

〔甲戌夾批〕又一染。

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

〔甲辰眉批〕大都世人意料此，終不能此，不及彼者，而反及彼。故特書意在村野風光，却忽遇見冷子興一篇榮國

繁華氣象。

門前有額，題着『智通寺』三字。

〔甲戌夾批〕誰爲智者，又誰能通，一嘆！

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

〔甲戌〕先爲寧榮諸人當頭一喝。卻是爲余一喝。（寫在句下）

因想道：這兩句話，文雖淺近，其意則深。

〔甲戌夾批〕一部書之總批。

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

〔甲戌夾批〕隨筆帶出禪機，又爲後文多少語錄不落空。

只有一個龍鍾老僧在那裏煮粥。

〔甲戌夾批〕是雨村火氣。

雨村見了，便不在意。

〔甲戌夾批〕火氣。

那老僧既聾且昏。

〔甲戌夾批〕是翻過來的。

齒落舌鈍。

〔甲戌夾批〕是翻過來的。

『龍鍾老僧』一節。（以上一六頁）

〔甲戌眉批〕畢竟雨村還是俗眼，只能識得阿鳳寶玉黛玉等未覺之先，却不識得既證之後。

未出寧榮繁華盛處，却先寫一荒涼小境；未寫通都入世迷人，却先寫一出世醒人；迴風舞雪，倒峽逆波，別小說中所無之法。

此人是在都中古董行中貿易的號冷子興者。（一六、一七頁間）

〔甲戌夾批〕此人不過借爲引繩，不必細寫。

雨村最贊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爲大本領的人。

〔有正〕不讚出則文不靈活，而冷子興之談吐似覺唐突矣。
敘些別後之事。

〔甲戌夾批〕好。若多談則累贅（贅）。

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

〔甲戌夾批〕不突然，亦常問常答之言。

倒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

〔甲戌夾批〕雨村已無族中矣，何及此耶。看他下文。

〔甲戌眉批〕同姓即同宗出，可發一笑。（另一手筆）

榮國府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先生的門楣了。

〔甲戌夾批〕剝小人之心肺，聞小人之口角。

寒族人丁卻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

〔甲戌夾批〕此話縱真，亦必謂是雨村欺人語。

子興嘆道。

〔甲戌夾批〕嘆得怪。

如今的寧榮兩門也都蕭索了，不比先時的光景。

〔甲戌夾批〕記清此句。可知書中之榮府已是末世了。

寧榮兩宅的人口極多，如何就消索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話長。

〔甲戌夾批〕作者之意，原只寫末世。此已是賈府之末世了。

那日進了石頭城。

〔甲戌夾批〕點睛神妙。（甲辰作『點眼妙』）

大門前雖冷落無人。

〔甲戌夾批〕好，寫出空宅。

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裏。（以上一七頁）

〔甲戌夾批〕後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墮淚，故不敢用西字。

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

〔甲戌夾批〕二語乃今古富貴世家之大病。

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

〔甲戌夾批〕甚字好，蓋已半倒矣。

誰知這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

〔甲戌夾批〕兩句寫出榮府。

〔甲戌眉批〕文是極好之文，理是必有之理，話則極痛極悲之話。

只說這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

〔甲戌夾批〕一轉有力。

寧國公與榮國公。

〔甲戌夾批〕演、源。

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

〔甲戌夾批〕賈薈賈茵之祖，不言可知矣。

賈代化襲了官。

〔甲戌夾批〕第二代。

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

〔甲戌夾批〕第三代。 亦是大族末世常有之事，嘆嘆！

名喚賈珍。

〔甲戌夾批〕第四代。

名叫賈蓉。

〔甲辰夾批〕至此五代。

這珍爺那裏肯讀書，……把寧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

〔甲戌夾批〕伏後文。（甲辰同）

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爲妻。

〔甲戌夾批〕第二代。 因湘雲故及之。（甲辰同）

長名賈赦，次名賈政。

〔甲戌夾批〕第三代。

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尙在。

〔甲戌夾批〕記真，湘雲祖姑史氏太君也。（甲辰同）

長子賈赦襲了官，爲人平靜中和，也不管家務。（甲辰本）

〔甲辰〕伏下賈璉鳳姐當家之文。

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之銜。

〔甲戌夾批〕嫡真實事，非妄擬（擬）也。

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了。

〔甲戌夾批〕總是稱功頌德。

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頭胎生得公子名喚賈珠。

〔甲戌夾批〕記清。

十四歲進學……生了一子，一病死了。

〔甲戌眉批〕略可望者卽死，嘆嘆！

〔甲戌夾批〕此卽賈蘭也。至蘭第五代。

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以上一八頁）

〔甲戌眉批〕一部書中第一人却如此淡淡帶出，故不見後來玉兄文字繁難。

嘴裏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

〔甲戌夾批〕青埂頑石已得下落。（甲辰下多『矣』字）

你道是新奇異事不是。

〔甲辰〕正是寧榮二處支譜。

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

〔甲戌夾批〕真千古奇文奇情。

將來色鬼無疑了。（以上一九頁）

〔甲戌夾批〕沒有這一句，雨村如何罕然厲色，並後奇奇怪怪之論。

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

〔甲戌夾批〕此亦略舉大概幾人而言。

正不容邪，邪復妬正。（一九、二〇頁間）

〔甲戌夾批〕譬得好。

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爲大凶大惡。

〔甲戌夾批〕恰極，是確論。

成則公侯，敗則賊了。

〔甲戌夾批〕女仙外史中論魔道已奇，此又非外史之立意，故覺愈奇。

這兩年遍遊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

〔甲戌夾批〕先虛陪一個。

只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

〔甲戌夾批〕此銜無考，亦因寓懷而設，置而勿論。

〔甲戌眉批〕又一個真正之家，特與假家遙對，故寫假則知真。

便在下也和他家來往，非止一日了。

〔甲戌夾批〕說大話之走狗逼真。

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却是個富而好禮之家。

〔甲戌夾批〕如聞其聲。

〔甲戌眉批〕只一句便是一篇家傳，與子興口中是兩樣。

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

〔甲戌夾批〕甄家之寶玉乃上半部不寫者，故此處極力表明以遙照賈家之寶玉。凡寫賈寶玉之文，則正爲眞寶玉

傳影。

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以上二〇頁）

〔甲戌眉批〕如何只以釋老二號爲譬，略不敢及我先師儒聖等人，余則不敢以頑劣目之。

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纔可。設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

〔甲戌夾批〕恭敬。罪過。

其溫柔和平，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個人了。

〔甲戌夾批〕與前八個字嫡對。

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姐妹亂叫起來。

〔甲戌眉批〕以自古未聞之奇語，故寫成自古未有之奇文。此是一部書中大調侃寓意處。蓋作者實因鵲鴿之悲，棠棣之威，故撰此閨閣庭幃之傳。

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都是少有的。

〔甲戌夾批〕實點一筆。余謂作者必有。

政老爹的長女名元春，現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

〔甲戌夾批〕原也。因漢以前例，妙。

（四春名字分注在下括弧內）

〔甲戌〕（元）原也，（迎）應也，（探）嘆也，（惜）息也。

名喚惜春。

〔甲辰〕賈敬之女。

聽得個個不錯。（以上二一頁）

〔甲辰〕復續前文未及，正詞源三疊。

其妾後又生了一個。到不知其好歹。

〔甲戌夾批〕帶出賈環。

長名賈璉，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內姪女。

〔甲戌夾批〕另出熙鳳一人。

〔甲戌眉批〕非警幻案下而來爲誰。

竟是個男人萬不及一的。

〔甲戌夾批〕未見其人，先已有照。

雨村聽了笑道，可知我前言不謬。

〔甲戌夾批〕略一總注。

說着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

〔甲戌夾批〕蓋云此一段話，亦爲世人茶酒之笑談耳。

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

〔甲戌夾批〕晝。

於是二人起身算還酒帳。

〔甲戌夾批〕不得謂此處收得索然，蓋原非正文也。

只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

〔甲戌夾批〕此等套頭亦不得不用。

雨村忙回頭看時。（以上二二頁）

〔己卯〕語言太煩令人不耐。古人云，『惜墨如金』，看此視墨如土矣，雖演至千萬回亦可也。

總批

〔有正〕先自寫幸遇之情於前，而敘借口談幻境之消於後。世上不平事，道路口如碑，雖作者之苦心，亦人情之必有。

雨村之遇姣杏，是此文之總冒，故在前。冷子興之談，是事跡之總冒，故敘寫於後。暖冷世情，比比如畫。有情原比無情苦，生死相關總在心。也是前緣天作合，何妨黛玉淚淋淋。

第三回

開始總批

〔有正〕我爲你持戒，我爲你吃齋，我爲你百行百計不舒懷，我爲你淚眼愁眉難解。無人處，自疑猜，生怕那慧性靈心偷改。

寶玉通靈可愛，天生有眼堪穿，萬年幸一遇仙緣，從此春光美滿。隨時喜怒哀樂，遠却離合悲歡。地久天長香影連，可意方舒心眼。

寶玉啣來是補天之餘，落地已久，得地氣收藏，因人而現。其性質內陽外陰，其形體光白溫潤，天生有眼可穿，故曰寶玉。將欲得者盡皆寶愛此玉之意也。

天地循環秋復春，生生死死舊重新。君家著筆描風月，寶玉『顰顰』解愛人。

榮國府收養林黛玉。（甲戌本回目）

〔甲戌夾批〕二字觸目淒涼之至。

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號張如圭者。

〔甲戌夾批〕蓋言如鬼如蜮也，亦非正人正言。（有正『人』作『文』，『言』作『旨』，餘同）

忙忙的敍了兩句。

〔甲戌夾批〕畫出心事。

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

〔甲戌夾批〕畢肖趕熱竈者。

回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

〔甲戌夾批〕細。（有正同）

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

〔甲戌夾批〕奸險小人欺人語。

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遽然入都干瀆。

〔甲戌夾批〕全是假，全是詐。

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以上二三頁）

〔甲戌夾批〕二名二字皆頌德而來，與子興口中作證。（有正同）

否則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爲矣。（二三、二四頁間）

〔甲戌夾批〕寫如海實不（？）寫政老。所謂此書有不寫之寫是也。

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弟扶持。

〔甲戌夾批〕可憐。一句一滴血，一句一滴血之文。

黛玉聽了，方灑淚拜別。

〔甲戌夾批〕實寫黛玉。

雨村另有一隻船，帶兩個小童依附黛玉而行。

〔甲戌夾批〕老師依附門生，怪道今時以收納門生爲幸。

有日到了都中。

〔甲戌夾批〕繁中減筆。

雨村先整了衣冠。

〔甲戌夾批〕且按下黛玉以待細寫，今故先將雨村安置過一邊，方起榮府中之正文也。

拿着宗姪的名帖。

〔甲戌夾批〕至此漸漸好看起來也。

此帖妙極，可知雨村的品行矣。（有正同）

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

〔甲戌夾批〕君子可欺其方也。況雨村正在王莽謙恭下士之時，雖政老亦爲所惑，在作者係指東說西也。

輕輕謀了一個復職候缺。

〔甲戌夾批〕春秋字法。

便謀補了此缺。

〔甲戌夾批〕春秋字法。

雨村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

〔甲戌夾批〕因寶釵故及之。一語過至下回。（有正同）

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

〔甲戌夾批〕這方是正文起頭處。此後筆墨與前兩回不同。〔有正同〕

這林黛玉常聽見母親說過。

〔甲戌夾批〕三字細。

生恐被人恥笑了去。

〔甲戌夾批〕寫黛玉自幼之心機。〔有正同〕

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以上二四頁〕

〔甲戌夾批〕先從街市寫來。〔有正同〕

匾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

〔甲戌夾批〕先寫寧國府，這是由東向西而來。〔有正同〕

一見他們來了，便忙都笑迎上來。

〔甲戌夾批〕如見如聞，活現於紙上之筆，好看煞。

三四人爭着打起簾櫳。

〔甲戌夾批〕真有是事，真有是事。

一面聽得人回說，林姑娘到了。

〔甲戌眉批〕此書得力處，全是此等地方，所謂頰上三毫也。

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

〔有正〕寫盡天下疼女兒的神理。

〔甲戌夾批〕幾千斤力量寫此一筆。〔有正同〕

當下地下侍立之人，無不掩面涕泣。

〔甲戌夾批〕傍寫一筆，更妙。

黛玉也哭個不住。

〔甲戌夾批〕自然順寫一筆。

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

〔甲戌眉批〕書中正文之人，却如此寫出，却是天生地設章法，不見一絲勉強。

此卽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也，賈赦賈政之母也。

〔甲戌夾批〕書中人目太繁，故明註一筆，使觀者省眼。

只見三個奶嬭嬭並五六個丫鬢。

〔甲戌夾批〕聲勢如現紙上。

簇擁着三個姊妹來了。

〔甲戌眉批〕從黛玉眼中寫三人。

第一個肌膚微豐。

〔甲戌夾批〕不犯寶釵。

溫柔沉默，觀之可親。

〔甲戌夾批〕爲迎春寫照。〔有正同，在前〕

第二個削肩細腰。（以上二五頁）

〔甲戌夾批〕洛神賦中云『肩若削成』是也。（有正作『爲探春寫照』）

文彩精華，見之忘俗。

〔甲戌夾批〕爲探春寫照。

第三個身材未足，形容尙小。（二五、二六頁間）

〔甲戌眉批〕渾寫一筆，更妙。必個個寫去則板矣。可笑近之小說中有一百個女子，皆是如花似玉一副臉面。

〔有正〕渾寫一個更妙。必個個寫去則板。可笑近來小說中有一百個女子，皆是如花似玉，只一副臉面。

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妝飾。

〔有正〕畢肖。

〔甲戌夾批〕是極，畢肖。

黛玉忙起身迎上來。

〔甲戌夾批〕此筆亦不可少。

賈母又傷感起來。

〔甲戌夾批〕妙。

衆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略略止住。

〔甲戌夾批〕爲黛玉自此不能別往。（有正上多『總』字，餘同）

衆人見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的風流態度。

〔甲戌眉批〕從衆人目中寫黛玉。

草胎卉質，豈能勝物，想其衣裾皆不得不勉強支持者也。
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

〔甲戌夾批〕寫美人是如此筆仗，看官怎得不叫絕稱賞。
却有一段自然的風流態度。

〔甲戌夾批〕爲黛玉寫照，衆人目中只此一句足矣。（有正同）
我纔三歲時，聽得說來了一個癩頭和尚。

〔甲戌夾批〕文字細如牛毛。三歲時尚未能甚記事，故云聽說，莫以爲親聞親見。（從『三歲』以下均爲墨筆批）
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

〔有正〕愛哭的偏寫出有人不教哭。
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之人一概不見。

〔甲戌夾批〕惟寶玉是更不可見之人。（係墨筆批）
瘋癩顛頭說了這些不經之談。

〔甲戌夾批〕是作書者自註。（有正作『是做書者自註』）
『黛玉說癩頭和尚』一段。

〔甲戌眉批〕奇奇怪怪一至於此。通部中假借癩僧跛道二人，點明迷情幻海（以上有正同，『迷情』作『情癡』）中有數之人也。非襲西遊中一味無稽，至不能處使用觀世音可比。

甄英連乃付(副)十二釵之首，却明寫癡僧一點。今黛玉爲正十二釵之賈(冠)，反用暗筆。蓋正十二釵人或洞悉可知，副十二釵或恐觀者惑(忽)略，故寫極力一提，使觀者萬勿稍加玩忽之意耳。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

〔甲戌夾批〕人生自當自養榮衛。

〔有正〕人參原當自養榮衛。

這正好，我這裏正配丸藥呢。

〔甲戌夾批〕爲後葛菱伏脈。(甲辰、有正同)

一語未了。

〔甲戌夾批〕接筭甚便，史公之筆力。(用墨筆批)

只聽後院中有人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

〔甲戌夾批〕儒筆庸筆何能及此。

第一筆，阿鳳三魂六魄已被作者拘定了，後文焉得不活跳紙上，此等非仙助即非神助，從何而得此機括耶。

〔甲戌眉批〕另磨新墨，擲銳筆，特獨出熙鳳一人，未寫其形，先使聞聲，所謂『繡幡開遙見英雄俺』也。(有正缺

『擲』字，無『特』字，餘同)

試問諸公，從來小說中可有寫形追像至此者。

這來者係誰，這樣放誕無禮。

〔甲戌夾批〕原有此一想。(有正同)

頭上戴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綰着朝陽五鳳挂珠釵。

〔甲戌夾批〕頭。（有正同）

項下戴着赤金盤螭瓔珞圈。

〔甲戌夾批〕頸。（有正同）

裙邊繫着豆綠宮綵雙魚比目玫瑰珮。

〔甲戌夾批〕腰。（有正同）

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啓笑先聞。（以上二六頁）

〔甲戌夾批〕爲阿鳳寫照。（有正『阿』作『熙』，餘同）

賈母笑道。

〔甲戌夾批〕阿鳳一至，賈母方笑，與後文多少笑字作偶。

阿鳳笑聲進來，老太君打諢，雖是空口傳聲，却是補出一向晨昏起居，阿鳳於太君處承歡應候一刻不可少之人，看官勿以閒文淡文也。

〔有正〕熙鳳一至，賈母方笑，與後文多少文字作眼。

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王熙鳳。

〔甲戌夾批〕奇想奇文。（有正同）

以女子曰學名固奇。然此偏有學名的反到不識字，不曰學名者反若假。（有正作『反若彼』）

這熙鳳攜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的打量了一回。

〔甲戌夾批〕寫阿鳳全部轉（傳）神第一筆也。

天下真有這樣標致的人物。

〔甲戌夾批〕這方是阿鳳言語，若一味浮詞套語，豈復爲阿鳳哉。

〔甲戌眉批〕真有這樣標緻人物，出自鳳口，黛玉丰姿可知，宜作史筆看。

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

〔甲戌夾批〕仍歸太君，方不失石頭記文字，且是阿鳳身心之至文。

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時不忘。

〔甲戌夾批〕却是極淡之語，偏能恰投賈母之意。（有正同）

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

〔甲戌夾批〕這是阿鳳見黛玉正文。

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

〔甲戌夾批〕若無這幾句，便不是賈府媳婦。

賈母笑道，我纔好了。

〔甲戌夾批〕文字好看之極。

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再休提前話。

〔甲戌夾批〕反用賈母勸，看阿鳳之術亦甚矣。（有正『看』作『他』，『阿鳳』作『熙鳳』）

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

〔甲戌夾批〕當家的人車如此畢肖。

熙鳳親爲捧茶捧果。

〔甲戌夾批〕總爲黛玉眼中寫出。〔有正〕總爲作『總從』

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

〔甲戌夾批〕不見後文，不見此筆之妙。

纔剛帶着人到後樓上找綬子。

〔甲戌夾批〕接閒文，是本意避繁也。却是日用家常實事。

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罷，可別忘了。

〔甲戌夾批〕仍歸前文，妙妙。

知道妹妹不過這兩日到，我已預備下了。

〔甲戌眉批〕余知此綬，阿鳳並未拿出，此借王夫人之語機變欺人處耳。若信彼果拿出預備，不獨被阿鳳瞞過，亦且被石頭瞞過了。

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以上二七頁）

〔甲戌夾批〕試看他心機。〔有正同〕

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

〔甲戌夾批〕深取之意。〔有正同〕

〔甲辰〕很漏鳳姐是個當家人。

邢夫人攬了黛玉坐上。

〔甲辰〕未識黛卿能乘此否？

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花園隔斷過來的。

〔甲戌夾批〕黛玉之心機眼力。（有正同）

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在。

〔甲戌夾批〕爲大觀園伏脈。（甲辰同，缺「園」字。有正同甲戌）

試思榮府園今在西，後之大觀園偏寫在東，何不畏難之若此。（有正同）

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中請賈赦。

〔甲戌夾批〕這一句都（却）是寫賈赦，妙在全是指東擊西打草驚蛇之筆。若看其寫一人卽作此一人看，先生便

呆了。

老爺說了，連日身子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倒傷心。

〔甲戌眉批〕余久不作此語矣，見此語未免一醒。

〔甲戌夾批〕追魂攝魄。（有正同）

暫且不忍相見。

〔甲戌夾批〕若一見時不獨死板，且亦大失情理，亦不能有此等妙文矣。

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

〔甲戌夾批〕赦老亦能作此語，嘆嘆！

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領了賜去不恭。

〔甲戌夾批〕得體。

便往東轉彎，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以上二八頁）

〔甲戌夾批〕這一個穿堂是賈母正房之南者，鳳姐處所通者則是賈母正房之北。（有正同）

一邊是金蠅彝。

〔甲戌夾批〕蠅音壘，周器也。

一邊是玻璃盃。

〔甲戌夾批〕盃音海，盛酒之大器也。

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着鑿銀字跡。

〔甲戌夾批〕雅而麗，富而文。

堂前黼黻煥烟霞。

〔甲戌〕實貼。（寫在句下）（有正作『實襯』）

同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蔭拜手書。

〔甲戌夾批〕先虛陪一筆。（有正同）

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東邊的三間耳房內。

〔甲戌夾批〕黛玉由正室一段而來，是爲拜見政老耳，故進東房。若見王夫人，直寫引至東廊小正室內矣。

其餘陳設自不必細說。

〔甲戌夾批〕此不過略敘榮府家常之禮數，特使黛玉一識階級座次耳，餘則繁。（有正同）

只向東邊椅上坐了。

〔甲戌夾批〕寫黛玉心意。（有正同）

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一個丫鬟走來，笑說道。

〔甲戌夾批〕金乎，玉乎？

桌上磊着書籍茶具。（以上二九頁）

〔甲戌夾批〕傷心筆，墮淚筆。

黛玉料定這是賈政之位。

〔甲戌夾批〕寫黛玉心到眼到，僮夫但云爲賈府敘坐位，豈不可笑。（有正無「僮夫」二字）

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着半舊彈墨椅袱。

〔甲戌夾批〕「三」字有神。（有正同）

此處則一色舊的，可知前正室中亦非家常之用度也。可笑近之小說中，不論何處，則曰商彝周鼎，繡幙珠簾，孔雀屏，芙蓉褥等樣字眼。（有正「繡幙」作「繡幃」，餘同）

〔甲戌眉批〕近聞一俗笑語云，一莊農人進京回家。衆人問曰，「你進京去可見些個世面否？」莊人曰，「連皇帝老爺都見了。」衆罕然問曰，「皇帝如何景況？」莊人曰，「皇帝左手拿一金元寶，右手拿一銀元寶，馬上稍（捎）着一口袋人參，行動人參不離口。一時要屙屎了，連擦屁股都用的是鵝黃緞子。所以京中連掏毛廁的人都富貴無比。」試思凡稗官寫富貴字眼者，悉皆莊農進京之一流也。蓋此時彼實未身經目覩，所言皆在情理之外焉。（有

正缺『個』『着』『了』『用的』『進京』『此時』等字，又『農』作『家』，『緞』作『綾』，『凡』作『俗』，『寫』作『用』，餘同。

又如人嘲作詩者亦往往愛說富麗話，故有『脛骨變成金玳瑁，眼睛嵌作碧琉璃』之謂。余自是評石頭記，非鄙薄前人也。

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

〔甲戌夾批〕點綴宦途。（有正同，甲戌『宦』原作『官』，蓋誤字）

再見罷。

〔甲戌夾批〕赦老不見，又寫政老。政老又不能見，是重不見重，犯不見犯。作者慣用此等章法。

我有一個孽根禍胎。

〔甲戌夾批〕四字是血淚盈面，不得已無奈何而下四字，是作者痛哭。

〔有正〕四字是作者痛哭。

是家裏的混世魔王。

〔甲戌夾批〕占絳洞花王爲對看。（『占』疑『与』之誤）

今日因廟裏還願去了。

〔甲戌夾批〕是富貴公子。

黛玉亦常聽見母親說過。

〔甲戌眉批〕這是一段反襯章法，黛玉心，用猜度蠢物等句對着去方不失作者本旨。

乃卿玉而誕，頑劣異常。

〔甲戌夾批〕與甄家子恰對。（有正同）

極惡讀書。

〔甲戌夾批〕是極惡每日詩云子曰的讀書。

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喚寶玉，雖極憨頑。

〔甲戌夾批〕以黛玉道寶玉名方不失正文，『雖』字是有情字，宿根而發，勿得泛泛看過。

兄弟們自是別院另室的。

〔甲戌夾批〕又登開一筆，妙。

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

〔甲戌夾批〕此一筆收回，是明通部同處原委也。

背地裏拿着他的兩三個小玄兒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

〔甲戌夾批〕這可是寶玉本性真情。前四十九字迴異之批今始方知。蓋小人口碑累累如是。是是非非任爾口角，

大都皆然。

『王夫人與黛玉談寶玉』一段。

〔甲戌眉批〕不寫黛玉眼中之寶玉，却先寫黛玉心中已畢（早）有一寶玉矣，幻妙之至。只冷子興口中之後，余已

極思欲一見，及今尙未得見，狡猾之至。（有正『只』作『自』，缺『冷子興』三字，餘同）

王夫人忙攜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

〔甲戌夾批〕後房門。是正房後廊也。（有正同）

出了角門。(以上三〇頁)

〔甲戌夾批〕這是正房後西界牆角門。(有正同)

這院門上也有四五個纔總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

〔甲戌夾批〕二字是他處不寫之寫也。

王夫人遂攜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堂。

〔甲戌眉批〕這正賈母正室後之穿堂也，與前穿堂是一帶之屋中。一帶乃賈母之下室也。記清。(有正『正』作

『是』，餘同)

便是賈母の後院了。

〔甲戌夾批〕寫得清，一絲不錯。(有正同)

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

〔甲戌夾批〕不是待王夫人用膳，是恐使王夫人有失侍膳之理(禮)耳。(有正『理』作『禮』，餘同)

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咽完，過一時再吃茶，方不傷脾胃。

〔甲戌夾批〕夾寫如海一派書氣，最妙。(有正同)

黛玉也照樣嗽了口，盥手畢，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

〔甲戌夾批〕總寫黛玉以後之事，故只此一件小事略爲一表也。(有正同)

〔甲戌眉批〕今看至此，故想日後以閨王敦初尙公主，登廁時不知塞鼻用棗，敦輒取而啖之，早爲宮人鄙誚多矣。

今黛玉若不漱此茶，或飲一口，不無(爲)榮婢所誚乎。觀此則知黛玉平生之心思過人。(有正作『余看至此故想

日前所聞』，『早爲』作『必爲』，餘同）

黛玉道，只剛念了四書。

〔甲戌夾批〕好極，稗官常用腹隱五車書者來看。（有正『者來看』作『等語』，餘同）

只聽院外一聲脚步響。

〔甲戌夾批〕與阿鳳之來相映而不相犯。

丫鬟進來笑道，寶玉來了。

〔甲戌夾批〕余爲一樂。（有正同）

黛玉心中正疑惑着，這個寶玉不知是怎生個憊癩人物，懵懂頑童。（以上三一頁）

〔甲戌夾批〕文字不反，不見正文之妙，似此應從國策得來。

〔甲戌正文在本句下〕到不見那蠢物也罷了。（己卯、庚辰、有正同，俱作正文，蓋係作者自批）

〔甲戌夾批〕這蠢物不是那蠢物，却有個極蠢之物相待，妙極。（有正同，『妙極』作『妙哩』）（此乃另一人對作者前

批的批語）

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曉之花。（三一、三二頁間）

〔甲戌眉批〕此非套滿月，蓋人生有面扁而青白色者，則皆可謂之秋月也。用滿月者不知此意。（有正同）

少年色嫩不堅勞，以及非天即貧之語，余猶在心，今閱至此放聲一哭。（有正作『堅牢』，餘同）

雖怒時而似笑，即瞋視而有情。

〔甲戌夾批〕眞眞寫殺。（有正同）

黛玉一見，便吃一大驚。

〔甲戌夾批〕怪甚。（有正同）

〔有正〕寫寶玉只是寶玉，寫黛玉只是黛玉，從中用黛玉一驚，寶玉之面善等字，文氣自然籠就，要分開不得了。何等眼熟到如此。

〔甲戌夾批〕正是想必有（在）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曾見過。（有正）『有』作『在』，餘同。甲辰作『正是在靈河岸上三生石畔見過來』

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寶玉極合。

〔甲戌眉批〕二詞更妙，最可厭野史，貌如潘安，才如子建等語。

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甲戌眉批〕末二語最要緊。只是紈袴（袴）膏粱，亦未必不見笑我玉卿。可知能效一二者，亦必不是蠢然紈袴矣。

〔有正〕『紈袴膏粱』『此兒形狀』，有意思。當設想其像，合寶玉之來歷同看，方不被作者愚弄。

『寶玉看黛玉』一段。

〔甲戌眉批〕又從寶玉目中細寫一黛玉，直畫一美人圖。

〔甲戌眉批〕更奇妙之至，多一竅固是好事，然未免偏僻了，所謂過猶不及也。（有正同，在『心較比干多一竅』句下）

不寫衣裙妝飾，正是寶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曾看見。黛玉之居（舉）止容貌亦是寶玉眼中看心中評，若不是寶玉，斷不能知黛玉終是何等品貌。（有正同，在『病如西子勝三分』句下）

兩彎似蹙非蹙籠烟眉。(甲戌『籠』作『冑』)

〔甲戌夾批〕奇眉妙眉，奇想妙想。(有正同)

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

〔甲戌夾批〕奇目妙目，奇想妙想。(有正同)

行動處似弱柳扶風。

〔甲戌夾批〕至此八句是寶玉眼中。

心較比干多一竅。

〔甲戌夾批〕此一句是寶玉心中。

病如西子勝三分。

〔甲戌夾批〕此十句定評，直抵一賦。

〔有正〕此十句定評。

寶玉看罷，因笑道。

〔甲戌夾批〕看他第一句是何話。(有正同)

〔又眉批〕黛玉見寶玉寫一『驚』字，寶玉見黛玉寫一『笑』字，一存於中，一發乎外，可見文子下筆必推敲的准穩，

方才用字。

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以上三三二頁)

〔甲戌夾批〕瘋話。(有正同)

與黛玉同心，却是兩樣筆墨，觀此則知玉卿心中有則說出，一毫宿滯皆無。（有正同）

然我看着面善，心裏就算是舊相認識的。

〔甲戌夾批〕一見便作如是語，宜乎王夫人謂之瘋瘋傻傻也。

今日只作遠別重逢，亦未爲不可。

〔甲戌夾批〕妙極奇語，全作如是等語，（焉）怪人謂曰癡狂。（有正同，多『焉』字，據補）

賈母笑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

〔甲戌夾批〕作小兒語，瞞過世人亦可。

〔有正〕亦是真話。（甲戌夾批同）

又細細打量一番。

〔甲戌夾批〕與黛玉兩次打量一對。（有正同）

因問妹妹可曾讀書。

〔甲戌夾批〕自己不讀書，却問到人，妙。（有正同，『到』作『別』）

探春便問何出。

〔甲戌夾批〕寫探春。（有正同）

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甲戌夾批〕如此等語，焉得怪彼世人謂之怪，只瞞不過批書者。（有正『如此』作『如是』，『批書者』作『批書人』）

又問黛玉可也有玉沒有。

〔甲戌夾批〕奇極怪極，癡極愚極，焉得怪人目爲癡哉。

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有也無。

〔甲戌眉批〕奇之至，怪之至，又忽將黛玉寫成一極癡女子。觀此初會二人心，則可知以後之事矣。（有正『奇之至怪之至』作『奇之至極』，餘同）

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癡狂病來，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

〔甲戌夾批〕試問石兄，此一摔比在青埂峯蕭然坦臥，何如。

賈母急的攖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

〔甲戌夾批〕如聞其聲，恨極語却是疼極語。（有正同）

何苦摔那命根子。

〔甲戌夾批〕一字一千斤重。（有正無『重』字）

寶玉滿面淚痕，哭道。

〔甲戌夾批〕千奇百怪，不寫黛玉泣，却反先寫寶玉泣。（有正作『寶玉淚』，無『先』字，餘同）

『寶玉摔玉』一段。

〔甲戌眉批〕『不是冤家不聚頭』第一場也。

寶玉聽如此說，想一想竟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別論了。（以上三三三頁）

〔甲戌夾批〕所謂小兒易哄，余則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云。（有正同）

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廚外的牀上很妥當。

〔甲戌夾批〕跳出一小兒。（有正同）

一個是自幼奶娘王嬈嬈，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雁。

〔甲戌夾批〕新雅不落套，是黛玉之文章也。（有正同）

便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丫頭名喚鸚哥者，與了黛玉。

〔甲戌眉批〕妙極。此等名號方是賈母之文章。最厭近之小說中，不論何處，滿紙皆是紅娘小玉嬌紅香翠等俗字。（有正無『中』字，餘同）

並大丫鬟名喚襲人者。

〔甲戌夾批〕奇名新名，必有所出。（有正同）

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

〔甲戌夾批〕亦是賈母之文章。前鸚哥已伏下一鴛鴦，今珍珠又伏下一琥珀矣。已下乃寶玉之文章。（有正『已下』作『以下』）

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亦有些癡處。

〔甲戌夾批〕只如此寫又好極。最厭近之小說中，滿紙千伶百俐，這妮子亦通文墨等語。

〔有正〕只知此寫又極好。最厭近今小說中，千伶百俐，這妮子亦通文墨等語。

鸚哥笑道：林姑娘正在這裏傷心，自己淌眼抹淚的。（以上三四頁）

〔甲戌夾批〕可知前批不謬。

黛玉第一次哭却如此寫來。（有正無『寫來』二字）

〔甲戌眉批〕前文反明寫寶玉之哭，今却反如此寫黛玉，幾被作者瞞過。這是第一次算還，不知下剩還該多少。倘或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

〔甲戌夾批〕所謂寶玉知己，全用體貼工夫。

快別多心。

〔甲辰〕應如（知）此非傷感，還甘露水也。

聽得說落草時從他口裏掏出來的，上面有現成的穿眼。

〔甲戌夾批〕癩僧幻術亦太奇矣。（有正『太』作『大』）

明日再看不遲。（以上三五頁）

〔甲戌夾批〕總是體貼，不肯多事。

總批

〔有正〕補不完的是離恨天，所餘之石豈非離恨石乎。而絳珠之淚偏不因離恨而落，爲惜其石而落。可見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計爲之惜乎。所以絳珠之淚至死不乾，萬苦不怨，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

第四回

開始總批

〔有正〕陰陽交結變無倫，幻境生時即是真。秋月春花誰不見，朝晴暮雨自何因。心肝一點勞牽戀，可意偏長遇喜唄。我愛世緣隨分定，至誠相感作癡人。

請君着眼護官符，把筆悲傷說世途。作者淚痕同我淚，燕山仍舊寶公無。

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

〔甲戌夾批〕起筆寫薛家事，他偏寫宮裁，是結黛玉，明李紈本末，又在人意料之外。

父名李守中。

〔甲戌夾批〕蓋云人能以理自守，安得爲情所陷哉。

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

〔甲戌夾批〕未出李紈，先伏下李紈李綺。

〔甲辰〕先伏下文李紈李綺。

便說女子無才便有德。

〔甲戌夾批〕有字改的好。

卻只以紡績井臼爲要。取名李紈，字宮裁。

〔甲戌夾批〕一洗小說窠臼俱盡，且命名字，亦不見紅香翠玉惡俗。

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於膏梁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

〔甲戌夾批〕此時處此境，最能越理生事，彼竟不然，實罕見者。

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

〔甲戌夾批〕一段敍出李紈，不犯熙鳳。

今黛玉雖客寄於此，日有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外，餘者也就毋庸慮及了。

〔甲戌夾批〕仍是從黛玉身上寫來。以上了結住黛玉，復找前文。

我家小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以上三六頁）

〔甲戌夾批〕所謂遲則有變，往往世人因不經之談誤却大事。

雨村心下甚爲疑怪。

〔甲戌夾批〕原可疑怪，余亦疑怪。

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來便忘了我了。

〔甲戌夾批〕語氣傲慢，怪甚。

老爺真是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

〔甲戌夾批〕剝心語，自招其禍，亦因誇能恃才也。

雨村聽罷，如雷震一驚。……原來這門子。

〔甲戌夾批〕余亦一驚，但不知門子何知，尤爲怪甚。

因想這件生意倒還輕省熱鬧。

〔甲戌夾批〕新鮮字眼。

遂趁年紀蓄了髮，充了門子。

〔甲戌夾批〕一路奇奇怪怪，調侃世人，總在人意臆之外。

原來是故人，又讓了坐好談。

〔甲戌夾批〕妙稱，全是假態。假極。

雨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

〔甲戌夾批〕全是奸險小人態度，活現活跳。

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

〔甲戌〕可對聚寶盆，一笑。三字從來未見，奇之至。

雨村忙問何爲護官符，我竟不知。

〔甲戌夾批〕余亦欲問。

這還了得，連這個不知，怎能做得長遠。

〔甲戌夾批〕罵得爽快。

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以上三七頁）

〔甲戌夾批〕可憐可嘆，可恨可氣，變作一把眼淚也。

所以綽號叫作護官符。

〔甲戌夾批〕奇甚趣甚，如何想來。

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諺口碑。其口碑排寫得明白，下面皆註着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曾抄寫了一張，今據石上所抄云。

〔甲戌夾批〕忙中閒筆用得妙。

〔有正〕此等人家，豈必欺霸方始成名耶。總因子弟不肯招接匪人，一朝生事則百計營求，父爲子隱，羣小迎合，雖暫時不罹禍網，而從此放膽，必破家滅族不已，哀哉！

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

〔甲戌夾批〕寧國榮國二公之後，共十二房，分除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者十二房。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甲戌夾批〕保齡侯尙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十八，都中現住者十房，原籍現居八房。

豐年好大雪。

〔甲戌批寫在句下〕隱薛字。

珍珠如土金如鐵。

〔甲戌夾批〕紫薇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府帑銀行商，共八房分。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

〔甲戌夾批〕都太尉統制縣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二房餘。

雨村猶未看完。

〔甲戌眉批〕妙極。若只有此四家，則死板不活；若再有兩家，又覺累贅，故如此斷法。忽聞傳點，人報王老爺來拜。

〔甲戌夾批〕橫雲斷嶺法，是板定大章法。

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

〔甲戌夾批〕早爲下半部伏根。（甲辰同）

不但兇犯逃躲的方向我知道，併這拐賣之人我也知道。

〔甲戌夾批〕斯何人也。

這個被打之人，乃是本地一個小鄉宦之子，名喚馮淵。

〔甲戌夾批〕眞真是冤孽相逢。

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風，不喜女色。

〔甲戌夾批〕最厭女子，仍爲女子喪生，是何等大筆。不是寫馮淵，正是寫英蓮。

〔甲辰〕不是寫馮淵，是寫英蓮。

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的遇見這拐子賣丫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丫頭。

〔甲戌夾批〕善善惡惡，多從可巧而來，可畏可怕。

定要買來作妾，立誓再不交結男子。（以上三八頁）

〔甲戌夾批〕諺云：人若改常，非病卽亡，信有之乎？

也不再娶第二個了。（三八、三九頁間）

〔甲戌夾批〕虛寫一個情種。

並非爲此些微小事值得他一逃。

〔甲戌夾批〕妙極。人命視爲些些小事，總是刻畫阿諛耳。

老爺你道這被賣的丫頭是誰？

〔甲戌夾批〕問得又怪。

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

〔甲戌夾批〕至此一醒。

況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瘡。

〔甲戌夾批〕寶釵之熱，黛玉之怯，悉從胎中帶來。今英蓮有瘡其人可知矣。

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

〔有正〕作者要說容貌勢力，要說情，要說幻，又要說小人之居心，豪強之脫大，了結前文舊案，鋪設後文根基，點

明英蓮，收敘寶釵等項諸事：只借先之沙彌，今日門子之口層層敘來，真是大悲菩薩，千手千眼一時轉動，毫無

遺露。可見其大光明者，故無難事，誠然。

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以上三九頁）

〔甲戌夾批〕可憐。

自爲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事。

〔甲戌夾批〕可憐真可憐。一篇薄命賦，特出英蓮。

且使錢如土。

〔甲戌夾批〕世路難行錢作馬。

如今也不知死活。

〔甲戌夾批〕爲英蓮留後步。

寫馮淵英蓮一段。

〔甲戌眉批〕又一首薄命嘆。英馮二人一段小悲歡幻景，從葫蘆僧口中補出，省却閑文之法也。所謂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先用馮淵作一開路之人。

使雨村一評，方補足上半回之題目，所謂此書有繁處愈繁，省中愈省，又不怕繁中繁，只要繁中虛；不畏省中省，只要省中實。此則省中實也。（『愈省』之間，原有『中』字衍文，今刪）你說的何嘗不是。

〔甲戌夾批〕可發一長嘆。這一句已見奸雄全是假。

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

〔甲戌夾批〕奸雄。

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

〔甲戌夾批〕奸雄，奸雄。

是我實不能忍爲者。

〔甲戌夾批〕全是假。

又曰，趨吉避凶者爲君子。

〔甲戌夾批〕近時錯會書意者，多多如此。

雨村低了半日頭，方說道。（以上四〇頁）

〔甲戌夾批〕奸雄欺人。

薛蟠今已得無名之病，被馮淵魂追索已死。

〔甲戌夾批〕無名之症却是病之名，而反曰無，妙極。

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

〔甲戌夾批〕奸雄欺人。

『薛蟠打死人馮家得錢』一段。

〔甲戌眉批〕蓋寶釵一家不得不細寫者。若另起頭緒則文字死板，故仍只借雨村一人穿插出阿獸兄人命一事，且又帶敘出英蓮一向之行踪，並以後之歸結，是以故意戲用葫蘆僧亂判等字樣，撰成半回，略一解頤，略一嘆世，蓋非有意譏刺仕途，實亦出人之閑文耳。

又註馮家一筆更妥，可見馮家正不爲人命，實賴此獲利耳。故用亂判二字爲題，雖曰不涉世事，或亦有微辭耳。但其意實欲出寶釵，不得不做此穿插。故云此等皆非石頭記之正文。

果見馮家人口稀疎，不過賴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

〔甲戌夾批〕因此三四語收住，極妙。此則重重寫來，輕輕抹去也。

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

〔甲戌夾批〕實注一筆，更好，不過是如此等事，又何用細寫。可謂此書不敢干涉廊廟者，卽此等處也。莫謂寫之不到。蓋作者立意寫閨閣尙不暇，何能又及此等哉。

疾忙作書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

〔甲戌夾批〕隨筆帶出王家。

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的事來。

〔甲戌夾批〕瞧他寫雨村如此，可知雨村終不是大英雄。

後來到底尋了個不是，遠遠充發了他纔罷。

〔甲戌夾批〕至此了結葫蘆廟文字。又伏下，千里伏線。起用葫蘆字樣，收用葫蘆字樣，蓋云一部書皆係葫蘆

蘆提之意也，此亦係寓意處。本是立意寫此，却不肯特起頭緒，故意設出亂判一段戲文，其中穿插至此，却淡

淡寫來。

雖也上過學，不過略識幾個字兒。（以上四一頁）

〔甲戌夾批〕這句加於老兄，却是實寫。

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骨瑩潤，舉止嫺雅。

〔甲戌夾批〕寫寶釵只如此，更妙。

〔有正〕初見。

較之乃兄，竟高過十倍。

〔甲戌夾批〕又只如此寫來，更妙。

近因今上崇詩尙禮，徵採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

〔甲戌夾批〕一段稱功頌德，千古小說中所無。

不想偏遇見那拐子重賣英蓮，見他生得不俗。

〔甲戌夾批〕阿猷兄亦知不俗，英蓮人品可知矣。

自爲花上幾個臭錢，無有不了的。

〔甲戌夾批〕是極。人謂薛蟠爲猷，余則謂是大徹悟。

在路不計其日。

〔甲戌夾批〕更妙。必云程限則又有落套，豈暇又記路程單哉。

可知天從人願。

〔甲戌夾批〕寫盡五陵心意。

或是在你舅舅家。

〔甲戌夾批〕陪筆。

或在你姨爹家。（以上四二頁）

〔甲戌夾批〕正筆。

咱們且忙忙收拾房屋，豈不使人見怪。

〔甲戌夾批〕閑語中補出許多前文，此畫家之雲罩峯尖法也。

你的意思我也知道。

〔甲戌夾批〕知子莫如父。

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爲。

〔甲戌夾批〕寡母孤兒一段，寫得畢肖畢真。

我帶了你妹妹，投你姨娘家去。

〔甲戌夾批〕薛母亦善訓子。

正愁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

〔甲戌夾批〕大家尙義，人情大都是也。

賈政便使人上來對王夫人說。

〔甲戌眉批〕用政老一段，不但王夫人得體，且薛母亦免靠親之嫌。

咱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

〔甲戌夾批〕好香色。

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裏住下。

〔甲戌夾批〕老太君口氣得情。偏不寫王夫人留，方不死板。

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卻。（以上四三頁）

〔甲戌夾批〕作者題清，猶恐看官誤認今之靠親投友者一例。

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

〔甲戌眉批〕金玉如（初）見，却如此寫，虛虛實實，總不相犯。

倒也十分樂業。

〔甲戌夾批〕這一句襯出後文黛玉不能樂業，細甚妙甚。

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作移居之計。

〔甲戌夾批〕交代結構，曲曲折折，筆墨盡矣。

甚至聚賭嫖娼，漸漸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

〔甲戌夾批〕雖說爲紉褲設鑑，其意原只罪賈宅，故用此等句法寫來。

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

〔甲戌夾批〕八字特洗出政老來，又是作者隱意。

且素性瀟灑，不以俗務爲要，每公暇之餘，不過看書着碁而已。（以上四四頁）

〔有正〕其用筆墨何等靈活，能足前搖後，卽境生文，真到不期然而然，所謂水到渠成不勞著力者也。

總批

〔有正〕看他寫一寶釵之來，先以英蓮事逼其進京，及以舅氏官出，惟姨可倚，輾轉相逼來，且加以世態人情隱躍其間，如人飲醇酒，不期然而已醉矣。

第五回

開始總批

〔有正〕萬種豪華原是幻，何嘗造孽，何是風流。曲終人散有誰留，爲甚營求，只愛蠅頭。一番遭遇幾多愁，點水根由，泉湧難酬。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國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

〔甲戌夾批〕此等處實又非別部小說之俗套起法。（有正作『熟套』）

如今且說林黛玉。

〔甲戌眉批〕不敘寶釵反仍敘黛玉，蓋前回只不過欲出寶釵，非實寫之文耳，此回若仍緒（續）寫，則將二玉高擱矣，故急轉筆仍歸至黛玉，使榮府正文方不至於冷落也。（有正同）

今寫黛玉神妙之至，何也。因寫黛玉實是寫寶釵，非真有意去寫黛玉，幾乎又被作者瞞過。（有正作『實是寶釵』，餘同）

此處如此寫寶釵，前回中略不一寫，可知前回迴非十二釵之正文也。（有正同，見下）

欲出寶釵便不肯從寶釵身上寫來，却先款款敘出二玉，陡然轉出寶釵，三人方可鼎立，行文之法又亦（一）變體。

（甲辰略同，見下）

寢食起居一如寶玉。

〔甲戌夾批〕妙極，所謂一擊兩鳴法，寶玉身分可知。（有正、甲辰同）
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親孫女倒且靠後。

〔甲戌夾批〕此句寫賈母。（有正作『此日』）

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自較別個不同。

〔甲戌夾批〕此句妙，細思有多少文章。（有正無『妙』字，餘同）

不想如今忽來了一個薛寶釵。

〔甲戌夾批〕總是奇峻之筆，寫來健跋，似新出之一人耳。

〔有正〕總是奇峻之筆，寫手健跋，似新出之一人耳。此處如此寫寶釵，前回中略不一寫，可知前回中迥非十二釵之正文也。

〔甲辰〕欲出寶釵却先敘二玉，然後轉出寶釵，三人方可鼎立，行文之法又一變。（略同甲戌眉批，見上『如今且說

林黛玉』條）

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所不及。

〔甲戌夾批〕此句定評，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有正同，惟『想世人目中』句作正文）

按黛玉寶釵二人，一如校花，一如纖柳，各極其妙者，然世人性分甘苦不同之故耳。（有正同，皆作正文）

而且寶釵行爲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

〔甲戌夾批〕將兩個行止攝總一寫，實是難寫，亦實係千部小說中未敢說寫者。（有正同）

便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喜與寶釵去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悵鬱不忿之意。

〔甲戌夾批〕此一句是今古才人同病。如人人皆如我黛玉之爲人，方許他妬。此是黛玉缺處。（有正作『人人皆似』，餘同）

寶釵卻渾然不覺。

〔甲戌夾批〕這還是天性，後文中則是又加學力了。（有正同）

沉自天性所秉來的一片愚拙偏僻。

〔甲戌夾批〕四字是極不好，却是極妙，只不要被作者瞞過。（有正作『勿被』）

並無親疎遠近之別。

〔甲戌夾批〕如此反謂愚癡，正從世人意中寫也。（有正作『愚拙偏僻』）

〔甲辰〕如此反謂愚癡，蓋從世人眼中寫出。

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

〔甲戌眉批〕八字爲二玉一生文字之綱。

〔甲戌夾批〕八字定評有趣，不獨黛玉寶玉二人，亦可爲古今天下親密人當頭一喝。

〔有正〕八字定評有趣，不獨寫寶玉黛玉二人，亦爲古今人親密者作當頭棒喝。

黛玉又氣的獨在房中垂淚。

〔甲戌夾批〕又字妙極，補出近日無限垂淚之事矣。此仍淡淡寫來，使後文來得不突然。（有正同）

寶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以上四五頁）

〔甲戌夾批〕又字妙極。凡用二又字如雙峯對峙，總補二玉正文。（有正同）

因東邊寧府中花園內梅花盛開。

〔甲戌夾批〕元春消息動矣。（甲辰、有正同）

就在會芳園遊玩。

〔甲戌夾批〕隨筆帶出，妙，字義可思。（有正同）

家宴小集，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

〔甲戌夾批〕這是第一家宴，偏如此草草寫。此如晉人倒食甘蔗，漸入佳境一樣。（有正作『偏爲此草草寫』）

賈母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

〔甲戌夾批〕借賈母心中定評。（有正同）

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

〔甲戌夾批〕又夾寫出秦氏來。（有正作『又夾寫秦氏出來』）

其故事乃是『燃藜圖』。

〔甲戌眉批〕如此畫聯，焉能入夢。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卽文章。

〔甲戌〕看此聯極俗，用於此則極妙。蓋作者正因古今王孫公子，劈頭先下金針。（寫在句下）（有正『因』作『爲』，

『先下』作『下』，餘同）

上月你沒看見我那兄弟來了。

〔甲戌夾批〕又伏下一人，隨筆便出，得隙便入，精細之極。

〔有正〕又伏下文，隨筆便來，得隙便入，精細之極。

〔甲戌眉批〕伏下秦鍾（鐘），妙。

寶玉道：我怎麼沒見過，你帶他來我瞧瞧。

〔甲戌夾批〕侯門少年紈褲活跳下來。（有正同）

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

〔甲戌夾批〕此香名引夢香。

寶玉便覺眼錫骨軟，連說好香。

〔甲戌夾批〕刻骨吸髓之情景如何想得來，又如何寫得來。（有正作『寫得出』）

〔甲辰〕進房如夢境。

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以上四六頁）

〔甲戌夾批〕妙圖。（有正作『妙畫』）

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

〔甲戌〕艷極，淫極。已入夢境矣。（寫在句下）（有正同）

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

〔甲戌夾批〕設譬調侃耳。若真以為然，則又被作者瞞過。（有正作『調謊』，末多『也』字，餘同）

說着，親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的紗衾。

〔甲戌夾批〕一路設譬之文，迥非石頭記大筆所屑，別有他屬，余所不知。

只留下襲人、媚人、晴雯、麝月四個丫鬟爲伴。

〔甲戌夾批〕一個再見；二新出；三新出，名妙而文；四新出，尤妙。（有正同）

看此四婢之名，則知歷來小說難與並肩。（有正缺『肩』字）

寫『寶玉在秦氏房中睡去』一段。

〔甲戌眉批〕文至此不知從何處想來。

看着貓兒狗兒打架。

〔甲戌夾批〕細極。（有正同）〔甲戌上有『寓言』二字，墨筆〕

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

〔甲戌夾批〕此夢文情固佳，然必用秦氏引夢，又用秦氏出夢，竟不知立意何屬。惟批書人知之。（有正無『惟批書人知之』）

〔甲辰〕此夢用秦氏引夢，又用秦氏出夢，妙。

真是人跡希逢，飛塵不到。

〔甲戌夾批〕一篇蓬萊賦。（有正同）

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傅打呢。

〔甲戌夾批〕一句忙裏點出小兒心性。（有正『一句忙裏』作『百忙中』）

春夢隨雲散，飛花逐水流。

〔甲戌〕開口拿春字，最緊要。二句比也。（寫在句下）

何必覓閒愁。

〔甲戌〕將通部人一喝。（寫在句下）

寶玉聽了是女子的聲音。

〔甲戌夾批〕寫出終日與女兒厮混最熟。（有正同）

『方離柳塢』以下。（以上四七頁）

〔甲戌眉批〕按此書凡例本無讚賦閑文，前有寶玉二詞，今復見此一賦，何也。蓋此二人乃通部大綱，不得不用此套。前詞却是作者別有深意，故見其妙。此賦則不見長，然亦不可無者也。

〔有正〕按此書凡例本無讚賦，前有寶玉二詞，今復見此一賦，何也。蓋二人乃通部大綱，不得不用此套。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來作揖，笑問道，神仙姐姐。

〔甲戌夾批〕千古未聞之奇稱，寫來竟成千古未聞之奇語，故是千古未有之奇文。

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

〔甲戌夾批〕與首回中甄士隱夢景一照。（有正同）

因近來風流冤孽。

〔有正〕四字可畏。（甲戌夾批同）

新填紅樓夢仙曲十二支。

〔甲戌夾批〕點題。蓋作者自云所歷不過紅樓一夢耳。（有正同）

便忘了秦氏在何處。

〔甲戌夾批〕細極。（有正同）

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

〔甲辰〕士隱曾見此匾對，而僧道不能領入，留此回警幻邀寶玉後文。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

〔甲戌〕正恐觀者忘却首回，故特將甄士隱夢景重一滌染。（寫在句下）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面橫書四個大字，乃是『孽海情天』。

〔甲戌眉批〕菩薩天尊皆因僧道而有，以點俗人，獨不許幻造太虛幻境以警情者乎。觀者惡其荒唐，余則喜其新鮮。

有修廟造塔祈福者，余今意欲起太虛幻境，以（似）較修七十二司更有功德。

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以上四八頁）

〔甲戌夾批〕奇極妙文。（有正作『奇趣妙文』）

癡情司、結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

〔甲戌夾批〕虛陪六個。（有正同）

乃是薄命司三字。

〔甲戌夾批〕正文。（有正同）

寶玉看了便知感歎。

〔甲戌夾批〕便知二字是字法，最爲緊要之至。（有正無『之至』）

大書七字云，金陵十二釵正冊。

〔甲戌夾批〕正文題。（有正作『正文點題』）

常聽人說金陵極大。

〔甲戌夾批〕常聽二字，神理極妙。（有正同）

如今單我們家裏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女孩兒呢。

〔甲戌夾批〕貴公子口聲。（有正作『貴公子的口氣』）

壽夭多因誹謗生，多情公子空牽念。（以上四九頁）

〔甲戌〕恰極之至，病補雀金裘回中與此合看。

誰知公子無緣。

〔甲戌〕罵死寶玉，却是自悔。（有正同）

根並荷花一莖香。

〔甲戌〕却是咏『菱』妙句。（有正無『句』字）

自從兩地生孤木。

〔甲戌〕折字法。

寶玉看正冊一段。

〔甲戌眉批〕世之好事者爭傳推背圖之說，想前人斷不肯煽惑愚迷，卽有此說，亦非常人供談之物。此回悉借其法，爲兒女子數運之機，無可以供茶酒之物，亦無干涉政事，真奇想奇筆。

可嘆停機德。

〔甲戌〕此句薛。

〔有正〕樂羊子妻事。

堪憐咏絮才。

〔甲戌〕此句林。

〔有正〕此句薛。

玉帶林中掛，金簪雪裏埋。

〔甲戌〕寓意深遠，皆非生（生非）其地之意。〔有正〕『皆』下多『是』字，餘同。

三春爭及初春景。（以上五〇頁）

〔甲戌〕顯極。

生於末世運偏消。

〔甲戌〕感嘆句自寓。

千里東風一夢遙。

〔甲戌〕好句。

得志便猖狂。

〔甲戌〕好句。

獨臥青燈古佛傍。

〔甲戌〕好句。

一從二令三人木。（以上五一頁）

〔甲戌〕折字法。（有正作『拆字法』）

勢敗休云貴，家亡莫論親。

〔甲戌〕非經歷過者，此二句則云紙上談兵。過來人那得不哭。

枉與他人作笑談。

〔甲戌〕真心實語。

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

〔甲戌眉批〕通部中筆筆貶寶玉，人人嘲寶玉，語語謗寶玉，今却於警幻意中忽寫出此八字來，真是意外之意。

此法亦別書中所無。

且隨我去遊玩奇景。

〔甲戌夾批〕是哄小兒語，細甚。（有正作『是哄小兒語氣』）

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

〔甲戌夾批〕爲前文葫蘆廟一點。

〔甲辰〕點醒。

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

〔甲戌夾批〕是夢中景況，細極。

〔有正〕是夢中景，妙妙。

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好個所在。

〔甲戌夾批〕已爲省親別墅畫下圖式矣。（有正同）

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舊景。

〔甲戌夾批〕絳珠爲誰氏，請觀者細思首回。（有正作『是誰』，餘同）

何故反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

〔甲戌眉批〕奇筆攄奇文。作書者視女兒珍貴之至，不知今時女兒可知，余爲作者癡心一哭，又爲近之自棄自敗之女兒一恨。

〔有正〕奇筆奇文。

寶玉聽如此說，便嚇得欲退不能退，果覺自形污穢不堪。

〔甲戌夾批〕貴公子不怒而反退，却是寶玉天外中一段情癡。

〔有正〕貴公子豈容人如此厭棄，反不怒而反欲退，實實寫盡寶玉天分中一段情癡來。若是薛阿猷至此聞是語，則警幻之輩共成齷粉矣，一笑。

警幻忙攔住寶玉的手。（以上五二頁）

〔甲戌夾批〕妙，警幻自是個多情種子。（有正作『與情』，餘同）

子孫雖多，竟無一個可以繼業者。

〔甲戌夾批〕這是作者真正一把眼淚。

萬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警其癡頑。

〔甲戌夾批〕二公真無可奈何，開一覺世覺人之路也。

或冀將來一悟，亦未可知也。

〔甲戌夾批〕一段敘出寧榮二公，足見作者深意。（有正『二公』下有『來』字，餘同）
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

〔甲辰〕細玩此句。

名爲羣芳髓。

〔甲戌夾批〕好香。

〔甲戌眉批〕羣芳髓可對冷香丸。（另一人手筆）

此茶名曰千紅一窟。

〔甲戌夾批〕隱哭字。（有正同）

更喜窗下亦有睡絨，匿間時漬粉污。

〔有正〕是寶玉心事。

幽微靈秀地。無可奈何天。

〔甲戌〕女兒之心，女兒之境，兩句盡矣。撰通部大書不難，最難是此等處，可知皆從無可奈何而有。（有正『兩句盡矣』止，餘同）

因名爲萬豔同杯。（以上五三頁）

〔甲戌夾批〕與千紅一窟一對，隱悲字。（有正同）

開闢鴻濛，方歌了一句。

〔甲戌〕故作頓挫搖擺。（有正作『故作頓挫之筆』）

若非個中人。

〔甲戌夾批〕三字要緊，不知誰是個中人。寶玉即個中人乎？然則石頭亦個中人乎？作者亦係個中人乎？觀者亦個中人乎？

〔有正〕三字極妙，不知誰是個中人。然則石頭亦個中人乎？作者與觀者亦個中人乎？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歌，反成嚼蠟矣。

〔甲戌眉批〕警幻是個極會看戲人。近之大老觀戲必先翻閱角本，目覩其詞，彼聽彼歌，却從警幻處學來。

作者能處慣於自站地步，又慣於擅起波瀾，又慣於故為曲折，最是行文祕訣。（有正『處』作『處處』，『擅起』作『陡起』，餘同）

〔有正〕警幻是個極會看戲人。今之翻劇本看戲者，殆從警幻學來。

誰為情種。

〔甲戌夾批〕非作者為誰？余又曰，亦非作者，乃石頭耳。（有正作『余曰』，餘同）

都只為風月情濃。趁着這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

〔甲戌夾批〕愚字自謙得妙。（有正同）

因此上演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

〔甲戌眉批〕懷金悼玉大有深意。（有正『大』作『四字』，餘同）

〔甲戌〕讀此幾句，翻厭近之傳奇中必用開場付末等套凜灑太甚。（有正『開場付末等套』作『生旦副末開場』，餘同）

歎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甲戌眉批〕語句潑撒，不負自創北曲。（有正同，在下曲『枉凝眸』下）

散漫無稽，不見得好處。

〔甲戌夾批〕自批駁，妙極。（有正同）

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

〔甲戌眉批〕妙，設言世人亦應如此法看此紅樓夢一書，更不必追究其隱寓。（有正作『追其隱』，餘同）

須要退步抽身早。（以上五四頁）

〔甲戌〕悲險之至。（有正同）

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有正〕探卿聲口如聞。

襁褓中父母歎雙亡。

〔甲戌夾批〕意真辭切，過來人見之不免失聲。

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

〔有正〕堪與湘卿作照。

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涵湘江，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

〔甲戌眉批〕悲壯之極，北曲中不能多得。

氣質美如蘭。

〔甲戌夾批〕妙卿實當得起。

你道是啖肉食腥羶。

〔甲戌夾批〕絕妙曲文，填詞中不能多見。

卻不知太高人愈妬。

〔甲戌〕至語。（在『不知』下）

『喜冤家』

〔有正〕冤家上加一喜字，真新真奇。

歎芳魂豔魄，一載蕩悠悠。

〔甲戌〕題只十二釵，却無人不有，無事不備。（有正同）

說甚麼天上夭桃盛。

〔有正〕此休恰甚。

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着長生果。

〔甲戌〕末句開句收句。

〔有正〕喝醒大眾，是極。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送了卿卿性命。（以上五五頁）

〔甲戌夾批〕警拔之句。（有正同）

〔甲戌眉批〕過來人覩此，寧不放聲一哭。（有正作『能不』，餘同）

呀，一場歡喜忽悲辛，歎人世終難定。

〔甲戌〕見得到。（有正作『見得到，是極』）

鏡裏恩情，更那堪夢裏功名。

〔甲戌〕起得妙。

畫梁春盡落香塵。

〔甲戌夾批〕六朝妙句。（有正同）

箕裘頽墮皆從敬。

〔甲戌夾批〕深意他人不解。（有正同）

宿孽總因情。

〔甲戌〕是作者具菩薩之心，秉刀斧之筆，撰成此書，一字不可更，一語不可少。

〔有正〕是作者見菩薩之心，秉刀斧之筆，撰成此書，一句不可更，一字不可改。

『飛鳥各投林』

〔甲戌〕收尾愈覺悲慘可畏。

爲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

〔甲戌夾批〕二句先總寧榮。

〔有正〕二句總寧榮，與樹倒猢猻散作反照。

……癡迷的枉送了性命。

〔甲戌夾批〕將通部女子一總。（有正同）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甲戌〕又照看葫蘆廟。（有正作『照管』，餘同）

與樹倒猢猻散反照。

還要歌副曲，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

〔甲戌夾批〕是極。香菱晴雯輩豈可無，亦不必再。（有正作『不可再』，餘同）

〔有正〕自站地步。

其鮮妍媚媚有似寶釵，其嫵娜風流則又如黛玉。（以上五六頁）

〔甲戌夾批〕難得雙兼，妙極。（有正作『雖爲雙兼極妙』）

皆被淫污紈袴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

〔甲戌夾批〕真極。（有正同）

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爲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說也。

〔有正〕色而不淫四字已爛熟於各小說中，今却特貶其說，批駁出矯飾之非，可謂至切至當，亦可以喚醒衆人，勿謂（爲）前人之矯詞所惑（惑）也。

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之所致也。

〔甲戌夾批〕色而不淫，今翻案奇甚。（有正作『色而不淫，今偏翻案』）

〔甲戌眉批〕絳芸軒中諸事情景，由此而生。

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甲戌夾批〕多大膽量，敢作如此之文。

〔有正〕不見下文，使人一驚，多大膽量敢如此作文。

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

〔甲戌夾批〕說得懇切恰當之至。

吾輩推之爲意淫。

〔甲戌夾批〕二字新雅。（有正同）

惟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

〔甲戌夾批〕按寶玉一生心性，只不過是體貼二字，故曰意淫。

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

〔甲戌夾批〕妙，蓋指薛林而言也。（有正同）

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

〔有正〕說出此二句，警幻亦腐矣，然亦不得不然耳。

便秘授以雲雨之事。

〔有正〕這是情之末了一著，不得不說破。

未免有兒女之事。

〔有正〕如此方免累贅。

但見荆榛遍地。

〔有正〕略露心跡。

狼虎同羣。

〔有正〕凶極。試問觀者此係何處。

並無橋梁可通。

〔有正〕若有橋梁可通，則世路人情猶不算艱難。特用『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句以消其念，可謂善於讀矣。（甲戌夾批自『特用』以下均無，餘同）

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

〔甲戌夾批〕機鋒。（有正同）

此卽迷津也，深有萬丈，遙亙千里，中無舟楫可通。（以上五七頁）

〔有正〕可思。

設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

〔有正〕看他忽轉筆作此語，則知此後皆是自悔。

叫寶玉別怕，我們在這裏。

〔甲辰〕接得無痕。

〔有正〕接得無痕跡。歷來小說中之夢未見此一醒。

却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丫頭們，好生看着貓兒狗兒打架。

〔有正〕細，又是照應前文。

忽聽寶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以上五八頁）

〔有正〕奇奇怪怪之文，令人摸頭不著，雲龍作雨，不知何爲龍，何爲雲，又何爲雨矣。

〔甲戌夾批〕雲龍作雨，不知何爲龍，何爲雲，何爲雨。

總批

〔有正〕將一部全盤點出幾個，以陪襯寶玉，使寶玉從此倍偏，倍癡，倍聰明，倍瀟灑，亦非突如其來，作者真妙心妙口，妙筆妙人。

第六回

開始總批

〔有正〕風流真假一般看，借貸親疎觸眼酸。總是幻情無了處，銀燈挑盡淚漫漫。

回目後批

〔甲戌〕寶玉襲人亦大家常事耳，寫得是已全領警幻意淫之訓。此回借劉嫗，却是寫阿鳳正傳，並非泛文，且伏二進三進及巧姐之歸着。此劉嫗一進榮國府，用周瑞家的，又過下回無痕，是無一筆寫一人文字之筆。〔『進』原作『遞』，蓋誤字〕

題曰：朝叩富兒門，富兒猶未足，雖無千金酬，嗟彼勝骨肉。〔有正作正文，同。己卯本附夾一紙，亦同〕

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

〔甲戌夾批〕數句文完一回提綱文字。

今便如此亦不爲越禮。（以上五九頁）

〔甲戌〕寫出襲人身分。

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個不同，襲人待寶玉更爲盡心，暫且別無話說。

〔甲戌〕伏下晴雯。（甲辰作『伏下晴雯文』）

一段小兒女之態，可謂追魂攝魄之筆。

一句接(結)住上回『紅樓夢』大篇文字，另起本回正文。

小小一個人家，向與榮府略有些瓜葛。

〔甲戌夾批〕略有些瓜葛，是數十回後之正脈也。真千里伏線。

諸公若嫌瑣碎粗鄙呢，則快擲下此書；若謂聊可破悶時，待蠢物細細言來。(甲戌、有正。此殆作者初稿，校本从己卯、庚辰本刪去。)

〔甲戌〕妙謙，是石頭口角。

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

〔甲戌〕與賈雨村遙遙相對。(己卯同)

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

〔甲戌〕兩呼兩起，不過欲觀者自醒。

只有其子小名狗兒。狗兒亦生一子，小名板兒。

〔甲戌〕石頭記中公勳世宦之家以及草莽庸俗之族，無所不有，自能各得其妙。

狗兒遂將岳母劉姥姥接來一處過活。

〔甲戌〕音老，出諧聲字箋。稱呼畢肖。

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悶酒，在家閒尋氣惱。

〔甲戌眉批〕自『紅樓夢』一回至此，則珍饈中之蠶耳，好看煞。

劉氏不敢頂撞。

〔甲戌〕病。此病人不少，請來看狗兒。

咱們村莊人那一個不是老老誠誠的守着多大碗兒，吃多大碗的飯。

〔甲戌夾批〕能兩畝薄田度日，方說的出來。

託着你那老家的福吃喝慣了。

〔甲戌〕妙稱，何肖之至。

沒了錢就瞎生氣，成個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以上六〇頁）

〔甲戌夾批〕此口氣自何處得來。

〔甲戌〕爲紈褲下針，却先從此等小處寫來。（己卯本同）

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

〔甲戌〕罵死。

作官的朋友。

〔甲戌〕罵死。

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

〔甲戌〕四字便抵一篇世家傳。

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

〔甲戌〕補前文之未到處。（甲辰無『之』字，餘同）

誰知狗兒利名心最重。

〔甲戌〕調侃語。

劉姥姥道，噯，噯，噯。（甲戌、庚辰本）（以上六一頁）

〔甲戌夾批〕口聲如聞。

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極好的。（六一、六二頁間）

〔甲戌〕欲赴豪門，必先交其僕，寫來一歎。

聽見帶他進城逛去。

〔甲戌〕音光，去聲，游也，出諸聲字箋。

找至榮寧街來。

〔甲戌〕街名。本地風光妙。

然後蹣（甲戌，偵）到角門前。

〔甲戌夾批〕偵字神理。

只見幾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腳的人，坐在大凳上說東談西的。

〔甲戌〕不知如何想來，又爲侯門三等豪奴寫照。

從這邊遶到後街上後門上去問就是了。

〔甲戌〕有年紀人誠厚，亦是自然之理。

鬧吵吵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裏廝鬧。（以上六二頁）

〔甲戌〕如何想來，合眼如見。

說着，跳躡躡的引着劉姥姥進了後門。（六二、六三頁間）

〔甲戌夾批〕因女眷，又是後門，故容易引入。

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

〔甲戌眉批〕畢真孩子口氣。（另一手筆）

你說說，能幾年，我就忘了。

〔甲戌夾批〕如此口角，從何處出來。（己酉本附黏夾行批：『周家的如何認得是板兒？』）

再問劉姥姥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

〔甲戌夾批〕問的有情理。

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

〔甲戌〕劉婆亦善於權變應酬矣。

心中難卻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體面。

〔甲戌〕在今世，周瑞婦算是個懷情不忘的正人。

〔甲戌眉批〕『也要顯弄』句爲後文作地步也，陪房本心本意實事。

姥姥，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

〔甲戌夾批〕自是有寵人聲口。

豈有個不教你見個真佛兒去的。

〔甲戌〕好口角。

我們這裏都是各占一樣兒。

〔甲戌夾批〕略將榮府中帶一帶。

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呢。（以上六三頁）

〔甲戌〕我亦說不錯。

便喚小丫頭子到倒廳上悄悄的打聽打聽。

〔甲戌〕一絲不亂。

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了些兒。

〔甲戌〕略點一句，伏下後文。

若遲一步，回事的人多了就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

〔甲戌〕寫出阿鳳勤勞冗雜，並驕矜珍貴等事來。

〔甲戌眉批〕寫阿鳳勤勞等事，然却是虛筆，故於後文不犯。

先找着了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的。

〔甲戌〕着眼。這也是書中一要緊人，『紅樓夢』內雖未見有名，想亦在副冊內者也。名字真極，文雅則假。

（『夢』字下墨筆添一『曲』字）

周瑞家的先將劉姥姥起初來歷說明。

〔甲戌〕細，蓋平兒原不知此一人耳。

平兒聽了，便作了主意，叫他們進來。

〔甲戌〕暗透平兒身分。

小丫頭打起了猩紅毡簾。

〔甲戌〕是冬日。（甲辰同）

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

〔甲戌〕是劉姥姥鼻中。

身子如在雲端裏一般。

〔甲戌〕是劉姥姥身子。

滿屋中之物都是耀眼爭光的，使人頭懸目眩。（以上六四頁）

〔甲戌〕是劉姥姥頭目。（甲辰作『俱從劉姥姥目中看出』）

惟點頭咂嘴，念佛而已。

〔甲戌〕六字盡矣，如何想來。

於是來至東邊這間屋內，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覺之所。

〔甲戌〕記清。（甲辰同）

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姥姥兩眼。

〔甲戌〕寫豪門侍兒。（甲辰同）

只得問個好。

〔甲戌〕字法。（甲辰同）

劉姥姥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帶銀，花容玉貌的。

〔甲戌〕從劉姥姥心中目中略一寫，非平兒正傳。

便當是鳳姐兒了。

〔甲戌〕畢肖。

劉姥姥只聽見咯噹咯噹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籬櫃篩麪的一般。

〔甲戌〕從劉姥姥心中意中幻擬出奇怪文字。

底下又墜着一個秤砣般的一物，卻不住的亂晃。

〔甲戌〕從劉姥姥心中目中設譬擬想，真是鏡花水月。

正歎時。

〔甲戌〕三字有勁。

又若金鐘銅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時。

〔甲戌夾批〕寫得出。細，是已時。（甲辰作『想是已時』）

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婦人。

〔甲戌夾批〕寫得侍僕婦。

只見門外鑿銅鈎上懸着大紅撒花軟簾。

〔甲戌夾批〕從門外寫來。

那鳳姐兒家常帶着紫貂昭君套，圍着攢珠勒子。（以上六五頁）

〔甲戌〕一段阿鳳房室起居器皿，家常正傳。奢侈珍貴好奇貨（貨）注脚，寫來真是好看。

端端正正坐在那裏，手內拿着小銅火筋兒。

〔甲戌夾批〕至平，實至奇，稗官中未見此筆。

撥手爐內的灰。

〔甲戌〕這一句是天然地設，非別文杜撰妄擬者。

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擡頭。

〔甲戌夾批〕神情宛肖。

只管撥手爐內的灰，慢慢的問道。

〔甲戌夾批〕此等筆墨，真可謂追魂攝魄。

鳳姐忙說：周姐姐快攙起來，別拜罷，請坐，我的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什麼輩數，不敢稱呼。

〔甲戌夾批〕鳳姐云不敢稱呼，周瑞家的云那個姥姥。

凡三四句一氣讀下，方是鳳姐聲口。

鳳姐笑道。

〔甲戌夾批〕二笑。

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裏沒人是。

〔甲戌夾批〕阿鳳真真可畏可惡。

劉姥姥忙念佛道。

〔甲戌夾批〕如聞。

鳳姐笑道。

〔甲戌夾批〕三笑。

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沒有？

〔甲戌夾批〕一筆不肯落空，的是阿鳳。

就有家下許多媳婦管事的來回話。（以上六六頁）

〔甲戌夾批〕不落空家務事，却不實寫。妙極妙極。

周瑞家的道，沒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回二奶奶。

〔甲戌夾批〕周婦係真心爲老嫗，也可謂得方便。

一面遞眼色與劉姥姥。

〔甲戌夾批〕何如，余批不謬。

只得忍恥說道。

〔甲戌眉批〕老嫗有忍恥之心，故後有招大姐之事，作者並非泛寫。且爲求親靠友下一棒喝。

鳳姐忙止劉姥姥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裏呢？

〔甲戌夾批〕慣用此等橫雲斷山法。

輕裘寶帶，美服華冠。

〔甲戌夾批〕爲紈褲寫照。

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嬖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了略擺一擺就送過來。

〔甲戌夾批〕夾寫鳳姐好獎譽。

鳳姐笑道。

〔甲戌夾批〕又一笑，凡五。

賈蓉忙復身轉來，垂手侍立。（以上六七頁）

〔甲戌眉批〕傳神之筆，寫阿鳳躍躍紙上。

這裏劉姥姥心身方安，纔又說道。

〔甲戌夾批〕妙，却是從劉姥姥身邊目中寫來。 度至下回。

〔甲辰〕妙，從劉姥姥目中寫來。 度至下回。

因笑止道，不必說了。

〔甲戌〕又一笑，凡六。自劉姥姥來凡笑五次，寫得阿鳳乖滑伶俐，合眼如立在前。 若會說話之人便聽他說了，

阿鳳利害處正在此。 問看官常有將挪移借貸已說明白了，彼仍推聾粧啞，這人爲阿鳳若何，呵呵，一嘆！

今兒既來了，瞧瞧我們，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簡慢了他。

〔甲戌夾批〕窮親戚來看是好意思，余又自石頭記中見了，嘆嘆。

〔甲戌眉批〕王夫人數語，令余幾（欲）哭出。（甲戌『幾』下空一格，當是『欲』字）

但如今家裏雜事太煩，太太漸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

〔甲戌夾批〕點『不待上門就該有照應』數語，此亦於石頭記再見話頭。

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教你空手回去呢。（以上六八頁）

〔甲戌夾批〕也是石頭記再見了，嘆嘆。

那劉姥姥先聽見告艱難，只當是沒有，心裏便突突的。

〔甲戌夾批〕可憐可嘆。

喜的又渾身發癢起來。

〔甲戌夾批〕可憐可嘆。

再拿一弔錢來。

〔甲戌夾批〕這樣常例亦再見。

他怎麼又跑出這麼個姪兒來了。

〔甲戌〕與前眼色真對，可見文章中無一個閒字。

爲財勢一哭。

我的嫂子。（以上六九頁）

〔甲戌夾批〕顏顏如見。

總批

〔甲戌〕一進榮府一回曲折頓挫，筆如游龍，且將豪華舉止令觀者已得大概，想作者應是心花欲開之候。

借劉嫗入阿鳳正文，送宮花寫金玉初聚爲引，作者真筆似游龍，變幻難測，非細究至再三再四不記數，那能領會也，嘆嘆。

〔有正〕夢裏風流，醒後風流，試問何真何假。劉姆乞謀，蓉兒借求，多少顛倒相酬。英雄反正用機籌，不是死生看守。

第七回

開始總批

〔有正〕苦盡甘來遞轉，正強忽弱誰明，惺惺自古惜惺惺，世運文章操勁。無縫機關難見，多才筆墨偏精，有情情處特無情，何是人人不醒。

回目後批

〔甲戌〕題曰：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誰是惜花人，相逢若問名何氏，家住江南姓本秦。〔有正同，作『何名氏』〕便上來回王夫人話。

〔甲戌夾批〕不回鳳姐，却回王夫人，不交代處，正交代得清趣。〔有正作『清楚』，餘同〕問丫鬢們時，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閒話去了。

〔甲戌夾批〕文章只是隨筆寫來，便有流離生動之妙。〔有正作『流麗』，餘同〕只見王夫人的丫鬢名金釧。〔有正〕

〔甲戌夾批〕金釧寶釵互相映射，妙。〔有正同〕

和一個纔留了頭的小女孩兒，站在臺階坡上頑。

〔甲戌夾批〕蓮卿別來無恙否？〔有正同〕

便知有話回，因向內呶嘴兒。

〔甲戌夾批〕畫。（有正同）

遂進裏間來。

〔甲戌〕總用雙岐岔路之筆，令人估料不到之文。（有正同）

只見薛寶釵。

〔甲戌夾批〕自入梨香院至此方寫。（有正同）

穿着家常衣服。

〔甲戌〕好。寫一人換一付筆墨，另出一花樣。（有正作『另出花樣』，餘同）

〔甲戌眉批〕家常愛着舊衣裳（裳）是也。

同丫鬢鶯兒正描花樣子呢。

〔甲戌夾批〕一幅綉窗仕女圖，虧想得週到。（有正同）

只怕是你寶兄弟冲撞了不成。

〔甲戌夾批〕一人不漏，一筆不板。（有正同）

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這兩天沒出屋子。（以上七〇頁）

〔甲戌眉批〕那種病『那』字，與前『玉不知因何』『又』字，皆得天成地設之體，且省却多少閒文，所謂『惜墨如金』是也。

〔甲戌夾批〕得空便入。（有正同）

後來還虧了一個禿頭和尚。

〔甲戌夾批〕奇奇怪怪，真如雲龍作雨，忽隱忽見，使人逆料不到。（有正作『別人』，餘同）他說我這是從胎裏帶來的一股熱毒。

〔有正〕熱毒二字畫出富家夫婦，圖一時（似有缺文），遺害於子女，而可不謹慎。

〔甲戌夾批〕凡心偶熾，是以孽火齊攻。

幸而我先天壯。

〔甲戌夾批〕渾厚故也，假使顰鳳畫不知又何如治之。（有正作『假是』，餘同）

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裏弄來的。

〔甲戌〕卿不知從那裏弄來，余則深知是從放春山採來，以灌愁海水和成，煩廣寒玉兔搗碎，在太虛幻境空靈殿上炮製配合者也。（有正同）

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

〔甲戌夾批〕凡用十二字樣，皆照應十二釵。（有正作『皆照十二金釵』）

用十二分黃柏，煎湯送下。

〔甲戌〕末用黃柏更妙。可知甘苦二字，不獨十二釵，世皆同有者。（有正作『世間皆有者』）

〔有正〕歷着炎涼，知著甘苦，雖離別亦自能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謂（爲）香可冷得，天下一切無不可冷者。

現就埋在梨花樹底下呢。

〔甲戌夾批〕梨香二字有着落，並未白白虛設。（有正作『虛虛白設』，餘同）

寶釵道，有。（以上七一頁）

〔甲戌夾批〕一字句。

叫做冷香丸。

〔甲戌夾批〕新雅奇甚。（有正同）

寶釵道，也不覺什麼，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罷了。

〔甲戌〕以花爲藥，可是吃烟火人想得出者，諸公且不必問其事之有無，只據此新奇妙文悅我等心目，便當浮一大白。（有正『新奇』作『新意』，『浮一大白』作『浮三白讀之』，餘同）

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方欲退出，薛姨媽忽又笑道。

〔甲戌〕行文原只在一二字，便有許多省力處，不得此竅者，便在窗下百般扭捏。（有正『在窗下』作『正窗下』，餘同）

〔忽〕字『又』字與『方欲』二字對射。（有正『對射』作『映射』，餘同）

說着，便叫香菱。

〔甲戌〕二字仍從蓮上起來，蓋英蓮者應憐也，香菱者亦相憐之意。此是改名之英蓮也。（有正『從蓮上起來』

作『從蓮上來』，『此是』作『此』，餘同）

問奶奶叫我做什麼。

〔甲戌〕這是英蓮天生成的口氣，妙甚。

剩下的六枝，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了鳳哥兒罷。

〔甲戌夾批〕妙文，今古小說中可有如此口吻者。（有正同）

姨娘不知道寶丫頭古怪着呢。

〔甲戌夾批〕古怪二字正是寶卿身分。（有正同）

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

〔甲戌〕可知周瑞一回，正爲寶菱二人所有，正石頭記得力處也。

〔有正〕可知周瑞一回，正爲寶菱二人所有。

金釧道，可不就是他。

〔甲戌夾批〕出名英蓮。（有正『出名』作『出明』）

倒好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咱們東府裏蓉大奶奶的品格兒。

〔甲戌〕一擊兩鳴法，二人之美，並可知矣。再忽然想到秦可卿，何玄幻之極。假使說像榮府中所有之人，則死板之至，故遠遠以可卿之貌爲譬，似極扯淡，然却是天下必有之情事。（有正『何玄幻之極』作『靈妙之極』，『爲譬』作『爲譬』，『却是』作『都是』，餘同）

香菱聽問都搖頭說，記不得了。（以上七二頁）

〔甲戌〕傷痛之極，必亦如此收住方妙。不然，則又將作出香菱思鄉一段文字矣。（有正無『矣』字，餘同）

卻將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小抱廈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

〔甲戌夾批〕不作一筆逸安之板矣。（有正作『不作一筆安逸之筆』）

迎春的丫鬢司棋與探春的丫鬢待書。

〔甲戌〕妙名。賈家四釵之環，暗以琴棋書畫四字列名，省力之甚，醒目之甚，却是俗中不俗處。

〔有正〕妙名。賈家四釵之環，暗以琴棋書畫四字列名，省力。

丫鬢們道，在那屋裏不是。

〔甲戌〕用畫家三五聚散法寫來，方不死板。（有正『聚散法』作『聚法』，餘同）

只見惜春正同水月菴的小姑子智能兒兩個一處頑笑。

〔甲戌〕總是得空便入，百忙又帶出王夫人喜施捨等事，可知一支筆作千百支用。又伏後文。（有正爲『百忙中』，餘同）

〔甲戌眉批〕閒閒一筆，却將後半部線索提動。

惜春命丫鬢入畫來收了。

〔甲戌〕曰司棋，曰待書，曰入畫；後文補抱琴。琴棋書畫四字最俗，上添一虛字則覺新雅。（有正『添』作『上添』，『新雅』下有『許多』二字，餘同）

我師父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裏去了。

〔甲戌〕又虛貼一個于老爺，可知所尙僧尼者悉愚人也。（有正『虛貼』作『虛陪』，『悉愚人』作『皆愚人』，餘同）

智能兒搖頭說不知道。

〔甲戌〕妙，年輕未任事也。一應騙佈施，哄齋供，諸惡皆是老禿賊設局，寫一種人，一種人活像。（有正『佈』作

『布』，『皆是』作『俱是』，『一種活像』作『一種人活現』，餘同）

是余信管着。

〔甲戌夾批〕明點愚性二字。（有正同）

余信家的就趕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爲這事了。

〔有正〕一人不落，一事不忽，伏下多少後文，豈真爲送花哉。（甲戌同，缺『事』字）

便往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紈後窗下過。

〔甲戌〕細極，李紈雖無花，豈可失而不寫者，故用此順筆便墨，間三帶四，使觀者不忽。（有正『豈可失而不寫』作『豈可不寫』，『間三帶四』作『間帶出』，餘同）

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兒。（以上七三頁）

〔甲戌夾批〕二字着緊。（有正同）

只見奶子正拍着大姐兒睡覺呢。

〔甲戌夾批〕總不重犯，寫一次有一次的新樣文法。（有正『總不』作『從不』，『文法』作『文字』，餘同）

奶子搖頭兒。

〔甲戌夾批〕有神理。（有正同）

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叫豐兒舀水進去。

〔甲戌夾批〕閱者試掩卷思之。

正說着，只聽那邊一陣笑聲，卻有賈璉的聲音。

〔甲戌〕妙文奇想，阿鳳之爲人豈有不着意於風月二字之理哉。若直以明筆寫之，不但唐突阿鳳聲價，亦且無妙文可賞。若不寫之，又萬萬不可。故只用『柳藏鸚鵡語方知』之法，略一皴染，不獨文字有隱微，亦且不至污瀆阿鳳之英風俊骨。所謂此書無一不妙。（有正『無一不妙』作『無不妙』，餘同）

〔甲戌眉批〕余素所藏仇十洲幽窗聽鶯暗春圖，其心思筆墨已是無雙，今見此阿鳳一傳，則覺畫工太板。

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裏又拿出兩枝來。

〔甲戌夾批〕攢花簇錦文字，故使人耳目眩亂。（有正同）

先叫彩明來，吩咐他送到那邊府裏給小蓉大奶奶戴去。

〔甲戌夾批〕忙中更忙，又曰密處不容針，此等處是也。（有正無『又曰』二字，餘同）

他女兒聽說，便回去了，還說，媽，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兒家沒經過什麼事的，就急得你這樣兒了。（以上七四頁）

〔甲戌〕又生出一小段來，是榮寧中常事，亦是阿鳳正文。若不如此穿插，直用一送花到底，亦太死板，不是石頭記筆墨矣。（有正『榮寧』作『榮府』，『亦太死板』作『太板』，『不是石頭記』作『不是此』，餘同）

誰知黛玉此時不在自己房裏，卻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七四、七五頁間）

〔甲戌夾批〕妙極，又一花樣，此時二玉已隔房矣。（有正同）

便先問，什麼花兒，拿來給我，一面早伸手接過來了。

〔甲戌夾批〕瞧他夾寫寶玉。（有正同）

原來是兩枝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

〔甲戌夾批〕此處方一細寫花形。（有正無『一』字，餘同）

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眼。

〔甲戌夾批〕妙，看他寫黛玉。（有正同）

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呢？

〔甲戌〕在黛玉心中不知有何邱壑。（有正同）

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

〔甲戌夾批〕吾實不知黛卿胸中有何邱壑，再看一看上仿神。（原『上』字傍注，疑將『仿』改爲『上』。有正『黛卿』作『黛玉』，無『再看一看上仿神』）

『黛玉拿宮花』一段。

〔甲戌眉批〕余間送花一回，薛姨媽云，寶丫頭不喜這些花兒粉兒的，則謂是寶釵正傳；又生阿鳳惜春一段，則又知是阿鳳正傳；今又到顰兒一段，却又將顰兒之天性從骨中一寫，方知亦係顰兒正傳。小說中一筆作兩三筆者有之，一事啓兩事者有之，未有如此恆河沙數之筆也。

說我纔從學裏回來，也着了些涼，改日再親來。

〔甲戌眉批〕余觀纔從學裏來幾句，忽追思昔日形景可嘆，想紈褲小兒自開口云學裏，亦如市俗人開口便云有些小事，然何常真有事哉，此掩飾推托之詞耳，寶玉若不云從學房裏來涼着，然則便云因愁頑時涼着者哉，寫來一笑，繼之一嘆。

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娘娘姐姐安。

〔有正〕和林姑娘四字着眼。（甲戌夾批同）

原來這周瑞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

〔甲戌夾批〕着眼。（有正同）

今兒甄家。

〔甲戌夾批〕又提甄家。（有正『提』作『是』，餘同）

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

〔甲戌夾批〕不必細說，方妙。（有正同）

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

〔甲戌夾批〕阿鳳一生尖處。（有正『尖』作『奸』）

你瞧誰閒着，就叫他們去四個女人就是了，又來當什麼正經事問我。（以上七五頁）

〔甲戌〕虛描二事真真千頭萬緒，紙上雖一回兩回中或有不能寫到阿鳳之事，然亦有阿鳳在彼處手忙心忙矣，觀此回可知。（有正『二事』作『一事』，『或有不能』作『或不能』，『亦有』作『已有』，餘同）

秦氏笑道，今兒巧，上回寶叔立刻要見的我那兄弟，他今兒也在這裏。

〔甲戌眉批〕欲出鯨卿，却先小妯娌閑閑一聚，隨筆帶出，不見一絲作造。

一面便吩咐人好生小心跟着，別委屈着他。

〔甲戌〕委屈二字極不通，都（却）是至情，寫愚婦至矣。（有正同）

他比不得咱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的慣了。

〔甲戌〕卿家胡打海摔，不知誰家方珍憐珠惜，此極相矛盾却極入情，蓋大家婦人口吻如此。（有正『極相矛盾』作

『極自相矛盾』，『却極』作『却都極』，『大家婦人』作『大家婦』，餘同）

鳳姐笑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罷了。

〔甲戌夾批〕自負得起。

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以上七六頁）

〔甲戌眉批〕此等處寫阿鳳之放縱，是爲後回伏線。

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

〔甲戌夾批〕伏筆也，不可不知。

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

〔甲戌夾批〕不知從何處想來。（有正同）

慢慢的問他幾歲了，讀什麼書。

〔甲戌夾批〕分明寫寶玉，却先偏寫阿鳳。（有正同）

方知他學名喚秦鍾。

〔甲戌〕設云秦鍾。古詩云：『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二語便是此書大綱目、大比托、大諷刺處。（有正『秦鍾』

作『情種』，『大比托』作『此話』，餘同）

遂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鐲子，交付與來人送過去。

〔甲戌〕一人不落，又帶出強將手下無弱兵。（有正同）

寶玉秦鍾二人隨便起坐說話。

〔甲戌夾批〕淡淡寫來。（有正同）

我雖如此比他尊貴。

〔甲戌〕這一句不是寶玉本意中語，却是古今歷來膏粱紈褲之意。（有正『本意中語』作『本心之語』，餘同）
富貴二字，不料遭我茶毒了。

〔甲戌〕一段癡情，翻『賢賢易色』一句筋斗，使此後朋友中無復再敢假談道義，虛論情常。（有正『使此後』作『便此後』，『虛論情常』作『虛話倫常矣』）

形容出衆，舉止不浮。

〔甲戌〕不浮二字妙，秦卿目中所取正在此。（有正『不浮』作『不羣』）

更兼金冠繡服，嬌婢侈童。

〔甲戌〕這二句是貶，不是獎，此八字遮飾過多少魑魅紈綺，秦卿目中所鄙者。（有正『紈綺』作『紈袴』，餘同）

秦鐘心中亦自思道。

〔甲戌夾批〕所謂兩情脈脈。

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間之大不快事。

〔甲戌〕貧富二字中，失却多少英雄朋友。（有正同）

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

〔甲戌〕作者又欲瞞過中（衆）人。（有正『中人』作『衆人』）

忽然又有寶玉問他讀什麼書。（庚辰）

〔甲戌〕二字寫小兒得神。寶玉問讀書亦想不到之大奇事。（有正同）

秦鐘見問，便因實而答。

〔甲戌〕四字普天下朋友來看。（有正同）

我們那裏坐去，省得鬧你們。

〔甲戌〕眼見得二人一身一體矣。（有正同）

他雖腴腆，卻性子左強，不大隨和些是有的。（以上七七頁）

〔甲戌夾批〕實寫秦鍾，雙映寶玉。（有正同）

只問秦鍾近日家務等事。

〔甲戌〕寶玉問讀書已奇，今又問家務，豈不更奇。（有正同）

必須有一二知己爲伴。

〔甲戌夾批〕眼。

秦鍾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裏的義學倒好。

〔甲戌眉批〕真是可兒之弟。

寶叔果然度小姪可以磨墨滌硯。

〔甲戌眉批〕真是可卿之弟。

卻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以上七八頁）

〔甲戌夾批〕自然是二人輸。

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

〔甲戌〕可見罵非一次矣。（有正同）

偏要惹他去。

〔甲戌夾批〕便奇。（有正同）

鳳姐道，我何嘗不知這焦大，倒是你們沒主意。有這樣，何不打發他遠遠的莊子上去就完了。

〔甲戌眉批〕這是爲後協理寧國伏線。

先罵大總管賴二。（以上七九頁）

〔甲戌夾批〕來了。

〔甲戌〕記清，榮府中則是賴大，又故意綜錯的妙。（有正同）

趕着賈蓉叫蓉哥兒。

〔甲戌夾批〕來了。

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若再說別的，咱們紅刀子進去，白刀子出來。

〔甲戌夾批〕忽接此焦大一段，真可驚心駭目，一字化一淚，一淚化一血珠。

〔甲戌〕是醉人口中文法。一段借醉奴口角閒閒補出寧榮往事近故，特爲天下世家一笑。（有正『口角閒閒補出』

作『口中閑言補出』，『往事近故』作『往事故』，『笑』下有『耳』字，餘同）

焦大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

〔甲戌夾批〕來了。

那裏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

〔甲戌眉批〕『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以二句批是假聊慰石兄。

〔甲戌夾批〕來了。

〔甲戌眉批〕一部紅樓淫邪之處，恰在焦大口中揭明。（另一手筆）
便都裝作沒聽見。

〔甲戌夾批〕是極。

因問鳳姐道。

〔甲戌夾批〕問得妙。

那是醉漢嘴裏混噉。

〔甲戌夾批〕答得妙。

鳳姐亦忙回色哄道好兄弟。

〔甲戌夾批〕哄得妙。

正爲風流始讀書。（以上八〇頁）

〔甲戌〕原來不讀書卽蠢物矣。（寫在本句後）

總批

〔有正〕焦大之醉，伏可卿之病至死。周婦之談，勢利之害真凶。作者具菩提心，於世人說法。

第八回

開始總批

〔有正〕幻情濃處故多嘆，豈獨顰兒愛妬人。莫把心思勞展轉，百年事業總非真。

回目後批

〔甲戌〕題曰：古鼎新烹鳳髓香，那堪翠斝貯瓊漿，莫言綺縠無風韻，試看金娃對玉郎。

正好發奮。

〔甲戌夾批〕未必。

……過日他還來拜老祖宗等語，說的賈母喜悅起來。

〔甲戌夾批〕止此便十成了，不必繁文再表，故妙。偷度金針法。

賈母雖年高，卻極有興頭。

〔甲戌夾批〕爲賈母寫傳。

至後日又有尤氏來請，遂攜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了。

〔甲戌〕敘事有法，若只管寫看戲，便是一無見世面之暴發貧婆矣。寫『隨便』二字，興高則往，興敗則回，方是世

代封君正傳。且高興二字，又可生出多少文章來。（按，據此評，應有『隨便』二字，但甲戌正文並無之）

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無話。

〔甲戌〕偏與邢夫人相犯，然却是各有各傳。

〔甲戌夾批〕細甚，交代畢。

又恐擾的秦氏等人不便。

〔甲戌夾批〕全是體貼工夫。

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再或可巧遇見他父親。

〔甲戌夾批〕本意正傳，實是曩時苦惱，嘆嘆。

更爲不妥，寧可遠遠路罷了。（以上八一頁）

〔甲戌夾批〕細甚。

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

〔甲戌夾批〕妙，蓋沾光之意。更妙，蓋善於騙人之意。

一個抱住腰，一個攜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

〔甲戌夾批〕沒理沒倫，口氣畢肖。

這老嫗嫗又叫住，因問你二位爺是從老爺跟前來的不是。

〔甲戌夾批〕爲玉兄一人，却人人俱有心事，細致。

他二人點頭道，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裏歇中覺呢。

〔甲戌夾批〕使人起遐思。妙，夢遇坡之處也。

〔甲辰〕妙，夢遇坡仙之處也。

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

〔甲戌夾批〕玉兄知己，一笑。

『寶玉詹光單聘仁談話』一段。

〔甲戌眉批〕一路用淡三色烘染行雲流水之法，寫出貴公子家常不跡（卽）不離氣致。經歷過者則喜其寫真，未經者恐不免嫌繁。

名喚吳新登。

〔甲戌夾批〕妙，蓋云無星獸也。（甲辰同）

名戴良。

〔甲戌夾批〕妙，蓋云大量也。（甲辰同）

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的。

〔甲戌〕亦錢開花之意，隨事生情，因情得文。（甲辰無『隨事』以下八字，上同）

衆人都笑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

〔甲戌眉批〕余亦受過此騙，今閱至此赧然一笑。此時有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語之人在側，觀其形已皓首駝腰矣，乃使彼亦細聽此數語，彼則潸然泣下，余亦爲之敗興。

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玄兒們就是了。

〔甲戌〕未入梨香院先故作若許波瀾曲折，瞧他無意中又寫出寶玉寫字來，固是愚弄公子之閒文，然亦是暗逗寶玉歷來文課事。不然，後文豈不太突。

閒言少述。

〔甲戌〕此處用此句最當。

只見弔着半舊的紅紬軟簾。（以上八二頁）

〔甲戌夾批〕從門外看起，有層次。

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

〔甲戌〕這方是寶卿正傳，與前寫黛玉之傳一齊參看，各極其妙，各不相犯，使其人難其左右於毫末。（甲辰無『使其人』一句，餘同）

〔甲戌眉批〕畫神鬼易，畫人物難，寫寶卿正是寫人之筆，若與黛玉並寫更難。今作者寫得一毫難處不見，且得二人真體實傳，非神助而何。

寶釵擡頭，只見寶玉進來。

〔甲戌夾批〕與寶玉邁步針對。

〔甲戌〕此則神情盡在烟飛水逝之間，一展眼便失於千里矣。

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別的姊妹們都好，一面看寶玉。

〔甲戌夾批〕這是口中如此。

『一面』二，口中眼中，神情俱到。

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兒倒要瞧瞧。

〔甲戌〕自首回至此，回回說有通靈玉一物，余亦未曾細細賞鑒，今亦欲一見。

寶釵托於掌上。

〔甲戌〕試問石兄此一托，比在青埂峯下猿啼虎嘯之聲何如？

〔甲辰〕試問石兄此一托，比在青埂峯下何如？

〔甲戌眉批〕余代答曰，遂心如意。

只見大如雀卵，耀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

〔甲戌夾批〕體，色，質，文。（甲辰同）

那塊頑石的幻相。

〔甲戌夾批〕註明。（甲辰同）

失去幽靈真境界，幻來新就臭皮囊。

〔甲戌夾批〕二語可入道，故前引莊叟祕訣。

好知運敗金無彩，堪歎時乖玉不光。

〔甲戌夾批〕又夾入寶釵，不是虛圖對的工。

二語雖粗，本是真情，然此等詩只宜如此，爲天下兒女一哭。

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

〔甲戌夾批〕批得好，末二句似與題不切，然正是極貼切語。

今亦按圖畫於後，但其真體最小。……（以上八三頁）

〔甲戌眉批〕忽又作此數語，以幻弄成真，以真弄成幻，真真假假，恣意遊戲於筆墨之中，可謂狡猾之至。

作人

要老誠，作文要狡猾。

寶釵看畢。

〔甲戌〕余亦想見其物矣。前回中總用草蛇灰線寫法，至此方細細寫出，正是大關節處。

〔甲戌眉批〕石頭記立誓，一筆不寫一家文字。

又從新翻過正面來細看。

〔甲戌夾批〕可謂真奇之至。

口內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恆昌。』念了兩遍。

〔甲戌夾批〕是心中沉音（吟）神理。（有正『音』作『吟』，餘同）

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裏發歎作什麼。

〔甲戌夾批〕閱者試思，此一句是何意思。（另一手筆）

〔甲戌〕請諸公掩卷合目想其神理，想其坐立之勢，想寶釵面上口中，真妙。

我聽這兩句話，倒像和姑娘的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

〔甲戌夾批〕金針度矣。不着而着。（另一手筆）

〔甲戌〕又引出一個金項圈來，鶯兒口中說出，方妙。

〔甲辰〕又引出一個金項圈來，却在侍女口中說出，妙。

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我也賞鑒賞鑒。

〔甲戌夾批〕又驚又喜。（另一手筆）

〔甲戌〕補出素日眼中雖見而實未留心。（甲辰『眼中雖見』作『眼雖見』，餘同）

〔甲戌眉批〕恨攀兒不早來聽此數語，若使彼聞之，不知又有何等妙論趣語，以悅我等心臆。（『論』字墨筆改）你別聽他的話。

〔甲戌夾批〕寫寶釵身分。（另一手筆）

叫天天戴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

〔甲戌〕一句罵死天下濃粧艷飾富貴中之脂妖粉怪。

一面解了排扣。

〔甲戌夾批〕細。

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掏將出來。

〔甲戌〕按瓔珞者頭（頸）飾也，想近俗即呼爲項圈者是矣。

不離不棄，芳齡永繼。

〔甲戌夾批〕合前讀之，豈非一對。

〔己卯〕『不離不棄』與『莫失莫忘』相對，所謂愈出愈奇。

『芳齡永繼』又與『仙壽恆昌』一對。請合而讀之，問諸公歷來小說中，可有如此可巧奇妙之文，以換新眼目。

因笑問姐姐這八個字，倒與我的是一對。

〔甲戌夾批〕明明是一對兒。（另一手筆）

〔甲戌〕余亦謂是一對，不知于支中四柱八字可與卿亦對否。（甲辰『干支』作『支干』，餘同）

〔甲戌眉批〕花看平（半）開，酒飲微醉，此文字是也。

鶯兒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鑿在金器上。寶釵……便嗔他不去倒茶。

〔甲戌夾批〕寫寶釵身分。（另一手筆）

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裏來。（以上八五頁）

〔甲戌夾批〕妙神妙理，請觀者自思。

遂問姐姐燻的什麼香，我竟從來未聞見過這味兒。（八五、八六頁間）

〔甲戌夾批〕不知比『羣芳髓』又何如。（甲辰無『又』字，餘同）

我最怕燻香，好好的衣服燻的烟燎火氣的。

〔甲戌夾批〕真真罵死一千濃粧艷飾鬼怪。

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藥的香氣。

〔甲戌夾批〕點冷香丸。

什麼丸藥這麼好聞，好姐姐給我一丸嘗嘗。

〔甲戌〕仍是小兒語氣，究竟不知別個小兒只寶玉如此。

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

〔甲戌夾批〕緊處愈緊，密不容針之文。

林黛玉已搖搖的走了進來。

〔甲戌夾批〕二字畫出身。（出字當略逗）

噯，我來的不巧了。

〔甲戌夾批〕奇文。我實不知顰兒心中是何丘壑。

如此間錯開了來着，豈不天天有人來了。

〔甲戌夾批〕強詞奪理。

也不至於太冷落，也不至於太熱鬧了。

〔甲戌夾批〕好點綴。

姐姐如何反不解這意思。

〔甲戌〕吾不知顰兒以何物爲心爲齒，爲口爲舌，實不知胸中有何丘壑。

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襟褂子。

〔甲戌夾批〕岔開文字。繁，章法妙極妙極。

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去了。

〔甲戌夾批〕實不知有何丘壑。

這裏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果，留他們吃茶。

〔甲戌夾批〕是溺愛，非勢力（利）。

寶玉因誇前日在那府裏珍大嫂子的好鵝掌鴨信。

〔甲戌〕爲前日秦鍾之事恐觀者忘却，故忙中閒筆重一渲染。

〔甲戌眉批〕余最恨無調教之家，任其子侄肆行嘯啜，觀此則知大家風範。

薛姨媽聽了，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來與他嘗。

〔甲戌夾批〕是溺愛，非誇富。

薛姨媽便命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來。（以上八六頁）

〔甲戌夾批〕愈見溺愛。

姨太太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

〔甲戌夾批〕補出素日。

有一日老太太高興了，又儘着他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賠在裏面。

〔甲戌夾批〕浪酒閑茶原不相宜。（甲辰同）

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放心吃你的去。

〔甲戌夾批〕二字如聞。

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颼兒。

〔甲戌夾批〕酷肖。

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

〔甲戌夾批〕着眼。若不是寶卿說出，竟不知玉卿日就何業。

〔甲戌眉批〕在寶卿口中說出玉兄學業，是作微露卸春掛之萌耳。是書勿看正面爲幸。

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

〔甲戌〕知命知身，識理識性，博學不雜，庶可稱爲佳人。可笑別小說中一首歪詩，幾句淫曲，便自佳人相許，豈不

醜殺。

寶玉聽這話有情理。

〔甲戌〕寶玉亦聽的出有情理的話來，與前問讀書家務，並皆大奇之事。

黛玉磕着瓜子兒，只抿着嘴笑。

〔甲戌夾批〕實不知其丘壑。自何處設想而來。

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來。

〔甲戌夾批〕又用此二字。

難爲他費心，那裏就冷死了我。

〔甲戌夾批〕吾實不知何爲心，何爲齒，口，舌。

紫鵲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

〔甲戌夾批〕鸚哥改名已。

〔甲戌〕又順筆帶出一個妙名來，洗盡春花臘梅等套。

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些。

〔甲戌〕要知尤物方如此，莫作世俗中一味酸妬獅吼輩看去。

也無回復之詞，只嘻嘻的笑兩陣罷了。

〔甲戌夾批〕這纔好，這纔是寶玉。

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睬他。

〔甲戌夾批〕渾厚天成，這纔是寶釵。

不說丫頭們太小心過逾，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狂慣了呢。

〔甲戌〕用此一解，真可拍案叫絕，足見其以蘭爲心，以玉爲骨，以蓮爲舌，以冰爲神，真真絕倒天下之裙釵矣。

寶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時，和寶黛姊妹說說笑笑的。（以上八七頁）

〔甲戌〕試問石兄，比當日青埂峯猿啼虎嘯之聲何如。

你可仔細，老爺今兒在家，提防問你的書。

〔甲戌夾批〕不入耳之言是也。

〔甲戌〕不合提此話，這是李嬷嬷激醉了的，無怪乎後文一笑。（甲辰作『李嫗』，餘同）

慢慢的放了酒，垂了頭。

〔甲戌〕畫出小兒愁蹙之狀，楔緊後文。

舅舅若叫你。

〔甲戌夾批〕二字指賈政也。

這個媽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

〔甲戌夾批〕這方是阿顰真意對玉卿之文。

林姐兒你不要助着他了。

〔甲戌夾批〕如此之稱似不通，却是老嫗真心道出。

李嬷嬷聽了，又是急，又是笑。

〔甲戌夾批〕是認不的真，是不忍認真，是愛極顰兒，疼煞顰兒之意。

把黛玉腮上一擰。

〔甲戌夾批〕我也欲擰。

真真這個顰丫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

〔甲戌夾批〕可知余前批不謬。

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裏。

〔甲戌夾批〕是接前老爺問書之語。（甲辰同）

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

〔甲戌夾批〕二語不失長上之體，且收拾若干文，千斤力量。

這裏雖還有三兩個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

〔甲戌夾批〕寫的到。

吃了半碗飯、碧粳粥。（以上八八頁）

〔甲戌夾批〕美粥名。

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

〔甲戌夾批〕妙問。

寶玉也斜倦眼道。

〔甲戌夾批〕醉意。

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

〔甲戌夾批〕妙答。

黛玉聽說，遂起身道。

〔甲戌夾批〕此等話阿顰心中最樂。

小丫頭忙捧過斗笠來。

〔甲戌夾批〕不漏。

難道沒見別人戴過的。

〔甲戌夾批〕別人者，襲人晴雯之輩也。（甲辰同）

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

〔甲戌〕若使寶釵整理，顰卿又不知有多少文章。（甲辰『多少』作『許多』，餘同）

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

〔甲戌夾批〕收的好極，正是寫薛家母女。

遂問衆人，李奶子怎麼不見？

〔甲戌夾批〕細。

衆人不敢直說家去了。

〔甲戌夾批〕有是事，大有是事。

只見筆墨在案。

〔甲戌夾批〕如此找前文最妙，且無逗筭之跡。

哄的我們等了一日，快來給我寫完這些墨纔罷。（以上八九頁）

〔甲戌夾批〕熬活現，余雙圈不及。補前文之未到。

我生怕別人貼壞了，我親自爬高上梯的貼上。（八九、九〇頁間）

〔甲戌夾批〕全是體貼一人。可兒可兒。

這會子還凍的手僵冷的呢。

〔甲戌夾批〕可兒可兒。

〔甲戌〕寫晴雯是晴雯走下來，斷斷不是襲人平兒鶯兒等語氣。

寶玉聽了笑道。

〔甲戌夾批〕是醉笑。

同仰首看門斗上新書的三個字。

〔甲戌夾批〕究竟不知是三個什麼字，妙。

〔甲戌眉批〕是不作詞幻（開門）見山文字。

新貼了三個字，寫着絳芸軒。

〔甲戌夾批〕出題妙，原來是這三字。

（黛玉）笑道，個個都好，怎麼寫的這們好了，明兒也替我寫一個匾。

〔甲戌夾批〕滑賊。

說着，又問襲人姐姐呢。

〔甲戌夾批〕斷不可少。

晴雯向裏間炕上掀嘴。

〔甲戌夾批〕畫。

寶玉笑道好，太渥早了些。

〔甲戌夾批〕絳芸軒中事。

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了，拿來給我孫子吃去罷。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

〔甲戌〕奶媽之倚勢亦是常情，奶母之昏憤亦是常情，然特於此處細寫一回，與後文襲卿之酥酪遙遙一對，足見晴卿不及襲卿遠矣。余謂晴有林風，襲乃釵副。真真不錯。

寶玉因讓林妹妹吃茶，衆人笑說，林妹妹早走了。

〔甲戌夾批〕三字是接上文口氣而來，非衆人之稱。

〔甲戌眉批〕寫釵兒去，如此章法，從何設想，奇筆奇文。

寶玉吃了半碗茶。

〔甲戌夾批〕醉態逼真。

忽又想起早起的茶來。

〔甲戌〕偏是醉人搜尋的出，細事亦是真情。

早起沏了一碗楓露茶。

〔甲戌夾批〕與『千紅一窟』遙映。

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纔出色的，這會子怎麼又沏了這個來。

〔甲戌夾批〕所謂閒茶是也，與前浪酒一般起落。

〔甲辰〕可謂閒茶酒與浪酒相照。

茜雪道，我原是留着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他要嘗嘗，就給他吃了。

〔甲戌夾批〕又是李嬈，事有湊巧，如此類是。

將手中的茶杯只順手望地下一擲。

〔甲戌夾批〕是醉後故用二字，非有心動氣也。

不過是仗着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奶罷了。

〔甲戌夾批〕真醉了。

攥了出去，大家乾淨。

〔甲戌夾批〕真真大醉了。

寶玉擲杯一段。（以上九〇頁）

〔甲戌眉批〕按警幻情講，寶玉係情不情。凡世間之無知無識，彼俱有一癡情去體貼。今加大醉二字於石兄，是因問包子問茶順手擲杯，問茜雪攆李嬈，乃一部中未有第二次事也。襲人數語，無言而止，石兄真大醉也，余亦云實實大醉也。難辭碎鬧，非薛蟠紈褲輩可比。

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麼了。

〔甲戌夾批〕斷不可少之文。

我纔倒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

〔甲戌夾批〕現成之至，瞧他寫襲卿爲人。

你立意要攆他，也好，我們也都願意出去。

〔甲戌夾批〕二字奇，使人一驚。

只覺口齒綿纏，眼眉愈加錫澁。

〔甲戌夾批〕二字帶出平素形像。

用自己的手帕包好擗在褥下，次日戴時，便冰不着額子。

〔甲戌〕試問石兄此一渥，比青埂峯下松風明月如何。

李嬖嬖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不敢前來再加觸犯。

〔甲戌〕交代清楚。擗玉一段又爲『誤竊』一回伏線。晴雯茜雪二婢又爲後文先作一引。

〔甲戌眉批〕偷度金針法最巧。

次日醒來。

〔甲戌〕以上已完正題。以下是後文引子，前文之餘波。此回收法與前數（回）不同矣。（當脫『回』字）

賈母見秦鐘形容標致，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

〔甲戌夾批〕驕養如此，溺愛如此。（『養』墨筆改）

賈母與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

〔甲戌眉批〕作者今尙記金魁星之事乎，撫今思昔，腸斷心摧。

別跟着那一起不長進的東西們學。

〔甲戌夾批〕總伏後文。

他父秦業，現任營繕郎。

〔甲戌〕妙名。業者孽也，蓋云情因孽而生也。

官職更妙，設云因情孽而繕此一書之意。

誰知兒子又死了。

〔甲戌夾批〕一頓。

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兒。

〔甲戌眉批〕寫可兒出身自養生堂，是褒中貶，後死封龍禁尉，是貶中褒，靈巧一至於此。

〔甲戌〕出名秦氏，究竟不知係出何氏，所謂寓褒貶別善惡是也。秉刀斧之筆，具菩薩之心，亦甚難矣。如此寫出，可見來歷，亦甚苦矣。又知作者是欲天下人共來哭此情字。

生得形容嫵娜，性格風流。

〔甲戌夾批〕四字便有隱意，春秋字法。

正思要和親家去商議。

〔甲戌夾批〕指賈珍。

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賈代儒。（以上九一頁）

〔甲戌夾批〕隨筆命名，省事。

那賈家上上下下都是一雙富貴眼睛。

〔甲戌夾批〕爲天下讀書（人）一哭，寒素人一哭。（原批缺『人』字）

爲兒子的終身大事。

〔甲戌夾批〕原來讀書是終身大事。

說不得東拼西湊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甲戌作『併』）

〔甲戌夾批〕四字可思，近之鄙薄師傅者來看。

〔甲戌〕可知宦囊羞澁與東併西湊等樣，是特爲近日守錢虜而不使子弟讀書之輩一大哭。

然後聽寶玉上學之日，好一同入塾。

〔甲戌〕不想浪酒閑茶一段，金玉旖旎之文後，忽用此等寒瘦古拙之詞收住，亦行文之大變體處。石頭記多用此法，歷觀後文便知。

早知日後閒爭氣，豈肯今朝錯讀書。（以上九二頁）

〔甲戌〕這是隱語微詞，豈獨指此一事哉。余則爲（謂）讀書正爲爭氣，但此爭氣與彼爭氣不同，寫來一笑。

總批

〔有正〕一是先天啣來之玉，一是後天造就之金，金水相合，是成萬物之象，再遇水而過寒，雖有酒漿，豈能助火；因生出黛玉之諷刺，李嬈嬈之咩叨，晴雯茜雪之煩惱，故不得不收功靜息，涵養性天，以待再舉。識丹道者，當解吾意。

第九回

開始總批

〔有正〕君子愛人以道，不能減牽戀之情；小人圖謀以霸，何可逃侮慢之辱？幻境幻情，又造出一番曉粧新樣。原來寶玉急於要和秦鐘相遇。

〔有正〕妙，不知是怎樣相遇。

坐在炕沿上發悶。

〔有正〕神理可思。忽又寫小兒學堂中一篇文字，亦別書中之未有。

因笑問道，好姐姐。

〔有正〕開口斷不可少此三字。

那功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體諒着些。（以上九三頁）

〔有正〕書正語細囑一番，蓋襲卿心中明知寶玉他並非真心奮志之人，襲人自別有說不出來之話。

偏生這日賈政回家的早。

〔有正〕若俗筆則又云不在家矣。試思若再不見，則成何文字哉。所謂不敢作安逸苟且塞責文字。

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字，連我也羞死了。

〔有正〕這一句纔補出已往許多文字，是嚴父之聲。

仔細看站隣了我這地，靠隣了我的門。（以上九四頁）

〔有正〕畫出寶玉的俯首挨壁之形像來。

秦鐘已早來候着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

〔有正〕此處便寫賈母愛秦鐘一如其孫，至後文方不突然。

寶玉忽想起未辭黛玉。

〔有正〕妙極，何頓挫之至。余已忘却，至此心神一暢，一絲不走。

嘮叨了半日，方撒身去了。

〔有正〕如此總一句，更妙。

你怎麼不去辭辭你寶姐姐呢？

〔有正〕必有是語，方是黛玉。此又係黛玉平生之病。

不上一月之工，秦鐘在榮府便熟了。

〔有正〕交代清楚。

寶玉終是不能安分守己的人。（有正）

〔有正〕寫寶玉總作如此筆。

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

〔有正〕伏一筆。

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以上九五頁）

〔有正〕凡四語十六字，上用天生成三字，真正寫盡古今情種人也。

背地裏你言我語，訴誅謠誅，佈滿書房內外。（九五、九六頁間）

〔有正〕伏下文阿猷爭風一回。

圖了薛蟠的銀錢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說。

〔有正〕先虛寫幾個淫浪蠢物，以陪下文，方不孤不板。

〔甲辰〕伏下金榮。

更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

〔有正〕此處用多情二字，方妙。

亦未考真名姓。

〔有正〕一併隱其姓名，所謂具菩提之心，秉刀斧之筆。

一叫香憐，一叫玉愛，雖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於孺子之心。

〔有正〕諛諧得妙，又似李笠翁書中之趣語。

或設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遙以心照，卻外面自爲避人眼目。

〔有正〕小兒之態活現，掩耳偷鈴者亦然，世人亦復不少。

都背後擠眼弄眉，或咳嗽揚聲。

〔有正〕又畫出歷來學中一羣頑皮來。

又命長孫賈瑞。

〔有正〕又出一賈瑞。

秦鐘先問他，家裏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

〔有正〕妙問，真真活跳出兩個小兒來。

一語未了，只聽背後咳嗽了一聲。

〔有正〕太急了些，該再聽他二人如何結局，正所謂小兒之態也，酷肖之極。

二人唬的忙回頭看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者。（以上九六頁）

〔有正〕妙名蓋云，有金自榮，廉恥何益哉。

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幫補他。

〔有正〕無恥小人，真有此心。

原來此人名喚賈薺。

〔有正〕新而豔，得空便入。

這賈薺外相既美。（以上九七頁）

〔有正〕亦不免招謗，難怪小人之口。

上有賈珍溺愛。

〔有正〕貶賈珍最重。

下有賈蓉匡助。

〔有正〕貶賈蓉次之。

心中且忖度一番。

〔有正〕這一忖度，方是聰明人之心機，寫得最好看最細緻。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

〔有正〕先曰薛大叔，次曰老薛，寫盡驕侈紈袴。

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名喚茗烟者喚到身邊。

〔有正〕又出一茗烟。

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

〔有正〕如此便好，不必細述。

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鐘。

〔有正〕好看之極。

早見一方硯瓦飛來。

〔有正〕好看，好笑之極。

這賈菌又係榮府近派的重孫。

〔有正〕先寫一寧派，又寫一榮派，互相錯綜得妙。

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以上九八頁）

〔有正〕要知沒志氣小兒，必不會淘氣。

將個磁硯水壺打了個粉碎，濺了一書墨水。（九八、九九頁間）

〔有正〕這等忙，有此閒處用筆。

好閃爍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

〔有正〕好聽煞。

也便抓起硯磚來要飛。

〔有正〕先瓦硯，次磚硯，轉換得妙極。

好兄弟，不與咱們相干。

〔有正〕是賈蘭口氣。

見按住硯，他便兩手抱起書匣子來，照這邊掄了來。

〔有正〕先飛後掄，用字得神，好看之極。

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

〔有正〕好看之極，不打着別個，偏打着二人，亦想不到文章也。此書此等筆法，與後文踢着襲人，誤打平兒，是一

樣章法。

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

〔有正〕好聽之極，好看之極。

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彼說。

〔有正〕妙，如聞其聲。

李貴且喝罵了茗烟等四個一頓。(以上九九頁)

〔有正〕處治的好。

賈瑞道，我吆喝着，都不聽。

〔有正〕如聞。

僱上一輛車拉進去，當着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以上一〇〇頁)

〔有正〕又以賈母欺壓，更妙。

總批

〔有正〕此篇寫賈氏學中非親即族，且學乃大衆之規範，人倫之根本，首先悖亂以至於此極，其賈家之氣數即此可知。挾用襲人之風流，羣小之惡逆，一揚一抑，作者自必有所取。

第十回

開始總批

〔有正〕新樣幻情欲收拾，可卿從此世無緣。和肝益氣渾閒事，誰識今朝尋病源。
那薛大爺一年不給不給，這二年也幫了咱們有七八十兩銀子。

〔己卯夾批〕（此回均夾批下不注）因何無故結（給）許多銀子，金母亦當細思之。
比登天的還難呢。（以上一〇二頁）

〔己卯〕如此弄銀，若有金榮在，亦可得。
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

〔己卯〕這賈門的親戚比那賈門的親戚。
再向秦鐘他姐姐說說，叫他評評這個理。

〔己卯〕未必能如此說。
別管他們誰是誰非。

〔己卯〕不論誰是誰非，有錢就可矣。
今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以上一〇三頁）

〔己卯〕何不叫秦鐘的姐姐。

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的人兒，打着燈籠也沒地方找去。

〔己卯〕還有這麼個好小舅子。

不知是那裏附學來的一個人欺負了他了。

〔己卯〕眼前竟像不知者。

早嚇的都丟在爪哇國去了。（以上一〇四頁）

〔己卯〕又何必用金母着急。

且能斷人的生死。（一〇五頁）

〔己卯〕爲（未）必能如此。

總批

〔有正〕欲速可卿之死，故先有惡奴之凶頑，而後及以秦鐘來告，層層剋入，點露其用心過當，種種文章逼之。雖貧女得居富室，諸凡遂心，終有不能不夭亡之道。我不知作者於著筆時何等妙心繡口，能道此無礙法語，令人不禁眼花撩亂。

第十一回

開始總批

〔有正〕幻景無端換境生，玉樓春暖述乖情。鬧中尋靜渾閒事，運得靈機屬鳳卿。

結末總批

〔有正〕將可卿之病將死，作幻情一劫；又將賈瑞之遇唐突，作幻情一變。下同回歸幻境，真風馬牛不相及之談，同範並趨，毫無滯礙，靈活之至，飄飄欲仙。默思作者其人之心，其人之形，其人之神，其人之文，必宋玉子建一般心性，一流人物。

第十二回

開始總批

〔有正〕反正從來總一心，鏡光至意兩相尋。有朝敲破蒙頭甕，綠水青山任好春。
鳳姐急命快請進來。

〔庚辰夾批〕立意追命。

見了鳳姐滿面陪笑。

〔庚辰夾批〕如蛇。（承上『立意追命』，似指鳳姐；但合看本，卻是指賈瑞，疑有誤會。）

『賈瑞笑道』一節。

〔庚辰眉批〕勿作正面看爲幸。畸笏。

〔庚辰〕如聞其聲。（己卯、有正同）

我就不這樣。

〔庚辰〕漸漸入港。（己卯、有正同）

極疼人的。

〔庚辰〕奇，妙。（己卯、有正同）

死了我也願意。（庚辰無『我』字）

〔庚辰夾批〕這到不假。

誰知竟是兩個糊塗蟲。(以上一一九頁)

〔庚辰夾批〕反文着眼。

你該去了。

〔庚辰〕叫去，正是叫來也。(己卯、有正同)

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

〔庚辰眉批〕先寫穿堂，只知房舍之大，豈料有許多用處。

心內以爲得手。

〔庚辰夾批〕未必。

東邊的門也倒關了。

〔庚辰夾批〕平平略施小計。

一夜幾乎不曾凍死。

〔庚辰眉批〕可爲偷情一戒。

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

〔庚辰眉批〕教訓最嚴，奈其心何，一嘆。

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卽賭，嫖娼宿妓。

〔庚辰夾批〕展轉靈活，一人不放，一筆不肖。

那裏想到這段公案。

〔庚辰夾批〕世人萬萬想不到，況老學究乎。

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以上一二〇頁）

〔庚辰眉批〕處處點父母癡心，子孫不肖，此書係自愧而成。

其苦萬狀。

〔庚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己卯、有正同）

此時賈瑞前心猶未改。

〔庚辰眉批〕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若個能回頭也，嘆嘆。壬午春畸笏。

再想不到是鳳姐捉弄他。

〔庚辰夾批〕四字是尋死之根。

鳳姐因見他自投羅網。

〔庚辰夾批〕可謂因人而使。

令他知改。

〔庚辰夾批〕四字是作者明阿鳳身份，勿得輕輕看過。

可別冒撞了。

〔庚辰〕伏的妙。（己卯、甲辰、有正同）

誰可哄你，你不信，就別來。

〔庚辰夾批〕緊一句。

來，來，來，死也要來。

〔庚辰〕不差。（己卯、甲辰、有正同）

賈瑞料定晚間必妥。

〔庚辰夾批〕未必。

鳳姐在這裏便點兵派將。

〔庚辰夾批〕四字用得新，必有新文字好看。

偏生家裏親戚又來了。

〔庚辰〕專能忙中寫閒，狡猾之甚。（己卯、有正同）

只見黑魃魃的來了一個人。

〔庚辰夾批〕真到了。

那人只不作聲。

〔庚辰夾批〕好極。

忽見燈光一閃。

〔庚辰夾批〕將到矣。

卻是賈蓉。

〔庚辰〕奇絕。（己卯、有正同）

真臊的無地可入。

〔庚辰夾批〕亦未必真。

如今璉二嬖已經告到太太跟前。

〔庚辰夾批〕好題目。

說你無故調戲他。

〔庚辰眉批〕調戲還有有故，一笑。

太太氣死過去。（以上一二二頁）

〔庚辰夾批〕好大題目。

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

〔庚辰夾批〕也知寫不得，一嘆。

紙筆現成。

〔庚辰夾批〕二字，妙。

如今要放你，我就擔着不是。

〔庚辰〕又生波瀾。（己卯、有正同）

仍息了燈。

〔庚辰〕細。（己卯、有正同）

等我們來再動。

〔庚辰夾批〕未必如此收場。

忙又掩住口。

〔庚辰〕更奇。（有正同）

滿頭滿臉渾身皆是尿屎。

〔庚辰眉批〕瑞奴實當如是報之。此一節可入西廂記批評內十大快中。畸笏。

〔庚辰夾批〕余料必新奇改恨文字收場，方是石頭記筆力。

再想想那鳳姐的模樣兒。

〔庚辰夾批〕慾根未斷。評妙。（小字夾縫旁注，墨筆另二人批）

自此滿心想鳳姐。（以上一二二頁）

〔庚辰眉批〕此刻還不回頭，真自尋死路矣。

更兼兩回凍惱奔波。

〔庚辰〕寫得歷歷病源，如何不死。（己卯同。有正『死』下多『呢』字）

因此三五下裏夾攻。

〔庚辰夾批〕所謂步步緊。

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

〔庚辰夾批〕簡捷之至。

諸如肉桂、附子……吃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

〔庚辰〕說得有趣。（己卯、有正同）

王夫人命鳳姐秤二兩給他。

〔庚辰〕王夫人之慈若是。（己卯同。有正作『心慈』。餘同）

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處。

〔庚辰〕夾寫王夫人。（己卯、有正同）

只說都尋了來，共湊了有二兩送去。

〔庚辰〕然便有二兩獨參湯。賈瑞固亦不能微好，又豈能望好，但鳳姐之毒何如是。瑞之自失也。

〔己卯〕然便有二兩獨參湯，賈瑞固亦不能好，但鳳姐之毒何如是耶。終是瑞之自失。（有正同）

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來化齋。

〔庚辰〕自甄士隱隨君一去，別來無恙否。（己卯、甲辰、有正同）

直着聲叫喊。

〔庚辰〕如聞其聲，吾不忍聽也。（己卯同。有正『聽也』作『聽了』）

一面叫，一面在枕上叩首。

〔庚辰〕如見其形，吾不忍看也。（己卯同。有正『看也』作『看了』）

連叫菩薩救我。

〔庚辰〕人之將死，其言也哀，作者如何下筆。（己卯同。有正無『作者如何下筆』一句）

從搭連中。

〔庚辰〕妙極，此搭襖猶是士隱所搶背者乎。（己卯、甲辰、有正同）

取出一面鏡子來。

〔庚辰〕凡看書人從此細心體貼方許你看，否則此書哭矣。（己卯『看書人』作『看書者』，有正作『看書』，餘同）
兩面皆可照人。

〔庚辰〕此書表裏皆有喻也。（己卯、有正同）

風月寶鑑四字。

〔庚辰〕明點。（己卯、有正同）

這物出自太虛玄境空靈殿上。

〔庚辰眉批〕與紅樓夢呼應。幻。（小字旁注，亦朱筆，此乃『玄境』『玄』字之校語，云當作『幻』也。）

警幻仙子所製。（以上一二三頁）

〔庚辰〕言此書原係空虛幻設。（己卯、有正同）

專治邪思妄動之症。

〔庚辰〕畢真。（己卯同，有正作『逼真』）

有濟世保生之功。

〔庚辰〕畢真。（己卯同，有正作『逼真』）

單與那些聰明俊傑，風雅王孫等看照。

〔庚辰〕所謂無能執梃是也。（己卯、有正同）

千萬不可照正面。

〔庚辰夾批〕誰人識得此句。

〔庚辰〕觀者記之，不要看這書正面，方是會看。（己卯、有正同）
只照他的背面。

〔庚辰〕記之。（己卯、有正同）

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裏面。

〔庚辰〕所謂『好知青塚骷髏骨，就是紅樓掩面人』是也。作者好苦心思。（有正同）
只見鳳姐站在裏面招手叫他。

〔庚辰夾批〕可怕是招手二字。

〔庚辰〕奇絕。（己卯、有正同）

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的覺得進了鏡子。

〔庚辰〕寫得奇峭，真好筆墨。（己卯、有正同）

『賈瑞進了鏡子』一段。

〔庚辰墨筆眉批〕此段有警醒語可以喚醒憤憤，謂之爲傳奇，誰曰不宜。鑑堂識。
拿鐵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

〔庚辰〕所謂醉生夢死也。（己卯同，有正『所謂』作『真』）

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

〔庚辰〕可憐，大衆齊來看此。（己卯、有正同）

大罵道士，是何妖鏡。

〔庚辰〕此書不免腐儒一謗。（己卯、有正同）

若不早燬此物。

〔庚辰〕凡野史俱可燬，獨此書不可燬。（己卯、有正同）

遺害於世不小。

〔庚辰〕腐儒。（己卯、有正同）

你們自己以假爲真，何苦來燒我。

〔庚辰〕觀者記之。（己卯、有正同）

寄靈於鐵檻寺。（以上一二四頁）

〔庚辰〕所謂鐵門限是也。先安一開路道之人，以備秦氏仙柩有方也。（己卯、有正『開路道』作『開路』，餘同）

〔甲辰〕所謂鐵門限也，爲秦氏停柩作引子。

總批

〔庚辰〕此回忽遺黛玉去者，正爲下回可兒之文也。若不遣去，只寫可兒阿鳳等人，却置黛玉於榮府，成何文哉，故必遣去方好。放筆寫秦，方不脫發。況黛玉乃書中正角，秦爲陪客，豈因陪而失正耶。後大觀園方是寶玉寶釵等正緊文字，前皆係陪襯之文也。

〔有正〕儒家正心，道者煉心，釋輩戒心，可見此心無有不到無不能入者，獨畏其入於邪而不反，故用心煉戒以縛

之。請看賈瑞一起念及至於死，專誠不二，雖經兩次警教，毫無翻悔，可謂癡子可謂愚情，相乃可思，不能相而獨欲思，豈逃傾頹。作者以此作一新樣情種，以助解者生笑，以爲癡者設一棒喝耳。

第十三回

開始總批

〔庚辰〕此回可卿夢阿鳳，蓋作者大有深意存焉。可惜生不逢時，奈何奈何。然必寫出自可卿之意也，則又有他意寓焉。

榮寧世家未有不尊家訓者，雖賈珍當奢，豈明逆父哉。故寫敬老不管，然後姿意方見，筆筆週到。

詩曰：一步行來錯，回頭已百年，古今風月鑑，多少泣黃泉。（原誤在第十一回前）

〔有正〕生死窮通何處真，英明難遏是精神。微密久藏偏自露，幻中夢裏語驚人。

甲戌本此回有總批，文字多殘缺，不錄。

就胡亂睡了。

〔庚辰〕胡亂二字奇。（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

〔庚辰〕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是也。（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非告訴嬌嬌，別人未必中用。

〔庚辰〕一語貶盡賈家一族空頂冠束帶者。（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嬌嬌你是個脂粉隊裏的英雄。

〔庚辰夾批〕稱得起。

一日倘或樂極悲生。

〔庚辰眉批〕倘或二字，酷肖婦女口氣。（甲戌夾批同）

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

〔庚辰眉批〕樹倒猢猻散之語，余（庚辰墨筆點去，改作『今』）猶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傷哉，寧不痛殺。（甲

戌眉批無『哀哉』，『余』作『全』，『屈』作『曲』，『痛』作『慟』，餘同）

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以上一二六頁）

〔庚辰夾批〕非阿鳳不明，蓋古今名利場中患失之同意也。（甲戌夾批同）

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

〔庚辰眉批〕語語見（道），字字傷心，讀此一段幾不知此身為何物矣。松齋。（甲戌眉批同）

子孫回家讀書務農。

〔有正〕幻情文字中忽入此等警句，提醒多少熱心人。

天機不可洩漏。

〔庚辰〕伏的妙。（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

〔庚辰眉批〕不必看完，見此二句，即欲墮淚。梅溪。（甲戌眉批同）

〔庚辰夾批〕此句令批書人哭死。（甲戌夾批同）

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

〔庚辰眉批〕可從此批。（按這節庚辰並無批語，疑卽下引甲戌本之『九個字寫盡天香樓事是不寫之寫』而脂庚脫抄此批）

〔甲戌眉批〕九個字寫盡天香樓事，是不寫之寫。

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之恩。

〔庚辰夾批〕八字乃爲上人之（者）當銘於五衷。

『那長一輩的』一段。

〔庚辰眉批〕松齋云好筆力，此方是文字佳處。

莫不悲嚎痛哭者。

〔庚辰夾批〕老健。

寶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孤悽，也不和人頑耍。

〔庚辰〕與鳳姐反對。 淡淡寫來方是二人自幼氣味相投，可知後文皆非突然文字。（己卯、有正同。甲戌夾批

『突』作『實』，餘同）

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聲，直奔出一口血來。（以上一二七頁）

〔甲戌夾批〕寶玉早已看定可繼家務事者，可卿也，今聞死了，大失所望。 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爲玉一嘆。

寶玉笑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一二七、一二八頁間）

〔庚辰眉批〕如在總是淡描輕寫，全無痕跡，方見得有生一（以）來天分中自然所賦之性如此，非因色所感也。

〔庚辰夾批〕又淡淡抹去。

〔甲戌夾批〕如何自己說出來了。

裏面哭聲搖山振岳。

〔庚辰〕寫大族之喪如此起緒。（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疼舊疾，睡在床上。

〔庚辰夾批〕緊處愈緊，密處愈密。

〔庚辰〕妙，非此何以出阿鳳。（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庚辰眉批〕所謂層巒疊翠之法也。野史中從無此法，即觀者到此，亦爲寫秦氏未必全到，豈料更又寫一尤氏哉。

彼時賈代儒帶領……等。

〔庚辰夾批〕將賈族約略一總，觀者方不惑。

賈珍哭的淚人一般。

〔甲戌夾批〕可笑，如喪考妣，此作者刺心筆也。

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

〔庚辰夾批〕淡淡一句，勾出賈珍多少文字來。

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

〔有正〕儘我所有，爲媳婦是非禮之談，父母又將何以待之。故前此有惡奴酒後狂言，及今復見此語，含而不露，

吾不能爲賈珍隱諱。

只見秦業、秦鐘並尤氏的幾個眷屬。

〔庚辰〕伏後文尤氏姊妹。（甲戌夾批、己卯、甲辰、有正同。『尤氏姊妹』各本均作正文，實爲批語）

另設一壇於天香樓上。

〔甲戌夾批〕刪却。是未刪之筆。

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自爲早晚就要飛昇。（以上一二八頁）

〔庚辰夾批〕可笑可嘆。古今之儒中途多惑老佛。王隱梅云：『若能再加東坡十年壽，亦能跳出這圈子來。』斯言信矣。

叫作什麼檣木。

〔庚辰〕檣者舟具也，所謂人生若汎舟而已，寧不可嘆。（甲戌眉批、己卯、有正同）

出在潢海鐵網山上。

〔庚辰〕所謂迷津易墮，塵網難逃也。（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賈珍笑問價值幾何』一段。

〔庚辰眉批〕寫個個皆到，全無安逸之筆，深得金瓶壺奧。（甲戌眉批『到』作『知』，『壺』誤『壺』，餘同）

什麼價不價。

〔庚辰夾批〕的是阿猷兄口氣。（甲戌夾批同）

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

〔庚辰夾批〕政老有深意存焉。（甲戌夾批同）

殮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

〔庚辰〕夾寫賈政。（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

〔甲戌夾批〕補天香樓未刪之文。

那寶珠按未嫁女之喪，在靈前哀哀欲絕。

〔甲戌夾批〕非恩惠愛人，那能如是，惜哉可卿，惜哉可卿！

都各遵舊制行事，自然不得紊亂。

〔庚辰〕兩句寫盡大家。（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甲辰〕轉疊法，敘前文未及。

因想着賈蓉不過是個黷門監。

〔庚辰夾批〕又起波瀾，却不突然。

靈旛經榜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

〔庚辰〕善起波瀾。（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相戴權。

〔庚辰〕妙，大權也。（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讓至逗蜂軒獻茶。

〔庚辰〕軒名可思。（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戴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爲喪禮上風光些。（以上一二九頁）

〔甲戌夾批〕得內相機括之快如此。

看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

〔庚辰〕忙中寫闕。（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既是咱們的孩子要捐。

〔庚辰〕奇談，畫盡闕官口吻。（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原來忠靖侯史鼎的夫人來了。

〔庚辰正文〕伏史湘雲。

〔庚辰墨筆眉批〕伏史湘雲，應係注解。

〔甲戌夾批〕史小姐湘雲消息也。

〔甲辰〕伏下史湘雲。（『史湘雲』三字作正文）

〔有正〕伏史湘雲一筆。

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

〔庚辰夾批〕就簡去繁。

人來人往。

〔庚辰〕是有服親朋並家下人丁之盛。（己卯、有正同。甲戌夾批『親朋』作『親友』，餘同）

花簇簇官去官來。

〔庚辰〕是來往祭弔之盛。（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賈門秦氏恭人之喪。

〔庚辰眉批〕賈珍是亂費，可卿却實如此。

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承運太平之國。

〔庚辰眉批〕奇文。若明指一州名似若西遊之套，故曰至中之地，不待言可知是光天化日仁風德雨之下矣。不云國名更妙，可知是堯街舜巷衣冠禮義之鄉矣，直與第一回呼應相接。

因寶玉在側問道：事事都算妥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

〔甲戌夾批〕余正思如何高擱起玉兄了。

我薦一個人與你。

〔甲戌夾批〕薦鳳姐須得寶玉，俱龍華會上人也。

嚇的衆婆娘忽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

〔庚辰夾批〕素日行止可知。（甲戌夾批同，『素』作『數』）

〔甲戌夾批〕作者自是筆筆不空，批者亦字字留神之至矣。（此批即對前批之批）

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

〔庚辰夾批〕又寫鳳姐。

賈珍一面扶拐扎掙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

〔庚辰夾批〕一絲不亂。

我看裏頭着實不成個體統，怎麼屈尊大妹妹一個月。

〔庚辰夾批〕不見突然。

在這裏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以上一三一頁）

〔庚辰夾批〕阿鳳此刻心癢矣。

他一個小孩子家。

〔庚辰夾批〕三字愈令人可愛可憐。

從小兒大妹妹頑笑着，就有殺伐決斷。

〔庚辰夾批〕阿鳳身分。

說着滾下淚來。

〔庚辰夾批〕有筆力。

王夫人悄悄的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哥料理清了。」

〔庚辰夾批〕王夫人是悄悄，鳳姐是響應，故稱大哥哥。

〔又〕已得三昧矣。

便是我有不知道，問太太就是了。

〔甲戌夾批〕胸中成見已有之語。

鳳姐不敢就接牌。（以上一三二頁）

〔有正〕凡有本領者斷不越禮。接牌小事而必待命於王夫人者，誠家道之規範，亦天下之規範也。看是書者不可

草草從事。

鳳姐笑道，不用。

〔庚辰〕二字句，有神。（甲戌夾批，有正同，己卯無『句』字）

『因想頭一件』……一段。

〔庚辰眉批〕讀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聲大哭；三十年前作書人在何處耶。

此五件實是寧國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以上一三三頁）

〔甲戌眉批〕舊族後輩受此五病者頗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見書於三十年後，今（令）余想（悲）慟，血淚盈（腮）。（『腮』字原本缺）

〔有正〕五件事若能如法整理得當，豈獨家庭，國家天下治之不難。

總批

〔庚辰〕通回將可卿如何死故隱去，是大發慈悲心也，嘆嘆。壬午春。

〔甲戌眉批〕此回只十頁，因刪去天香樓一節，少却四五頁也。

〔甲戌〕『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嫡（的）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

〔有正〕借可卿之死，又寫出情之變態，上下大小男女老少，無非情感而生情。且又藉鳳姐之夢，更化就幻空中一片貼切之情。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所感之象，所動之萌，深淺誠僞，隨種必報，所謂幻者此也，情者亦此也。何非幻，何非情，情即是幻，幻即是情，明眼者自見。

第十四回

開始總批

〔有正〕家書一紙千金重，勾引難防囑下人。任你無雙肝膽烈，多情念起自眉顰。

〔甲戌〕鳳姐用彩明因自識字不多，且彩明係未冠之童。

昭兒回並非林文璉文，是黛玉正文。路謁北靜王是寶玉正文。

不要把老臉面丟了。

〔庚辰夾批〕此是都總管的話頭。

論理我們裏面也須得他來整治整治。

〔庚辰夾批〕伏線在二十板之悞差婦人。

鳳姐卽命彩明釘造簿冊。

〔庚辰眉批〕寧府如此大家，鳳姐如此身分，豈有使貼身丫頭與家裏男人答話交事之理呢。此作者忽略之處。（甲

戌眉批同）

〔庚辰墨筆眉批〕彩明係未冠小童，阿鳳便于出入使令者，老兄並未前後看明，是男是女，亂加批駁可笑。（此另

一人後來加批）

〔庚辰眉批〕且明寫阿鳳不識字之故。壬午春。

大概點了一點數目單冊。

〔甲戌夾批〕已有成見。

衆人不敢擅入，只在窗外聽覷。

〔庚辰夾批〕傳神之筆。（甲戌夾批同）

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

〔庚辰夾批〕先站地步。（甲戌夾批同）

再不要說你們這府裏原是這樣的話。

〔庚辰夾批〕此話聽熟了，一嘆。（甲戌夾批同）

如今可要依着我行。（以上一三四頁）

〔庚辰夾批〕宛轉得妙。（甲戌夾批同）

按名一個一個喚進來看視。

〔庚辰夾批〕量才而用之意。

說不得咱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

〔庚辰夾批〕所謂先禮而後兵是也。

〔甲戌夾批〕是協理口氣，好聽之至。

你們家大爺自然賞你們。（以上一三五頁）

〔庚辰夾批〕滑賊，好收煞。

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煎了各樣細粥，精緻小菜，命人送來勸食。

〔庚辰眉批〕寫鳳之心機，寫鳳之珍貴，寫鳳之英勇，寫鳳之驕大；如此寫得可嘆可笑。（甲戌此文在回目下，『心機』句下多『寫鳳姐之聲勢』一句，『英勇』作『英氣』，每句均多一『姐』字，餘同）

那鳳姐不畏勤勞。

〔有正〕不畏勤勞者，一則任專而易辦，一則技癢而莫遏。士爲知己者死；不過勤勞，有何可畏。

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聲大哭。

〔庚辰夾批〕誰家行事，寧不墮淚。

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以上一三六頁）

〔庚辰夾批〕須得如此，方見文章妙用。余前批非謬。

鳳姐冷笑道。

〔庚辰〕凡鳳姐惱時，偏偏用笑字，是章法。（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原來是你。

〔庚辰夾批〕四字有神，是有名姓上等人口氣。

正說着，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來了，在前探頭。

〔庚辰夾批〕偏用這等閒文閒注。

〔庚辰〕慣起波瀾，慣能忙中寫閑，又慣用曲筆，又慣綜錯，真妙。（甲戌夾批、己卯同。有正『綜錯』作『錯綜寫』，

餘同）

鳳姐且不發放這人。

〔庚辰夾批〕的是鳳姐作做。

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

〔庚辰夾批〕是喪事中用物，閑閑寫却。

這兩件開銷錯了。

〔庚辰夾批〕好看煞這等文字。

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旁，因問，你有什麼事？

〔庚辰夾批〕又一頓挫。

是爲寶玉外書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

〔庚辰夾批〕却從閑中，又引出一件關係文字來。

明兒他也睡迷了，後兒我也睡迷了。

〔庚辰夾批〕接得緊，且無痕跡，是山斷雲連法也。

〔甲戌夾批〕接上文一點痕跡俱無，且是仍與方纔諸人說話神色口角。

又見鳳姐眉立。（以上一三七頁）

〔庚辰夾批〕二字如神。

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

〔庚辰〕又伏下文，非獨爲阿鳳之威勢費此一段筆墨。（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甲辰只有『又伏下文』四字）

自此兢兢業業。

〔庚辰夾批〕收什（拾）得好。

如今且說寶玉。

〔庚辰夾批〕忙中閒筆。

他豈不煩賦。

〔庚辰〕純是體貼人情。（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好長腿子，快上來罷。

〔庚辰夾批〕家常戲言，畢肖之至。

這邊同那些渾人吃什麼。

〔庚辰〕奇稱，試問誰是清人。（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何嘗不是忘了。

〔庚辰夾批〕下人迎合湊趣，必真。

〔甲戌夾批〕此婦亦善迎合。

倘或別人私弄一個。

〔庚辰夾批〕小人語。

怎樣咱們家沒人領牌子做東西。

〔庚辰夾批〕寫不理家務公子之語。

你還做夢呢。

〔庚辰夾批〕言其是也。

你們這夜書，多早晚纔念呢？

〔庚辰夾批〕補前文之未到。

寶玉聽說，便猴向鳳姐身上，立刻要牌。（以上一三八頁）

〔庚辰夾批〕詩中知有鍊字一法，不期於石頭記中多得其妙。

人回蘇州去的人，昭兒來了。

〔庚辰〕接得好。（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已時沒的。

〔庚辰眉批〕顰兒方可長居榮府之文。（甲戌眉批同）

〔庚辰夾批〕暗寫黛玉。

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咱們家住長了。

〔庚辰夾批〕此係無意中之有意，妙。

別勾引他認得混帳老婆，回來打折你的腿。

〔甲戌夾批〕切心事耶。

〔庚辰〕此一句最要緊。（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趕亂完了，天已四更將盡，總睡下又走了困。（以上一三九頁）

〔庚辰夾批〕此爲病源伏線，後文方不突然。

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沒工夫吃得。

〔庚辰眉批〕總得好。

揮霍指示，任其所爲，目若無人。

〔庚辰〕寫秦氏之喪，却只爲鳳姐一人。（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大書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

〔庚辰眉批〕兆年不易之朝，永治太平之國，奇甚妙甚。（按庚辰本並無『永治太平之國』八字，而評語云云，疑從別本過錄而來）

有鎮國公牛清之孫……（以上一四〇頁）

〔庚辰眉批〕牛，丑也。清屬水，子也。柳折卯字。彪折虎字，寅字寓焉。陳卽辰。翼火爲蛇，巳字寓焉。馬，午也。魁折鬼字。鬼金羊未字寓焉。侯猴同音，申也。曉鳴，雞也，酉字寓焉。石卽豕，亥字寓焉。其祖曰守業，卽守鎮也，犬字寓焉。所謂十二支寓焉。（甲戌在回目後，『所謂』上有『此』字，餘同）

『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一段。

〔庚辰眉批〕數字道盡聲勢。壬午春，畸笏老人。

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啣寶而誕者？（以上一四一頁）

〔庚辰眉批〕忙中閒筆，點綴玉兄，方不失正文中之正人，作者良苦。壬午春，畸笏。

總批

〔庚辰〕此回將大家喪事詳細剔盡，如見其氣概，如聞其聲音，絲毫不錯，作者不負大家後裔。

寫秦死之盛，賈珍之奢，實是却寫得一個鳳姐。

〔有正〕大抵事之不理，法之不行，多因偏於愛惡，幽柔不斷。請看鳳姐無私，猶能整齊喪事，況丈夫輩受職於廟堂之上，倘能奉公守法，一毫不苟，承上率下，何有不行。

第十五回

開首總批

〔甲戌〕寶玉謁北靜王辭對神色，方露出本來面目，迥非在閨閣中之形景。未曾試過，是隱却多少捕風捉影閒文。

北靜王問玉上字果驗否，政老對以

北靜王論聰明伶俐，又年幼時爲溺愛所累，亦大得病源之語。

鳳姐中火，寫紡線邨姑，是寶玉閒花野景一得情趣。

鳳姐另住，明明係秦玉智能幽事，却是爲淨虛攢營鳳姐大大一件事作引。

秦智幽情，忽寫寶秦事云不知算何賬目，未見真切不會記得，此係疑案纂創，是不落套中，且省却多少累贅筆墨。昔安南國使有題一丈紅句云：五尺牆頭遮不得，留將一半與人看。

〔有正〕欲顯錚錚不避嫌，英雄每入小人緣。鯨卿些子風流事，膽落魂銷已可憐。

面若春花，目如點漆。

〔庚辰〕又換此一句如此其形。（己卯、有正同。甲戌夾批『此』作『見』，餘同）

親自與寶玉帶上。

〔庚辰〕鐘愛之至。（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甲戌、有正作『鍾』，是）

水溶見他語言清楚，談吐有致。

〔庚辰眉批〕八字道盡玉兄。如此等方是玉兄正文寫照。壬午季春。（壬午原作『王文』，誤）將來雛鳳清於老鳳聲，未可量也。

〔庚辰〕妙極。開口便是西崑體，寶玉聞之，寧不刮目哉。（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果如是言，亦廕生輩之幸矣。（以上一四二頁）

〔庚辰夾批〕謙的得體。

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

〔庚辰夾批〕轉出沒調教。

命手下掩樂停音，滔滔然將殯過完。

〔庚辰夾批〕有層次，好看煞。

鳳姐兒因記掛着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強。

〔庚辰夾批〕細心人自應如是。

〔甲戌夾批〕千百件忙事內不漏一絲。

女孩兒一樣的人品。

〔庚辰〕非此一句寶玉必不依，阿鳳真好才情。（甲戌夾批、己卯同。有正作『鳳姐』）

只見從那邊兩騎馬壓地飛來。

〔庚辰夾批〕有氣有聲，有形有影。

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夫人的示下。（以上一四三頁）

〔庚辰夾批〕有次序。

凡莊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

〔庚辰夾批〕真，畢真。

不知何項所使，其名爲何。

〔庚辰〕凡膏粱子弟齊來着眼。（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說明原委，寶玉聽了。

〔庚辰〕也蓋因未見之故也。（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爲此也。

〔庚辰〕聰明人自是一喝卽悟。（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因點頭歎道』一段。

〔庚辰眉批〕寫玉兄正文總于此等處，作者良苦。壬午季春。

只見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莊丫頭，跑了來亂嚷：別動壞了。

〔庚辰夾批〕天生地設之文。

衆小廝忙斷喝攔阻。寶玉忙丟開手，陪笑說道。

〔庚辰眉批〕一忙字，二陪笑，寫玉兄是在女兒分上。壬午季春。

站開了，我紡與你瞧。

〔庚辰夾批〕三字如聞。

〔甲戌夾批〕如聞其聲，見其形。

此卿大有趣。

〔庚辰夾批〕忙中閒筆，却伏下文。

該死的，再胡說，我就打了。

〔庚辰夾批〕玉兄身分，本心如此。

〔甲戌夾批〕的是寶玉性生之言。

寶玉正要說話時。

〔庚辰眉批〕若說話，便不是石頭記中文字也。

寶玉悵然無趣。

〔庚辰〕處處點情，又伏下一段後文。（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寶玉卻留心看時，內中並無二丫頭。

〔庚辰夾批〕妙在不見。

只見迎頭二丫頭懷裏抱着他小兄弟。（以上一四四頁）

〔庚辰夾批〕妙在此時方見，錯綜之妙如此。

爭奈車輕馬快。

〔庚辰〕四字有文章。人生難聚，亦未常不如此也。（甲戌夾批、己卯同。有正『文章』作『文意』，餘同）

其中陰陽兩宅俱已預備妥貼。

〔庚辰〕大凡創業之人，無有不爲子孫深謀至細，奈後輩仗一時之榮顯，猶爲不足，另生枝葉，雖華麗過先，奈不常保，亦足可嘆，爭及先人之常保其朴哉。近世浮華子弟，齊來着眼。（甲戌『奈後』爲『今後』，『猶爲』爲『猶自』，無

『齊』字，餘同。己卯、有正同）

好爲送靈人口寄居。

〔庚辰〕祖宗爲子孫之心細到如此。（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不想如今後輩人口繁盛』一段。

〔庚辰眉批〕石頭記總于沒要緊處閑（用？）三二筆寫正文筋骨，看官當用巨眼，不爲彼瞞過方好。壬午季春。

其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

〔庚辰〕所謂源遠水則濁，枝繁果則稀，余爲天下癡心祖宗爲子孫謀千年業者痛哭。（甲戌、己卯、有正同）

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

〔庚辰〕妙，在艱難就安分，富貴則不安分矣。（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爲事畢宴退之所。

〔庚辰〕眞眞辜負祖宗體貼子孫之心。（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獨有鳳姐嫌不方便。

〔庚辰〕不用說，阿鳳自然不肯將就一刻的。（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離鐵檻寺不遠。

〔庚辰〕前人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是此意。故『不遠』二字有文章。（甲戌、己卯、有正同）

〔甲辰〕所謂『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此意可會。

秦業年邁多病。（以上一四五頁）

〔庚辰〕伏筆。（己卯、有正同。甲戌夾批作『伏一筆』）

因胡老爺府裏產了公子。

〔庚辰〕虛陪一個胡姓，妙。言是胡塗人之所爲也。（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這會子還哄我。

〔庚辰〕補出前文未到處，思秦鐘近日在榮府所爲可知矣。（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甲戌『處』下有『細』字）

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

〔庚辰〕總作如是等奇語。（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卻已情投意合了。

〔庚辰〕不愛寶玉，却愛秦鐘，亦是各有情孽。（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秦鍾笑說：給我。

〔庚辰〕如聞其聲。（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我難道手裏有蜜。

〔庚辰〕一語畢肖，如聞其語，觀者已自酥倒，不知作者從何着想。（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老尼道，阿彌陀佛。

〔庚辰〕開口稱佛畢有，可嘆可笑。（甲戌夾批同。己卯『畢有』作『畢肖』，是。有正作『畢竟』，餘同）

善才庵。

〔庚辰〕才字妙。（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小名金哥。（以上一四六頁）

〔庚辰〕俱從財一字上發出。（甲戌夾批『出』作『生』。己卯同。有正作『一財』，餘同）

偏不許退定禮，就打官司告狀起來。

〔庚辰〕守備一聞便問（鬧），斷無此理。此必是張家懼府尹之勢，必先退定禮，守備方不從，或有之。此時老尼只欲與張家完事，故將此言遮飾，以便退親，受張家之賄也。（甲戌『必是』作『不過』，餘同。己卯、有正同）

那張家急了。

〔庚辰〕如何便急了，話無頭緒，可知張家禮缺。此係作者巧摹老尼無頭緒之語，莫認作者無頭緒，正是神奇處。摹一人，一人必到紙上活見。（甲戌、己卯同。甲戌『神』下多『處』字，有正『禮缺』作『理屈』，餘同）

賭氣偏要退定禮。

〔庚辰〕如何，的是張家要與府尹攀親。（甲戌夾批、己卯同。有正『如何』作『如今』，餘同）

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願。

〔庚辰〕壞極，妙極。若與府尹攀了親，何惜張財不能再得。小人之心如此，良民遭害如此。（甲戌、己卯、有正同）

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倒不大。

〔甲戌夾批〕五字是阿鳳心跡。

我也不等銀子使。

〔庚辰夾批〕口是心非，如聞已見。

〔淨虛〕歎道。

〔庚辰夾批〕一嘆轉出多少至惡不畏之文來。

雖如此說，張家已知我來求府裏。

〔庚辰眉批〕閨閣營謀說事，往往被此等語惑了。

從來不信什麼是陰司地獄報應的。

〔庚辰夾批〕批書人深知卿有是心，嘆嘆。

我比不得他們扯蓬扯牽的圖銀子。

〔庚辰夾批〕欺人太甚。

〔庚辰眉批〕對如是之奸妮（尼），阿鳳不得不如是語。

便是三萬兩我此刻也拿的出來。（以上一四七頁）

〔庚辰〕阿鳳欺人如此。（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

〔庚辰〕總寫阿鳳聰明中癡人。（甲戌夾批『中』下多一『的』字，己卯同。有正作『鳳姐』，餘同）

秦鐘跑來便摟着親嘴。

〔庚辰眉批〕實表奸淫，尼庵之事如此。壬午季春。

將智能抱到炕上。

〔庚辰夾批〕此處寫小小風波事，亦在人意外，誰知爲小秦伏線，大有根處。又不好叫的。

〔庚辰夾批〕還是不肯叫。

二人不知是誰，嚇的不敢動一動，只聽那人嗤的一聲，掌不住笑了。

〔庚辰夾批〕請掩卷細思此刻形景，真可噴飯。歷來風月文字可有如此趣味者。羞的智能趁黑地跑了。

〔庚辰眉批〕若歷寫完，則不是石頭記文字了。壬午季春。

秦鐘笑道：好人。

〔庚辰夾批〕前以二字稱智能，今又稱玉兄，看官細想。

不敢纂創。

〔庚辰〕忽又作如此評斷，似自相矛盾，却是最妙之文。若不如此隱去，則又有何妙文可寫哉。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筆。若通部中萬萬件細微之事俱備，石頭記真亦覺太死板矣。故特因此二三件隱事，借石之未見真切，淡隱去，越覺得雲烟渺茫之中無限丘壑在焉。（甲戌『覺太』作『太覺』，『因此』作『用此』，『淡隱』作『淡淡隱』，餘同。己卯同。有正『借石之未見』一句空兩格，缺『石之』二字，『淡隱去』作『淡淡隱去』，餘同）

鳳姐想了一想。（以上一四八頁）

〔庚辰〕一想便有許多的好處，真好阿鳳。（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因有此三益。

〔庚辰〕世人只云一舉兩得，獨阿鳳一舉更添一。（甲戌夾批、己卯同。有正句末多『得』字）
修書一封。

〔庚辰〕不細。（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且不在話下。

〔庚辰〕一語過下。（甲戌夾批、己卯同）

着他三日後往府裏去討信。（以上一四九頁）

〔庚辰〕過至下回。（甲戌夾批、己卯同）

總批

〔有正〕請看作者寫勢利之情，亦必因激動；寫兒女之情，偏生含蓄不吐；可謂細針密縫。其述說一段，言語形跡無不逼真，聖手神文，敢不薰沐拜讀。

第十六回

開始總批

〔甲戌〕幼兒小女之死得情之正氣，又爲癡貪輩一針灸。鳳姐惡跡多端，莫大于此件者，受賤婚以致人命。賈府連日鬧熱非常，寶玉無見無聞却是寶玉正文，夾寫秦智數句，下半回方不突然。

黛玉回，方解寶玉爲秦鍾之憂悶，是天然之章法。平兒借香菱答話是補菱姐近來着落。趙姬討情閒文却引出通部脈絡，所謂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細思大觀園一事，若從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衆人，從頭細細直寫，將來幾千樣細事如何能順筆一氣寫清，又將落于死板拮据之鄉，故只用璉鳳夫妻二人一問一答，上用趙姬討情作引，下文蓉蓀來說事作收，餘者隨筆順筆，略一點染則耀然洞徹矣，此是避難法。

大觀園用省親事出題，是大關鍵處，方見大手筆，行文之立意。

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極熱鬧極忙中寫秦鍾天逝，可知除『情』字俱非寶玉正文。大鬼小（鬼）論勢利興衰，罵盡攢炎附勢之輩。

〔有正〕請看財勢與情根，萬物難逃造化門。曠典傳來空好聽，那如知己解溫存。

又與智能兒偷期繾綣，未免失於調養。

〔庚辰夾批〕勿笑。這樣無能，却是寫與人看。

只在家中養息。

〔庚辰〕爲下文伏線。（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且自靜候大愈時再約。

〔庚辰〕所謂好事多磨也。脂研。（甲戌夾批、己卯同。有正多『奈何』二字，無『脂研』二字。甲戌亦無『脂研』）

卻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

〔庚辰夾批〕所謂老鴉窩裏出鳳凰，此女是在十二釵之外付（附）者。

遂也投河而死，不負妻義。

〔庚辰夾批〕不雙美滿夫妻。

這裏鳳姐卻坐享了三千兩。

〔庚辰夾批〕如何消微（繳），造業者不知，自有知者。

便恣意的作爲起來，也不消多記。（以上一五〇頁）

〔庚辰〕一段收拾過阿鳳心機膽量，真與雨村是一對亂世之奸雄。後文不必細寫其事，則知其平生之作爲，回首時無怪乎其慘痛之態，使天下癡心人同來一警，或萬（可）期共入於恬然自得之鄉矣。脂研。（己卯同。甲戌『一

對』作『對』，『萬期』作『可期』，餘同。有正『癡心人』作『癡人』，無『脂研』二字，餘同。甲戌亦無『脂研』）

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

〔庚辰眉批〕潑天喜事却如此開宗，出人意料外之文也。壬午季春。

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竚立。

〔庚辰夾批〕慈母愛子寫盡，回廊下竚立與『日暮倚廬仍悵望』對景，余掩卷而泣。

〔庚辰眉批〕『日暮倚廬仍悵望』，南漢先生句也。

不免又都洋洋喜氣盈腮。

〔庚辰夾批〕字眼留神，亦人之常情。

上下裏外莫不欣然踴躍。

〔甲辰〕秦氏生魂先告鳳姐矣。

誰知近日水月菴的智能私逃進城。

〔庚辰夾批〕忽然接水月菴似大脫洩，及讀至後方知爲緊收。此大段有如歌疾調迫之際，忽聞戛然檀板截斷，真見其大力量處，却便於寫寶玉之文。（甲戌眉批『方知爲緊收』作『方知緊收』，『疾』作『急』，餘同）

〔甲戌夾批〕好筆仗，好機軸。

因此寶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

〔庚辰眉批〕凡用寶玉收什，俱是大關鍵。

亦未解得愁悶。

〔庚辰〕眼前多少熱鬧文字不寫，却從萬人意外撰出一段悲傷，是別人不屑寫者，亦別人之不能處。（甲戌作『多少文字』，無『熱鬧』二字，『萬』作『外』，餘同。己卯、有正同）

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

〔庚辰夾批〕的的真真寶玉。

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發了。

〔庚辰夾批〕欲發歎了。

〔庚辰〕大奇至妙之文，却用寶玉一人連用爲（五）如何，隱過多少繁華勢利等文。試思若不如此，必至種種寫到，其死板拮据瑣碎雜亂，何可勝哉。故只借寶玉一人如此一寫，省却多少閒文，却有無限烟波。（己卯、有正同。甲戌作『連用五如何』，餘同）

寶玉聽了，方略有些喜意。（以上一五一頁）

〔庚辰〕不如此，後文秦鐘死去，將何以慰寶玉。（甲戌『鐘』作『鍾』。己卯同。有正『如此』作『知此』）

寶玉只問得黛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

〔庚辰〕又從天外寫出一段離合來。總爲掩過寧榮兩處許多瑣細閒筆。處處交代清楚，方好啓大觀園也。（甲戌『啓』作『起』，餘同。己卯、有正同）

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

〔庚辰夾批〕三字是寶玉心中。

後又致喜慶之詞。

〔庚辰〕世界上亦如此，不獨書中瞬息，觀此便可省悟。（甲戌、己卯、有正同）

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寶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

〔庚辰〕略一點黛玉情性，趕忙收住，正留爲後文地步。（甲戌『情性』作『性情』，餘同。己卯、有正同）

正值鳳姐近日多事之時，無片刻閒暇之工。

〔庚辰〕補阿鳳二句最不可少。（甲戌、己卯、有正同）

見賈璉遠路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

〔庚辰夾批〕寫得尖利刻薄。

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

〔庚辰夾批〕嬌音好（如）聞，俏態如見，少年好夫妻有是事。（甲戌夾批『好聞』作『如聞』，『好夫妻有是事』作『夫妻常事的確有之』，餘同）

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揮塵。

〔庚辰夾批〕却是爲下文作引。

賈璉笑道，豈敢，豈敢。

〔庚辰夾批〕一言答不上，蠢才，蠢才。

鳳姐道：我那裏照管得這些事，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

〔庚辰眉批〕此等文字作者盡力寫來，是欲諸公認得阿鳳，好看以後之書，勿作等閒看過。（甲戌眉批無『是』字，

『得』作『識』，作『好看後文，勿爲泛泛看過』，餘同）

咱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們，那一位是好纏的。（以上一五二頁）

〔庚辰〕獨這一句不假。脂研。（甲戌夾批、己卯同。有正作『却不假』，無『脂研』二字，餘同。甲戌亦無『脂研』）

更可笑。

〔庚辰夾批〕三字是得意口氣。

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

〔庚辰夾批〕得意之至口氣。

你這一來了。

〔庚辰夾批〕阿鳳之弄璉兄如弄小兒，可怕可畏。若生於小戶，落在貧家，璉兄死矣。（甲戌眉批『弄』作『帶』，『可怕可畏』作『可思（畏）之至』，以下俱無）

正說着。

〔庚辰〕又用斷法方妙。蓋此等文斷不可無，亦不可太多。（甲戌、己卯、有正同）

生的好齊整模樣。

〔庚辰夾批〕酒色之徒。

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

〔庚辰〕垂涎如見，試問兄寧有不玷平兒乎。脂研。（甲戌作『寧不有』，無『脂研』，餘同。己卯同。有正『乎』作

『者乎』，無『脂研』，餘同）

鳳姐道，噯！

〔庚辰夾批〕如聞。

也該見些世面了。

〔庚辰〕這世面二字單指女色也。（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我去拿平兒換了他來如何。

〔庚辰〕奇談，是阿鳳口中方有此等語句。（甲戌無『方』字，餘同。己卯、有正同）

〔甲戌眉批〕用平兒口頭謊言，寫補菱卿一項實事，並無一絲痕跡，而有作者有多少機括。（第一『有』字當衍）那薛老大。

〔庚辰〕又一樣稱呼，各得神理。（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他爲要香菱不能到手。

〔庚辰〕補前文之未到，且將香菱身分寫出。脂研。（甲戌夾批『且將』作『且並將』，脫『出』字，無『脂研』，餘同。己卯同。有正作『且並將香菱身分寫出來矣』，無『脂研』二字，餘同）

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

〔庚辰〕何曾不是主子姑娘，蓋卿不知來歷也。作者必用阿鳳一讚，方知蓮卿尊重不虛。（甲戌、己卯、有正同）我倒心裏可惜了。

〔庚辰〕一段納寵之文偏於阿鳳口中補出，亦尖猾幻妙之至。（甲戌『尖』作『奸』，餘同。己卯、有正同）巴巴的打發了香菱來。

〔庚辰〕必有此一問。（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那裏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

〔甲戌夾批〕卿何嘗謊言，的是補菱姐正文。奶奶說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成算也沒了。

〔甲辰〕此處係平兒倒鬼。

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的說道。（以上一五三頁）

〔庚辰夾批〕如聞如見。

這會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來了。

〔甲戌夾批〕總是補遺。

奶奶自然不肯瞞二爺的。

〔庚辰夾批〕可兒可兒，鳳姐竟被他哄了。

〔甲戌夾批〕平姐欺看書人了。（『欺看』二字原倒）

我就撒謊說香菱了。

〔庚辰〕一段平兒見識作用，不枉阿鳳平日刮目，又伏下多少後文，補盡前文未到。（甲戌『平兒』下有『的』字，『平

兒』作『生平』，餘同。己卯、有正同）

原來你這蹄子調鬼。

〔庚辰夾批〕疼極反罵。

卻不敢任興。

〔庚辰〕百忙中又點出大家規範，所謂無不週詳，無不貼切。（甲戌、己卯、有正同）

媽媽很嚙不動那個，倒沒的紅了他的牙。

〔庚辰夾批〕何處着想，却是自然有的。

你嘗一嘗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

〔庚辰墨筆夾批〕補點不到之文，像極。

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

〔庚辰〕寶玉之李嬈嬈，此處偏又寫趙嬈嬈，特犯不犯。先有梨香院一回，兩兩遙對，却無一筆相重，一事合掌。
〔己卯同〕甲戌『趙嬈嬈』作『李嬈』，『梨香院一回』句後多『今又寫此一回』，餘同。有正『趙嬈嬈』作『趙嫫嫫』，餘同。

別人也不敢吡牙兒的。

〔庚辰夾批〕爲薔蓉作引。

到如今還是燥屎。（以上一五四頁）

〔庚辰夾批〕有是乎。

誰敢說個不字兒。

〔庚辰夾批〕會送情。

說的滿屋裏人都笑了。

〔庚辰夾批〕可兒可兒。

這些混帳緣故，我們爺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攔不住人求兩句罷了。

〔庚辰夾批〕有是語，像極，畢肖乳母護子。

〔甲戌夾批〕千真萬真是沒有，一笑。

纔剛老爺叫你作什麼。

〔庚辰〕一段趙姬討情閒文，却引出通部脈絡，所謂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細思大觀園一事，若從如何

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衆人，從頭細細直寫，將來幾千樣細事如何能順筆一氣寫清，又將落於死板拮据之鄉；故只用璉鳳夫妻二人一問一答，上用趙姬討情作引，下用蓉齋來說事作收，餘者隨筆順筆略一點染，則耀然洞徹矣。此是避難法。（甲戌見前總評。己卯同。有正『順筆』作『順寫』，『耀』作『躍』，餘同）就爲省親。

〔庚辰〕二字醒眼之極，却只如此寫來。（甲戌、己卯、有正同）

鳳姐忙問道。

〔庚辰〕忙字最要緊，特於鳳姐口中出此字，可知事關鉅要，是書中正眼矣。（甲戌『事』作『是』，餘同。己卯同。有正無『最』字，『事關鉅要』句下多『非同淺細』四字，『書中』作『此書中』，餘同）

省親的事竟准了不成？

〔庚辰〕問得珍重，可知是外方人意外之事。脂研。（己卯同。甲戌『外方』作『萬』，無『脂研』，餘同。有正無『研』二字，句末多『也』字，餘同。按此原作『萬』字，誤寫爲『外』，校改爲『万』，又將此万字誤寫爲『方』，遂成爲『外方』兩字）

〔庚辰眉批〕大觀園用省親事出題，是大關鍵事，方見大手筆行文之立意。畸笏。

也有八分准了。

〔庚辰〕如此故頓一筆，更妙。見得事關重大非一語可了者，亦是大篇文章抑揚頓挫之致。（甲戌『致』作『至』，餘同。己卯、有正同）

古時從來未有的。

〔庚辰〕於閨閣中作此語，直與擊壤同聲。脂研。（甲戌、己卯同。有正『脂研』作『者也』，餘同。甲戌無『脂研』）
『趙嬾嬾又接口道』一段。

〔甲戌眉批〕趙嬾嬾一問是文章家進一步門庭法則。

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個緣故。

〔庚辰〕補近日之事，啓下回之文。（甲戌夾批、己卯同）

〔有正〕補近日之事，起下回之大觀園一篇大文，千頭萬緒從何處寫起，今故用賈璉夫妻問答之間，閑閑敘出，觀者已又醒（甲戌作『已省』，是）大半，後再用蓉蓢二人重一渲染，便省却多少贅瘤筆墨。此是避難法。（甲戌夾批及庚辰夾批均自『大觀園一篇大文』起，餘同）

賈璉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以上一五五頁）

〔庚辰眉批〕（此實總批本回者）自政老生日用降旨截住，賈母等進朝如此熱鬧，用秦業死岔開，只寫幾個如何，將潑天喜事交代完了，緊接黛玉回，璉鳳閑話，以老嫗勾出省親事來，其千頭萬緒合筍貫連，無一毫痕跡，如此等是書多多不能枚舉。想兄在青埂峯上經鍛煉後，參透重關至恆河沙數，如否余曰（有誤字）萬不能有此機括，有此筆力，恨不得面問果否，嘆嘆。丁亥春，畸笏叟。

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

〔庚辰〕又一樣佈置。（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咱們大小姐了。

〔庚辰夾批〕文忠公之嬾。

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

〔庚辰〕一段閑談中補明多少文章，真是費長房壺中天地也。（甲戌夾批『明』作『出』，餘同。己卯、有正同）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

〔庚辰〕忽接入此句，不知何意，似屬無味。（甲戌夾批『味』作『謂』，餘同。己卯、有正同）說起當年太祖皇帝傲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

〔庚辰夾批〕既知舜巡而又說熱鬧，此婦人女子口頭也。

我偏沒造化趕上。

〔庚辰夾批〕不用忙，往後看。

只預備接駕一次。

〔庚辰夾批〕又要瞞人。

說起來——鳳姐忙接道。

〔甲戌夾批〕又截得好。

〔庚辰〕忙字妙，上文『說起來』必未（完），粗心看去則說疑闕，殊不知正傳神處。（甲戌夾批、己卯同。己卯『必未』下旁注『完』字。有正『必未』作『必是』，餘同）

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

〔庚辰〕點出阿鳳所有外國奇玩等物。（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

〔庚辰夾批〕應前葫蘆案。

〔甲辰〕照應葫蘆案前文。（在『龍王來請江南王』句下）

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

〔庚辰〕甄家正是大關鍵大節目，勿作泛泛口頭語看。（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變啲啲。

〔庚辰夾批〕口氣如聞。

獨他家接駕四次。

〔庚辰夾批〕點正題正文。

別講銀子成了土泥。

〔庚辰夾批〕極力一寫，非誇也，可想而知。

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

〔庚辰夾批〕真有是事，經過見過。

豈有不信的。

〔庚辰夾批〕對證。

也不過是拿着皇帝家的銀子。

〔庚辰夾批〕是不忘本之言。（甲戌夾批同）

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以上一五六頁）

〔庚辰〕最要緊語。人苦不自知，能作是語者吾未嘗見。（甲戌夾批『苦』誤『若』，餘同。己卯、有正同）漱口要走。

〔庚辰夾批〕好頓挫。

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

〔庚辰夾批〕簡淨之至。園基乃一部之主，必當如此寫清。

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

〔庚辰夾批〕後一圖伏線。大觀園系（係）玉兄與十二釵之太虛玄境，豈不草索。（疑當作『豈可草率』）

不用過我們那邊去。

〔庚辰夾批〕應前賈璉口中。

賈蓉忙應幾個是。

〔庚辰夾批〕園已定矣。

賈薈又近前回說，下姑蘇合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

〔庚辰夾批〕畫薈一回伏線。

凡各物事工價重大，兼伏隱着情字者，莫如此件。故園定後便先寫此一件，餘便不必細寫矣。

將賈薈打量了打量。

〔庚辰夾批〕有神。

你能在這個行麼。

〔庚辰夾批〕勾下文。

裏頭大有藏掖的。

〔庚辰夾批〕射利語，可嘆，是親姪。

〔甲戌夾批〕射利人微露心跡。

賴爺爺說，不用從京裏帶下去。（以上一五七頁）

〔庚辰夾批〕好稱呼。

〔甲戌夾批〕此等稱呼令人酸鼻。

『這個主意好』一段。

〔庚辰眉批〕石頭記中多作心傳神會之文，不必道明。一道明白，便入庸俗之套。

鳳姐忙向賈薈道。

〔庚辰〕再不略讓一步，正是阿鳳一生斷（短）處。脂硯。（己卯同。甲戌夾批『斷處』作『短處』，無『脂硯』，餘同。

有正『斷處』作『絕斷處』，無『脂硯』二字）

正要和嬌嬌討兩個人呢。

〔庚辰〕寫賈薈乖處。脂研。（甲戌夾批無『脂研』，餘同。己卯同。有正『脂硯』作『如見』，餘同）

『賈蓉忙送出來又悄悄的向鳳姐道』一段。

〔庚辰眉批〕從頭至尾細看阿鳳之待蓉薈，可爲一體一黨，然尙作如此語欺蓉，其待他人可知矣。

鳳姐笑道：別放你娘的屁。

〔庚辰夾批〕有神。

我的東西還沒處撿呢。

〔庚辰夾批〕像極，的是阿鳳。

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說着一逕去了。

〔庚辰〕阿鳳欺人處如此，忽又寫利到弊，真令人一嘆。脂硯。（甲戌夾批、『寫利到弊』作『寫到利弊』，是，無『脂硯』，餘同。己卯同。有正『一嘆』下多一『也』字。無『脂硯』二字）

我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

〔庚辰夾批〕又作此語，不犯阿鳳。

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

〔庚辰夾批〕好文章，一句內隱兩處若許事情。

當日寧榮兩宅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巷亦係私地。

〔庚辰夾批〕補明，使觀者如身臨足到。（甲戌夾批同）

會芳園本是從北拐角牆下引來一段活水。（以上一五八頁）

〔庚辰夾批〕園中諸景最要緊是水，亦必寫明方妙。（甲戌夾批同）

余最鄙近之修造園亭者，徒以頑石土堆爲佳，不知引泉一道。甚至丹青，唯知亂作山石樹木，不知畫泉之法，亦是悞事。脂硯齋。（甲戌夾批『悞事』作『恨事』，是，無『脂硯齋』，餘同）

號山子野者。

〔庚辰〕妙號，隨事生名。（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賈政不慣於俗務。

〔庚辰夾批〕這也少不得的一節文字，省下筆來好作別樣。

賈政不來問他的書。

〔庚辰夾批〕一筆不漏。

無奈秦鐘之病日重一日。

〔庚辰眉批〕偏於極熱鬧處寫出大不得意之文，却無絲毫繃強，且有許多令人笑不了，哭不了，嘆不了，悔不了，唯以大白酬我作者。壬午季春，畸笏。（甲戌眉批『極』作『大』，無『出』字，無款識，餘同）

不能樂業。

〔庚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世上人個個如此，又非此情鐘意切。（己卯同。甲戌夾批『個個』作『各各』，『情鐘』作『情鍾』，餘同。有正『情鍾』作『秦鐘』）

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

〔庚辰〕從茗烟口中寫出，省却多少閒文。（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我昨兒纔瞧了他來。

〔庚辰夾批〕點常去。

車猶未備。

〔庚辰〕頓一筆方不板。（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來至秦鐘門首，悄無一人。

〔庚辰〕目覩蕭條景況。（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秦鐘的兩個遠房嬸母並幾個弟兄，都藏之不迭。

〔庚辰〕妙，這嬸母弟兄是特來等分絕戶家私的，不表可知。（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移床易簀多時矣。

〔庚辰〕余亦欲泣。（己卯、有正同。甲戌夾批『泣』作『哭』）

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缸的骨頭不受用。（以上一五九頁）

〔庚辰夾批〕李貴亦能道此等語。

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鎖來捉他。

〔庚辰眉批〕石頭記一部中皆是近情近理必有之事，必有之言，又如此等荒唐不經之談，間亦有之，是作者故意遊戲之筆，聊以破色取笑，非如別書認真說鬼話也。

〔又〕可想鬼不讀書，信已哉。

〔庚辰〕看到此一句令人失望，再看至後面數語，方知作者故意借世俗愚談愚論設譬，喝醒天下迷人，翻成千古未見之奇文奇筆。（甲戌『到』作『至』，餘同。己卯、有正同）

又記念着家中無人掌管家務。

〔庚辰〕扯淡之極，令人發一大笑。余請諸公莫笑，且請再思。（甲戌夾批第一『請』作『謂』，餘同。己卯、有正同）又記掛着父親還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

〔庚辰〕更屬可笑，更可痛哭。（甲戌、己卯、有正同）

又記掛着智能尚無下落。

〔庚辰〕忽從死人心補出活人原由，更奇更奇。（甲戌、己卯、有正同）

不比你們陽間瞻情顧意。

〔庚辰夾批〕寫殺了。

如今只等他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

〔庚辰〕如聞其聲。試問誰曾見都判來，觀此則又見一都判跳出來。調侃世情固深，然游戲筆墨一至於此，真可壓倒古今小說。這纔算是小說。（甲戌、己卯、有正同。甲戌、己卯、有正『這』字上俱空一格）

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

〔庚辰眉批〕世人見『寶玉』而不動心者爲誰。（甲戌眉批同）

〔庚辰〕調侃『寶玉』二字，妙極。脂研。（甲戌夾批『妙極』作『極妙』，無『脂研』，餘同。己卯同。有正『脂研』作『確極』）

〔甲辰〕大可發笑。

怕他們也無益於我們。

〔庚辰〕神鬼也講有益無益。（甲戌夾批、己卯、有正同）

陰陽並無二理。

〔庚辰〕更妙，愈不通愈妙，愈錯會意愈奇。脂研。（己卯同。有正『脂研』作『却董竅』，餘同）

別管他陰也罷，陽也罷。

〔庚辰夾批〕名曰搗鬼。

『乃勉強歎道』一段。

〔庚辰眉批〕觀者至此必料秦鐘另有異樣奇語，然却只以此二語爲囑。試思若不如此爲囑，不但不近人情，亦且太露穿鑿，讀此則知全是悔遲之恨。

怎麼不早來，再遲一步也不能見了。

〔庚辰夾批〕千言萬語只此一句。

有什麼話留下兩句。

〔庚辰〕只此句便足矣。（己卯、有正同）

我今日纔知自誤了。

〔庚辰〕誰不悔遲。（己卯、有正同）

以後還該立志功名。

〔庚辰夾批〕此刻無此二語，亦非玉兄之知己。

蕭然長逝了。（以上一六〇頁）

〔庚辰〕若是細述一番，則不成石頭記之文矣。（己卯、有正同）

總批

〔有正〕大凡有勢者未嘗有意欺人。奈羣小蜂起，浸潤左右，伏首下氣，奴顏婢膝，或激或順，不計事之可否，以要

一時之利。有勢者自任豪爽，鬪露才華，未審利害，高下其手，偶有成就，一試再試，習以爲常，則物理人情皆所不論。又財貨豐餘，衣食無憂，則所樂者必曠世所無。要其必獲，一笑百萬是所不惜。其不知排場已立，收斂實難，從此勉強，至成蹇窘。時衰運敗，百計顛翻。昔年豪爽，今朝指背。此千古英雄同一慨歎者。大抵作者發大慈大悲願，欲諸公開巨眼，得見毫微，塞本窮源，以成無礙極樂之至意也。

第十七、十八回

開始總批

〔庚辰〕此回宜分二回方妥。

寶玉係諸艷之貫，故大觀園對額必得玉兄題跋，且暫題燈匾聯上，再請賜題，此千妥萬當之章法。（己卯同。有正『貫』作『冠』）

詩曰：豪華雖足羨，離別却難堪。博得虛名在，誰人識苦甘？

好詩全是諷刺。近之諺云，『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真罵盡無厭貪癡之輩。（己卯同。庚辰、有正『苦甘』以上大字，以下雙行小注）

然亦無可如何了。

〔庚辰〕每於此等文後使用此語作結，是板定大章法，亦是此書大旨。（己卯、有正同）
不知歷幾何時。（以上一六一頁）

〔庚辰夾批〕慣用此等章法。

〔庚辰〕年表如此寫，亦妙。（己卯、有正同）

然後將雨村請來，令他再擬。

〔庚辰〕點雨村，照應前文。（己卯、有正同）

『賈政笑道你們不知』一段。

〔庚辰眉批〕政老情字如此寫。壬午季春，畸笏。

我自幼於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

〔庚辰夾批〕是紗帽頭口氣。

大家去逛逛。（庚辰）

〔庚辰〕音光字去聲，出偕（諧）聲字箋。（己卯、有正同）

賈母常命人帶他到園中來戲耍。

〔庚辰夾批〕現成筍楔，一絲不費力，若特喚出寶玉來，則成何文字。

寶玉聽了，帶着奶娘小廝們一溜煙就出園來。

〔庚辰夾批〕不肖子弟來看形容。余初見之，不覺怒焉，謂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寫其照，何獨余哉。信筆書之，供諸大眾同一發笑。

今日偶然撞見這機會，便命他跟來。

〔庚辰〕如此偶然方妙，若特特喚來題額，真不成文矣。（己卯、有正同）

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

〔庚辰夾批〕是行家看法。

一色水磨羣牆。

〔庚辰〕門雅，牆雅，不落俗套。（己卯、有正同）

只見迎面一帶翠嶂擋在前面。

〔庚辰〕掩隱的好。（己卯同。有正『掩隱』作『掩映』）

往前一望，見白石峻嶒。（以上一六二頁）

〔庚辰〕想入其中，一時難變（辨）方向，用前後這邊那邊等字，正是不辨東西。（己卯同。有正『難變』作『難辨』）上面苔蘚成斑，藤蘿掩映。

〔庚辰〕曾用兩處舊有之園所改，故如此寫方可，細極。（己卯、有正同）

其中微露羊腸小逕。

〔庚辰〕好景界，山子野精於此技。此是小逕，非行車輦通道，今賈政原欲遊覽其景，故指此等處寫之。想其通路大道，自是堂堂冠冕氣象，無庸細寫者也。後於省親之則（時）已得知矣。（己卯同。有正『故將此等處』作『故指此等處』，餘同）

自己扶了寶玉，逶迤進入山口。

〔庚辰夾批〕寶玉此刻已料定吉多凶少。

〔庚辰〕此回乃一部之綱緒，不得不細寫，尤不可不細批註。蓋後文十二釵書，出入來往之境，方不能錯亂，觀者亦如身臨足到矣。今賈政雖進的是正門，却行的是僻路。按此一大園，羊腸鳥道不止幾百十條，穿東度西，臨山過水，萬勿以今日賈政所行之逕，考其方向基址。故正殿反於末後寫之，足見未由大道而往，乃逶迤轉折而經也。（己卯、有正『錯亂』作『錯落』，餘同）

擡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

〔庚辰夾批〕新奇。

正是迎面留題處。

〔庚辰〕留題處便精，不必限定鑿金鏤銀一色惡俗，賴及棗梨之力。（己卯、有正同）

寶玉亦料定此意。

〔庚辰〕補明好。（己卯、有正同）

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調今。

〔庚辰〕未聞古人說此兩句，却又似有者。（己卯、有正同）

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

〔庚辰〕此論却是。（己卯、有正同）

曲折瀉於石隙之下。

〔庚辰〕這水是人引來做的。（己卯同。有正『人』作『人力』，餘同）

再進數步，漸向北邊。

〔庚辰〕細極。後文所以云進賈母臥房後之角門，是諸釵日相來往之境也。後文又云，諸釵所居之處只在西北一帶，最近賈母臥室之後，皆從此北字而來。（己卯、有正同）

石磴穿雲。

〔庚辰〕前已寫山至寬處，此則由低處至高處，各景皆遍。（己卯、有正同）
橋上有亭。

〔庚辰〕前已寫山寫石，今則寫池寫樓，各景皆遍。（己卯、有正同）

賈政與諸人上了亭子，倚欄坐了。（以上一六三頁）

〔庚辰〕此亭大抵四通八達，爲諸小逕之咽喉要路。（己卯、有正同）

莫若『沁芳』二字。

〔庚辰夾批〕真新雅。

〔庚辰〕果然。（己卯、有正同）

賈政拈髯點頭不語。

〔庚辰眉批〕六字是嚴父大露悅容也。壬午春。

繞堤柳借三篙翠。

〔庚辰〕要緊貼切水字。（己卯、有正同）

隔岸花分一脉香。

〔庚辰〕恰極，工極，綺靡秀眉，香匿正體。（己卯同。有正『秀眉』作『秀媚』，是，餘同）

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著意觀覽。

〔庚辰〕渾寫兩句，已見經行處愈遠，更至北一路矣。（己卯、有正同）

衆人都道：好個所在。

〔庚辰夾批〕此方可爲顰兒之居。

只見入門便是曲折遊廊。

〔庚辰〕不犯超手游廊。（己卯、有正同）

賈政笑道：這一處還罷了。

〔庚辰夾批〕一處。

嚇的寶玉忙垂了頭。

〔庚辰〕點一筆。（己卯、有正同）

衆客忙用話開釋。

〔庚辰〕客不可不有。（己卯、有正同）

一個道是『洪水遺風』，賈政道，俗。

〔庚辰〕余亦如此。（己卯、有正同）

賈珍笑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

〔庚辰眉批〕又換一章法。壬午春。

賈政道，他未曾作，先就要議論人家好歹，可見就是個輕薄人。（以上一六四頁）

〔庚辰夾批〕知子者莫如父。

今日任你狂爲亂道。

〔庚辰眉批〕於作詩文時，雖政老亦有如此令旨，可知嚴父亦無可奈何也。不學紈袴來看。畸笏。

先設議論來，然後方許你作。

〔庚辰〕又一格式，不然，不獨死板，且亦大失嚴父素體。（己卯、有正同）

答道：都似不妥。

〔庚辰〕明知是故意要他搬駁議論，落得肆行施展。（己卯同。有正『搬』作『盤』，餘同）
莫若『有鳳來儀』四字。

〔庚辰〕果然，妙在雙關暗合。（己卯、有正同）
寶鼎茶閒煙尙綠。

〔庚辰〕尙字妙極，不必說竹，然恰恰是竹中精舍。（己卯、有正同）
幽窗棋罷指猶涼。

〔庚辰〕猶字妙，尙綠猶涼四字，便如置身於森森萬竿之中。（己卯、有正同）
忽又想起一事來。

〔己卯夾批〕不扳（板）。
這些院落房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

〔庚辰夾批〕此一頓少不得。
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

〔庚辰〕大篇長文不如此一頓，則成何話說。（己卯同。有正『一頓』作『頓』，餘同）
想必昨日得了一半。

〔庚辰〕補出近日忙冗，千頭萬緒景況。（己卯、有正同）
便命人去喚賈璉。一時，賈璉趕來。

〔庚辰〕寫出忙冗景況。（己卯、有正同）

忙向靴桶取靴掖內裝的一個紙摺略節來。

〔庚辰〕細極，從頭至尾誓不作一筆逸安苟且之筆。（己卯、有正同）

裝、蟒、繡、堆。

〔庚辰〕一字一句。（在粧字下）（己卯、有正同）

刻絲、彈墨。

〔庚辰〕二字一句。（己卯、有正同）

一面走，一面說。

〔庚辰〕是極。（己卯、有正同）

倏爾青山斜阻。

〔庚辰〕斜字細，不必拘定方向。諸釵所居之處，若稻香村、蘆洲館、怡紅院、秋爽齋、蘅蕪苑等，都相隔不遠，究竟只在一隅，然處置得巧妙，使人見其千邱萬壑，恍然不知所窮，所謂會心處不在乎遠。大抵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全在人之穿插佈置耳。（己卯、有正同）

牆頭皆用稻莖掩護。（以上一六五頁）

〔庚辰〕配的好。（己卯同。有正『好』作『甚好』）

佳蔬菜花，漫然無際。

〔庚辰〕閱至此，又笑別部小說中一萬個花園中，皆是牡丹亭、芍藥圃，雕欄畫棟，瓊榭硃（珠）樓，略不差別。（己

卯同。有正『硃』作『珠』，『不』下有『見』字，餘同。

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

〔庚辰〕極熱中偏以冷筆點之，所以爲妙。（己卯、有正同）

忽見路旁有一石碣，亦爲留題之備。

〔庚辰夾批〕真妙真新。

〔庚辰〕更恰當，若有懸額之處，或再用鏡面石，豈復成文哉。忽想到石碣二字，又托出許多郊野氣色來，一肚皮千邱萬壑只在這石碣上。（己卯同。有正『千邱』作『千溪』，餘同）

立此一碣，又覺生色許多，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

〔庚辰夾批〕讀得是，這個蔑翁有些意思。

〔庚辰〕客不可不養。（己卯、有正同）

寶玉卻等不得了。

〔庚辰〕又換一格方不板。（有正同）

也不等賈政的命。

〔庚辰〕忘情有趣。（己卯、有正同）

如今莫若『杏帘在望』四字。

〔庚辰〕妙在一在字。（己卯、有正同）

寶玉冷笑道。

〔庚辰〕忘情最妙。（己卯、有正同）

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孽障。（以上一六六頁）

〔庚辰眉批〕愛之至，喜之至，故作此語。

作者至此寧不笑殺。壬午春。

不及『有鳳來儀』多矣。

〔庚辰〕公然自定名，妙。（己卯、有正同）

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

〔庚辰眉批〕所謂奈何他不得也，呵呵！畸笏。

新漲綠添澣葛處。

〔庚辰〕採詩頌聖最恰當。（有正同）

好雲香護采芹人。

〔庚辰〕采風采雅，都恰當。然冠冕中又不失香廬格調。（有正無『又』字，餘同）

……盤旋曲折。

〔庚辰〕略用套語一束，與前頓破格不板。（己卯、有正同）

下則落花浮蕩。（以上一六七頁）

〔庚辰〕仍是沁芳溪矣，究竟基址不大，全是曲折掩隱之巧可知。（己卯同。有正『掩隱』作『掩映』，餘同）

又露出一條折帶朱欄板橋來。

〔庚辰〕此處方見一朱粉字樣。綠柳紅橋，此等點綴亦不可少。後又寫蘆雪，則云蜂腰板橋，都施之得宜，非一幅死稿也。（己卯同。有正『方見』作『纔見』，餘同）

度過橋去，諸路可通。

〔庚辰〕補四字細極，不然後文寶釵來往，則將日日爬山越嶺矣。記清此處，則知後文寶玉所行常徑，非此處也。（己卯同。有正末作『者也』，餘同）

那大主山所分之脈。

〔庚辰〕兩見大主山。稻香村又云懷中，不寫主山，而主山處處映帶連絡不斷可知矣。（己卯、有正同）皆穿牆而過。

〔庚辰〕好想。（己卯、有正同）

賈政道：此處這所房子無味的很。

〔庚辰〕先故頓此一筆，使後文愈覺生色，未揚先抑之法。蓋釵顰對峙，有甚難寫者。（己卯同。有正『蓋』作『蓋以』，『者』作『者也』，餘同）

而且一株花木皆無。

〔庚辰〕更奇妙。側（側圈去）。（己卯同，『側』字亦點去。有正無『側』字。按此『側』字殆『測』字之誤，其上尙缺一字，大約是『奇妙難測』『奇妙莫測』之類。以缺了字不成文理，故點去。）

縈砌盤階。

〔庚辰〕更妙。（己卯、有正同）

或如翠帶飄飄，或如金繩盤屈……非花香之可比。

〔庚辰〕前三處皆還在人意之中，此一處則今古書中未見之工程也。連用幾『或』字，從昌黎南山詩中學得。

〔己卯同。有正『見之』作『見此』，餘同〕

賈政不禁笑道：有趣。

〔庚辰〕前有無味二字，及云有趣，更覺生色，更覺重大。〔己卯同。有正『有趣』作『有趣二字』，餘同〕

……綠的定是青芷。

〔庚辰〕金荳草見字彙。玉露見楚辭『菝葜雜於薜荔』。菝葜芸芷皆不必註，見者太多。此書中異物太多，有人生

之未聞未見者，然實係所有之物，或名差理同者亦有之。〔己卯、有正同〕

還有石帆水松扶留等樣。

〔庚辰〕左太冲吳都賦。〔己卯、有正同。今本誤作正文〕

還有什麼丹椒薜蘿風連。

〔庚辰〕以上蜀都賦。〔己卯、有正同。今本誤作正文〕

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的。

〔庚辰〕自實注一筆，妙。〔己卯、有正同〕

誰問你來。

〔庚辰〕又一樣止法。〔己卯、有正同〕

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以上一六八頁）

〔庚辰〕前二處一曰月下讀書，一曰勾引起歸農之意，此則操琴煮茶，斷語皆妙。（己卯、有正同）
一庭明月照金蘭。

〔庚辰〕此二聯皆不過爲釣寶玉之餌，不必認真批評。（己卯、有正同）
睡足餘蘼夢也香。

〔庚辰〕實佳。（己卯、有正同）

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

〔庚辰夾批〕這一位蔑翁更有意思。
這是正殿了。

〔庚辰〕想來此殿在園之正中。按園不是殿方之基，西北一帶通賈母臥室後，可知西北一帶是多寬出一帶來的，諸釵始便於行也。（己卯、有正同）

雖然貴妃崇節尙儉。

〔庚辰夾批〕寫出賈妃身分天性。

只見正面。（以上一六九頁）

〔庚辰〕正面細。（己卯、有正同）

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

〔庚辰眉批〕（一）路順順逆逆已成千邱萬壑之景，若不有此一段大江截住，直成一盆景矣。作者從何落筆着想。卻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

〔庚辰〕仍歸於葫蘆一夢之太虛玄境。（己卯、有正同）

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

〔庚辰〕一筆不漏。（己卯、有正同）

纔遊了十之五六。

〔庚辰〕總住妙，伏下後文所補等處，若都入此回寫完，不獨太繁使後文冷落，亦且非石頭記之筆。（己卯同。有正

『住』作『註』，餘同）

又值人來回，有雨村處遣人回話。

〔庚辰〕又一緊，故不能終局也。此處漸漸寫雨村親切，正爲後文地步，伏脈千里橫雲斷嶺法。（己卯、有正同）

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

〔庚辰〕寫出水源，要緊之極。近之畫家着意於山，苦不講水，又造園圃者，惟知弄莽憨頑石壅笨塚，輒謂之景，皆不知水爲先著。此園大概一描，處處未嘗離水，蓋又未寫明水之從來，今終補出，精細之至。（己卯同。有正『從來』作『從何來』，『終補』作『總補』，餘同）

『沁芳閘』。

〔庚辰〕究竟只一脉，賴人力引導之功，園不易造，景非泛寫。（己卯同。有正末有『也』字）

偏不用『沁芳』二字。

〔庚辰〕此以下皆係文終之餘波，收的方不突。（有正同）

賈政皆不及進去。

〔庚辰〕伏下櫳翠菴蘆雪、广凸碧山莊、凹晶溪館、暖香塢等諸處，於後文一斷一斷補之，方得雲龍作雨之勢。（己卯同。有正『一斷一斷』作『逐段逐段』，餘同）

到此可要進去歇息歇息了。說着，一逕引人遶着碧桃花。

〔庚辰眉批〕詞（問）卿此居，比大荒山若何。

〔庚辰〕怡紅院如此寫來，用無意之筆，却是極精細文字。（己卯、有正同）
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

〔庚辰〕未寫其居，先寫其境。（己卯、有正同）

綠柳週垂。

〔庚辰〕與萬竿修竹遙映。（己卯、有正同）

這叫作女兒棠。

〔庚辰〕妙名。（己卯、有正同）

〔庚辰夾批〕出自政老口中，奇特之至。

亦荒唐不經之說罷了。（以上一七〇頁）

〔庚辰夾批〕政老應如此語。

以此花之色紅暈若施脂，輕弱似扶病。

〔庚辰眉批〕十字若海棠有知，必深深謝之。

〔庚辰〕體貼的切，故形容的妙。（己卯、有正同）

以訛傳訛，都認真了。

〔庚辰〕不獨此花，近之謬傳者不少，不能悉道，只借此花數語駁盡。（己卯、有正同）
一面都在廊外抱廈下打就的榻上坐了。

〔庚辰〕至堦又至簷，不肯輕易寫過。（己卯、有正同）
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

〔庚辰夾批〕特爲青埂峯下淒涼與別處不同耳。

〔庚辰〕新奇希見之式。（己卯同。有正『式』作『法式』）

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博古。

〔庚辰〕花樣週全之極。然必用下文者，正是作者無聊，撰出新異筆墨，使觀者眼目一新，所謂集小說之大成，遊戲筆墨，雕蟲之技無所不備，可謂善戲者矣，又供諸人同同一戲。妙極。（己卯『撰』作『換』，餘同。有正『觀者』作『人』，『可謂善戲者矣』無『者矣』二字，『同同』作『同學』，『妙極』作『洵爲妙極』）

或萬福萬壽（四字原作圖案形）。

〔庚辰〕前金玉篆文是可考正篆，今則從俗花樣，真是醒睡魔。其中詩詞雅謎以及各種風俗學文，一概不必究，只據此等處便是一絕。（己卯同。有正『雅謎』作『啞謎』，餘同）

五彩銷金嵌寶的。

〔庚辰〕至此方見一朱彩之處，亦必如此式方可。可笑近之園庭，行動便以粉油從事。（己卯、有正同）
竟係幽戶。

〔庚辰〕精工之極。（己卯、有正同）

諸如琴劍懸瓶。

〔庚辰〕懸於壁上之瓶也。（己卯、有正同）

……桌屏之類雖懸於壁，卻都是與壁相平的。

〔庚辰〕皆係人意想不到目所未見之文，若云擬編虛想出來，烏能如此。一段極清極細，後文寫鴛瓶、紫瑪瑙碟、

西洋酒令、自行船等文，不必細表。（己卯同。有正『烏能』作『焉能』，『等文』作『等處』，餘同）

難爲怎麼想來。（以上一七一頁）

〔庚辰〕誰不如此讚。（己卯、有正同）

及轉過鏡去。

〔庚辰夾批〕石兄迷否。

一發見門子多了。

〔庚辰夾批〕所謂投投是道是也。

果得一門出去。

〔庚辰夾批〕此方便門也。

則見清溪前阻。

〔庚辰〕又寫水。（己卯、有正同）

共總流到這裏，仍舊合在一處。

〔庚辰夾批〕于怡紅總一園之看，是書中大立意。

衆人隨他，直由山脚邊忽一轉，便是平坦寬闊大路。

〔庚辰夾批〕衆善歸緣，自然有平坦大道。

豁然大門前見。

〔庚辰〕可見前進來是小路曲，此云忽一轉便是平坦寬闊之正甬路也，細極。〔己卯同。有正〕曲作『逕』，餘同。

當是小路曲逕。

衆人都道：有趣有趣。

〔庚辰眉批〕以上可當大觀園記。

難道還逛不足。

〔庚辰夾批〕冤哉，冤哉。

老太太必懸掛着。快進去。疼你也白疼了。

〔庚辰〕如此去法，大家嚴父風範。無家法者不知。〔己卯、有正同〕

有正本第十七回總批

好將富貴回頭看，總有文章如意難。零落機緣君記去，黃金萬斗大觀攤。

有正本第十八回開始總批

一物珍藏見至情，豪華每向鬧中爭。黛林寶薛傳佳句，豪宴仙緣留趣名。爲剪荷包綰兩意，屈從優女結三生。可憐轉眼皆虛話，雲自飄飄月自明。

都虧我們回說喜歡。

〔庚辰夾批〕下人口氣畢肖。

每人一弔錢。衆人道，誰沒見那一弔錢。

〔庚辰夾批〕錢亦有沒用處。

一個抱了起來，幾個圍繞，送至賈母二門前。

〔庚辰夾批〕好收煞。

見身邊佩物一件無存。（以上一七二頁）

〔庚辰夾批〕襲人在玉兄一身無時不照察到。

我給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

〔庚辰夾批〕又起樓閣。

林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裏面。

〔庚辰〕按理論之，則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若以兒女子之情論之，則事必有之事，必有之理，又係今古小說中不能寫到寫得，談情者亦不能說出講出，清癡之至文也。（己卯同）

〔有正〕按理論之，則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若以兒女女子之情論之，則是必有之事，又係今古小說中不能寫到，談情者亦不能說出，真情癡之至文也。

未見皂白，就剪了香袋。

〔庚辰〕情癡之至，若無此悔，便是一庸俗小性之女子矣。（己卯同。有正『一庸俗』作『庸俗』）

說着，擲向他懷中便走。

〔庚辰〕這却難怪。（己卯、有正同）

又汪汪的滾下淚來。

〔庚辰〕怒之極，正是情之極。（己卯同。有正『怒』作『怨』，餘同）

好妹妹，饒了他罷。（以上一七三頁）

〔庚辰〕這方是寶玉。（己卯、有正同）

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一七三、一七四頁間）

〔庚辰〕一段點過二玉公案，斷不可少。（己卯同。有正無『斷』字，餘同）

此時王夫人那邊鬧熱非常。

〔庚辰〕四字特補近日千忙萬冗，多少花團錦簇文字。（己卯、有正同）

又另派家中舊有曾演學過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皤然老嫗了。

〔庚辰〕又補出當日寧榮在世之事，所謂此是末世之時也。（己卯同。有正『時也』作『事也』，餘同）

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帳目。

〔庚辰〕補出女戲一段，又伏一案。（己卯、有正同）

妙玉出場一段。

〔庚辰眉批〕妙玉世外人也，故筆筆帶寫，妙極妥極。畸笏。

今年纔十八歲，法名妙玉。

〔庚辰〕妙卿出現。至此細數十二釵，以賈家四豔再加薛林二冠有六，去秦可卿有七，再鳳有八，李紈有九，今又加妙玉，僅得十人矣。後有史湘雲與熙鳳之女巧姐兒者，共十二人。雪芹題曰『金陵十二釵』，蓋本宗紅樓夢十二曲之義。後寶琴岫烟李綺皆陪客也，紅樓夢中所謂副十二釵是也。又有又副刪（冊）三斷詞，乃晴雯襲人香菱三人而已，餘未多及，想爲金釧玉釧鴛鴦苗雲（茜雪）平兒等人無疑矣。觀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費筆墨。

〔己卯同。有正』去秦可卿』作』添秦可卿』，『再鳳』作』熙鳳』，『三斷詞』作』三段詞』，『苗雲』作』素雲』，餘同）

〔庚辰眉批〕樹處引十二釵總未的確，皆係漫擬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諱。壬午季春，畸笏。

去歲隨了師父上來。

〔庚辰〕因此方便妙卿入都。（己卯、有正同）

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

〔庚辰〕補出妙卿身世不凡，心性高潔。（己卯『高潔』作『高深』，有正『身世』作『身分』，餘同）

此時不能表白。（在『不能表白』下，己卯有一勾）（以上一七四頁）

〔己卯硃筆眉批〕『不能表白』後是第十八回的起頭。

〔庚辰〕補尼道一段，又伏一案。（己卯、有正同）

賈政方略心意寬暢。

〔庚辰〕好極，可見智者居心無一時馳（弛）怠。（己卯同。有正『馳』作『弛』，餘同）

於是賈政方擇日題本。

〔庚辰〕至此方完大觀園工程公案，觀者則爲大觀園廢盡精神，余則爲若許筆墨，却只因一個葬花塚。（己卯同）
有正『廢盡』作『費盡』，『若許』作『此』，餘同）

年也不會好生過的。

〔庚辰〕一語帶過，是以歲首祭宗祀（祠）元宵開家宴一回，留在後文細寫。（己卯同。有正無『一回』二字，餘同）
金銀煥彩，珠寶爭輝。

〔庚辰〕是元宵之夕。不寫燈月，而燈光月色滿紙矣。（己卯、有正同）

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

〔庚辰〕抵一篇大賦。（己卯同。有正『大賦』作『燈賦』）

靜悄無人咳嗽。

〔庚辰〕有此句方足。（己卯、有正同）

忽一太監坐大馬而來。

〔庚辰〕有是禮。（己卯、有正同）

未正二刻還到寶靈宮拜佛。

〔庚辰〕暗貼王夫人，細。（己卯、有正同）

老太太太且請回房。（以上一七五頁）

〔庚辰夾批〕自然當家人先說話。

忽聽外邊馬跑之聲。

〔庚辰〕淨（靜）極故聞之，細極。（己卯同。有正『淨』作『靜』，餘同）

又十來個太監都喘吁吁跑來拍手兒。

〔庚辰〕畫出內家風範，石頭記最難之處，別書中摸不着。（己卯同。有正開頭多『神異』二字，餘同）

這些太監會意，都知道是來了。

〔庚辰夾批〕難得他（寫）的出，是經過之人也。

忽見一對紅衣太監騎馬緩緩的走來。

〔庚辰〕形容畢肖。（己卯、有正同）

便垂手面西站住。

〔庚辰〕形容畢肖。（己卯、有正同）

賈母等連忙路傍跪下。

〔庚辰夾批〕一絲不亂。

只見院內各色花燈烟灼。

〔庚辰夾批〕元春月（目）中。

說不盡這太平氣象，富貴風流。

〔甲辰〕此石頭記自敘：想當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峯下那等淒涼寂寞，若非癩僧跛道二人攜來到此，又安能見這世面，本欲作一篇燈賦省親頌以誌今日之盛，但恐入了小說家俗套。按此時之景，即一贊一賦也不能形容得盡其妙，即不作賦頌，而其豪華富麗，觀者諸公亦可想而知也。所以倒是省了些筆墨。（庚辰、己卯、有正俱作正文，

文字略異

『此時自己回想當初在大荒山中』一段。

〔庚辰眉批〕如此繁華盛極花團錦簇之文，忽用石兄自語截住，是何筆力，令人安得不拍案叫絕。是閱歷來諸小說中有如此章法乎。

〔庚辰墨筆眉批〕，此時句以下一段似應作注。其作省親賦之注或以訛作訛不可知。綺園。

且說正經爲是。（以上一七六頁）

〔庚辰〕自此時以下皆石頭之語，真是千奇百怪之文。（己卯、有正同）

真係玻璃世界，珠寶乾坤。

〔庚辰墨筆眉批〕玻璃世界，珠寶乾坤，恰是新妙。鑑堂。

明現着『蓼汀花溆』四字。

〔甲辰〕按此四字並『有鳳來儀』等匾，皆係上回賈政偶一試寶玉之才情耳，今日認真用之。況賈府世代詩書，來往文墨之士正自不乏，豈無一二名手題詠，竟用小兒語唐塞，直似暴發之家所爲，豈石頭記所表之寧榮府哉。

據此是自相矛盾了。須將作者原委說明方爲了了。（庚辰、己卯、有正俱作正文，文字略異）

何今日認真用此匾聯。

〔庚辰眉批〕駁得好。

竟用小兒一戲之辭苟且唐塞。

〔庚辰眉批〕石頭記貫（憤）用特犯不犯之筆，真令人驚心駭目讀之。

待蠢物。

〔庚辰〕石兄自謙，妙。可代答云，豈敢。（己卯、有正同）

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引口傳。

〔庚辰夾批〕批書人領至此教，故批至此，竟放聲大哭。俺先姊先（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爲廢人耶。

然想來倒不如這本家風味有趣。

〔庚辰夾批〕轉得好。

亦或不負其素日切望之意。

〔庚辰夾批〕有是論。

〔庚辰〕一駁一解，跌宕搖曳之至，且寫得父母兄弟體貼戀愛之情，淋漓痛切，真是天倫至情。（己卯、有正同）
後來亦曾補擬。（以上一七七頁）

〔庚辰〕一句補前文之不暇，啓（後）文之苗裔，至後文凹晶溪館黛玉口中又一補，所謂一擊空谷，八方皆應。（己

卯同。有正『文之』作『後文』，餘同）

卽忙移換。

〔庚辰〕每的週到可悅。（己卯同。有正『每的』作『換的』）

明顯『天仙寶鏡』四大字。

〔庚辰〕不得不用俗。（己卯、有正同）

賈妃忙命換『省親別墅』四字。

〔庚辰〕妙，是特留此四字與彼自命。（己卯、有正同）

但見庭燎燒空。

〔庚辰〕庭燎最恰。（己卯同。有正『最恰』作『最確』）

又有太監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升月臺上排班。

〔庚辰〕一絲不亂，精致大方，有如歐陽公九九。（己卯、有正同）

三個人滿心裏，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

〔庚辰眉批〕非經歷過，如何寫得出。壬午春。

〔庚辰〕石頭記得力擅長，全是此等地方。（己卯、有正同）

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

〔庚辰〕追魂攝魄。石頭記傳神摸（摹）影，全在此等地方，他書中不得有此見識。（己卯、有正同）

邢夫人等忙上來解勸。

〔庚辰〕說完不可，不先說不可，說之不痛不可，最難說者是此時賈妃口中之語，只如此一說方千貼萬妥，一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減，入情入神之至。（己卯、有正同）

因問薛姨媽寶釵黛玉因何不見。

〔甲辰〕諒前信息皆知，故有此問。

外眷無職，未敢擅入。

〔庚辰〕所謂詩書世家，守禮如此。偏是暴發，驕妄自大。（己卯、有正同）

賈妃聽了，忙命快請。

〔庚辰〕又謙之如此，真是好界好人物。（己卯同。有正『好界』作『世界』）

又有賈妃原帶進宮去的丫鬢抱琴等。（以上一七八頁）

〔庚辰〕前所謂賈家四釵之嫖，暗以琴棋書畫排行，至此始全。（己卯同。有正『之嫖』作『之外』，餘同）
母女姊妹深敘些離別情景。

〔庚辰〕深字妙。（己卯、有正同）

豈意得徵鳳鸞之瑞。

〔庚辰夾批〕此語猶在耳。

因問寶玉爲何不進見。

〔庚辰〕至此方出寶玉。（己卯、有正同）

攜手攔於懷內。

〔庚辰夾批〕作書人將批書人哭壞了。

一語未終，淚如雨下。（以上一七九頁）

〔庚辰〕只此一句，便補足前面許多文字。（己卯同。有正『面』作『回』）

天地啓宏慈，赤子蒼頭同感戴。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此一區一聯書於正殿）

〔庚辰己卯有正〕是賈妃口氣。（有正將『此一區一聯書於正殿』誤作批語）

更有蓼風軒、藕香榭。

〔庚辰〕雅而新。（己卯、有正同）

此時悉難全記。

〔庚辰〕故意留下秋爽齋凸碧山堂（有正作莊）凹晶溪館暖香塢等處，爲後文另換眼目之地步。（己卯、有正同）

『賈妃詩』下。（以上一八〇頁）

〔庚辰〕詩却平平，蓋彼不長於此也，故只如此。（己卯同）

然自付亦難與薛林爭衡。

〔庚辰〕只一語便寫出寶黛二人，又寫出探卿知己知彼，伏下後文多少地步。（己卯同。有正『地步』作『地方』，餘同）

李紈也勉強湊成一律。

〔庚辰〕不表薛林可知。（己卯、有正同）

『惜春詩』下。

〔庚辰〕更（有正作便）牽強。三首之中還算探卿略有作意，故後文寫出許多意外妙文。（己卯、有正同）

『李紈詩』下，風流文采勝蓬萊。

〔庚辰〕起妙。（己卯、有正同）

紅襯湘裙舞落梅。

〔庚辰〕湊成。（己卯、有正同）

未許凡人到此來。

〔庚辰〕此四詩列於前，正爲滄托下韻也。（己卯、有正同）

凝暉鍾瑞。

〔庚辰〕便有含蓄。（己卯同）

『薛寶釵詩』下，修篁時待鳳來儀。（以上一八一頁）

〔庚辰〕恰極。（己卯同。有正作『確極』）

自慚何敢再爲辭。

〔庚辰〕好詩。此不過頌聖應酬耳，猶未見長，以後漸知。（己卯同。有正『應酬』作『應制』，『長』作『他長處』，餘

同）

世外仙源。

〔庚辰〕落想便不與人同。（己卯、有正同）

『林黛玉詩』下，『添來景物新』。

〔庚辰〕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阿顰自是一種心思。（己卯、有正同）

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庚辰〕末二首（句）是應制詩。（己卯、有正同）

『寶黛二詩』下。

〔庚辰〕余謂寶林此作未見長，何也，蓋後文別有驚人之句也。在寶卿有生不屑爲此，在黛卿實不足一爲。（己卯、

有正同）

將衆人壓倒。

〔庚辰〕這却何必。然尤物方如此。（己卯、有正同）
只胡亂作一首五言律應景罷了。

〔庚辰〕請看前詩，却是胡亂應景。（己卯、有正同）
寶釵轉眼瞥見，便趁衆人不理論，急忙回身悄推道。

〔庚辰眉批〕這樣章法，又是不曾見過的。

他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

〔庚辰〕此他字指賈妃。（己卯、有正同）

便拭汗道。

〔庚辰〕想見其構思之苦，方是至情。最厭近之小說中滿紙神童天分等語。（己卯、有正並缺『天分等語』四字，餘同）

寶玉道：綠蠟可有出處。

〔庚辰夾批〕好極。

悄悄的啞嘴點頭笑道。

〔庚辰夾批〕媚極，韻極。

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

〔庚辰眉批〕如此穿插，安得不令人拍案叫絕。壬午季春。

〔庚辰〕有得寶卿奚落，但就謂寶卿無情，只是較阿顰施之特正耳。（己卯、有正同）
『冷燭無烟綠蠟乾』，你都忘了不成。

〔庚辰〕此等處使用硬證實處，最是大力量。但不知是何心思，是從何落想，穿插到如此玲瓏錦繡地步。（己卯、有正同）

〔甲辰〕乃翁前何多敏捷，今見乃姐何反遲鈍，未免怯才，拘緊人所必有之耳。
遂抽身走開了。（以上一八二頁）

〔庚辰〕一段忙中閒文，已是好看之極，出人意外。（己卯、有正同）
因見寶玉獨作四律。

〔庚辰眉批〕偏又寫一樣，是何心意構思而得。畸笏。
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處。

〔庚辰〕寫黛卿之情思，待寶玉却又如此，是與前文特犯不犯之處。（己卯、有正同）
早已吟成一律。

〔庚辰〕瞧他寫阿顰只如此，便妙極。（己卯、有正同）
搓成個團子擲在他眼前。

〔庚辰眉批〕紙團迭迭（遞），係應童試秘訣，黛卿自何處學得，一笑。丁亥春。

〔甲辰〕姐姐做試官尚用搶手，難怪世間之代倩多耳。
真是喜出望外。

〔庚辰〕這等文字亦是觀書者望外之想。（己卯、有正同）

寶玉詩，『有鳳來儀』，堪宜待鳳凰。

〔庚辰〕起便拿得住。（己卯、有正同）

迸砌妨階水，穿簾礙鼎香。

〔庚辰〕妙句。古云，竹密何妨水過，今偏翻案。（己卯、有正同）

『蘅芷清芬』，蘿薜助芬芳。

〔庚辰〕助字妙。通部書所以皆善練字。（己卯、有正同）

柔拖一縷香。

〔庚辰〕刻畫入妙。（己卯、有正同）

冷翠滴迴廊。

〔庚辰〕甜脆滿頰。（己卯、有正同）

『怡紅快綠』，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

〔庚辰〕雙起雙敲。讀此首始信前云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等批，非泛泛妄批駁他人，到自己身上則無能爲之論也。（己卯同。有正『雙敲』作『雙收』，『能爲』作『此能爲』，餘同）

綠蠟。

〔庚辰〕本是玉字，此〔有正無『此』字〕遵寶卿改，似較玉字佳。（己卯、有正同）
春猶捲。

〔庚辰〕是蕉。（己卯、有正同）

紅妝夜未眠。

〔庚辰〕是海棠。（己卯、有正同）

凭欄垂絳袖。

〔庚辰〕是海棠之情。（己卯、有正同）

倚石護青烟。

〔庚辰〕是芭蕉之神。何得如此工恰自然，真是好詩，却是好書。（己卯、有正同）

對立東風裏。

〔庚辰〕雙收。（己卯、有正同）

主人應解憐。

〔庚辰〕歸到主人，方不落空。

王梅隱云，咏物體又難雙承雙落，一味雙拿，則不免牽強。此首可謂詩題兩稱，極工極切，極流離嫵媚。（己卯、有正同）

『杏帘在望』，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莊。

〔庚辰〕分題作一氣呵成，格調熟練，自是阿顰口氣。（己卯、有正同）

菱荇鵝兒水，桑榆燕子樑。（以上一八三頁）

〔庚辰〕阿顰之心臆才情原與人別，亦不是從讀書中得來。（己卯、有正同）

盛世無飢餒，何須耕織忙。

〔庚辰〕以幻入幻，順水推舟，且不失應制，所以稱阿顰。（己卯、有正同）

遂將滌葛山莊改爲稻香村。

〔庚辰眉批〕仍用玉兄前擬稻香村，却如此幻筆幻體，文章之格式至矣盡矣。壬午春。

〔庚辰〕如此服善，妙。（己卯、有正同）

賜與寶玉並賈蘭。

〔庚辰〕百忙中點出賈蘭，一人不落。（有正『一人』作『直使一人』）

賈環從年內染病未痊，自有處調養，故亦無傳。

〔庚辰〕補明，方不遺失。（己卯、有正同）

只點了四齣戲：第一齣豪宴。

〔庚辰〕『一捧雪中（甲辰無『中』字，下同）伏賈家之敗。（己卯、甲辰、有正同）』

第二齣乞巧。

〔庚辰〕長生殿中伏元妃之死。（己卯、甲辰、有正同）

第三齣仙緣。

〔庚辰〕邯鄲夢中伏甄寶玉送玉。（己卯、甲辰、有正同）

第四齣離魂。

〔有正〕牡丹亭中伏黛玉死。所點之戲劇伏四事，乃通部書之大過節大關鍵。（己卯、庚辰同，惟『牡丹亭中』四字錯在下文，今先引有正本）

〔甲辰〕伏黛玉之死牡丹亭。（此亦係誤倒）

雖是裝演的形容，却作盡悲歡情狀。

〔庚辰〕二句畢矣。（己卯、有正同）

喜的忙接了。

〔庚辰〕何喜之有。伏下後面許多文字。只用一喜字。（己卯、有正同）

定要作『相約』『相罵』二齣。

〔庚辰〕釵釧記中，總隱後文不盡風月等文。（己卯、有正同）

論戲子事。

〔庚辰〕接近之俗語云，『能養千軍，不養一戲』。蓋甚言優伶之不可養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業稍優出衆，此一人則拿腔作勢，轉衆恃能，種種可惡，使主人逐之不捨，責之不可，雖不欲不憐而實不能不憐，雖欲不愛而實不能不愛。余歷梨園子弟廣矣，各各皆然，亦曾與慣養梨園諸世家兄弟談議及此，衆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閱石頭記至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一語，便見其恃能壓衆，喬酸姣妒，淋漓滿紙矣。復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將和盤托出。與余三十年前目睹身親之人，現形於紙上，使言石頭記之爲書，情之至極，言之至恰，然非領略過乃事，迷陷過乃情，即觀此茫然嚼蠟，亦不知其神妙也。（己卯同。有正『技業』作『技藝』，『恃能』作『恃強』，『使主人』作『使人』，『雖不欲不憐』作『雖欲不憐』，而實不能不憐』作『而實不能不愛』，俱無『而』字，『至原非本角』作『載原非本脚』，『使言』作『便言』，『至恰』作『至確』，餘同）

賈薈扭他不過。

〔庚辰〕如何反扭他不過，其中便隱許多文字。（己卯、有正同）

好生教習。

〔庚辰〕可知尤物了。（己卯、有正同）

並金銀鏤子食物之類。

〔庚辰〕又伏下一個尤物，一段新文。（己卯、有正同）

『苦海慈航』。（以上一八四頁）

〔庚辰〕寓通部人事。一篇熱文，却如此冷收。（己卯、有正同）

寶玉亦同此。

〔庚辰〕此中忽夾上寶玉，可思。（己卯、有正同）

緊緊的不忍釋放。

〔庚辰〕使人鼻酸。（己卯、有正同）

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萬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以上一八五頁）

〔庚辰〕妙極之識，試看別書中專能故用一不祥之語爲識，今偏不然，只有如此現成一語，便是不再之識。只看他用一倘字，便隱諱自然之至。（己卯、有正同）

回末眉批

〔庚辰〕一回離合悲歡夾寫之文，真如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尙有許多忙中閑，閑中忙，小波瀾，一絲不漏，一筆不苟。

有正本第十八回總批

此回鋪排，非身經歷，開巨眼，伸大筆，則必有所滯窒牽強，豈能如此觸處成趣，立後文之根，足本文之情者。且借象說法，學我佛闡經，代天女散花，以成此奇文妙趣。惟不得與四才子書之作者，同時討論臧否，爲可恨耳。

第十九回

開始總批

〔有正〕彩筆輝光若轉環，心情魔態幾千般。寫成濃淡兼深淺，活現癡人戀戀間。

〔甲辰〕此回寫出寶玉閑闌書房，偷看襲人，筆意隨機跳脫。復又襲人將欲贖身，揣情諷諫，以及寶玉在黛玉房中尋香嘲笑，文字新奇，傳奇之中殊所罕見。原本評註過多，未免旁雜，反擾正文，刪去以俟觀者凝思入妙，愈顯作者之靈機耳。

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

〔庚辰〕補還一句，細，方見省親不獨賈家一門也。（己卯同。有正『補還』下多一『細』字，餘同）

只扎掙着與無事的人一樣。

〔庚辰〕伏下病源。（己卯、甲辰、有正同）

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纔得回來。

〔庚辰〕一回一回各生機軸，總在人意想之外。（己卯、有正同）

擲骰子趕圍棋作戲。

〔庚辰〕寫出正月光景。（己卯、有正同）

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

〔庚辰〕總是新正妙景。（己卯、有正同）

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子牙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

〔庚辰〕真熱鬧。（己卯、有正同）

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

〔庚辰〕形容尅剝之至，弋陽腔能事異矣。閱至此則有如耳內喧嘩，目中離（撩）亂。後文至隔牆聞『裊晴絲』數

曲，則有如魂隨笛轉，魄逐歌銷。形容一事，一事畢真，石頭是第一能手矣。（己卯同。有正『尅剝』作『刻薄』，『離

亂』作『撩亂』，『畢真』作『畢肖』，餘同）

別人家斷不能有的。（以上一八六頁）

〔庚辰〕必有之言。（己卯、有正同）

想那裏那美人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

〔庚辰〕極不通極胡說中，寫出絕代情癡，宜乎衆人謂之瘋傻。（己卯同。有正『情癡』作『癡情』，餘同）

敢是美人活的不成。

〔庚辰〕又帶出小兒心意，一絲不落（己卯同。有正『不落』作『不亂』）

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

〔庚辰〕開口便好。（己卯、有正同）

還不快跑。

〔庚辰墨筆眉批〕情景逼真，如見如繪。鑑堂。

〔庚辰〕此等搜神奪魄至神至妙處，只在囫圇不解中得。（己卯同。有正『得』作『得來』，餘同）

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

〔庚辰〕活寶玉，移之他人不可。（己卯、有正同）

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

〔庚辰〕按此書中寫一寶玉，其寶玉之爲人，是我輩於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目會親覩者。又寫寶玉之發言，每每令人不解，寶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獨於世上親見這樣的人不會，即閱今古所有之小說傳奇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於顰兒處爲更甚。其囫圇不解之中實可解，可解之中又說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見一寶玉，真聞此言者，移之第二人萬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閱石頭記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寶玉顰兒至癡至呆囫圇不解之語中，其詩詞雅謎酒令奇衣奇食奇玩等類，固他書中未能，然在此書中評之，猶爲二著。（己卯同。有正『未目』作『目未』，『發言』作『言』，『親見這樣的人』作『親這樣的人』，『萬』作『萬萬』，『雅謎』作『啞謎』，『奇衣奇食』作『及衣食』，『評之』作『評』，餘同）

新鮮奇文。

〔庚辰墨筆眉批〕奇文句似應作注。（在本書『奇文』上作墨勾符號。）

竟寫不出來的。

〔庚辰〕若都寫的出來，何以見此書中之妙。脂研。（己卯同。有正句後無『脂研』二字，多一『耶』字）

做了個夢。

〔庚辰〕又（有正多『是』字）一個夢，只是隨手成趣耳。（己卯、有正同）

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卍字的花樣。

〔庚辰〕千奇百怪之想。所謂牛溲馬勃皆至藥也，魚鳥昆蟲皆妙文也，天地間無一物不是妙物，無一物不可成文，但在人意捨取耳。此皆信手拈來，隨筆成趣，大遊戲，大慧悟，大解脫之妙文也。（己卯同。有正『慧悟』作『會悟』，餘同。）

叫作卍兒。（以上一八七頁）

〔庚辰〕音萬。（己卯、有正同）

茗烟吹笑道。

〔庚辰眉批〕吹音希。吹吹，笑貌。

他們就不知道了。

〔庚辰〕茗烟此時只要掩飾方纔之過，故設此以悅寶玉之心。（己卯同。有正『掩飾』作『遮飾』，餘同）

瞧他在家作什麼呢。

〔庚辰〕妙。寶玉心中早安了這著，但恐茗烟不肯引去耳。恰遇茗烟私行淫媾，爲寶玉所協，故以城外引以悅其心，寶玉始悅，出往花家去。非茗烟適有罪所協，萬不敢如此私引出外。別家子弟尙不敢私出，況寶玉哉，況茗烟哉。文字筍楔，細極。（己卯同。有正『所協』作『所掖』，是；『以悅』作『悅』，『有罪所協』作『有罪所掖』，餘同）

要打我呢。

〔庚辰〕必不可少之語。（己卯、有正同）

花自芳。

〔庚辰〕隨姓成名，隨手成文。（己卯、有正同）

與幾個外甥女兒。

〔庚辰〕一樹千枝，一源萬派，無意隨手，伏脈千里。（己卯、有正同）

襲人聽了，纔放下心來。

〔庚辰〕精細週到。（己卯、有正同）

噤了一聲，笑道。

〔庚辰〕轉至笑字，妙神。（己卯、有正同）

你也忒胡鬧了。

〔庚辰〕該說，說得是。（己卯、有正同）

還有誰跟來？

〔庚辰〕細。（己卯、有正同）

襲人聽了，復又驚慌。

〔庚辰〕是必有之神理，非特故作頓挫。（己卯、有正同）

回去我定告訴嬖嬖們打你。

〔庚辰〕該說，說的更是。脂研。（己卯同）

〔有正〕該說，說的更有理。

不然，我們還去罷。（以上一八八頁）

〔庚辰〕茗烟賊。（己卯、有正同）

……又忙倒好茶。

〔庚辰〕連用三『又』字，上文一個『百般』，神理活現。脂硯。（己卯同。有正『脂硯』作『紙上』，餘同）

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

〔庚辰〕妙。不寫襲卿忙，正是忙之至。若一寫襲人忙，便是庸俗小派了。（己卯、有正同）
也不敢亂給東西吃。

〔庚辰〕如此至微不至小中便帶出家常情，他書寫不及此。（己卯同。有正『家常情』作『家常情事』，餘同）
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

〔庚辰〕疊用四『自己』字寫得寶襲二人素日如何親洽，如何尊榮，此時一盤托出。蓋素日身居侯府綺羅錦綉之中，其安富尊榮之寶玉，親密浹洽勤慎委婉之襲人，是分所應當，不必寫者也。今於此一補，更見其二人平素之情義，且暗透此回中所有母女兄長欲為贖身角口未到之過文。（己卯同。有正『疊用』作『用』，『角口』作『口角』，餘同）
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

〔庚辰〕補明寶玉自幼何等嬌貴。以此一句留與下部後數十回『寒冬噎酸齏，雪夜圍破毡』等處對看，可為後生過分之戒，嘆嘆！（己卯同。有正『嘆嘆』作『嘆』）

好歹嘗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趟。

〔庚辰〕得意之態，是纔與母兄較爭以後之神理，最細。（己卯、有正同）
拈了幾個松子瓢。

〔庚辰〕惟此品稍可一拈，別品便大錯了。（己卯、有正同）

寶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

〔庚辰〕八字畫出纔收淚之一女兒，是好形容，且是寶玉眼中意中。（己卯、有正同）

纔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

〔庚辰〕伏下後文所補未到多少文字。（己卯、有正同）

他們就不問你往那去的。

〔庚辰〕指晴雯麝月等。（己卯、有正同）

必有是問。閱此則又笑盡小說中無故家常穿紅掛綠綺綉綾羅等語，自謂是富貴語，究竟反是寒酸話。（己卯

同。有正『寒酸話』作『寒酸俗態也』）

我還替你留着好東西呢。

〔庚辰夾批〕生貢切己之事。

叫他們聽着，什麼意思。

〔庚辰〕想見二人來（素）日情常。（己卯同）

〔有正〕想見二人往日情長。

一面又伸手從寶玉項上將通靈玉摘了下來。

〔庚辰眉批〕自一把拉住至此諸形景動作，襲卿有意微露峰芒（絳芸）軒中隱事也。

也不過是這麼個東西。

〔庚辰〕行文至此固好看之極，且勿論。按此言固是襲人得意之語，蓋言你等所希罕不得一見之寶，我却常守常見，視為平物，然余今窺其用意之旨，則是作者借此正為貶玉，原非大觀者也。（己卯、有正同）

花自芳道：有我送去。

〔庚辰夾批〕只知保重耳。

為的是碰見人。（以上一八九頁）

〔庚辰〕細極。（己卯、有正同）

寶玉笑說：倒難爲你了。

〔庚辰夾批〕公子口氣。

十分看不過。

〔庚辰〕人人都看不過，獨寶玉看得過。（己卯、有正同）

你們越發沒個樣兒了。

〔庚辰〕說得是，原該說。（己卯、有正同）

別的媽媽們越不敢說你們了。

〔庚辰〕補明好。寶玉雖不吃乳，豈無伴從之嫗嫗哉。（己卯、有正同）

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家的。

〔庚辰〕用俗語入妙。（己卯、有正同）

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糟蹋，越不成體統了。

〔庚辰〕所以爲今古未有之一寶玉。（己卯、有正同）

二則李嬷嬷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

〔庚辰〕調侃入微，妙妙。（己卯、有正同）

什麼時辰睡覺等語。

〔庚辰〕可嘆。（己卯、有正同）

有的說：好一個討厭的老貨。

〔庚辰夾批〕實在有的。

說畢拿匙就吃。

〔庚辰〕寫聾鍾奶姆，便是聾鍾奶姆。（己卯、有正同）

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

〔庚辰〕過下無痕。（己卯、有正同）

回來又惹氣了。

〔庚辰〕照應茜雪楓露茶前案。（己卯、有正同）

別帶累我們受氣。

〔庚辰〕這等話玉（語之誤，己卯缺）聲口，必是晴雯口氣。（己卯同。有正『玉』作『語』，『聲口』作『無疑』，餘同）

什麼阿物兒。（以上一九〇頁）

〔庚辰〕雖暫委曲唐突襲卿，然亦怨不得李媼。（己卯、有正同）

豈有爲這個不自在的。

〔庚辰〕聽這聲口，必是麝月無疑。（己卯、有正同）

打量上次爲茶攪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

〔庚辰〕照應前文，又用一攪，屈殺寶玉。然在李媼心中口中畢肖。（己卯、有正同）說着，賭氣去了。

〔庚辰〕過至下回。（己卯、有正同）

只見晴雯躺在床上不動。

〔庚辰〕嬌態已慣。（己卯、有正同）

擱在這裏倒白糟蹋了。

〔庚辰〕與前文應，失手碎鐘遙對。通部襲人皆是如此，一絲不錯。（己卯、有正同）

你替我剝栗子，我去鋪床。

〔庚辰〕必如此方是。（己卯、有正同）

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麼人？

〔庚辰〕若是（有正作見，是）過女兒之後沒有一段文字，便不是寶玉，亦非石頭記矣。（己卯同。有正『沒有』作『沒』）

贊歎兩聲。

〔庚辰〕這一贊嘆又是令人囫圇不解之語，只此便抵過一大篇文字。（己卯、有正同）

襲人道：「歎什麼。」

〔有正〕只一嘆字，便引出花解語一回來。（己卯、有正同）想是說他那裏配紅的。

〔庚辰〕補出寶玉素喜紅色。這是激語。（己卯、有正同）那樣的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

〔庚辰〕活寶玉。（己卯、有正同）怎麼也得他在咱們家就好了。

〔庚辰〕妙談妙意。（己卯、有正同）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纔往你家來。

〔庚辰〕妙答。寶玉並未說奴才二字，襲人連補奴才二字，最是勁（筋）節。怨不得作此語。（己卯同。有正『連補奴才二字』作『連補奴才二人』，餘同）

必定是奴才不成？

〔庚辰〕勉強，如聞。（己卯、有正同）

說親戚就使不得？

〔庚辰〕更強。（己卯、有正同）

那也搬配不上。

〔庚辰〕說的事（是）。（己卯同。有正作『說得是』）

你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以上一九一頁）

〔庚辰〕總是故意激他。（己卯、有正同）

沒的我們這種濁物。

〔庚辰〕妙號，後文又曰鬚眉濁物之稱，今古未有之一人，始有此今古未有之妙稱妙號。（己卯、有正同）

倒生在這裏。

〔庚辰〕這皆寶玉意中心中確實之念，非前勉強之詞，所以謂今古未（有）之一人耳。聽其囫圇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觸之心，審其癡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未見之文字；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賬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平（缺一字），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恰恰只有一顰兒可對，令他人徒加評論，總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脫胎，何等骨肉。余閱此書亦愛其文字耳，實亦不能評出二人終是何等人物。後觀情榜評曰，『寶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評自在評癡之上，亦屬囫圇不解，妙甚。（己卯、有正俱在『脫胎』下多『何等心臆』四字。有正『這皆』作『這皆是』，『非前』作『非』，『今古未之一人』作『今古未有之一人』，『委婉』作『婉轉』，『庸俗平』作『庸俗』，『令他人』作『今他人』，餘同）明年就出嫁。

〔庚辰夾批〕所謂不入耳之言也。

不禁又啞了兩聲。

〔庚辰〕寶玉心思另是一樣，余前評可見。（己卯、有正同）

又聽襲人歎道。

〔庚辰〕襲人亦嘆，自有別論。（己卯、有正同）

寶玉聽了這話內有文章。

〔庚辰〕余亦如此。（己卯、有正同）

不覺吃一驚。

〔庚辰〕余亦吃驚。（己卯、有正同）

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的呢。

〔庚辰〕即余今日尤難爲情，況當日之寶玉哉。（己卯、有正同）

怎麼是個了局。

〔庚辰〕說得極是。（己卯、有正同）

我不叫你去也難。

〔庚辰〕是頭一句駁，故用貴公子聲口，無理。（己卯、有正同）

別說你了。

〔庚辰〕一駁更有理。（己卯、有正同）

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

〔庚辰〕自然。（己卯、有正同）

老太太不放你也難。

〔庚辰〕第二層仗祖母溺愛，更無理。（己卯、有正同）

或者感動了老太太太太。

〔庚辰〕寶玉並不提王夫人，襲人偏自補出，週密之至。（己卯、有正同）

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

〔庚辰〕百忙中又補出湘雲來，真是七穿八達，得空便入。（己卯、有正同）

若說爲伏侍的你好。

〔庚辰夾批〕這却是真心話。

不是沒了我，就不成事。

〔庚辰〕再一駁，更覺精細有理。（己卯、有正同）

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

〔庚辰〕自然。（有正同）

心內越發急了。

〔庚辰〕原當急。（己卯、有正同）

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以上一九二頁）

〔庚辰〕急心腸故入於霸道，無理。（己卯、有正同）

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太斷不肯行的。

〔庚辰〕三駁不獨更有理，且又補出賈府自家慈善寬厚等事。（己卯同。有正『自家』作『自』，餘同）

寶玉聽了，思忖半晌。

〔庚辰〕正是思忖只有去理實無留理。（己卯同。有正本『去』和『留』下各多一『的』字，無『實』字）

你是去定了。

〔庚辰〕自然。（己卯、有正同）

襲人道：去定了。

〔庚辰夾批〕口氣像極。

這樣薄情無義。

〔庚辰〕余亦如此見疑。（己卯、有正同）

早知道都是要去的。

〔庚辰〕都是要去的。妙。可謂觸類傍通，活是寶玉。（己卯、有正同）

臨了剩我一個孤鬼兒。

〔庚辰〕可謂見首知尾，活是寶玉。（己卯、有正同）

便賭氣上牀睡去了。

〔庚辰〕又到無可奈何之時了。（己卯、有正同）

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

〔庚辰〕補前文。（己卯、有正同）

沒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

〔庚辰夾批〕孝女義女。

〔庚辰〕補出襲人幼時艱辛苦狀，與前文之香菱後文之晴雯，大同小異，自是又副十二釵中之冠，故不得不補傳之。（己卯、有正同）

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

〔庚辰〕可謂不幸中之幸。（己卯、有正同）

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出來，再多淘澄幾個錢也還罷了。

〔庚辰夾批〕孝女義女。

權當我死了。

〔庚辰夾批〕可憐可憐。

因此哭鬧了一陣。

〔庚辰夾批〕我也要哭。

〔庚辰〕以上補在家今日之事，與寶玉問哭一句針對。（己卯、有正同）

只怕身價銀一併賞了，這是有的事呢。

〔庚辰〕又夾帶出賈府平素施爲來，與襲人口中針對。（己卯、有正同）

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

〔庚辰〕伏下多少後文。（己卯、有正同）

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

〔庚辰〕又伏下多少後文。先一句是傳中陪客，此一句是傳中本旨。（己卯、有正同）

也就死心不贖了。

〔庚辰〕既如此，何得襲人又作前語以愚寶玉，不知何意，且看後文。（己卯、有正同）
他二人又是那般景況。

〔庚辰〕一件閒事一句閒文皆無，警甚。（己卯、有正同）
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

〔庚辰〕一段情結。脂硯。（己卯同。有正『脂硯』作『甚妙』）
如今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

〔庚辰〕四字好。所謂說不得好，又說不得不好也。（己卯、有正同）
口不能言的毛病兒。

〔庚辰〕只如此說更好，所謂說不得聰明賢良，說不得癡呆愚昧也。（己卯、有正同）
更覺放蕩弛縱。（以上一九三頁）

〔庚辰〕四字妙評。脂硯。（己卯同。有正『脂硯』作『確甚』）
任情恣性。

〔庚辰〕四字更好，亦不涉於惡，亦不涉於淫，亦不涉於驕，不過一味任性耳。（己卯、有正同）
最不喜務正。

〔庚辰〕這還是小兒同病。（己卯、有正同）
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

〔庚辰〕原來如此。（己卯、有正同）

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

〔庚辰〕不獨解語，亦且有智。（己卯、有正同）

只因怕爲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茜雪之茶等事。

〔庚辰〕可謂賢而多智術之人。（己卯同）

〔有正〕可謂伶俐多智之人。

自己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淚痕滿面。

〔庚辰〕正是無可奈何之時。（己卯、有正同）

寶玉聽這話有文章。

〔庚辰〕寶玉不愚。（己卯、有正同）

我還要怎麼留你，我自己也難說了。

〔庚辰〕二人素常情義。（己卯、有正同）

你說，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

〔庚辰〕疊二語，活見從紙上走一寶玉下來，如聞其呼，見其笑。（己卯同。有正『疊』作『疊疊』；『見』作『如見』，

餘同）

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

〔庚辰〕兩三百不成話，却是寶玉口中。（己卯、有正同）

等我一化成了飛灰。

〔庚辰〕脂硯齋所謂不知是何心思，始得口出此等不成話之至奇至妙之話，諸公請如何解得，如何評論。所勸者

正爲此，偏於勸時一犯，妙甚。（己卯同。有正『脂硯齋所謂不知』作『此評者所謂』，『諸公請』作『請諸公』，餘同）

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

〔庚辰〕灰還有知識，奇之不可甚言矣。余則謂人尙無知識者多多。（己卯同。有正『可甚』作『可勝』，餘同）

我也憑你們愛那裏去就去了。

〔庚辰〕是聰明，是愚昧，是小兒淘氣，余皆不知，只覺悲感難言，奇瑰愈妙。（己卯、有正同）

再不說這話了。

〔庚辰夾批〕只說今日一次，呵呵。玉兄玉兄，你到底哄的那一個？

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罷。

〔庚辰夾批〕新鮮真新鮮。

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

〔庚辰夾批〕所謂開方便門。

〔庚辰〕寶玉又誚謗讀書人，恨此時不能一見如何誚謗。（己卯、有正同）

也教老爺少生些氣。

〔庚辰夾批〕大家聽聽，可是丫嬛說的話。

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作『祿蠹』。

〔庚辰〕二字從古未見，新奇之至，難怨世人謂之可殺，余却最喜。（己卯、有正同）

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以上一九四頁）

〔庚辰〕寶玉目中猶有明明德三字，心中猶有聖人二字，又素日皆作如是等語，宜乎人人謂之瘋傻不肖。（己卯、有正同）

再不說了。

〔庚辰〕又作是語，說不得不乖覺，然又是作者瞞人之處也。（己卯、有正同）

再不可毀僧謗道。

〔庚辰〕一件。是婦女心意。（己卯、有正同）

調脂弄粉。

〔庚辰〕二件。若不如此，亦非寶玉。（己卯、有正同）

還有更要緊的一件。

〔庚辰〕忽又作此一語。（己卯、有正同）

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

〔庚辰〕此一句是聞所未聞之語，宜乎其父母嚴責也。（己卯、有正同）

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

〔庚辰〕總包括盡矣。其所謂花解語者大矣，不獨冗冗爲兒女之分也。（己卯、有正同）

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縱坐了也沒甚趣。

〔庚辰〕調侃不淺。然在襲人能作是語，實可愛可敬可服之至，所謂花解語也。（己卯、有正同）

襲人勸寶玉末後一段。

〔庚辰眉批〕花解語一段，乃襲卿滿心滿意將玉兄爲終身得靠，千妥萬當，故有是。余閱至此，余爲襲卿一嘆。丁亥春，畸笏叟。

寶玉命取表來。

〔庚辰〕照應前鳳姐之文。（己卯、有正同）

果然針已指到亥正。

〔庚辰〕表則是表的寫法。前形容自鳴鐘則是自鳴鐘，各盡其神妙。（己卯、有正同）

因而和衣躺在炕上。

〔庚辰夾批〕過下引線。

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

〔庚辰〕爲下文留地步。（己卯、有正同）

好妹妹。

〔庚辰〕纔住了好姐姐，又聞好妹妹，大約寶玉一日之中一時之內，此六個字未曾暫離口角，妙。（己卯、有正同）

將黛玉喚醒。

〔庚辰〕若是別部書中寫此時之寶玉，一進來便生不軌之心，突萌苟且之念，更有許多賊形鬼狀等醜態邪言矣。此却反推喚醒他，毫不在意，所謂說不得淫場（蕩）是也。（己卯同。有正『鬼狀等』無『等』字，『淫場』作『淫蕩』，

餘同)

今兒還沒有歇過來。

〔庚辰〕補出姣怯態度。(己卯、有正同)

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

〔庚辰〕寶玉又知養身。(己卯、有正同)

見了別人就怪膩的。(以上一九五頁)

〔庚辰〕所謂只有一顰可對，亦屬怪事。(己卯、有正同)

寶玉道：沒有枕頭。

〔庚辰〕纏綿密祕入微。(己卯同。有正『密祕』作『密切』)

咱們在一個枕頭上罷。

〔庚辰〕更妙，漸逼漸近，所謂意綿綿也。(己卯、有正同)

黛玉道：放屁。

〔庚辰夾批〕如聞。

睜開眼。

〔庚辰〕睜眼。(己卯、有正同)

起身。

〔庚辰〕起身。(己卯、有正同)

笑道。

〔庚辰〕笑。（己卯、有正同）

眞眞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

〔庚辰〕妙語，妙之至，想見其態度。（己卯、有正同）
以手撫之，細看。

〔庚辰〕想見其纏綿態度。（己卯、有正同）

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

〔庚辰〕妙極，補出素日。（己卯、有正同）

寶玉側身，一面笑道。

〔庚辰夾批〕對推醒看。

擰上了一點兒。

〔庚辰〕遙與後文平兒於怡紅院晚粧時對照。（己卯、有正同）

黛玉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

〔庚辰〕想見情之脈脈意之綿綿。（己卯、有正同）

你又幹這些事了。

〔庚辰〕又是勸戒語。（己卯、有正同）

幹也罷了。

〔庚辰〕一轉細極，這方是顰卿，不比別人一味固執死勸。（己卯、有正同）

別人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

〔庚辰〕補前文之未到，伏後文之線脈。（己卯同）

〔有正〕補前文之未足者。

又大家不乾淨惹氣。

〔庚辰〕大家二字何妙之至，神之至，細膩之至。乃父責其子縱加以笞楚，何能使大家不乾淨哉，今偏大家不乾淨，則知賈母如何管孫責子，（遷）怒於衆，及自己心中多少抑鬱難堪難禁，代憂代痛一齊托出。（己卯、有正『怒』作

『遷怒』，是，餘同）

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

〔庚辰眉批〕一句描寫玉，刻骨刻髓，至矣盡矣。壬午春。

〔庚辰〕可知昨夜情切切之語，亦屬行雲流水矣。（己卯、有正同）

聞之令人醉魂酥骨。

〔庚辰〕却像似淫極，然究竟不犯一些淫意。（己卯同。有正『像似』作『像是』）

冬寒十冷，誰帶什麼香呢。

〔庚辰夾批〕口頭語，猶在寒冷之時。

連我也不知道。

〔庚辰〕正是。按諺云，人在氣中忘氣，魚在水中忘水。余今續之曰，美人忘容，花則忘香。此則黛玉不知自骨肉

中之香同。(己卯同。有正『知自』作『自知』，『同』作『耳』，餘同)
衣服上燻染的也未可知。

〔庚辰〕有理。(己卯、有正同)

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

〔庚辰〕自然。(己卯、有正同)

黛玉冷笑道。

〔庚辰〕冷笑便是文章。(己卯、有正同)

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朵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

〔庚辰〕活潑兒一絲不錯。(己卯、有正同)

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以上一九六頁)

〔庚辰〕活畫。(己卯、有正同)

你再鬧，我就惱了。

〔庚辰〕如見如聞。(己卯、有正同)

一面理鬢。

〔己卯〕畫。(有正同)

你有煖香沒有？

〔庚辰〕奇問。(己卯、有正同)

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

〔庚辰〕一時原難解，終遜黛卿一等，正在此等處。（己卯、有正同）

黛玉點頭歎笑道。

〔己卯〕畫。（有正同）

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煖香去配。

〔庚辰〕（的）是顰兒活畫，然這是阿顰一生心事，故每不自禁自及之。（己卯、有正同）

黛玉也倒下，用手帕子蓋上臉。

〔庚辰〕畫。（己卯、有正同）

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

〔庚辰〕先一總。（己卯、有正同）

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

〔庚辰〕原來只爲此故，不暇傍人嘲笑，所以放蕩無忌處不特此一件耳。（有正『傍人』作『防人』，餘同）

你們揚州衙門裏有一件大故事。

〔庚辰夾批〕像個親（說）故事的。

順口譌道。

〔庚辰夾批〕又哄我看書人。

黛玉笑道：真是扯謊，自來也沒聽見這山。

〔庚辰夾批〕山名洞名，輦兒已知之矣。

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

〔庚辰夾批〕不先了此一句，可知此謊再謊不完的。

老耗子昇座議事。

〔庚辰〕耗子亦能升座且議事，自是耗子有賞罰有制度矣。何今之耗子猶穿壁嚙物，其升座者置而不問哉？（己卯同。有正末多『哈哈』二字，餘同）

因說明日乃是臘八，世上人都熬臘八粥。

〔庚辰夾批〕難道耗子也要臘八粥吃，一笑。

須得趁此打劫些來方妙。

〔庚辰〕議的是這事，宜乎爲鼠矣。（己卯同。有正『議的』作『議問』）

遣一能幹的小耗前去打聽。

〔庚辰〕原來能於此者便是小鼠。（己卯、有正同）

惟有山下廟裏果米最多。（以上一九七頁）

〔庚辰〕廟裏原來最多，妙妙。（己卯、有正同）

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

〔庚辰夾批〕玉兄也知瑣碎，以抄近爲妙。

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

〔庚辰夾批〕玉兄玉兄，唐突顰兒了。

卻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

〔庚辰〕凡三句暗爲黛玉作評，諷的妙。（己卯同。有正『凡三』作『這三』，餘同）

我不學他們直偷。

〔庚辰夾批〕不直偷，可畏可怕。

卻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

〔庚辰夾批〕可怕可畏。

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

〔庚辰〕果然巧而且最毒，直偷者可妨（防），此法不能妨矣。可惜這樣才情，這樣學術，却只一耗耳。（己卯同。

有正『妨』作『防』，『却只』作『却是』，餘同）

竟變了一個最標致美貌的一位小姐。

〔庚辰夾批〕奇文怪文。

如何變出小姐來？

〔庚辰〕余亦說變錯了。（己卯、有正同）

卻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香玉呢。

〔庚辰〕前面有試才題對額，故緊接此一篇無稽亂話。前無則可，此無則不可。蓋前係寶玉之懶爲者，此係寶玉不得不爲者。世人誹謗無礙，獎譽不必。（己卯、有正同）

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為聞你香，忽然想起這個典故來。

〔庚辰眉批〕玉生言（香）是要與小恙梨香院對看，愈覺生動活潑。且前以黛玉，後以寶釵，特犯不犯，好看煞。丁亥春，畸笏叟。

只見寶釵走來。

〔庚辰〕妙。（己卯，有正同）

怨不得他，他肚子裏的典故原多。

〔庚辰〕妙諷。（己卯，有正同）

只是可惜一件。

〔庚辰〕妙轉。（己卯，有正同）

凡該用典故之時，他偏就忘了。（以上一九八頁）

〔庚辰〕更妙。（己卯，有正同）

別人冷的那樣，你急的只出汗。（一九九頁）

〔庚辰〕與前拭汗二字針對，不知此書何妙了（至）如此，有許多妙談妙語，機鋒詼諧，各得其時，各盡其理。前梨香院黛玉之諷則偏兒越（而趣），此則正而趣，二人真是對手，兩不相犯。（己卯同。有正『了』作『至』，『偏兒越』作『偏而趣』，均是，餘同）

總批

〔庚辰墨筆〕此回宜分作三回方妙，係抄錄之人遺漏。玉藍坡。（按庚辰本，十七十八未分回，十九回亦無回目，

故云然)

〔有正〕若知寶玉真性情者當留心此回。其與襲人何等留連，其於畫美人事何等古怪，其遇茗烟事何等憐惜，其於黛玉何等保護。再襲人之癡忠，畫人之惹事，茗烟之屈奉，黛玉之癡情，千態萬狀，筆力勁尖，有水到渠成之象，無微不至。真畫出一個上乘智慧之人，入於魔而不悟，甘心墮落。且影出諸魔之神通，亦非泛泛，有勢不能輕登彼岸之形。凡我衆生掩卷自思，或於身心少有補益。小子妄談，諸公莫怪。

第二十回

開始總批

〔有正〕智慧生魔多象，魔生智慧方深。智慧寂滅萬緣根，不解智魔作甚。一時存了食，或夜間失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

〔庚辰〕云寶玉亦知醫理，却只是在顰釵等人前方露，亦如後回許多明理之語，只在閨前現露三分，越在雨村等經濟人前如癡如呆，實令人可恨。但雨村等視寶玉不是人物，豈知寶玉視彼等更不是人物，故不與接談也。寶玉之情癡十六（真）乎假乎，看官細詳。（己卯同。有正『顰釵』作『顰兒』，『故不與』作『故不知』，『十六乎假乎』作『是真乎是假乎』，餘同）

那襲人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場他，可見老背晦了。

〔庚辰〕襲卿能使顰卿一讚，愈見彼之爲人矣，觀者諸公以爲如何？（己卯、有正同）
寶釵忙一把拉住道。

〔庚辰夾批〕的是寶釵行事。

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爲是。

〔庚辰〕寶釵如何？觀者思之。（己卯、有正同）
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

〔庚辰夾批〕活像過時奶媽罵丫頭。

我擡舉你起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大樣的躺在炕上。

〔庚辰夾批〕在襲卿身上去叫下撞天屈來。

一心只想裝狐媚子哄寶玉，哄的寶玉不理我。

〔庚辰夾批〕看這句幾把批書人嚇殺了。幸有此句，不然，我石兄襲卿掃地矣。

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

〔庚辰夾批〕雖寫得酷肖，然唐突我襲卿，實難爲情。

看你還妖精似的哄寶玉不哄。（以上二〇〇頁）

〔庚辰夾批〕若知好事多磨，方會作者之意。

叫我問誰去。

〔庚辰夾批〕真有是語。

誰不幫着你呢。

〔庚辰夾批〕真有是事。

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

〔庚辰夾批〕冤枉冤哉。

我都知道那些事。

〔庚辰夾批〕囫圇語難解。

把你奶了這麼大。

〔庚辰夾批〕奶媽拿手話。

李嬖罵襲人一段。

〔庚辰眉批〕特爲乳母傳照，暗伏後文倚勢奶娘線脈，石頭記無閑文並虛字在此。壬午孟夏，畸笏老人。李嬖嬖見他二人來了，便拉住訴委屈。

〔庚辰夾批〕四字，嬖嬖是慥（鄭）重二人身分。

嘮嘮叨叨，說個不清。

〔庚辰夾批〕好極，妙極，畢肖極。

正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於人。

〔庚辰夾批〕找上文。有是爭競事。

將當日吃茶茜雪出去一段。

〔庚辰眉批〕茜雪至獄神廟方呈正文。襲人正文標昌（目曰），『花襲人有始有終』。余只見有一次騰清時，與獄神廟慰寶玉等五六稿，被借閱者迷失，嘆嘆！丁亥夏，畸笏叟。

一段特爲怡紅襲人、晴雯、茜雪三嬖之性情見識身分而寫。己卯冬夜。

叫老太太生氣不成。

〔庚辰夾批〕阿鳳兩提老太太，是叫老嫗想襲卿是老太太的人；況又雙關大體，勿泛泛看去。快來跟我吃酒去。

〔庚辰夾批〕何等現成，何等自然，的是鳳卿筆法。

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淚的手帕子。

〔庚辰夾批〕一絲不漏。

虧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了。（以上二〇一頁）

〔庚辰夾批〕批書人也是這樣說。看官將一部書中人一一想來，收拾文字非阿鳳俱有瑣細引跡事。石頭記得力處俱在此。

要爲這些事生氣，這屋裏一刻還站不得了。

〔庚辰夾批〕實言，非謬語也。

說的好說不好聽，大家什麼意思。

〔庚辰夾批〕從狐媚子等語來，實實好語，的是襲卿。

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

〔庚辰夾批〕心中時時刻刻正意語也。

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子交給誰呢。

〔庚辰眉批〕麝月閑閑無語，令余酸鼻，正所謂對景傷情。丁亥夏，畸笏。

〔庚辰夾批〕正文。

滿屋裏上頭是燈，地下是火。

〔庚辰夾批〕燈節。

公然又是一個襲人。

〔庚辰夾批〕豈敢。

因笑道：我在這裏坐着，你放心去罷。

〔庚辰夾批〕每于如此等處，石兄何嘗輕輕放過不介意來。亦作（者）欲瞞看官，又被批書人看去，呵呵。咱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以上二〇二頁）

〔庚辰夾批〕全是襲人口氣，所以後來代任。

寶玉拿了篋子替他一一的梳篋。

〔庚辰夾批〕金閨細事如此寫。

哦，交杯盞還沒吃，倒上頭了。

〔庚辰夾批〕雖謔語，亦少露怡紅細事。

二人在鏡內相視。

〔庚辰夾批〕此係石兄得意處。

忙也向鏡中擺手。

〔庚辰夾批〕好看。趣。

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

〔庚辰眉批〕嬌憨滿紙，令人叫絕。壬午九月。

〔庚辰夾批〕麝月搖手爲此，可兒可兒。好看煞。

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道。

〔庚辰夾批〕找上文。

麝月晴雯一段。

〔庚辰〕閑（己卯作『關』）上一段兒女口舌，却寫麝月一人。有襲人出嫁之後，寶玉寶釵身邊還有一人，雖不及襲人遇到，亦可免微嫌小敝（弊）等患，方不負寶釵之爲人也。故襲人出嫁後云，『好歹留着麝月』一語，寶玉便依從此話。可見襲人雖去，實未去也。寫晴雯之疑忌，亦爲下文跌扇角口等文伏脈，却又輕輕抹去，正見此時都在幼時，雖微露其疑忌，見得人各稟天真之性，善惡不一，往後漸大，漸生心矣。但觀者凡見晴雯諸人則惡之，何愚也哉。要知自古及今愈是尤物，其猜忌妬愈甚。若一味渾厚大量涵養，則有何可令人憐愛護惜哉。然後知寶釵襲人等行爲，並非一味蠢拙古板，以女夫子自居。當綉幙燈前，綠窗月下，亦頗有或調或妬，輕俏艷麗等說。不過一時取樂買笑耳，非切切一味妬才嫉賢也，是以高諸人百倍。不然，寶玉何甘心受屈於二女夫子哉，看過後文則知矣。故觀書諸君子不必惡晴雯，正該感晴雯金閨綉閣中生色方是。（己卯同。有正『猜忌妬』作『猜忌嫉妬』，『有何可』作『有何』，『等說』作『等語』，『生色方是』作『生一方法』）

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己贏了。

〔庚辰眉批〕寫環兄先贏，亦是天生地設現成文字。己卯冬夜。

鶯兒拍着手只叫么。

〔庚辰夾批〕好看煞。

〔庚辰〕嬌憨如此。（己卯、有正同）

伸手便抓起骰子來，然後就拿錢。（以上二〇三頁）

〔庚辰夾批〕更也好看。

一個作爺的還賴我們這幾個錢。

〔庚辰夾批〕酷肖。

前兒和寶玉頑，他輸了那些也沒着急。

〔庚辰夾批〕倒捲簾法。實寫幼時往事可傷。

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

〔庚辰夾批〕蠢驢。

說着便哭了。寶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

〔庚辰夾批〕觀者至此有不捲簾厭看者乎。余替寶卿實難爲情。

凡作兄弟的都怕哥哥。

〔庚辰〕大族規矩原是如此，一絲兒不錯。（己卯、有正同）

饒這樣，還有人背後談論。

〔庚辰夾批〕此意不猷。

更有個猷意思存在心裏。

〔庚辰眉批〕又用諱人語瞞着看官。己卯冬辰。

因孔子是亙古第一人說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聽他這句話。

〔庚辰夾批〕聽了這一個人之話，豈是馱子。由你自己說罷。我把你作極乖的人看。倒招自己煩惱，不如快去爲是。

〔庚辰夾批〕馱子都會立這樣意，說這樣話。

因問：又是在那裏塾了踹窩來了？

〔庚辰夾批〕多事人等口角談吐。

一問不答。（以上二〇四頁）

〔庚辰夾批〕畢肖。

就大口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了，橫豎有教導他的人。

〔庚辰夾批〕反得了理了，所謂貶中褒，想趙姨卽不畏阿鳳，亦無可回答。

〔庚辰眉批〕嫡嫡是彼親生，句句竟成正中貶，趙姨實難答言。至此方知題標用彈字，甚妥協。己卯冬夜。趙姨娘也不敢則聲。

〔庚辰夾批〕談（彈）妒意正文。

你不聽我的話，反叫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

〔庚辰夾批〕借人發脫，好阿鳳，好口齒。句句正言正理，趙姨安得不低頭，靜聽發揮。批至此，不禁一大白。又一大白矣。

輸了幾個錢？

〔庚辰夾批〕轉得好。

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

〔庚辰夾批〕作者當（尙）記一大百乎。嘆嘆。（字跡不甚清，當是嘆字）

把他送了頑去。

〔庚辰夾批〕收拾得好。

爲你這個不尊重。

〔庚辰夾批〕又折一筆，更覺有味。

喝命去吧。

〔庚辰夾批〕本來面目，斷不可（少）。（少字原缺）

得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

〔庚辰夾批〕三字寫看（着）環哥。

鳳姐寶玉賈環一段。

〔庚辰〕一段大家子奴妾吮吻如見如聞，正爲下文五鬼作引也。余爲寶玉肯效鳳姐一點餘風，亦可繼榮寧之盛，諸公當爲如何。（己卯同。有正『奴妾吮吻』作『派妄吮喝』，餘同）

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

〔庚辰〕妙極。凡寶玉寶釵正閑相遇時，非黛玉來，卽湘雲來，是恐曳（洩）漏文章之精華也。若不如此，則寶玉久坐忘情，必被寶卿見棄，杜絕後文成其夫婦時無可談舊之情，有何趣味哉。（己卯同。有正『曳漏』作『漏洩』，餘同）

寶釵笑道，等着。

〔庚辰眉批〕等着二字大有神情。看官閉目熟思，方知趣味，非批書人謾擬也。己卯冬夜。

忙問好廝見。（以上二〇五頁）

〔庚辰〕寫湘雲又一筆法，特犯不犯。（己卯、有正同）

我說呢，虧在那裏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

〔庚辰夾批〕總是心中事語，故機括一動，隨機而出。

史大妹妹等你呢。說着，便推寶玉走了。

〔庚辰〕此時寶釵尙未知他二人心性，故來勸，後文察其心性，故擲之不聞矣。（己卯同。有正『聞』作『問』，是，餘同）

寶玉仍來了。

〔庚辰〕蓋寶玉亦是心中只有黛玉，見寶釵難却其意，故暫陋（隨）彼去，以完寶釵之情。故少坐仍來也。（己卯同。

有正『陋』作『隨』，是，餘同）

不料自己未張口。

〔庚辰夾批〕石頭慣用如此筆仗。

難道連親不間疏，先不僭後，也不知道。（以上二〇六頁）

〔庚辰夾批〕八字足可消氣。

你的心難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

〔庚辰〕此二語不獨觀者不解，料作者亦未必解；不但作者未必解，想石頭亦不解，不過述寶林二人之語耳。石頭既未必解，寶林此刻更自己亦不解，皆隨口說出耳。若觀者必欲要解，須自揣自身是寶林之流，則洞然可解；若自料不是寶林之流，則不必求解矣。萬不可記此二句不解，錯謗寶林及石頭作者等人。（己卯同。有正『想石頭亦不解』作『想石頭亦未必解』，餘同）

寶玉黛玉口角一段。

〔庚辰眉批〕明明寫湘雲來是正文，只用二三答言，反接寫玉林小角口，又用寶釵岔開，仍不了局。再用千句柔言，百般溫態，正在情完未完之時，湘雲突在，諛嬌音之文才見，真已（真）『費（賣）』弄有家私』之筆也。丁亥夏，畸笏叟。

你怎麼倒反把個青荑披風脫了呢？

〔庚辰〕真真奇絕妙文，真如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此等奇妙，非口中筆下可形容出者。（己卯同。有正『真真』作『真正』，餘同）

回來傷了風，又該餓着吵吃的了。

〔庚辰〕一語仍歸兒女本傳，却又輕輕抹去也。（己卯、有正同）

見湘雲走來笑道，二哥哥。

〔甲辰〕齧口字音。

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着你鬧么愛三四五了。

〔庚辰〕可笑近之楚史中，滿紙羞花閉月，鶯啼燕語，除（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處，如太真之肥，飛燕之瘦，西

子之病，若施於別個不美矣。今見咬舌二字加以湘雲，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獨（不）見（其）陋，且更覺輕俏嬌媚，儼然一嬌憨湘雲立於紙上，掩卷合目思之，其愛厄嬌音如入耳內。然後將滿紙鶯啼燕語之字樣，填糞窖可也。（己卯同。有正『除不知』作『殊不知』，『今見咬舌』作『今以咬舌』，『加以湘雲』作『加之湘雲』，『不獨見陋』作『不獨不見其陋』，『掩卷』作『掩書』，『合目』作『合眼』，『如入耳內』作『如入耳』，餘同）

他再不放人一點兒一段。（以上二〇七頁）

〔庚辰眉批〕此作者放筆寫，非褒釵貶顰也。己卯冬夜。

總批

〔庚辰〕此回文字重作輕抹。得力處是鳳姐拉李嬈嬈去，借環哥彈壓趙姨。細致處寶釵爲李嬈勸寶玉，安慰環哥，斷喝鶯兒。至急爲難處是寶顰論心。無可奈何處是就拿今日天氣比；湘雲（黛玉）冷笑道，我當誰，原來是他。冷眼最好看處是寶釵黛玉看鳳姐拉李嬈云這一陣風，玉麝一節，湘雲到，寶玉就走，寶釵笑說等着，湘雲大笑大說，顰兒學咬舌，湘雲念佛跑了數節，可使看官於紙上能耳聞目覩其音其形之文。（己卯同。有正『嬈』皆作『媽』，『湘雲冷笑道』作『黛玉冷笑道』，『我當誰』作『我當是誰』，『寶釵黛玉看鳳姐』作『寶釵黛玉鳳姐』，『寶釵笑說』作『寶釵說』，『耳聞目覩其音其形之文』作『耳聞其音目覩其形』）

第二十一回

開始總批

〔庚辰〕有客題紅樓夢一律，失其姓氏，惟見其詩意駭警，故錄於斯。『自執金矛又執戈，自相戕戮自張羅。茜紗公子情無限，脂硯先生恨幾多。是幻是真空歷遍，閑風閑月枉吟哦。情機轉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凡是書題者不可此爲絕調。詩句警拔，且深知擬書底裏，惜乎失石矣。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見後卅〔有正作〕之三十一回猶不見此之妙，此曰〔回〕『嬌嗔箴寶玉，軟語救賈璉』，後曰〔回〕『薛寶釵借詞含諷諫，王熙鳳知命強英雄』。今只從二婢說起，後則直指其主。然今日之襲人、之寶玉，亦他日之襲人、他日之寶玉也。今日之平兒、之賈璉，亦他日之平兒、他日之賈璉也。何今日之玉猶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今日之璉猶可救，他日之璉已不能〔可〕救耶。箴與諫無異也，而襲人安在哉，寧不悲乎。救與強無別也甚矣，今因平兒，救〔無上五字，只有一但字〕此日阿鳳英氣何如是也，他日之強何〔無上二字〕身微運蹇，展眼〔亦〕何如彼〔是〕耶，人世之變遷如此，光陰〔倏爾如此〕。〔有正〕按此回〔起〕，以上缺。括弧內俱有〔正異文〕

今日寫襲人，後文寫寶釵，今日寫平兒，後文寫阿鳳，文是一樣情理，景況光陰，事却天壤矣。多少眼泪洒出〔與〕此兩回書〔中〕。〔括弧內係有正多出之字〕

此回襲人三大功直與寶玉一生三大病映射。〔有正〕『三大功』之『三』作『之』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回目〕

〔庚辰夾批〕當得起。

湘雲見寶玉攔住門，料黛玉不能出來。

〔庚辰〕寫得湘雲與寶玉又親厚之極，却不見疎遠黛玉，是何情思耶。（有正同）

看寶兄弟分上都丟開手罷。

〔庚辰〕好極妙極，玉顰雲三人已難解難分，插入寶釵云，我勸你兩個看寶兄弟分上，話只一句便將四人一齊起籠住，不知孰遠孰近，孰親孰疎，真好文字。（有正『寶兄弟』作『寶玉兄弟』，餘同）

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

〔庚辰〕話（活）是顰兒口吻，雖屬尖利，真實堪愛堪憐。（有正『話』作『語』，餘同）

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說你。

〔庚辰〕好。二你字連二他字，華灼之至。（有正同）

四人正難分解。

〔庚辰〕好。前三人，今忽四人，俱是書中正眼，不可少矣。（有正『前』作『前係』，餘同）

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邊來。

〔庚辰〕好文章。正是閨中女兒口角之事。若只管諄諄不已，則成何文矣。（有正『諄諄』作『啍啍』，餘同）

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

〔庚辰〕前文黛玉未來時，湘雲寶玉則隨賈母。今湘雲已去，黛玉既來，年歲漸成，寶玉各自有房，黛玉亦各有房，故湘雲自應同黛玉一處也。（有正『漸成』作『漸大』，餘同）

那林黛玉嚴嚴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

〔庚辰〕寫黛玉身分。（『嚴嚴密密』，庚辰夾注，實係正文）

安穩合目而睡。

〔庚辰〕一個睡態。（甲辰、有正同）

那史湘雲卻一把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

〔庚辰〕又一個睡態。寫黛玉之睡態，儼然就是嬌弱女子，可憐；湘雲之態，則儼然是個嬌態女兒，可愛。真是

人人俱盡，個個活跳，吾不知作者胸中埋伏多少裙釵。（有正『黛玉之睡態』作『黛玉之睡』，餘同）

寶玉見了歎道。（以上二〇八頁）

〔庚辰〕嘆字奇。除玉卿外，世人見之，自曰喜也。（有正同）

林黛玉早已醒了。

〔庚辰夾批〕不醒不是黛玉了。

你先出去。

〔庚辰夾批〕一絲不亂。

彎着腰洗了兩把。

〔庚辰夾批〕妙在兩把。

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

〔庚辰夾批〕在怡紅何其廢（費）事多多。

還是這個毛病兒，多早晚纔改。

〔庚辰夾批〕冷眼人傍點，一絲不漏。

湘雲道：如今我忘了。

〔庚辰眉批〕忘了二字在嬌憨。

湘雲寶玉二人對話一段。

〔庚辰眉批〕口中自是應聲而出，捉筆人却從何處設想而來，成此天然對答。壬午九月。

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

〔庚辰夾批〕梳頭亦有文字前已敘過，今將珠子一穿插，却天生有事。

不防被人揀了去，倒便宜他。

〔庚辰眉批〕『到便宜他』四字與『忘了』二字是一氣而來，將一侯府千金白描矣。畸笏。

〔庚辰〕妙談。道『到便宜他』四字是大家千金口吻。近日多用『可惜了』四字，今失一珠不聞此四字，妙極是極。（有正同）

也不知是真丟了，也不知是給了人鑲什麼戴去了。

〔庚辰夾批〕純用畫家烘染法。

寶玉不答。

〔庚辰〕有神理，有文章。（有正同）

因鏡臺兩邊俱是妝奩等物，順手拿起來賞玩。

〔庚辰〕何賞玩也。寫來奇特。〔有正〕也作『耶』，餘同。

意欲要往口邊送。

〔庚辰〕是襲人勸後餘文。〔有正同〕

因又怕史湘雲說。（以上二〇九頁）

〔庚辰〕好極，的是寶玉也。〔有正同〕

說道：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纔改過。（二〇九、二一〇頁間）

〔庚辰夾批〕前翠縷之言並非白寫。

倒別看錯了這個丫頭，聽他說話，倒有些識見。

〔庚辰〕此是寶卿初試，已下漸成知己，蓋寶卿從此〔留〕心，察得襲人果賢女子也。〔有正〕『已下』作『以下』，餘同。

寶釵便在炕上坐了。

〔庚辰〕，好。逐回細看，寶卿待人接物不疎不親，不遠不近，可厭之人亦未見冷淡之態，形諸聲色，可喜之人亦未見醴蜜之情，形諸聲色。今日便在炕上坐了，蓋深取襲卿矣。二人文字此回爲始，詳批於此，諸公請記之。（此

段有脫文，依有正本補全）

深可敬愛。

〔庚辰〕四字包羅許多文章筆墨，不似近之開口便云非諸女子之可比者。此句大壞。然襲人固佳矣，不書此句是

大手眼。〔有正同〕

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

〔庚辰〕奇文。寫得釵玉二人形景較諸人皆近（遠），何也。寶玉之心，凡女子前不論貴賤皆親密之至，豈於寶釵前反生遠心哉。蓋寶釵之行止端肅恭嚴不可輕犯，寶玉欲近之而恐一時有〔有正作「冒」〕瀆，故不敢狎犯也。寶釵待下愚尙且和平親密，何反於〔反於〕作〔致〕？兄弟前有遠心哉。蓋寶玉之行景已泥於閨閣，近之則恐不遜，反成遠離之端也。故二人之遠，實相近之至也。至釵兒于寶玉實近之至矣。却遠之至也。不然，後文如何反〔作「凡」〕較勝角口諸事皆出於釵哉。以及寶玉砸〔作「軋」〕玉，釵兒之淚枯，種種孽障，種種憂忿〔作「忿」〕，皆情之所陷，更何辯哉。（有正除括弧中注明者外，餘皆同）

此一回將寶玉襲人釵釵雲等行止大概一描，已啓〔作「起」〕後大觀園中文字也。今詳批於此後久不忽矣。（有正作〔久後不忘矣〕）

釵與玉遠中近，釵與玉近中遠，是要緊兩大股，不可粗心看過。（有正同）

怎麼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

〔庚辰夾批〕此間必有。

便笑道：怎麼動了真氣。

〔庚辰〕寶玉如此。（有正同）

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

〔庚辰〕醋妬妍憨假態，至矣盡矣。觀者但莫認真此態，爲幸。（有正作〔幸甚〕，餘同）

寶玉見了這般景況，深爲駭異。

〔庚辰〕好。可知未嘗見襲人之如此技藝也。（有正同）

那襲人只管合了眼不理。

〔庚辰〕與顰兒前番姣態如何，愈覺可愛猶甚。（有正同）

因見麝月進來。

〔庚辰〕偏麝月來，好文章。（有正同）

姐姐怎麼了。

〔庚辰〕如見如聞。（有正同）

問你自己便明白了。

〔庚辰〕又好麝月。（有正同）

微微的打鼾。

〔庚辰夾批〕真乎，詐乎。

只聽忽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

〔庚辰夾批〕文是好文，唐突我襲卿，吾不忍也。

也仍合目裝睡。

〔庚辰〕寫得爛熯。（有正同）

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以上二一〇頁）

〔庚辰夾批〕這是委屈了石兄。

你心裏還不明白，還等我說呢。

〔庚辰眉批〕石頭記每用囫圇語處，無不精絕奇絕，且總不相犯。壬午九月，畸笏。

〔庚辰夾批〕亦是囫圇語，却從有生以來肺腑中出，千斤重。

生得十分水秀。

〔庚辰〕二字奇絕，多少姣態包括一盡，今古野史中無有此文也。（有正同）

那丫頭便說：叫蕙香。

〔庚辰〕也好。（有正同）

我原叫芸香的。

〔庚辰〕原俗。（有正同）

正經該叫晦氣罷了，什麼蕙香呢。

〔庚辰〕好極，趣極。（有正同）

那一個配比這些花，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

〔庚辰〕花襲人三字在內，說的有趣。（甲辰、有正同）

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抿嘴而笑。

〔庚辰夾批〕一絲不漏，好精神。

這一日寶玉也不大出房。

〔庚辰〕此是襲卿第一功勞也。（有正同）

也不和姊妹丫頭等廝鬧。

〔庚辰〕此是襲卿第二功勞也。

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弄筆墨。

〔庚辰〕此雖未必成功，較往日終有微補小益，所謂襲卿有三大功也。（有正『微補』作『微裨』，餘同）誰知這個四兒是個聰敏乖巧不過的丫頭。

〔庚辰〕又是一個有害無益者。作者一生爲此所悞，批者一生亦爲此所悞，於開卷凡見如此人，世人故爲喜，余犯〔反〕抱恨。蓋四字悞人甚矣。被悞者深感此批。（有正『犯』作『反』，餘同）

他就變盡方法籠絡寶玉。

〔庚辰〕他好，但不知襲卿之心思何如。（有正『他好』作『也好』，餘同）

以後越發來勸。

〔庚辰〕寶玉惡勸，此是第一大病也。（有正同）

似乎無情太甚。

〔庚辰〕寶玉重情不重禮，此是第二大病也。（有正同）

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以上二一一頁）

〔庚辰〕此意却好，但襲卿輩不應如此棄也。寶玉之情今古無人可比，固矣；然寶玉有情極之毒，亦世人莫忍爲者，看至後半部，則洞明矣。此是寶玉三大病也。寶玉看（有）此世人莫忍爲之毒，故後文方能『懸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寶釵之妻，麝月之婢，豈能棄而（爲）僧哉。玉一生偏僻處。（有正『寶玉看此』作『寶玉看此爲』，『而僧』作『爲僧』，『偏僻處』作『偏僻之處』，餘同）

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庚辰〕此上語本莊子。（甲辰無『語』字，餘同）

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

〔有正〕奇。（庚辰下有『奇』字，圈去，乃批語寫作正文）

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

〔庚辰〕直似莊老，奇甚怪甚。（有正『怪甚』作『怪極之想』，餘同）

寶玉續莊子一段。

〔庚辰眉批〕趁酒興不禁而續，是非（作）者自站地步處，謂余何人耶，敢續莊子。然奇極怪極之筆，從何設想，怎不令人叫絕。己卯冬夜。

這亦暗露玉兄閑窗淨几，不寂不離之工業。壬午孟夏。

直至天明方醒。

〔庚辰〕此猶是襲人餘功也。想每日每夜，寶玉自是心忙身忙口忙之極，今則怡然自適，雖此一刻，於身心無所裨益，能有一時之閑閑自若，亦豈非襲卿之所使也。（有正『猶是』作『猶算』，『所使也』作『所使然耶』，餘同）

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

〔庚辰〕神極之筆。試思襲人不來同臥亦不成文字，來同臥更不成文字，却云和衣衾上，正是來同臥不來同臥之間，何神奇文妙絕矣。好襲人，真好。石頭記得真真好。述者錯（述）不錯真好。批者批得出。

〔甲辰〕若說襲人不來同臥固不成文字，來同臥亦不成文字，却云和衣衾上，是何神奇妙絕文字。

〔有正〕神極之筆。試思襲人不來同臥亦不成文字，來同臥更不成文，却云和衣衾上，正是來同臥不同臥之間，神奇妙絕之文。

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諸意外。

〔庚辰〕更好，可見玉卿的是天真爛漫之人也，近之所謂猷公子，又曰老好人，又曰無心道人是也，除（殊）不知尚古淳風。（有正『除不知尚古』作『殊不知上古』，餘同）

被襲人將手推開。

〔庚辰夾批〕好看煞。

再遲了就趕不上。

〔庚辰〕說得好痛快。（有正無『好』字，『通』作『痛』）

我過那裏去？

〔庚辰〕問得更好。（有正同）

你問我？我知道你愛往那裏去就往那裏去。

〔庚辰夾批〕三字如聞。

你今兒還記着呢。

〔庚辰夾批〕非渾一純翠（粹）那能至此。

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裏說了，早起就忘了。

〔庚辰〕這方是正文，直勾起『花解語』一回文字。（有正『正文』作『正人』）

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以上二一二頁）

〔庚辰夾批〕又用幻筆瞞過看官。

聽不聽什麼要緊，也值得這種樣子。

〔庚辰夾批〕已留後文地步。

襲人笑道。

〔庚辰〕自此方笑。（有正同）

快起來洗臉去罷。

〔庚辰夾批〕結得一星渣滓（滓）全無，且合怡紅常事。

（黛玉）不禁也提筆續書云。

〔庚辰〕罵得痛快，非顰兒不可。真好顰兒，真好顰兒。好詩。若云知音者顰兒也，至此方完箴玉半回。（有正少

『真好顰兒好詩』六字，餘同）

〔又〕不用寶玉見此詩若長若短，亦是大手法。（朱筆接上）

〔庚辰眉批〕趙香梗先生秋樹根偶譚內，亮州少陵台有子美祠爲郡守毀爲己祠。先生嘆子美生遭喪亂，奔走無家，孰料千百年後數椽片瓦猶遭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固（因）改公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數句，爲少陵解嘲：『少陵遺像太守欺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折克非己祠，傍人有口呼不得。夢歸來兮聞嘆息，白日無光天地黑，安得曠宅千萬官，太守取之不盡生欽顏，公祠免毀安如山。』讀之令人感慨悲憤，心常耿耿。壬午九月因索書甚迫，姑誌於此，非批石頭記也。爲續『莊子因』數句，真是打破胭脂陣，坐透紅粉關，另開生面之文，無可評

處。〔壬午〕以下原另節，低一格

〔又〕借阿顰詩自相鄙駁，見余前批不謬。己卯冬夜。

〔又〕寶玉不見詩，是後文餘步也，石頭記得力所在。丁亥夏，畸笏叟。
病雖險却順。

〔庚辰夾批〕在子嗣艱難化出。

一面命平兒……一面又拿大紅尺頭……

〔庚辰〕幾個『一面』寫得如見其景。〔有正同〕

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齋戒。

〔庚辰夾批〕此二字內生出許多事來。

名喚多官。

〔庚辰〕今是多多也，妙名。〔有正只作『妙名』二字〕

都喚他作多渾蟲。〔以上二二三頁〕

〔庚辰〕更好，今之渾蟲更多也。〔有正無『今之』二字〕

衆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兒。

〔庚辰〕更妙。〔有正同〕

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身筋骨癱軟。

〔庚辰〕淫極，虧想得出。（有正同）

使男子如臥綿上。

〔庚辰〕如此境界自勝西方蓬萊等處。（有正同）

更兼淫態浪言。

〔庚辰〕總爲後文寶玉一篇作引。（有正同）

諸男子至此豈有惜命者哉。

〔庚辰夾批〕涼水灌頂一句。

那賈璉恨不得連身化在他身上。

〔庚辰〕親極之語，趣極之語。（有正同）

賈璉和多姑娘兒一段。

〔庚辰眉批〕一部書中只有此一段醜極太露之女，寫於賈璉身上，恰極當極。己卯冬夜。

看官熟思寫璉輩當以何等文方妥方恰也。壬午孟夏。

倒爲我髒了身子。

〔庚辰夾批〕淫婦勾人慣加反語，看官着眼。

你就是娘娘。

〔庚辰夾批〕亂語不倫，的是有之。

賈璉越醜態畢露。一時事畢，兩人又海誓山盟。

〔庚辰〕可以噴飯。（有正同）

〔庚辰夾批〕着眼，再從前看如何光景。

自此後遂成相契。

〔庚辰〕趣文。相契作如此用，相契掃地矣。（有正同）

一日，大姐毒盡癩回。

〔庚辰夾批〕好快日子吓。

賈璉多姑娘一段。

〔庚辰眉批〕此段係書中情之癡疵，寫爲阿鳳生日潑醋回及（天）風流寶玉悄看晴雯回作引，伏線千里外之筆也。

丁亥夏，畸笏。

更有無限恩愛，自不必煩絮。

〔庚辰夾批〕隱得好。

平兒會意，忙掖在袖內。

〔庚辰〕好極。不料平兒大有襲卿之身分，可謂何地無材，蓋造（遭）際有別耳。（有正『材』作『才』，『造際』作『遭

際』，餘同）

向賈璉笑道：這是什麼？

〔庚辰〕好看之極。（有正同）

賈璉一見了，忙搶上來要奪。

〔庚辰夾批〕也有今日。

你不趁早拿出來，我把你膀子擗折了。

〔庚辰夾批〕無情太甚。

等他回來我告訴他。（以上二一四頁）

〔庚辰夾批〕有是語，恐卿口不應。

賞我罷，我再不賭狠了。

〔庚辰〕好聽好看之極，迥不犯襲卿。（有正同）

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

〔庚辰夾批〕石頭記大法小法，累累如是，並不爲厭。

〔庚辰〕驚天駭地之文，〔如何〕不知下文怎樣了結，使賈璉及觀者一齊喪膽。（有正）如何不知下文怎樣了結？作『不

知下文如何了結』，餘同）

只是別多出來罷。

〔庚辰夾批〕看至此，寧不拍案叫絕。

〔庚辰〕奇。（有正同）

不丟萬幸，誰還添出來呢。

〔庚辰夾批〕可兒可兒，卿亦明知故說耳。

再至於頭髮指甲，都是東西。

〔庚辰〕好阿鳳，令人膽寒。（有正同）

平兒只裝着看不見。

〔庚辰夾批〕余自有三分主意。

奶奶親自翻尋一遍去。

〔庚辰〕好平兒，遍天下懼內者來感謝。（有正同）

鳳姐笑道：「傻丫頭。」

〔庚辰〕可嘆可笑，竟不知誰傻。

他便有這些東西，那裏就叫咱們翻着了。

〔庚辰〕好阿鳳，好文字，雖係閨中女兒口角小事，讀之不無聰明得失，癡心真假之感。（有正同）

平兒指着鼻子，晃着頭笑道：

〔庚辰夾批〕好看煞。

〔又墨筆眉批〕可見（兒）可見（兒）。

這件事怎麼回謝我呢。

〔庚辰〕姣俏如見，迥不犯襲卿麝月一筆。（有正同）

喜的個賈璉身癢難撓。

〔庚辰夾批〕不但賈兄癢癢，即批書人此刻幾乎落筆。試問看官此際若何光景。

口裏說着，瞅他不防，便搶了過來。

〔庚辰夾批〕畢肖。璉兄不分玉石，但負我平姐，奈何奈何。

你拿着終是禍患，不如我燒了他完事。

〔庚辰〕妙。說使平兒再不致洩漏，故仍用賈璉搶回，後文遺失後過脈也。

〔有正〕妙。設使平兒收了，再不致洩漏，故仍用賈璉搶回，後文遺失，方能穿插過脈也。

一定浪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以上二一五頁）

〔庚辰〕醜態如見，淫聲如聞，今古淫書未有之章法。（有正同）

我浪我的，誰叫你動火了。（二一五、二一六頁間）

〔庚辰〕妙極之談。直是理學工夫，所謂不可正照風月鑑也。（有正同）

難道圖你受用。

〔庚辰夾批〕阿平，你字作牽強，余不盡押，一笑。

一回叫他知道了，又不待見我。

〔庚辰〕鳳姐醋妬，于平兒前猶如是，況他人乎。余爲（謂）鳳姐必是甚於諸人，觀者不信，今平兒說出，然乎否乎。

〔有正〕爲『作』謂，餘同）

以後我也不許他見人。

〔庚辰〕無理之甚，却是妙極趣談，天下懼內者背後之談皆如此。（有正同）

倒像屋裏有老虎吃他呢。

〔庚辰〕好。（有正同）

平兒道：「屋裏一個人沒有。」（批語很泛，所出正文，亦不甚確，姑記於此）

〔庚辰眉批〕此等章法是在戲場上得來，一笑。畸笏。

鳳姐笑道。

〔庚辰〕笑字妙。平兒反正色，鳳姐反陪笑，奇極意外之文。（有正同）

自己先摔簾子進來。

〔庚辰夾批〕若在屋裏，何敢如此形景，不要加上許多小心。平兒平兒，有你說嘴的。

賈璉聽了，已絕倒在炕上，拍手笑道。

〔庚辰夾批〕懼內形景寫盡了。

我有話和你商量。不知商量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庚辰〕收後淡雅之至。（有正同。庚辰寫作大字）

淑女自來多抱怨，嬌妻從古便含酸。（以上二一六頁）

〔庚辰〕二語包盡古今萬萬世裙釵。（有正『古今』作『今古』，餘同）

總批

〔有正〕不惜恩愛爲良人，方是溫存一脈真。俗子妬婦渾可笑，語言偏自涉風塵。

第二十二回

開始總批

〔有正〕禪理偏成曲調，燈謎巧隱譏言。其中冷暖自尋看，晝夜因循暗轉。
二十一薛妹妹的生日。

〔庚辰〕好。（有正同）

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

〔庚辰〕有心機人在此。（有正同）

往年怎麼給林妹妹過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就是了。

〔庚辰〕此例引的極是，無怪賈政委以家務也。（有正『家務』作『家政』，餘同）

鳳姐賈璉說寶釵生日一段。（以上二一七頁）

〔庚辰眉批〕將薛林作甄玉賈玉看書，則不失執筆人本旨矣。丁亥夏，畸笏叟。

〔庚辰〕一段題綱寫得如見如聞，且不失前篇懼內之旨。最奇者黛玉乃賈母溺愛之人也，不聞爲作生辰，却云特意與寶釵，實非人想得着之文也。此書通部皆用此法瞞過多少見者，余故云不寫而寫是也。（有正『爲作生辰』作『爲他作生辰』，餘同）

喜他穩重和平。

〔庚辰〕四字評倒黛玉，是以特從賈母眼中寫出。（有正同）

便自己蠲資二十兩。

〔庚辰眉批〕前看鳳姐問璉生日數語甚泛泛，至此見賈母蠲資，方知作者寫阿鳳心機無絲毫漏筆。己卯冬夜。

〔庚辰〕寫出太君高興，世家之常事耳。（有正同）

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作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

〔庚辰夾批〕家常話，却是空中樓閣，陡然架起。

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

〔庚辰眉批〕小科譚解頤，却爲借當伏線。壬午九月。

說着，又引着賈母笑了一回。

〔庚辰夾批〕正文在此一句。

便總依賈母向日所喜者說了出來。

〔庚辰〕看他寫寶釵比顰兒如何。（有正同）

就賈母內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戲臺。

〔庚辰〕另有大禮所用之戲臺也，侯門風俗斷不可少。（有正同）

崑弋兩腔皆有。

〔庚辰〕是賈母好熱鬧之故。（有正同）

排了幾席家宴酒席。

〔庚辰〕是家宴，非東閣盛設也，非世代公子再想不及此。（有正同）

餘者皆是自己人。

〔庚辰〕將黛玉亦算爲自己人，奇甚。（有正同）

寶玉因不見林黛玉。

〔庚辰〕又轉至黛玉，文字又不可少也。（有正『又』作『亦』，餘同）

這會子犯不上蹴着人借光兒問我。（以上二一八頁）

〔庚辰〕好聽之極，令人絕倒。（有正同）

只得點了一折西遊記。

〔庚辰〕是順賈母之心也。（有正同）

鳳姐亦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諢。

〔庚辰〕寫得週到，想得奇趣，實是必真有之。（有正同）

〔庚辰眉批〕鳳姐點戲，脂硯執筆事，今知者寥寥矣。不怨夫。

〔又〕前批書者寥寥，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寧不痛乎。

然後命黛玉。

〔庚辰〕先讓鳳姐點者，是非待鳳先而後玉也。蓋亦素喜鳳嘲笑得趣之故，今故命彼點。彼亦自知並不推讓，承命一點，便合其意。此篇是賈母取樂，非禮筵大典，故如此寫。（有正同）

黛玉方點了一齣。

〔庚辰〕不題何戲，妙。蓋黛玉不喜看戲也。正是與後文『妙曲警芳心』留地步，正見此時不過草草隨衆而已，非心之所愿也。（有正同）

你還算不知戲呢。

〔庚辰〕是極。寶釵可謂博學矣，不似黛玉只一牡丹亭，便心身不自主矣。真有學問如此寶釵是也。（有正同）
『山門』『寄生草』詞下。

〔庚辰〕此闕出自山門傳奇，近之唱者將『一任俺』改爲『早辭却』，無理不通之甚。必從『一任俺』三字，則『隨緣』三字方不脫落。（有正同）

還沒唱『山門』，你倒『妝瘋』了。

〔庚辰〕趣極。今古利口莫過於優伶，此一談諧，優伶亦不得如此急速得趣，可謂才人百技也。一段醋意可知。
〔有正〕趣極『作』趣語，『可知』作『已見』，餘同）

細看時一發可憐見。

〔庚辰〕是賈母眼中之內之想。（有正無『之內之想』四字）

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以上二一九頁）

〔庚辰夾批〕明明不叫人說出。

便只一笑，不肯說。

〔庚辰〕寶釵如此。（有正同）

寶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說。

〔庚辰〕不敢少。〔有正作』不可少』。疑庚本當作『不敢，妙』〕

史湘雲接着笑道，倒像林妹妹的模樣兒。

〔庚辰夾批〕事無不可對人言。

〔庚辰〕口直心快，無有不可說之事。〔有正同〕

〔庚辰眉批〕湘雲探春一卿，正事無不可對人言芳性〔『芳性』疑當作『方信』〕。丁亥夏，畸笏叟。看人家的鼻子眼睛，什麼意思。

〔庚辰〕此是真惱，非顰兒之惱可比，然錯怪寶玉矣。亦不可不惱。〔有正同〕

我要有外心，立刻化成灰，叫萬人踐踏。

〔庚辰夾批〕玉兄急了。

〔庚辰〕千古未聞之誓，懇切盡情，寶玉此刻之心爲如何。〔有正作』何如』〕

湘雲道：大正月裏，少信嘴胡說。

〔庚辰夾批〕回護石兄。

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的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

〔庚辰夾批〕此人爲誰。

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斷不能勸。（以上三二〇頁）

〔庚辰〕寶玉在此時一勸必崩了，襲人見機甚妙。〔有正』必崩』作『便惱』，餘同〕

林黛玉冷笑道：問的，我倒好，我也不知爲什麼緣故，我原是給你們取笑兒的。（三二〇、三二二頁間）

〔庚辰眉批〕此書如此等文章多多不能枚舉，機括神思自從天分而有。其毛錐寫人口氣傳神攝魄處，怎不令人拍案稱奇叫絕。

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

〔庚辰夾批〕可謂官斷十條路是也。

無可分辨，不則一聲。

〔庚辰〕何便無言可辯，真令人不解。前文湘雲方來正言彈妬意一篇中，顰玉角口後收至掛子一篇，余已注明不解矣。回思自心自身是玉顰之心，則洞然可解，否則無可解也。身非寶玉，則有辯有答；若寶玉則再不能辯不能答。何也，總在二人心上想來。（有正同）

只是那一個偏又不領你這好情，一般也惱了。

〔庚辰〕顰兒自知雲兒惱，用心甚矣。（有正同）

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小性兒。

〔庚辰〕顰兒却又聽見，用心甚矣。（有正同）

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

〔庚辰〕問的却極是，但未必心應。若能如此，將來泪盡天亡已化烏有，世間亦無此一部紅樓夢矣。（有正同）

〔庚辰眉批〕神工乎，鬼工乎，文思至此盡矣。丁亥夏，畸笏。

又曰山木自寇。

〔庚辰〕按原註，山木，漆樹也，精脈自出，豈人所使之，故云自寇，言自相戕賊也。（有正同）

源泉自盜等語。

〔庚辰〕源泉味甘，然後人爭取之，自尋乾涸也，亦如山木意，皆寓人智能聰明多知之害也。前文無心云看南華經，不過襲人等惱時，無聊之甚，偶以釋悶耳，殊不知用於今日，大解悟大覺迷之功甚矣。市徒見此必云前日看的是外篇胠篋，如何今日又知若許篇；然則彼時只會看外篇數語乎。想其理自然默默看過幾篇適至外篇，故偶觸其機方續之也。若云只看了那幾句便續，則寶玉彼時之心是有意續莊子，並非釋悶時偶續之也。且更有見前所續，則曰續的不通，更可笑矣。試思寶玉雖愚，豈有安心立意與莊叟爭衡哉。且寶玉有生以來，此身此心爲諸女兒應酬不暇，眼前多少現有益之事尙無暇去作，豈忽然要分心於腐言糟粕之中哉。可知除閨閣外，並無一事是寶玉立意作出來的，大則天地陰陽，小則功名榮枯，以及吟篇琢句，皆是隨分觸情，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若當作有心則謬矣。只看大觀園題咏之文已算平生得意之句，得意之事矣，然亦總不見再吟一句，再題一事，據此可見矣。然後可知前夜是無心順手拈了一本莊子在手，且酒興醺醺，芳愁默默，順手不計工拙，草草一續也。若使順手拈一本近時鼓詞，或如『鍾無豔赴會』『其（齊）？』太子走國』等草野風邪之傳，亦必續之矣。觀者試看此批，然後謂余不謬。所以可恨者，彼夜却不曾拈了山門一齣傳奇；若使山門在案，彼時捻着，又不知於寄生草後續出何等超凡入聖大覺大悟諸語錄矣。

黛玉一生是聰明所悞，寶玉是多事者。情之事也，非世事也，多情曰多事，亦宗莊筆而來，蓋余亦偏矣，可笑。

阿鳳是機心所悞，寶釵是博知所悞，湘雲是自愛所悞，襲人是好勝所悞，皆不能跳出於莊叟言外，悲亦甚矣，再

筆。（有正同）

將來猶欲何爲。

〔庚辰〕看他只這一筆寫得寶玉又如何用心于世道。言閨中紅粉尙不能週全，何碌碌僭欲治世待人接物哉。視閨中自然女（如）兒戲，視世道如虎狼矣，誰云不然。（有正同）

自己轉身回房來。

〔庚辰〕顰兒云與你何干，寶玉如此一回則曰與我何干可也，口雖未出，心已悞（悟）矣，但恐不常耳。若常存此念，無此一部書矣。看他下文如何轉折。（有正『悞』作『悟』，餘同）

不禁自己越發添了氣。

〔庚辰〕只此一句又勾起波浪。去則去，來則來，又何氣哉。總是斷不了這根孽腸，忘不了這個禍害，既無而又有也。（有正同）

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也別說話。寶玉不理。

〔庚辰〕此是極心死處，將來如何。（有正同）

不敢就說。

〔庚辰〕一說必崩。（有正『必崩』作『就惱』）

他還不還，管誰什麼相干。

〔庚辰〕大奇大神之文。此相干之語，仍是近文與顰兒之語之相干也。上文來說終存於心，却於寶釵身上發洩。素厚者惟顰雲，今爲彼等尙存此心，沉於素不契者，有不直言者乎。情理筆墨，無不盡矣。（有正同）

他們娘兒們姊妹們歡喜不歡喜，也與我無干。（以上三二二頁）

〔庚辰〕先及寶釵，後及衆人，皆一顰之禍流毒於衆人，寶玉之心實僅有一顰乎。（有正同）

我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庚辰〕拍案叫好。當此一發，西方諸佛亦來聽此棒喝，參此語錄。（有正同）

談及此句，不覺淚下。

〔庚辰〕還是心中不淨、不了、斬不斷之故。（有正同）

不禁大哭起來。

〔庚辰〕此是忘機大悟，世人所謂瘋顛是也。（有正同）

『寶玉之偈』下。

〔庚辰〕已悟已覺，是好偈矣。寶玉悟禪亦由情，讀書亦由情，讀莊亦由情，可笑。（有正同）

又恐人看此不解。

〔庚辰〕自悟則自了，又何用人亦解哉，此正是猶未正覺大悟也。（有正同）

因此亦填一支寄生草，也寫在偈後。

〔庚辰〕此處亦續寄生草，余前批云不會見續，今却見之，是意外之幸也。蓋前夜莊子是道悟，此日是禪悟，天花

散漫之文也。（有正同）

中心自得，便上牀睡了。

〔庚辰〕前夜已悟，今夜又悟，二次翻身不出，故一世墮落無成。也不寫出曲文何辭，却留與寶釵眼中寫出，是交

代過節也。（有正同）

故以尋襲人爲由，來視動靜。

〔庚辰〕這又何必，總因慧刀不利，未斬毒龍之故也。大都如此，嘆嘆。（有正『嘆嘆』作『可嘆』，餘同）

知是寶玉因一時忿忿而作，不覺可笑可歎。
〔庚辰〕是個善知覺，何不趁此大家一解，齊證上乘，甘心墮落迷津哉。（有正同）

作的是頑意兒，無甚關係。

〔庚辰〕黛玉說無關係，將來必無關係。

余正恐顰玉從此一悟則無妙文可看矣。不想顰兒視之爲漠然，更曰『無關係』可知寶玉不能悟也。余心稍慰。蓋寶玉一生行爲，顰知最確，故余聞顰語則信而又信，不必定玉而後證之方信也。余云恐他二人一悟則無妙文可看，然欲爲聞（開）我懷，爲醒我目，却願他二人永墮迷津生出孽障，余心甚不公矣。世云損人利己者，余此愿是矣，試思之可發一笑。今自呈於此，亦可爲後人一笑，以助茶前酒後之興耳。而今而後天地間豈不又添一趣談乎。凡書皆以趣談讀去，其理自明，其趣自得矣。

〔有正〕黛玉說無關係，余正恐顰玉從此將來必無關係一悟，則無妙文可看矣。不想顰兒視之爲漠然，更曰無關係，可知黛玉不能悟也。余心稍慰。蓋寶玉一生行爲，顰知最確，故余聞顰語則信而又信，不必定玉而後證之方信也。墮迷津生出孽障，余心甚不公矣。世云損人利己者，余此愿是矣，試思之可發一笑。今自呈於此，亦可爲後人一笑，以助茶前酒後之興耳。今而後天地間豈不又添一趣談乎。凡書皆以趣談讀去，其理自明，其趣自得矣。（有正此文與庚辰略異，似多脫落，故另錄）

與湘雲同看。

〔庚辰〕却不同湘雲分崩有趣。（有正『分崩』作『分爭』，甲辰『有趣』作『有意』，餘同）

次日又與寶釵看。寶釵看其詞曰。

〔庚辰〕出自寶釵目中，正是大關鍵處。（有正同）

『寶玉詞』下。

〔庚辰〕看此一曲，試思作者當日發愿不作此書，却立意要作傳奇，則又不知有如何詞曲矣。（有正同）
這些三道書禪機最能移性。（以上二二二頁）

〔庚辰〕拍案叫絕。此方是大悟徹語錄，非寶卿不能談此也。（有正同）
你有何貴，你有何堅。

〔庚辰〕拍案叫絕。大和尚來答此機鋒，想亦不能答也。非顰兒，第二人無此靈心慧性也。（有正『大和尚來』作『大都尙未』，餘同）

無立足境，是方乾淨。

〔庚辰〕拍案叫絕。此又深一層也。亦如諺云，去年貧只立錫，今年貧錫也無，其理一也。（有正同）

『當日南宗六祖』一段。

〔庚辰眉批〕用得妥當之極。

因自念一偈曰。

〔庚辰〕出語錄。總寫寶卿博學宏覽，勝諸才人。顰兒却聰慧靈智非學力所致，皆絕世絕倫之人也。寶玉寧不愧殺。（有正同）

說着，四人仍復如舊。

〔庚辰〕輕輕抹去也。『心淨難』三字不謬。（有正同）

寶玉悟禪機一段。

〔庚辰眉批〕前以莊子爲引，故偶續之，又借顰兒詩一鄙駁，兼不寫着落，以爲瞞過看官矣。此回用若許曲折，仍用老莊引出一偈來，再續一寄生草，可爲大覺大悟已。以之上承果位，以後無書可作矣，却又輕輕用黛玉一問機鋒，又續偈言二句，並用寶釵講五祖六祖問答二實偈子，使寶玉無言可答，仍將一大善知識，始終跌（跳？）不出警幻幻榜中，作下回若干回書，真有機心遊龍不則（測）之勢，安得不叫絕。且歷來小說中萬寫不到者。己卯冬夜。

寶玉、黛玉、湘雲、探春。（以上二二三頁）

〔庚辰〕此處透出探春，正是草蛇灰線，後文方不突然。（有正同）

一併將賈環賈蘭傳來，一齊各揣心機都猜了。

〔庚辰〕寫出猜謎人形景，看他偏於兩次戒機後，寫此機心機事，足見用意至深至遠。（有正同）

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

〔庚辰〕迎春賈環也。交錯有法。（有正同）

每人一個宮製詩筒。

〔庚辰〕詩筒，身邊所佩之物，以待偶成之句草錄暫收之，其歸至窗前不致有亡也，或茜牙成，或琢香屑，或以綾素爲之不一，想來奇特事從不知也。（有正同）

二物極微極雅。

一柄茶筴。

〔庚辰〕破竹如帚，以淨茶具之積也。（有正同）

〔有正〕二物極微極雅。（庚辰本在前）

迎春自爲頑笑小事，並不介意。

〔庚辰〕大家小姐。（有正同）

賈環謎下。

〔庚辰〕可發一笑，真環哥之謎。諸卿勿笑，難爲了作者摹擬。（有正同）

一個枕頭，一個獸頭。

〔庚辰〕虧他好才情，怎麼想來。（有正同）

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裏間又一席。

〔庚辰夾批〕細致。

便問：怎麼不見蘭哥？（以上二三四頁）

〔庚辰〕看他透出賈政極愛賈蘭。（有正同）

今日賈政在這裏，便惟唯而已。

〔庚辰〕寫寶玉如此，非世家曾經嚴父之訓者，段〔斷〕寫不出此一句。（有正『段』作『斷』，『一句』作『二句』，餘同）

今日賈政在席，也是拈口禁言。

〔庚辰〕非世家經明訓者段〔斷〕不知此一句。寫湘雲如此。（有正『段』作『斷』）

黛玉本性懶與人共，原不肯多話。

〔庚辰〕黛玉如此。與人多話則不肯，問（何？）得與寶玉話更多哉。（有正『問』作『豈』，餘同）

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

〔庚辰〕瞧他寫寶釵，真是又曾經嚴父慈母之明訓，又是世府千金，自己又天性從禮合節，前三人之長並歸於一身，前三人向（尙）有捏作之態，故惟寶釵一人作坦然自若，亦不見踰規踏矩也。（有正『踏矩』作『越矩』，餘同）反見拘束不樂。

〔庚辰〕非世家公子斷寫不及此。想近時之家，縱其兒女哭笑索飲，長者反以爲樂，其無禮不法何如是耶。（有正『反』作『又』，餘同）

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

〔庚辰〕這一句又明補出賈母，亦是世家明訓之千金也。不然，斷想不及此。（有正同）便不略賜以兒子半點。

〔庚辰〕賈政如此，余亦淚下。（有正『亦』作『已』）

猴子身輕站樹梢。

〔庚辰〕所謂樹倒猢猻散是也。（有正同。甲辰『猢』作『猴』，餘同）

打一果名。

〔有正〕的是賈母之謎。

賈政已知是荔枝。

〔庚辰〕的是賈母之謎。

賈政謎下。

〔庚辰〕好極，的是賈老之謎。包藏賈府祖宗自身，必字隱筆字。妙極妙極。（有正『隱』上多一『暗』字，下少『妙』極，餘同）

賈母想了想。（以上二二五頁）

〔庚辰夾批〕太君身分。

元春謎下。

〔庚辰〕此元春之謎，纔得僥倖，奈壽不長，可悲哉。（有正『可悲』作『深可悲』，餘同）

〔甲辰〕此元春之謎，才得僥倖，奈壽不長耳，惜哉。

迎春謎下。

〔庚辰〕此迎春一生遭際，惜不得其夫何。（有正同。甲辰『何』作『乎』，餘同）

探春謎下。

〔庚辰〕此探春遠適之識也，使此人不遠去，將來事敗，諸子孫不至流散也，悲哉傷哉。（有正『此人』作『其人』，

『至』作『致』，餘同）

〔甲辰〕此探春遠適之識也。

惜春謎下。（以上二二六頁）

〔庚辰眉批〕此後破失俟再補。（以下庚辰本即缺）

〔庚辰〕此惜春爲尼之識也，公府千金至緇衣乞食，寧不悲夫。（有正同）

黛玉謎下。（即新校本寶釵之謎。此據甲辰本及程排本）（二二七頁）

〔甲辰〕此黛玉一生愁緒之意。

寶玉謎下。（據甲辰及程排本，新校本、有正本並無）

〔甲辰〕此寶玉之鏡花水月。

寶釵謎下。（同前）

〔甲辰〕此寶釵金玉成空。

回末總批

〔庚辰〕暫記寶釵製謎云。（文略，即『朝罷誰攜兩袖烟』一詩）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丁亥夏，畸笏叟。

〔有正〕作者具菩提心，提筆現身設法，每於言外警人，再三再四，而讀者但以小說古詞目之，則大罪過。其先以莊子爲引，及偈曲句作醒悟之語，以警覺世人，猶恐不入，再以燈謎伸詞致意，自解自嘆，以不成寐爲言，其用心之切之誠，讀者忍不留心而慢忽之耶。

第二十三回

開始總批

〔有正〕羣豔大觀中，柳弱絮輕風。惜花與度曲，笑看利名空。

鳳姐因見他素日不大拿班作勢的便依允了。（二二八頁）

〔庚辰夾批〕一派心機。

只是昨兒晚上，我不過是要改個樣兒，你就扭手扭腳的。

〔庚辰夾批〕寫鳳姐風月之文如此，總不脫漏。

嗤的一聲笑了。

〔庚辰墨筆夾批〕好章法。

如今且說賈元春因在宮中自編大觀園題詠之後。（以上二二九頁）

〔庚辰眉批〕大觀園原係十二釵栖止之所，然工程浩大，故借元春之名而起，再用元春之命以安諸豔，不見一絲扭

捻。己卯冬夜。

也不使佳人落魄。

〔庚辰夾批〕韻人行韻事。

忽見丫鬟來說老爺叫寶玉。

〔庚辰夾批〕多大力量寫此句，余亦驚駭，況寶玉乎。回思十二三時亦曾有是病來，想時不再至，不禁淚下。

（偵）到這邊來。（庚辰本）

〔庚辰眉批〕偵，撐去聲。

金釧一把拉住寶玉。

〔庚辰夾批〕有是事，有是人。

我這嘴上纔擦的香浸胭脂。（以上二三〇頁）

〔庚辰夾批〕活像活現。

神彩飄逸，秀色奪人。

〔庚辰夾批〕消氣散用的好。

忽又想起賈珠來。

〔庚辰夾批〕批至此幾乎失聲哭出。

如今叫禁管你，同姊妹在園裏讀書寫字。

〔庚辰眉批〕寫寶玉可入園，用禁管二字得體理之至。壬午九月。

襲人天天晚上想着，打發我吃。

〔庚辰夾批〕大家細細聽去，活似小兒口氣。

究竟也無礙，又何用改。

〔庚辰夾批〕幾乎改去好名。

斷喝一聲：作孽的畜生。

〔庚辰夾批〕好收什〔拾〕。

剛至穿堂門前。

〔庚辰〕妙。這便是鳳姐掃雪拾玉之處，一絲不亂。〔有正同〕

只見襲人倚門立在那裏。

〔庚辰夾批〕等壞了，愁壞了，所以有堆下笑來問話。

不過怕我進園去淘氣，吩咐吩咐。（以上二二二頁）

〔庚辰夾批〕就說大話，畢肖之至。

林黛玉正在心裏盤算這事。

〔庚辰夾批〕釵兒亦有盤算事，揀擇清幽處耳，未知擇隣否，一笑。

咱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

〔庚辰夾批〕擇鄰出於玉兄，所謂真知己。

登時園內花招繡帶，柳拂香風。

〔庚辰〕八字寫得滿園之內處處有人，無一處不到。〔有正同〕

每日只和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

〔庚辰夾批〕未必。

以至描鸞刺鳳。（以上二二三頁）

〔庚辰夾批〕有之。

寶玉春夏秋冬詩。（二二二、二三三頁間）

〔庚辰眉批〕四詩作盡安福尊榮之貴介公子也。壬午孟夏。

只在外頭鬼混，却又癡癡的。

〔庚辰〕不進園去，真不知何心事。（有正同）

惟有這件，寶玉不曾看見過。（以上二三三頁）

〔庚辰夾批〕書房伴讀累累如是，余至今痛恨。

只見一陣風過。

〔庚辰夾批〕好一陣湊趣風。

恐怕脚步踐踏了。

〔庚辰〕情不情。（有正同）

肩上擔着花鋤。

〔庚辰夾批〕一幅探芝圖，非葬花圖也。

手內拿着花帚。

〔甲辰〕寫出掃花仙女。

黛玉葬花一段。

〔庚辰眉批〕此圖欲畫之心久矣，誓不遇仙筆不寫，恐襲（襲）我顰卿故也。己卯冬。

丁亥春間偶識一浙省發其白描美人真神品物，甚合余意。奈彼因官緣所纏無暇，且不能久留都下，未幾南行矣。余至今耿耿，悵然之至。恨與阿顰結一筆墨緣之難若此，嘆嘆。丁亥夏，畸笏叟。

好好，來把這個花掃起來。

〔庚辰夾批〕如見如聞。

我有一個花塚。

〔庚辰夾批〕好名色，新奇，葬花亭裏埋花人。

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乾淨。

〔庚辰夾批〕寧使香魂隨土化。

〔庚辰〕寫黛玉又勝寶玉十倍癡情。（有正同）

待我放下書，幫你來收拾。

〔庚辰夾批〕顧了這頭，忘了那頭。

我就是個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以上二三四頁）

〔庚辰夾批〕看官說寶玉忘情有之，若認作有心取笑，則看不得石頭記。

〔甲辰〕借用得妙。

轉身就走。

〔庚辰夾批〕唬殺急殺。

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

〔庚辰夾批〕雖是混話一串，却成了最新奇的妙文。
我往你坟上替你馱一輩子的碑去。

〔甲辰〕此誓新鮮。

說的林黛玉嗤一聲笑了。

〔庚辰夾批〕看官想用何等話，令黛玉一笑收科。

是個銀樣蠟鎗頭。

〔甲辰〕更借得妙。

別了黛玉，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

〔庚辰〕一語度下。（有正同）

自己悶悶的。

〔庚辰〕有原故。（有正同）

只聽見牆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

〔庚辰夾批〕入正文方不牽強。

林黛玉素昔不大喜欢看戲文。

〔庚辰〕妙法，必云不大喜欢看。（有正同）

偶然兩句只吹到耳內，明明白白，一字不落。

〔庚辰〕却一喜便總不忘，方見契得緊。（有正同）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

〔庚辰眉批〕情小姐故以情小姐詞曲警之，恰極當極。己卯冬。

心下自思道，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

〔庚辰夾批〕非不及釵，你不曾於雜學上用意也。

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這其中的趣味。（以上二三五頁）

〔庚辰夾批〕將進門便是知音。

總批

〔庚辰〕前以會真記文，後以牡丹亭曲，加以有情有景消魂落魄詩詞，總是爭於令顰兒種病根也。看其一路不跡不離，曲曲折折寫來，令觀者亦技難持，沉痾怯怯之弱女乎。

〔有正〕詩童才女，添大觀之顏色；埋花聽曲，寫靈慧之幽閒。妬婦主謀，愚夫聽命；惡僕殷勤，淫詞胎邪。開楞嚴之密語，闢法戒之真宗。以撞心之言，與石頭講道，悲夫。

第二十四回

開始總批

〔庚辰〕夾寫醉金剛一回是處（書）中之大淨場，聊醉（醒）看官倦眠耳。然亦書中必不可少之文，必不可少之人，今寫在市井俗人身上又加一俠字，則大有深意存焉。（有正『處中』作『書中』，『淨場』作『文字』，『醉』作『醒』，

『倦眠』作『倦眼』，餘同）

你這個傻丫頭，嚇我這麼一跳好的。

〔庚辰夾批〕此傻字加於香菱則有多少丰神跳於紙上，其嬌憨之態可想而知。

你們紫鵲也找你呢。

〔庚辰夾批〕一絲不漏。

去罷，回家去坐着。

〔庚辰夾批〕是家去坐着之言，是恐石上冷意。

二十四回開端一段。

〔庚辰眉批〕是書最好看如此等處，係畫家山水樹頭邱壑俱備，末用濃淡墨點苔法也。丁亥夏，畸笏叟。

況他們有何正事談講。

〔庚辰夾批〕爲學詩伏線。

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

〔庚辰〕棋不論盤，書不論章，皆是嬌憨女兒神理。寫得不即不離，似有若無，妙極。（有正同）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以上二三七頁）

〔庚辰夾批〕胭脂是這樣吃法，看官阿經過否？

襲人，你出來瞧瞧。

〔庚辰夾批〕不向寶玉說話，又叫襲人，鴛鴦亦是幻情洞天也。

你再這麼着。

〔庚辰夾批〕此五字內有深意深心。

只見賈璉請安回來了。

〔庚辰夾批〕一絲不漏。

只見旁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寶叔安。

〔庚辰夾批〕芸哥此處一現，後文不見突然。

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

〔庚辰夾批〕大族人衆，畢竟有是理。

你倒比先越發出挑了。

〔庚辰夾批〕何嘗是十二三歲小孩語。

只從我父親沒了，這幾年也無人照管教導。

〔庚辰夾批〕雖是隨機而應，伶俐人之語，余却傷心。

賈璉笑道：你聽見了？認兒子，不是好開交的呢。

〔庚辰夾批〕是兄湊弟趣，可嘆。

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

〔庚辰夾批〕何其唐皇正大之語。

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話。（以上二三八頁）

〔庚辰夾批〕一絲不亂。

先倒站了起來，請過賈母的安。

〔庚辰夾批〕一絲不亂。

寶玉方請安。

〔甲辰〕好規矩。

方問別人，又命人倒茶來。

〔庚辰夾批〕好層次，好禮法，誰家故事。

早已心中不自在了。

〔庚辰夾批〕千里伏線。

鬧的我頭暈。

〔庚辰夾批〕明顯薄情之至。

寶玉去辭別了賈赦，同姊妹一同回家。

〔庚辰〕一段爲五鬼壓（壓）魔法引。脂硯。

〔甲辰〕一段爲五鬼壓魔法引。（有正同）

偏生你嬖嬖再三求我，給了賈芹了。

〔庚辰夾批〕反說體面話，懼內人累累如是。

叔叔也不必先在嬖嬖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以上二三九頁）

〔庚辰夾批〕已得了主意了。

賈璉道，提他作什麼。

〔庚辰夾批〕已被芸哥瞞過了。

便一逕往他母舅卜世仁家來。

〔庚辰夾批〕既云不是人，如何肯共事，想芸哥此來空了。

八月裏按數送了銀子來。

〔庚辰〕甥舅之談如此，嘆嘆。（有正『嘆嘆』作『可嘆』）

再休提賒欠一事。

〔庚辰夾批〕何如，何如，余言不謬。

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不三不四的鋪子裏來買，也還沒有這些。

〔庚辰夾批〕推脫之辭。

三日兩頭兒來纏着舅舅，要個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沒有法呢。（以上二四〇頁）

〔庚辰夾批〕芸哥亦善談，井井有理。余二人亦不會有是氣。

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嘻和嘻和。

〔庚辰夾批〕可憐可嘆，余竟爲之一哭。

帶着五輛車，有四五十和尚道士。

〔庚辰〕妙極。寫小人口角羨慕之言加一倍，畢肖，却又是背面傳粉法。（有正同）

便起身告辭。

〔庚辰夾批〕有志氣，有果斷。

一句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

〔庚辰夾批〕雖寫小人家澁細，一吹一唱，酷肖之至，却是一氣逼出，後文方不突然。石頭記筆仗全在如此樣者。

那個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

〔庚辰夾批〕有知識有果斷，自是不同。

去的無影無踪了。

〔甲辰〕世情寫透。

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把賈芸嚇了一跳。

〔庚辰夾批〕自上看來，可是一口氣否？

賈芸撞倪二一段。

〔庚辰眉批〕這一節對水滸記楊志賣刀遇沒毛大蟲一回看，覺好看多矣。己卯冬夜，脂硯。翹起着笑道。

〔庚辰夾批〕寫生之筆。

原來是賈二爺。

〔庚辰夾批〕如此稱呼，可知芸哥素日行止，是金盆雖破分兩在也。

平白地又討了個沒趣兒。

〔庚辰夾批〕本無心之談也。

倪二道：不妨，不妨。

〔庚辰夾批〕如聞。

告訴我，替你出氣。

〔庚辰夾批〕寫得酷肖，總是漸次逼出，不見一絲勉強。

老二你且別氣，聽我告訴你這緣故。

〔庚辰夾批〕可是一順而來。

倪二聽了大怒，要不是令舅，我便罵不出好話來。（以上二四一頁）

〔庚辰夾批〕仗義人豈有不知禮者乎，何嘗是破落戶，冤殺金剛了。

也不知你厭惡我是個潑皮。

〔庚辰夾批〕知己知彼之話。

怕低了你的身分。

〔庚辰夾批〕知己知彼之話。

却因人而施，頗頗的有義俠之名。

〔庚辰夾批〕四字是評，難得難得，非豪傑不可當。

像我們這等無能無爲的，你倒不理我。

〔庚辰夾批〕芸哥亦善談，好口齒。

好會說話的人，我卻聽不上這話。

〔庚辰夾批〕光棍眼內揉不下砂子是也。

既說相與交結四個字，如何放帳給他，使他的利錢。

〔庚辰夾批〕如今單是親友言利，不但親友，即閨閣中亦然。不但生意新發戶，即大戶舊族頗頗有之。

你要寫什麼文契，趁早把銀子還我。

〔庚辰夾批〕爽快人，爽快話。

醉金剛一段後。

〔庚辰眉批〕讀閱醉金剛一回，務吃劉鉉丹家山查丸一付，一嘆。

余卅年來得遇金剛之樣人不少，不及金剛者亦不少，惜書上不便歷歷注上芳諱，是余不是心事也。壬午孟夏。

馬販子王短腿家來找我。

〔庚辰夾批〕常起作處人畢真。

一面說，一面趑趄着腳兒去了。

〔庚辰夾批〕仍應前。

到明日加倍的要起來，便怎處。（以上二四二頁）

〔庚辰夾批〕芸哥實怕倪二，並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也。

賈芸恐他母親生氣。

〔庚辰夾批〕孝子可敬。此人後來榮府事敗，必有一番作爲。

只見一羣人簇着鳳姐出來了。

〔庚辰夾批〕當家人有是派。

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尙排場的。

〔庚辰眉批〕那一個不喜奉承。

賈芸與鳳姐說話一段。

〔庚辰眉批〕自往卜世仁處去已安排下的。芸哥可用。己卯冬夜。

怎麼好好的，你娘兒兩個在背地裏嚼起我來？

〔庚辰夾批〕過下無痕，天然而來文字。

賈芸道：有個緣故。

〔庚辰夾批〕接得如何。

前兒選了雲南不知那一處。（以上二四三頁）

〔庚辰夾批〕隨口語，極妙。

我就和我母親商量。

〔庚辰夾批〕像得緊，何嘗撒謊。

便命豐兒：接過芸哥兒的來。

〔庚辰夾批〕像個嬌子口氣，好看煞。

說你說話兒也明白，心裏有見識。

〔庚辰〕看官須知鳳姐所喜者是奉承之言，打動了心，不是見物而歡喜；若說是見物而喜，便不是阿鳳阿鳳。（有正『歡喜』作『喜』，『而喜』作『喜』，『阿鳳阿鳳』作『阿鳳矣』，餘同）

心下想道：我如今要告訴他那話，倒叫他看着我見不得東西似的。

〔庚辰夾批〕的是阿鳳行事心機筆意。

還有引泉、掃花、挑雲、伴鶴。（以上二四四頁）

〔庚辰夾批〕好名色。

二爺說什麼，替你哨探去。（二四四、二四五頁間）

〔庚辰夾批〕五遁之外名曰哨探遁法。

便說道：好，好。

〔庚辰夾批〕二好字是遮飾半句來不到語。

這就是寶二爺房裏的。好姑娘。

〔庚辰夾批〕口氣極像。

便不似先前那等迴避。

〔庚辰夾批〕一句禮當。

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

〔庚辰夾批〕這句是情孽上生。

那丫頭冷笑了一笑。

〔庚辰夾批〕神情是深知房中事的。

今兒晚上得空兒我回他。焙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

〔庚辰夾批〕一連兩個他字，怡紅院內使得，否則有假矣。

焙茗道：我倒茶去。

〔庚辰夾批〕滑賊。

你竟有膽子在我跟前弄鬼。（以上二四五頁）

〔庚辰夾批〕也作的不像撒謊，用心機人可怕是此等處。

你們要揀遠路兒走。

〔庚辰夾批〕曹操語。

這個我看着不大好。

〔庚辰墨筆夾批〕又一折。

要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

〔庚辰夾批〕總不認受冰麝賄。

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裏去買樹，不在話下。

〔庚辰〕至此便完種樹工程。一者見得趲趕工程原非正文，不過虛描盛時光景，借此以出情文。二者又爲避難法。若不如此了，必曰其樹其價，怎麼買定幾株，豈不煩絮矣。（有正同）

因而便忘懷了。（以上二四六頁）

〔庚辰夾批〕若是一個女孩兒，可保不忘的。

不想這一刻的工夫。

〔庚辰〕妙。必用一刻二字方是寶玉的房中，見得時時原有人的，又有今一刻無人，所謂湊巧其一也。（有正同）偏生的。

〔庚辰〕三字不可少。（有正同）

方見兩三個老嫗嫗走進來。

〔庚辰〕妙，文字細密，一絲不落，非批得出者。（有正同）

罷，罷，不用你們。

〔庚辰〕是寶玉口氣。（有正同）

只聽背後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

〔庚辰夾批〕神龍變化之文，人豈能測。

讓我們來倒。一面說，一面走上來。……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回說……寶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細打量。

〔庚辰〕六個『一面』，是神情並不覺厭。（有正同）

細巧身材，却十分俏麗乾淨。

〔庚辰〕與賈芸目中所見不差。（有正同）

寶玉看了，便笑問道。

〔庚辰〕神情寫得出。（有正同）

你也是我這屋裏的人麼？

〔庚辰〕妙問。必如此問，方是籠絡前文。（有正同）

便冷笑了一聲道。

〔庚辰〕神理如畫。（有正同）

寶玉道：你爲什麼不作那眼見的事？

〔庚辰夾批〕這是下情不能上達意語也。

這話我也難說。

〔庚辰夾批〕不伏氣語，況非爾可完，故云難說。

那丫頭便忙迎去接。

〔庚辰夾批〕好，有眼色。

寶玉吃茶，紅兒倒茶談話一段。（以上三四七頁）

〔庚辰眉批〕怡紅細事俱用帶筆白描，是大章法也。丁亥夏，畸笏叟。

忙進房來東瞧西望，並沒個別人，只有寶玉。

〔庚辰夾批〕四字漸露大丫頭素日，怡紅細事也。

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

〔庚辰夾批〕清楚之至。

你可等着做這個巧宗兒。

〔庚辰夾批〕難說小紅無心白寫。

你也拿鏡子照照。

〔庚辰夾批〕難說二字全在此句來。

秋紋便問：明兒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

〔庚辰夾批〕用秋紋問，是暗透之法。

那小紅聽見了心內卻明白。

〔庚辰夾批〕可是暗透法？

原來這小紅本姓林。

〔庚辰〕又是個林。（有正同）

小名紅玉。

〔庚辰〕紅字切絳珠，玉字則直通矣。（有正『絳』下有『珠』，『直』作『眞』，餘同）

只因玉字犯了林黛玉、寶玉。

〔庚辰〕妙文。（有正同）

却因他原有三分容貌。

〔庚辰〕有三分容貌尙且不肯受屈，況黛玉等一千才貌者乎。（有正同）
心內着實妄想癡心的向上攀高。

〔庚辰〕爭奪者同來一看。（有正同）

只是寶玉身邊一千人都是能牙利爪的。

〔庚辰夾批〕難說的原故在此。

不想今兒纔有些消息。（以上二四八頁）

〔庚辰夾批〕余前批不謬。

心內早灰了一半。

〔庚辰〕爭名奪利者齊來一哭。（有正同）

那紅玉急回身一跑，卻被門檻絆倒。（以上二四九頁）

〔庚辰夾批〕隆（睡）夢中當然一跑，這方是怡紅之嬾。

總批

〔庚辰〕紅樓夢寫夢章法總不雷同；此夢更寫的新奇，不見後文不知是夢。

紅玉在怡紅院爲諸嬾所掩，亦可謂生不遇時，但看後四章供阿鳳驅使可知。

〔有正〕冷暖時，只自知，金剛卜氏渾閑事。眼中心，言中意，三生舊債原無底。任你貴比王侯，任你富似郭石，一時間，風流願，不怕死。

第二十五回

開始總批

〔有正〕有緣的推不開，知心的死不改，總然是通靈神玉也遭塵敗。夢裏徘徊，醒後疑猜，時時兜的上心來。怕人窺破笑盈腮，獨自無言偷打咳。這的是前生造定今生債。

一則怕襲人等寒心。

〔庚辰〕是寶玉心中想，不是襲人拈酸。（甲戌夾批、有正同）

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爲，若好還罷了。

〔庚辰〕不知好字是如何講。答曰，在何等行爲四字上看便知。玉兄每『情不情』，況有情者乎。（甲戌夾批、有正同）

都擦脂抹粉，簪花插柳的。

〔庚辰〕八字寫盡蠢嫖，是爲襯紅玉，亦如用豪貴人家濃粧豔飾插金帶銀的襯寶釵黛玉也。（甲戌夾批、有正同）

只裝着看花兒。

〔庚辰夾批〕文字有層次。

卻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

〔庚辰〕余所謂此書之妙皆從詩詞句中泛出者，皆係此等筆墨也。試問觀者，此非『隔花人遠天涯近』乎？可知上

幾回非余妄擬。〔甲戌同，末多一「也」字。有正「泛」作「翻」，餘同〕

忽見襲人招手叫他。〔以上二五〇頁〕

〔庚辰〕此處方寫出襲人來，是襯貼法。〔甲戌夾批、有正同〕

衆人只說他一時身上不爽快，都不理論。

〔庚辰〕文字到此一頓，狡猾之甚。〔甲戌夾批、有正同〕

展眼過了一日。

〔庚辰〕必云「展眼過了一日者，是反襯紅玉『挨一刻似一夏』也，知乎？〔甲戌夾批、有正同〕

王夫人見賈母不自在，也便不去了。

〔庚辰〕所謂一筆兩用也。〔甲戌夾批、有正同〕

可巧王夫人見賈環下了學，命他來抄個金剛咒唸誦。

〔庚辰夾批〕用金剛咒，引五鬼法。〔甲戌夾批同〕

拿腔作勢的抄寫。

〔庚辰〕小人乍得意者齊來一玩。〔甲戌夾批、有正同〕

只有彩霞還和他合的來。

〔庚辰〕暗中又伏一風月之隙。〔甲戌夾批、有正同〕

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庚辰眉批〕此等世俗之言，亦因人而用，妥極當極。
壬午孟夏雨窗，畸笏。

〔庚辰〕風月之情皆係彼此業障所牽，雖云惺惺惜惺惺，但亦從業障而來。蠢婦配才郎世間固不少，然俏女慕村夫者尤多，所謂業障牽魔，不在才貌之論。（甲戌無『亦』字，餘同。有正『業』作『孽』，餘同）

不過規規矩矩說了幾句。

〔庚辰〕是大家子弟模樣。（甲戌夾批、有正同）

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裏。

〔甲戌夾批〕余幾幾失聲哭出。

王夫人便用手滿身滿臉去摩挲撫弄他。

〔庚辰〕普天下幼年喪母者齊來一哭。（甲戌夾批、有正同）

寶玉也搬着王夫人的頸子。（以上二五一頁）

〔甲戌夾批〕慈母嬌兒寫盡矣。

雖不敢明言，却每每暗中算計。

〔甲戌夾批〕已伏金釧回矣。

鳳姐三步兩步的上炕去。

〔甲戌夾批〕阿鳳活現紙上。

趙姨娘時常也該教導教導他。

〔庚辰夾批〕爲下文緊一步。

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

〔甲戌夾批〕補出素日來。

急的又把趙姨娘數落一頓。

〔庚辰〕總是爲楔緊五鬼一回文字。（甲戌夾批、有正同）

鳳姐笑道。

〔庚辰〕兩笑壞極。（甲戌夾批、有正同）

便說是自己燙的，也要罵人。

〔甲戌夾批〕玉兄自是悌弟之心性，一嘆。

明日憑你怎麼說去罷。

〔庚辰〕壞極，總是調唆口吻，趙氏寧不覺乎。（甲戌夾批、有正同）

寶玉被燙一段。（以上二五二頁）

〔庚辰眉批〕爲五鬼法作耳，非泛文也。雨窗。

知道他的癖性喜潔，見不得這些東西。

〔庚辰〕寫寶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緊筆墨。（甲戌、有正同）

林黛玉自己也知道自己也還有這件癖性。

〔庚辰〕寫林黛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緊筆墨。故二人文字雖多，如此等暗伏淡寫處亦不少，觀者實實看不出者。

（甲戌無『者』字，餘同。有正『緊』俱作『經』，此條末無『者』字，餘同）

知道寶玉的心內怕他嫌懣。

〔庚辰〕將二人一並，真真寫他二人之心玲瓏七竅。（甲戌、有正同）

〔甲戌夾批〕二人純用體貼工夫。

又把跟從的人罵一頓。

〔庚辰〕此原非正文，故草草寫去。（甲戌夾批『去』作『來』，餘同。有正同）

又向賈母道：祖宗老菩薩，那裏知道那經典佛法上說的利害。（以上二五三頁）

〔庚辰〕一段無倫無理信口開河的混話，却句句都是耳聞目覩者，並非杜撰而有，作者與余實實經過。（甲戌夾批

『混』作『渾』，餘同）

一天是四十八斤油，一斤燈草。

〔庚辰〕賤婆先用大鋪排試之。（甲戌夾批同）

賈母聽了，點頭思忖。

〔庚辰眉批〕點頭思忖是量事之大小，非吝嗇也。壬午夏雨窗，畸笏。（甲戌眉批無款識，與下條連寫，餘同）

若是爲父母尊親長上的，多捨些不妨；若是像老祖宗如今爲寶玉，若捨多了倒不好。

〔庚辰夾批〕賤道婆。是自太君思忖上來，後用如此數語收之，使太君必心悅誠服愿行。賤婆，賤婆，廢我作者

許多心機摹寫也。（甲戌夾批『道』作『盜』，餘同）

賈母道：既是這樣說，你便一日五斤合準了。

〔甲戌眉批〕日費香油四十八斤，每月油二百五十餘斤，合錢三百餘串，爲一小兒如何服衆。太君細心若是。

便又往各院各房間安，閒逛了一回，一時來至趙姨娘房內。

〔甲戌夾批〕有各院各房，接此方不覺突然。

可是我正沒了鞋面子了。（以上二五四頁）

〔庚辰夾批〕見者有分是也。（甲戌夾批同）

大人偏疼他些也還罷了。

〔庚辰夾批〕趙姬數語可知玉兄之身分，況在背後之言。（甲戌夾批同）
一面說，一面伸出兩個指頭兒來。

〔庚辰夾批〕活像趙姬，活現阿鳳。（甲戌『活像』作『活現』，餘同）

走到門前，掀簾子向窗外看看無人。

〔甲戌夾批〕是心膽俱怕破。

這一分家私，要不都教他搬送到娘家去。

〔庚辰夾批〕這是妬心，正題目。

便探他口氣說道。

〔庚辰夾批〕有隙卽入，所謂賊婆，是極。

鼻子裏一笑。

〔庚辰夾批〕二笑。

明不敢怎樣，暗裏也就算計了。

〔庚辰夾批〕賊婆操必勝之權，趙姬已墮術中，故敢直出明言，可畏可怕。（甲戌夾批同）

我那裏知道這些事，罪過，罪過。

〔庚辰夾批〕遠一步却是近一步，賊婆，賊婆。（甲戌夾批同）

靠你有些什麼東西能打動我。（以上二五五頁）

〔庚辰夾批〕深（探）謝禮輕重，是這樣說法，可怕可畏。（甲戌夾批『深謝禮輕重』作『探謝禮大小』，『這樣』作『如此』，餘同）

果然寫了個五百兩銀子欠契來。

〔庚辰夾批〕所謂狐羣狗黨是也。大族所在不免，看官着眼。（甲戌夾批無『是也』，『大族所在不免』作『大家難免』，地位在前，餘同）

便印了手模。

〔甲戌夾批〕癡婦，癡婦。

並不顧青紅皂白。

〔甲戌夾批〕有道婆作乾娘者來看此句。

〔庚辰夾批〕並不顧三字寫得怕殺人，細想千萬件壞事皆從此三字上作來，嘆嘆。（甲戌夾批無『寫得』，『細想』，『此』，『嘆嘆』等字，『壞』作『惡』，『上作來』作『生出來』，餘同）

〔甲戌夾批〕（連上文）可怕可畏可警，可長存戒之。

掏出十個紙鈔的青面白髮的鬼來。

〔庚辰夾批〕如此現成，想賊婆所害之人豈止寶玉阿鳳二人哉，大家太君夫人誠（誠）之慎（殆脫一『之』字）。

〔甲戌夾批〕如此現成，更可怕。

馬道婆一段。

〔庚辰眉批〕寶玉係馬道婆寄名乾兒，一樣下此毒手，況阿鳳乎。三姑六婆之爲害如此，卽賈母之神明在所不免，其他只知吃齋念佛之夫人太君豈能防嫌得來。此係老太君一大病。作者一片婆心，不避嫌疑特爲寫出，使看官再四思之慎之，戒之戒之。（甲戌眉批『係』作『乃』，無『乾』『一樣下此毒手』『係老太君一大病』『使』字，『馬道』作『賊』，『嫌』作『悔』，『再四』以下爲『着眼，吾家兒孫慎之戒之』，餘同）

便倚着房門出了一回神。

〔庚辰〕所謂『閒倚綉房吹柳絮』是也。（甲戌夾批，有『正同』）

看階下新進出的稚笋。

〔庚辰夾批〕好好，妙妙，是番（翻）笋根稚子無人見句也。（甲戌夾批無『好好』『是番』『句也』，餘同）

〔甲戌夾批〕（連上）今得顰兒一見何幸如之。

四顧無人，惟見花光柳影，鳥語溪聲。

〔庚辰夾批〕全用畫家筆意寫法。

〔甲戌夾批〕恐冷落園亭花柳，故有是十數字也。純用畫家筆寫。

都在迴廊上圍着看畫眉洗澡呢。（以上二五六頁）

〔庚辰夾批〕閨中女兒樂事。（甲戌夾批同）

鳳姐道：前日我打發了丫頭送了兩瓶茶葉去。

〔庚辰夾批〕有照應。

林黛玉笑道：我倒是倒忘了。

〔庚辰夾批〕該云我正看會真記呢，一笑。（甲戌夾批同）

寶玉便說：論理可倒罷了。

〔庚辰眉批〕二寶答言，是補出諸豔俱領過之文。乙酉冬雪窗，畸笏老人。

林黛玉道：我吃着好。

〔甲戌夾批〕卿愛因味輕也。卿如何擔得起味厚之物耶。

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麼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衆人聽了，一齊都笑起來。

〔庚辰夾批〕二玉之配偶，在賈府上下諸人，即觀者作者皆爲（謂）無疑，故常常有此等點題語。我也要笑。

〔甲戌夾批〕二玉事在賈府上下諸人，即看書批書人皆信定一段好夫妻，書中常常每每道及，豈其不然，嘆嘆。

李宮裁笑向寶釵道：真真我們二嬪子的談諧是好的。

〔庚辰夾批〕好讚，該他讚。

不過是貧嘴賤舌，討人厭惡罷了。

〔庚辰夾批〕此句還要候查。（甲戌夾批同）

你瞧瞧，人物兒門第配不上……（以上二五七頁）

〔庚辰夾批〕大大（一）瀉，好接下文。（甲戌夾批）『下』作『後』，有『一』字，餘同）

這裏寶玉拉着林黛玉的袖子，只是嘻嘻的笑。

〔庚辰夾批〕此刻好看之至。

只是口裏說不出來。

〔庚辰夾批〕是已受鎖，說不出來，勿得錯會了意。（甲戌夾批同）

寶玉道：『噯喲！好頭疼！』

〔庚辰夾批〕自黛玉看書起閑閑一段寫來，真無容針之空。如夏日烏雲四起，疾閃長雷不絕，不知雨落何時，忽然霹靂一聲，傾盆大注，何快如之，何樂如之，真令人寧不叫絕。（甲戌夾批『閑閑一段寫來』作『分三段寫來』，『真』作『其』，餘同）

林黛玉道：『該！阿彌陀佛！』

〔庚辰眉批〕黛玉念佛，是吃茶之語在心故也，然摹寫神妙，一絲不漏如此。己卯冬夜。

登時園內亂麻一般。

〔庚辰夾批〕寫玉兄驚動若許人忙亂，正寫太君一人之鍾愛耳。看官勿被作者瞞過。（甲戌夾批『若許人』作『若許多人』，無『過』，餘同）

見雞殺雞，見狗殺狗，見人就要殺人。

〔庚辰〕此處焉用雞犬。然輝煌富麗非處家之常也，雞犬閑閑始爲兒孫千年之業，故於此處必用雞犬二字，方是一簇騰騰大舍。（甲戌、有正同）

獨有薛蟠，更比諸人忙到十分去。

〔庚辰夾批〕寫獸兄忙是躲煩碎文字法。好想頭，好筆力，石頭記最得力處在此。

〔甲戌夾批〕寫獸兄忙，是愈覺忙中之愈忙，且避正文之絮煩。好筆仗，寫得出。

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賈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

〔甲戌夾批〕從阿獸兄意中，又寫賈珍等一筆，妙。

忽一眼瞥見了林黛玉，風流婉轉，已酥倒在那裏。（以上二五八頁）

〔甲戌夾批〕忙到容針不能，以似唐突顰兒，却是寫情字萬不能禁止者，又可知顰兒之丰神若仙子也。

〔庚辰〕忙中寫閒，真大手眼，大章法。（甲戌、有正同）

次日王子騰也來瞧問。

〔甲戌夾批〕寫外戚亦避正文之繁。

因此把他二人都擡到王夫人的上房內。

〔庚辰夾批〕收拾的得體正大。

〔甲戌夾批〕收拾得乾淨有着落。

賈政見都不靈效，着實懊惱。

〔庚辰夾批〕四字寫盡政老矣。（甲戌夾批同）

想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們去罷。

〔庚辰夾批〕讀書人自應如是。（甲戌夾批『讀』作『念』，『是』字下多一『語』字，餘同）

趙姨娘賈環等自是稱願。

〔庚辰〕補明趙嫗進怡紅爲行法也。（甲戌夾批『行法』作『作法』，有正同）

從今以後，我可不在你家了。

〔庚辰夾批〕『語不驚人死不休』，此之謂也。（甲戌夾批同）

老太太也不必過於悲痛，哥兒已是不中用了。

〔庚辰夾批〕斷不可少此句。

這口氣不斷，他在那世也受罪不安生。

〔庚辰夾批〕大遂心人必有是語。

素日都不是你們調唆着，逼他寫字念書。（以上二五九頁）

〔庚辰〕奇語，所謂溺愛者不明，然天生必有是一段文字的。（甲戌、有正同）

一時又有人來回話，兩口棺槨都做齊了。

〔庚辰夾批〕偏寫一頭不了又一頭之文，真步步緊之文。（甲戌夾批同）

正鬧得天翻地覆，沒個開交，只聞得隱隱的木魚聲響。

〔庚辰夾批〕你看他不費絲毫勉強，輕輕收住數百言之文，石頭記得力處全在如此。（甲戌夾批無『你看他』，『之文』作『文字』，『如此』作『此處』，餘同）

以幻作真，以真作幻，看官亦要如此看法為幸。（甲戌夾批『作幻』作『為幻』，『看官』作『看書人』，『如此』作『如是』，餘同）

想如此深宅，何得聽的這樣真切。

〔甲戌夾批〕作者是幻筆，合屋俱是幻耳，焉能無聞。政老亦落幻中。

原來是一個癩頭和尚與一個跛足道人。

〔庚辰〕僧因鳳，道因玉，一絲不亂。（甲戌多『姐』、『寶』字，餘同。有正同）
長官不須多話。（以上二六〇頁）

〔庚辰夾批〕避俗套法。（甲戌夾批同）

雖帶了一塊寶玉下來，上面說能除邪祟。（二六〇、二六一頁間）

〔庚辰夾批〕點題。

只因他如今被聲色貨利所迷。

〔庚辰夾批〕棒喝之聲。

〔庚辰〕石皆能迷，可知其害不小，觀者着眼，方可讀石頭記。（甲戌同。有正『皆』作『且』，餘同）
故此不靈驗了。

〔庚辰〕讀書者觀之。（甲戌夾批、有正同）

待我們持誦持誦，只怕就好了。

〔庚辰夾批〕只怕二字，是不知此石肯聽持誦否。

青埂一別，轉眼已過十三載矣。

〔庚辰夾批〕正點題，大荒山手捧時語。

人世光陰，如此迅速，塵緣滿日，若似彈指。

〔庚辰〕見此一句，令人可嘆可驚，不忍往後再看矣。（甲戌、有正同）

便向人間覓是非。

〔庚辰〕所謂越不聰明越快活是也。（甲戌同，寫在詩句之上）

沉酣一夢終須醒。

〔甲戌夾批〕無百年的筵席。

冤孽償清好散場。

〔庚辰夾批〕又是一番煅煉，焉得不成佛作祖。（甲戌夾批『又是一番』作『三次』，餘同）

除親身妻母外，不可使陰人冲犯。

〔庚辰夾批〕是要緊語，是不可不寫之套語。

至晚間，他二人竟漸漸醒來。

〔庚辰夾批〕肯聽持誦，故有是靈。

〔甲戌夾批〕能領持誦，故如此靈倣。

賈母王夫人如得珍寶一般。

〔庚辰夾批〕昊天罔極之恩如何得報，哭殺幼而喪父母者。（甲戌夾批『得報』作『報得』，『喪父母』作『喪親』，餘

同）

林黛玉先就念了一聲阿彌陀佛。

〔庚辰夾批〕針對得病時一聲。（甲戌夾批作『那一聲』，餘同）

通靈玉一段。（以上二六一頁）

〔庚辰眉批〕通靈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見，何得再言。僧道蹤跡虛實，幻筆幻想，寫幻人於幻文也。壬午孟夏雨窗。

〔又〕通靈玉聽癩和尚二偈即刻靈應，抵却前回若干藏（莊）子及語錄機鋒偈子，正所謂物各有主也。（甲戌眉批）若干藏子及『作』若於莊子反，餘同。

〔又〕嘆不能得見寶玉懸崖撒手文字爲恨。丁亥夏，畸笏叟。（甲戌眉批無『能』，『寶玉』作『玉兄』，無款識，餘同）
寶釵笑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二六二頁）

〔庚辰夾批〕這一句作正意看，餘皆雅謔，但此一語抵釵兒半部之謔。

總批

〔庚辰〕此回書因才幹乖覺太露引出事來，作者頗（婆）心爲世之乖覺人爲鑑。

〔甲戌〕先寫紅玉數行引接正文，是不作開門見山文字。

燈油引大光明普照菩薩，大光明普照菩薩引五鬼魘魔法，是一線貫成。

通靈玉除邪全部只此一見，却又不靈，遇癩和尚跛道人一點方靈應矣。寫利欲之害如此。此回本意是爲禁三姑六婆進門之害，難以防範。

〔有正〕慾深魔重復何疑，苦海冤河解者誰？結不休時冤日盛，井天甚小性難移。

第二十六回

開始總批

〔有正〕一個是時才得傳消息，一個是舊喜化作新歌，真真假假事堪疑，哭向花林月底。正是猶豫不決，神魂不定之際，忽聽窗外問道：姐姐在屋裏沒有？

〔甲戌夾批〕岔開正文，却是爲正文作引。

〔庚辰夾批〕你看他偏不寫正文，偏有許多閒文，却是補遺。

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裏送茶葉。

〔庚辰夾批〕前文有言。

〔庚辰〕交代井井有法。（甲戌夾批、有正同）

可巧老太太那裏給林姑娘送錢來。

〔庚辰夾批〕是補寫否？

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以上二六三頁）

〔甲戌夾批〕瀟湘常事出自別院婢口中，反覺新鮮。

〔庚辰眉批〕此等細事是舊族大家閨中常情，今特爲暴發錢奴寫來作鑒，一笑。壬午夏雨窗。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

〔庚辰夾批〕是補寫否？

〔庚辰〕閒言中敍出黛玉之弱，草蛇灰線。（甲戌夾批、有正同）

胡說，藥也是混吃的。

〔庚辰夾批〕如聞。

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

〔庚辰夾批〕從旁人眼中口中出，妙極。

還不如早些兒死了倒乾淨。

〔庚辰夾批〕此句令人氣噎，總在無可奈何上來。（甲戌夾批同）

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

〔庚辰夾批〕是補文否？

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完了願。

〔庚辰夾批〕是補寫否？

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

〔庚辰夾批〕是補寫否？

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裏頭。

〔庚辰夾批〕道着心病。

說良心話，誰還敢比他呢。

〔庚辰夾批〕却（確）論公論，方見襲卿身分。

沒有個不散的筵席。

〔庚辰〕此時寫出此等言語，令人墮淚。（甲戌夾批、有正同）

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

〔庚辰夾批〕不但佳蕙，批書者亦淚下矣。

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

〔庚辰夾批〕還是補文。

倒像有幾百年熬煎。

〔庚辰〕却是小女兒口中無味之談，實是寫寶玉不如一嫖婢。（甲戌、有正同）

紅玉聽了，冷笑兩聲，方要說話。

〔庚辰墨筆眉批〕紅玉一腔委曲怨憤，係身在怡紅不能遂志，看官勿錯認爲芸兒害相思也。己卯冬。（甲戌朱筆眉

批同）

〔庚辰〕文字又一頓。（甲戌夾批、有正同）

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

〔庚辰夾批〕又是不合式之言，擢心語。（甲戌夾批無『之』，『言擢心語』四字連文，另起，疑誤）

擡起腳來，咕咚咕咚的又跑了。

〔庚辰夾批〕活龍活現之文。如畫。

〔甲戌夾批〕活現，活現之文。

紅玉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以上二六四頁）

〔庚辰夾批〕何如？

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

〔庚辰夾批〕是補文否。

放在那裏了，怎麼一時想不起來。

〔庚辰夾批〕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

一面說一面出神。

〔庚辰〕總是畫境。（甲戌夾批、有正同）

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

〔庚辰夾批〕還是補文。

他等着你，你還坐着閒打牙兒。

〔庚辰夾批〕襲人身分。

自己便出房來。

〔庚辰夾批〕曲折再四，方逼出正文來。

紅玉一段。

〔庚辰墨筆眉批〕獄神廟回有茜雪紅玉一大回文字，惜迷失無稿，嘆嘆。丁亥夏，畸笏叟。（甲戌朱筆眉批『嘆

嘆』以下無，餘同）

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嬭嬭從那邊走來。

〔庚辰〕奇文，真令人不得機關。（甲戌夾批、有正同）

又看上了那個種樹的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

〔甲戌夾批〕圖圖不解語。

〔庚辰〕奇文神文。（甲戌夾批、有正同）

明兒叫上房裏聽見，可又是不好。

〔甲戌夾批〕更不解。

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依着他去叫了？

〔庚辰〕是遂心語。（甲戌夾批、有正同）

可怎麼樣呢。

〔庚辰〕妙，的是老嫗口氣。（甲戌夾批、有正同）

那一個要是知道好歹，就回不進來纔是。

〔甲戌夾批〕更不解。

〔庚辰〕是私心語，神妙。（甲戌、有正同）

回來叫他一個人亂碰可是不好呢。

〔庚辰〕總是私心語，要直問人又不敢，只用這等語慢慢的套出，有神理。（甲戌無『的』字，餘同。有正『直問人』）

作『直問』，餘同）

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

〔庚辰〕總是不言神情，另出花樣。（甲戌、有正同）

紅玉擡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

〔庚辰〕『墜兒』者贅也，人生天地間已是贅疣，況又生許多冤情孽債，嘆嘆。（甲戌『贅也』作『贅兒也』，『贅疣』作『贅戾』，誤。『兒』『孽』字均墨筆，僅一『嘆』字，餘同。有正『嘆嘆』作『是可爲之一嘆』，餘同）

叫我帶進芸二爺來。

〔庚辰夾批〕等的是這句話。

只見那邊墜兒引着賈芸來了。

〔庚辰〕妙。不說紅玉不走，亦不說走，只說剛走到三字，可知紅玉有私心矣。若說出必定不走必定走，則文字死板，亦且稜角過露，非寫女兒之筆也。（甲戌、有正同）

紅玉不覺臉紅了。（以上二六五頁）

〔庚辰〕看官至此，須掩卷細想上三十回中篇篇句句點紅字處，可與此處想如何。（甲戌同。有正『三十』均作『二十』，餘同）

原來匾上是怎樣四個字。

〔庚辰〕傷哉，曠眼便紅稀綠瘦矣，嘆嘆。（甲戌同。有正『嘆嘆』作『可嘆』）

只聽裏面隔着紗窗子笑說道：快進來罷。

〔庚辰夾批〕此文若張僧繚點睛之龍，破壁飛矣，焉得不拍案叫絕。（甲戌夾批無「張」，餘同）

只見金碧輝煌。

〔庚辰夾批〕不能細覽之文。

〔甲戌夾批〕器皿疊疊。（庚辰、有正俱只作「器皿」）

文章閃灼。

〔庚辰夾批〕不得細玩之文。

〔甲戌夾批〕陳設壘壘。（庚辰、有正無「壘壘」二字）

卻看不見寶玉在那裏。

〔庚辰夾批〕武彝九曲之文。（甲戌夾批同）

倚在牀上拿着本書看。

〔庚辰夾批〕這是等芸哥看故作款式，若（甲戌）若誤作「者」，果真看書，在隔紗窗子說話時已放下了。玉兄若見

此批，必云：老貨，他處處不放鬆（甲戌下多「我」字），可恨可恨。回思將余比作釵顰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一

笑。（甲戌夾批同）

早堆着笑，立起身來。

〔庚辰夾批〕小叔身段。

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

〔庚辰夾批〕誰一家子？可發一大笑。

〔甲戌夾批〕不論（倫）不理迎合字樣，口氣逼肖，可笑可嘆。

眼睛卻溜瞅那丫鬢，細挑身材……

〔庚辰夾批〕此句是認人，非前溜紅玉之文。

〔甲戌夾批〕前寫不敢正眼，今又如此寫，是用茶來，有心人故留此神，於接茶時站起，方不突然。

不是別個，卻是襲人。

〔庚辰夾批〕水滸文法，用的恰當，是芸哥眼中也。（甲戌夾批同）

他卻把那有名人口都記了一半。

〔庚辰〕一路總是賈芸是個有心人，一絲不亂。（甲戌、有正同）

他也知道襲人在寶玉房中比別個不同。

〔庚辰夾批〕何如？可知前批非謬。

讓我自己倒罷。（以上二六六頁）

〔庚辰〕總寫賈芸乖覺，一絲不亂。（甲戌、有正同）

叔叔房裏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

〔甲戌夾批〕紅玉何以使得？

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

〔庚辰〕妙極是極，況寶玉又有何正緊可說的。（甲戌同。有正『緊』作『經』，餘同）

〔庚辰雙行夾注下朱筆再夾注〕此批被作者偏（騙）過了。

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

〔庚辰〕幾個誰家，自北靜王、公侯、駙馬諸大家包括盡矣，寫盡紈袴口角。（甲戌同）

脂硯齋再筆：對芸兄原

無可說之話。（有正無『脂硯齋再筆』五字，句末多『故閒敘』三字）

在寶叔房內幾年了？

〔庚辰〕漸漸入。（甲戌夾批『入』下多『港』字。有正同）

他說替他找着了。

〔庚辰夾批〕『傳』字正文，此處方露。

送出賈芸，回來找紅玉，不在話下。（以上二六七頁）

〔庚辰〕至此一頓狡滑之甚，原非書中正文之人，寫來閒色耳。（甲戌『閒』誤作『門』，餘同。有正只作『至此一頓

狡滑之甚』）（庚辰『原非』以下朱筆）

襲人笑道：快起來罷。

〔庚辰夾批〕不答上文，妙極。

〔甲戌夾批〕不答的妙。

可往那裏去呢？

〔庚辰夾批〕玉兄最得意之文，起筆却如此寫。

寶玉不解其意。

〔甲戌夾批〕余亦不解。

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追了下來。

〔庚辰夾批〕此等文可是人能意料的。（甲戌夾批僅有『前文』二字）

這會子不念書，閒着作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

〔庚辰夾批〕答的何其堂皇正大，何其坦然之至。

〔甲戌夾批〕奇文奇語，默思之方意會爲玉兄毫無一正事，只知安富尊榮而寫。

順着脚一逕來至一個院門前。

〔庚辰夾批〕像無意。

只見鳳尾森森，龍吟細細。

〔庚辰〕與後文『落葉蕭蕭，寒煙漠漠』一對，可傷可嘆。（甲戌、有正同）

舉目望門上一看。

〔庚辰夾批〕原無意。

〔甲戌夾批〕無一絲心跡，反似初至者，故接有忘形忘情話來。

只見匾上寫着瀟湘館三字。

〔庚辰夾批〕三字如此出，足見真出無意。

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

〔甲戌夾批〕寫得出，寫得出。

耳內忽聽……

〔庚辰〕未曾看見先聽見，有神理。（甲戌、有正同）

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甲戌夾批〕用情忘情，神化之文。

只見黛玉在牀上伸懶腰。

〔庚辰〕有神理，真真畫出。（甲戌夾批、有正同）

瀟湘館黛玉一段。

〔庚辰眉批〕先用『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八字，『一縷幽香自紗窗中暗暗透出』，『細細的長嘆一聲』等句，方引出『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仙音妙音來，非純化工夫之筆不能，可見行文之難。（甲戌無『先用』，『自紗窗』作『從碧紗窗』，多一『又』字，『非』作『俱』，到『之筆』止，以下均無，餘同）

〔又〕二玉這回文字作者亦在無意上寫來，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是也。（甲戌無『回』。本條與前條均在本回之末，作爲總批）

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卻跟了進來，說妹妹睡覺呢。

〔甲戌夾批〕一絲不漏，且避若干咬蠟之文。

笑道：誰睡覺呢。（以上二六八頁）

〔庚辰〕妙極。可知黛玉是怕寶玉去也。（甲戌夾批、有正同）

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疊被鋪床』。

〔庚辰夾批〕真正無意忘情，冲口而出之語。（甲戌夾批無『冲口而出之語』，餘同）

〔庚辰眉批〕方才見芸哥所拿之書一定是西廂，不然，如何忘情至此。

黛玉登時撂下臉來。

〔庚辰夾批〕我也要惱。（甲戌夾批同）

正說着，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

〔庚辰眉批〕若無如此文字收什二玉，寫顰無非至再哭慟笑（『哭』之誤），玉只以陪盡小心軟求漫懇，二人一笑而止；且書內若此亦多多矣，未免有犯雷同之病，故用險句結住，使二玉心中不得不將現事拋却，各懷一驚心意，再作下文。壬午孟夏雨窗，畸笏。（甲戌無『若無如此文字』六字，『無非至再哭慟笑』作『無非哭至再哭慟哭』，『盡』作『事』，無『用』字，『句』作『語』，『一』作『以』，無款識，寫在本回之末，作為總批，餘同）

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雷一般。

〔庚辰夾批〕不止玉兄一驚，即阿顰也不免一嚇。作者只顧寫來收拾二玉之文，忘却顰兒也。想作者亦似寶玉西廂之句，忘情而出也，呵呵！（甲戌夾批『寶玉』下多一『道』字，無『呵呵』二字，餘同）

回頭只見薛蟠拍着手跳了出來，笑道：

〔庚辰夾批〕非獸兄行不出此等戲弄，但作者有多少丘壑在胸中，寫來酷肖。

〔甲戌夾批〕如此戲弄非獸兄無人。欲釋二玉，非此戲弄不能立解，勿得泛泛看過，不知作者胸中有多少丘壑。

薛蟠連忙打恭作揖陪不是。（以上二六九頁）

〔庚辰夾批〕酷肖。

改日你也哄我，說我的父親就完了。

〔庚辰夾批〕眞眞亂話。

〔甲戌夾批〕寫粗豪無心人畢肖。

他不知那裏尋了來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

〔庚辰夾批〕如見如聞。

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

〔庚辰夾批〕獸兄亦有此話，批書人至此誦往生咒至恆河沙數也。（甲戌夾批『話』作『語』，餘同）

惟有你還配吃。

〔庚辰夾批〕此語令人哭不得笑不得，亦真心語也。（甲戌夾批同）

衆小廝七手八腳擺了半天。

〔庚辰夾批〕又一個寫法。

可是呢，明兒你送我什麼？

〔庚辰夾批〕畢眞酷肖。

惟有我寫一張字，畫一張畫，纔算是我的。

〔庚辰夾批〕誰說的出，經過者方說得出，嘆嘆。（甲戌夾批『的』作『得』，餘同）

昨兒我看人家一張春宮，畫的着實好。

〔庚辰夾批〕啊，獸兄所見之畫也。

只看落的款，是庚黃畫的。（以上二七〇頁）

〔甲戌夾批〕奇文，奇文。

〔庚辰眉批〕閑事順筆，將罵死不學之執袴。壬午雨窗，畸笏。（甲戌眉批無『將』字，『執袴』下有『嘆嘆』，無款識，餘同）

薛蟠只覺沒意思。

〔庚辰夾批〕實心人。

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

〔庚辰夾批〕如見如聞。

〔甲戌夾批〕一派英氣如在紙上，特爲金閨潤色也。

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裏高樂罷。

〔庚辰夾批〕如見其人於紙上。

紫英一段。

〔庚辰眉批〕紫英豪俠小三段是爲金閨間色之文。壬午雨窗。

〔又墨筆眉批〕寫倪二紫英湘蓮玉菡俠文皆各得傳真寫照之筆。丁亥夏，畸笏叟。

〔同上〕惜衛若蘭射圍文字迷失無稿，嘆嘆。丁亥夏，畸笏叟。（甲戌此條與上條連爲一條，『寫』作『前回』，『俠文』作『四樣俠文』，『各得』作『得』，無款識，寫在本回之末，作爲總批）

是前日打圍，在鐵網山教兔鶻捎一翅膀。

〔庚辰夾批〕如何着想，新奇字樣。

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又大幸。

〔甲戌夾批〕似又伏一大事樣，英俠人累累如是，令人猜摹。

有話慢慢的說。

〔庚辰夾批〕餘文再述。

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

〔庚辰夾批〕如聞如見。

若必定叫我領，拿大杯來。

〔庚辰夾批〕寫豪爽人如此。

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

〔甲戌夾批〕令人快活煞。

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以上二七一頁）

〔庚辰夾批〕爽快人如此，令人羨煞。

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疑。

〔庚辰夾批〕實心人如此，絲毫形跡俱無，令人痛快煞。

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了一回方散。

〔甲戌夾批〕收拾得好。

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着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

〔庚辰夾批〕下文伏線。

〔甲戌夾批〕生員切己之事，時刻難忘。

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個。

〔甲戌夾批〕暗對猷兄言寶玉配吃語。

心中也替他憂慮。

〔甲戌夾批〕本是切己事。

聞得寶玉來了。心裏要找他問問是怎麼樣了。

〔庚辰夾批〕這席東道是和事酒不是？

〔甲戌夾批〕猷兄此席的是合和筵也，一笑。

見寶釵進寶玉的院內去了。

〔甲戌夾批〕石頭記是最好看處，此等章法。

因而站住看了一會。

〔庚辰夾批〕避難法。

誰知晴雯和碧痕正拌了嘴，沒好氣。

〔庚辰眉批〕晴雯遷怒是常事耳，寫釵顰二卿身上，與踢襲人之文，令人於何處設想着筆。丁亥夏，畸笏叟。（甲

戌）是『是』作『係』，『寫』作『寫於』，『踢襲人』下有『打平兒』三字，無款識，餘同。寫於本回之末，作總批）

有事沒事，跑了來坐着，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

〔庚辰夾批〕犯寶卿如此寫法。 指明人則暗寫。（甲戌夾批『寶卿』作『寶釵』，餘同）

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

〔庚辰夾批〕寫黛玉如此犯。 不知人則明寫。（甲戌夾批作『犯黛玉如此寫明』，餘同）

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麼？（以上二七二頁）

〔庚辰夾批〕想黛玉高聲亦不過你我平常說話一樣耳，況晴雯素昔浮躁，多氣之人，如何辨得出。此刻須得批書人唱『大江東』的喉嚨，嚷着『是我林黛玉叫門』方可。又想若開開門，如何有後面許多好字樣好文章看，觀者意

（以）爲是否？（甲戌夾批『開開門』作『開了門』，餘同）

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是客邊。

〔庚辰夾批〕寄食者着眼，況顰兒何等人乎。（甲戌夾批同）

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悲悲戚戚嗚咽起來。

〔甲戌夾批〕可憐殺，可疼煞，余亦淚下。

真是花魂默默無情緒，鳥夢癡癡何處驚。

〔庚辰夾批〕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原來是哭了出來的，一笑。（甲戌夾批『原來』下有訛字，寫在前）

且聽下回分解。（甲戌作『且看下回』）

〔甲戌〕每閱此本掩卷者十有八九，不忍下閱看完，想作者此時淚下如豆矣。

總批

〔甲戌〕此回乃顰兒正文，故借小紅許多曲折瑣瑣之筆作引。

怡紅院見賈芸，寶玉心內似有如無，賈芸眼中應

接不暇。黛玉望怡紅之泣，是『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上來。（其餘數條已見前）

〔有正〕喜相逢，三生註定，遺手帕，月老紅絲。幸得人語說連理，又忽見他枝並蒂。難猜未解細追思。罔（枉）多疑，空向花枝哭月底。

第二十七回

開始總批

〔庚辰〕葬花吟是大觀園諸豔之歸源小引，故用在餞花日諸豔畢集之期。餞花日不論其典與不典，只取其韻耳。（有正同）

猶望着門灑了幾點淚。

〔庚辰夾批〕四字閃煞顰兒也。

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

〔庚辰夾批〕畫美人之祕訣。

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什麼，常常的便自淚道不乾的。

〔庚辰夾批〕補寫，却是避繁文法。

竟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

〔甲戌夾批〕補瀟湘館常文也。

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去悶坐。

〔庚辰夾批〕所謂『久病床前少孝子』是也。

那林黛玉倚着牀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淚。

〔庚辰夾批〕前批得畫美人祕訣，今竟畫出金閨夜坐圖來了。

〔甲戌夾批〕畫美人祕訣。

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

〔庚辰夾批〕木是梅檀，泥是金沙才用得。〔甲戌夾批〕用得『作』可，餘同。

衆花皆卸，花神退位。

〔庚辰夾批〕無論事之有無，看去有理。

滿園裏繡帶飄飄，花枝招展。（以上二七四頁）

〔庚辰夾批〕數句抵省親一回文字，反覺閑閑有趣有味的領略。

〔甲戌夾批〕數句大觀園景倍勝省親一回，在一園人俱得閑閑尋樂上看。被（彼）時只有元春一人閑耳。

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慚。（二七四、二七五頁間）

〔庚辰夾批〕桃杏燕鶯是這樣用法。〔甲戌夾批同〕

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

〔庚辰眉批〕寫鳳姐隨大衆一筆，不見紅玉一段則認爲泛文矣，何一絲不漏若此。畸笏。

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

〔庚辰夾批〕一人不漏。

說着，便逡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擡頭見寶玉進去了。

〔庚辰夾批〕安插一處，好寫一處，正一張口難說兩家話也。〔甲戌夾批同〕

嘲笑喜怒無常。

〔庚辰夾批〕道盡二玉連日事。

二則黛玉嫌疑。罷了，倒是回來的妙。

〔庚辰夾批〕道盡黛玉每每尖利，全不在寶釵心上。（甲戌夾批『尖利』作『小性』，『心』作『身』，餘同）

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

〔庚辰夾批〕可是一昧知書識理女夫子行止。寫寶釵無不相宜。（甲戌夾批同）

香汗淋漓，嬌喘細細。

〔庚辰夾批〕若玉兄在，必有許多張羅。

寶釵也無心撲了。

〔庚辰夾批〕原是無可無不可。

只聽滴翠亭裏邊噦噦喳喳有人說話。

〔甲戌夾批〕無閑紙閑筆之文如此。

只聽說道：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塊……（以上二七五頁）

〔庚辰眉批〕這樁風流案又一體，寫法甚當。己卯冬夜。

噯呀，咱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悄悄在外頭聽見。

〔庚辰眉批〕這是自難自法，好極好極。慣用險筆如此。壬午夏雨窗。

〔庚辰夾批〕豈敢。

不如把這隔子都推開了。

〔庚辰墨筆夾批〕賊起飛志不假。

寶釵在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

〔庚辰夾批〕四字寫寶釵守身如此。（甲戌夾批同）

那些奸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

〔庚辰夾批〕道盡矣。

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說道：「釵兒。」

〔庚辰夾批〕閨中弱女機變如此之便，如此之急。

那亭內的紅玉墜兒剛一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着。

〔庚辰眉批〕此節實借紅玉反寫寶釵也，勿得認錯作者章法。

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裏了。

〔庚辰夾批〕像極，好煞，妙煞，焉得不拍案叫絕。

別是藏在裏頭了。

〔庚辰夾批〕像極，是極。

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

〔庚辰夾批〕像極。是極。

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

〔庚辰夾批〕真弄嬰兒輕便如此，即余至此亦要發笑。（甲戌夾批同）

誰知紅玉見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爲真。

〔庚辰夾批〕寶釵身分實有這一句的。（甲戌夾批僅有『寶釵身分』四字）

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裏。（以上二七六頁）

〔庚辰夾批〕移東挪西，任意寫去，却是真有的。

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可怎麼樣呢。（二七六、二七七頁間）

〔庚辰夾批〕二句係黛玉身分。（甲戌夾批同）

各人幹各人就完了。

〔庚辰夾批〕勉強話。

若說的不齊全，誤了奶奶的事，憑奶奶責罰就是了。

〔甲戌夾批〕操必勝之權。紅兒機括志量，自知能應阿鳳使令意。

你是那位小姐房裏的？

〔庚辰夾批〕反如此問。

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的。

〔庚辰夾批〕問那小姐爲此。

噯，你原是寶玉房裏的，怪道呢，也罷了。

〔庚辰夾批〕誇讚語也。

〔甲戌夾批〕『噯喲怪道』四字，一是玉兄手下無能爲者。前文打量生的『干淨俏麗』四字，合而觀之，小紅則活現於紙上矣。

要當面稱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

〔庚辰夾批〕一件。

再裏頭牀頭間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

〔庚辰夾批〕二件。

因見司棋從山洞裏出來，站着繫裙子。

〔庚辰夾批〕小點綴，一笑。

司棋道：沒理論。

〔庚辰夾批〕妙極。

頂頭的只見晴雯……

〔庚辰夾批〕又一折。

你只是瘋罷，院子裏的花兒也不澆……（以上二七七頁）

〔庚辰夾批〕必有此數句，方引出稱心得意之語來。再不用本院人，見小紅此差只幾分遂心。

碧痕道：茶爐子呢？

〔甲戌夾批〕岔一人問，俱是不受用意。

二奶奶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的。

〔甲戌夾批〕非小紅誇耀，係爾等逼出來的。離怡紅意已定矣。

說着，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

〔庚辰夾批〕得意稱心如意，在此一舉荷包。

〔甲戌夾批〕衆女兒何苦自討之。

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得。

〔庚辰夾批〕雖是醋語，却與下無痕。

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了起來。

〔甲戌夾批〕交代不在盤架下了。

纔將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稱了給他拿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了上去。

〔庚辰夾批〕兩件完了。

他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

〔甲戌夾批〕可知前紅玉云就把那按奶奶的主意。主意是欲儉但恐累贅耳，故阿鳳有是問，彼能細答。

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

〔甲戌夾批〕又一門。

還要和這裏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全丹。

〔甲戌夾批〕又一門。

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

〔甲戌夾批〕又一門。

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啲啲。』（以上二七八頁）

〔庚辰夾批〕又一潤色。

〔甲戌夾批〕紅玉今日方遂心如意，却爲寶玉後伏線。

別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

〔庚辰夾批〕寫死假斯文。

我就問着他：『難道必定裝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

〔庚辰夾批〕貶殺，罵殺。

這一個丫頭就好。

〔庚辰夾批〕紅玉聽見了麼？（甲戌夾批同）

方纔兩遭，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聲就簡斷。

〔庚辰夾批〕紅玉此刻心內，想可惜晴雯等不在傍。（甲戌夾批同）

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

〔庚辰夾批〕不假。

我媽是奶奶的女兒。

〔庚辰夾批〕所以說『比你大的大的』。

誰是你媽？

〔庚辰夾批〕晴雯說過。

他是林之孝之女。

〔甲戌夾批〕管家之女，而晴卿輩擠之，招禍之媒也。

哦，原來是他的丫頭。

〔甲戌夾批〕傳神。

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個天聲，一個地啞。

〔甲戌夾批〕用得是阿鳳口角。

又問名字。

〔甲戌夾批〕真真不知名，可嘆。

討人嫌的很，得了玉的益似的，你也玉，我也玉。（以上二七九頁）

〔庚辰夾批〕又一下針。

明兒我和寶玉說。

〔甲戌夾批〕有悌弟之心。

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

〔庚辰夾批〕總是追足紅玉十分心事。（甲戌夾批『足』作『寫』，餘同）

願意不願意。

〔庚辰夾批〕有話。

我們也不敢說。

〔庚辰夾批〕好答。（甲戌下有『可知兩處俱是主兒』）

只是跟着奶奶，我們也學些眉眼高低。

〔庚辰夾批〕千願意萬願意之言。

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見識見識。

〔甲戌夾批〕且係本心本意，獄神廟回內（方見）。（『方見』二字缺）

紅玉一段。

〔庚辰眉批〕姦邪婢豈是怡紅應答者，故即逐之。前良兒，後篆兒，便是却（確）證，作者又不得可也。己卯冬夜。

（按今傳各本，篆兒當作墜兒）

〔又〕此係未見抄沒獄神廟諸事，故有是批。丁亥夏，畸笏。

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

〔庚辰夾批〕截得真好。

紅玉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

〔庚辰夾批〕好。接得更好。

好妹妹，你昨兒可告我了不曾？教我懸了一夜心。

〔庚辰夾批〕明知無是事，不可不作開談。（甲戌夾批『不可不作開談』作『不得不作開設』，餘同）

〔又〕並不爲告懸心。

林黛玉便回頭叫紫鵲道。

〔庚辰夾批〕到像不會聽見的。

〔甲戌夾批〕不見寶玉，阿顰斷無此一段閑言，總在欲言不言難禁之意，了却『情情』之正文也。還認作是昨日中晌的事。

〔庚辰夾批〕畢竟不錯。（甲戌夾批同）

又沒有見他，再沒有沖撞了他去處了。

〔庚辰夾批〕畢竟不錯。

只見寶釵探春正那邊看鶴舞。

〔庚辰夾批〕二玉文字豈是容易寫的，故有此截。

〔庚辰眉批〕石頭記用截法、岔法，突然法、伏線法，由近漸遠法、將繁改簡法、重作輕抹法、虛敲實應法，種種諸法，總在人意料之外，且不會見一絲牽強，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是也。己卯冬夜。（甲戌『簡』作『儉』，無『會』字，無款識，列在本回之末，作爲總批，餘同）

寶哥哥，身上好。

〔甲戌夾批〕橫雲裁（截）嶺，好極妙極，二玉文原不易寫，石頭記得力處在茲。

寶哥哥，你往這裏來。

〔庚辰夾批〕是移一處語。

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

〔庚辰夾批〕老爺叫寶玉再無喜事，故園中合宅皆知。（甲戌夾批同）

那想是別人聽錯了。

〔庚辰夾批〕怕文繁。（甲戌夾批作『非謊也，避繁也』）

寶玉探春一段。（以上二八〇頁）

〔庚辰眉批〕若無此一岔，二玉和合則成嚼蠟文字。石頭記得力處正此。丁亥夏，畸笏叟。

拿五百錢出去給小子們，包管拉兩車來。

〔庚辰夾批〕不知物理艱難公子口氣也。

你揀那樸而不俗，直而不作者。

〔庚辰夾批〕是論物，是論人，看官着眼。（甲戌夾批同）

可巧遇見了老爺。

〔庚辰墨筆夾批〕補遺法。

正經兄弟，鞋搭拉襪搭拉的，沒人看的見。

〔庚辰夾批〕指環哥。

〔甲戌夾批〕何至如此，寫妬婦信口逗。

探春一段。（以上二八一頁）

〔庚辰眉批〕這一節特爲『興利除弊』一回伏線。

但忒昏憤的不像了，還有笑話呢。

〔甲戌夾批〕開一步，妙妙。

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

〔庚辰夾批〕截得好。

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

〔庚辰夾批〕兄妹話雖久長，心事總未少歇，接得好。（甲戌夾批同）

索性遲兩日，等他的氣消一消再去也罷了。

〔甲戌夾批〕作書人調侃耶？

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

〔庚辰眉批〕不因見落花，寶玉如何突至埋香塚；不至埋香塚，如何寫葬花吟。

夏，畸笏叟。（甲戌截至『如何寫葬花吟』止，無款識，列在本回之末，作為總批）

〔石頭記無閑文閑字正此。丁亥〕

待我送去了，明兒再問着他。

〔庚辰墨筆夾批〕至埋香塚方不牽強，好情思。（甲戌夾批『思』作『理』，餘同）

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外頭去。

〔庚辰夾批〕收什得乾淨。（甲戌夾批『什』作『拾』，餘同）

等他二人去遠了。

〔庚辰夾批〕怕人說笑。（甲戌夾批作『怕人笑說』）

將已到了花塚。

〔庚辰夾批〕新鮮。

一行數落着，哭的好不傷感。

〔甲戌夾批〕奇文異文，俱出石頭記上，且念出愈奇文。

這不知是那房裏的丫頭受了委屈。

〔甲戌夾批〕岔開線路，活潑之至。

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聽他哭道是。

〔庚辰夾批〕詩詞文章，試問有如此行筆者乎？

〔甲戌〕詩詞歌賦，如此章法寫於書上者乎？

黛玉葬花一段。（以上二八二頁）

〔庚辰眉批〕開生面，立新場，是書不止紅樓夢一回，惟是回更生更新。且讀去非阿顰無是佳吟，非石兄斷無是章法行文，愧殺古今小說家也。畸笏。

〔甲戌眉批〕開生面，立新場，是書多多矣。惟此回處生更新，非顰兒斷無是佳吟，非石兄斷無是情聆，難爲了作者了，故留數字以慰之。

黛玉葬花詩。（二八三、二八四頁）

〔庚辰眉批〕余讀葬花吟凡三閱，其悽楚感慨令人身世兩忘，舉筆再四不能加批。先生想身（非）寶玉，何得而下筆，即字字雙圈，料難遂顰兒之意。俟看過玉兄後文再批。噫嘻，客亦石頭記化來之人，故擲筆以待。

〔甲戌〕余讀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淒楚感慨，令人身世兩忘，舉筆再四，不能下批。有客曰：先生身非寶玉何能

總批

下筆，即字字雙圈，批詞通仙，料難遂顰兒之意，俟看玉兄之後文再批。噫唏，阻余者想亦石頭記來的，故停筆以待。（寫在回末）

〔甲戌〕錢花辰不論典與不典只取其韻致生趣耳。

池邊戲蝶偶而適興，亭外急智脫殼，明寫寶釵非拘拘然一迂女夫子。

鳳姐用小紅，可知晴雯等理（埋）沒其人久矣，無怪有私心私情，且紅玉後有寶玉大得力處，此于千里外伏線也。埋香塚葬花乃諸艷歸源，葬花吟又係諸艷一偈也。（餘兩條已見前）

〔有正〕幸逢知己無迴避，密語隔窗怕有人。總是關心渾不了，叮嚀囑咐爲輕春。心事將誰告，花飛動我悲。埋香吟哭後，日日斂雙眉。

第二十八回

開始總批

〔庚辰〕茜香羅紅麝串寫于一回，蓋琪官雖係優人，後回與襲人供奉玉兄寶卿得同終始者，非泛泛之文也。（甲戌，有正同。甲戌『琪官』作『棋官』，無『蓋』字，寫於回末）

自聞曲一回以後回回寫藥方，是白描顰兒添病也。（甲戌同，無『一』字，有正無『一回』二字）

〔甲戌〕寶玉忘情露於寶釵，是後回累累忘情之引。茜香羅暗繫於襲人腰中，係伏線之文。（與上條均寫於回末）

……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之上。

〔庚辰眉批〕不言鍊句鍊字辭藻工拙，只想景想情事想理，反復推求悲感，乃玉兄一生之天性。眞顰兒之知己，玉兄外實無一人。想昨阻批葬花吟之客。嫡是寶玉之化身無移（疑），余幾作點金爲鐵之人，幸甚幸甚。

〔甲戌眉批〕不言鍊句鍊字詞藻工拙，只想景想情想事想理，反復追求，悲傷感慨，乃玉兄一生天性，眞顰兒（之）知己，則實無再有者，昨阻余批葬花吟之客，嫡是玉兄之化身無疑，余幾點金成鐵之人，笨甚笨甚。

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

〔庚辰夾批〕百轉千回矣。

逃大造，出塵網，便可解釋這段悲傷。

〔庚辰夾批〕非大善知識道不出此等語來。（甲戌夾批『道』作『說』，餘同）

正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

〔庚辰夾批〕二句作禪語參。（甲戌夾批同）

〔甲戌眉批〕一大篇葬花吟却如此收拾，真好機思筆仗，令人焉得不叫絕稱奇。難道還有一個癡子不成？

〔甲戌夾批〕豈敢豈敢。

剛說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以上二八五頁）

〔庚辰夾批〕情情。不忍也。

〔甲戌夾批〕情情。不忍道出『的』字來。

抖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

〔甲戌夾批〕折得好，誓不寫開門見山文字。

可巧看見林黛玉在前頭走。

〔庚辰夾批〕哄人字眼。

我只說一句話，從今以後撻開手。

〔庚辰夾批〕非此三字難留蓮步，玉兄之機變如此。（甲戌夾批同）

〔庚辰墨筆眉批〕『撻開手』句起至後『纔得托生』句止，此一段作者能替寶玉細訴受委曲後之衷腸，使黛玉竟不能回答一語，其心思為何如，真令人嘆服。予曾歷其境，竟至有『相逢半句無』之事，予固深悔之。閱此恍惚將予所歷之委曲細陳，心身一暢。作者如此用心，得能不叫絕乎！

綺園。

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

〔庚辰夾批〕相離尙遠，用此句補空，好近阿顰。（甲戌夾批同）

回頭就走。

〔庚辰夾批〕走的是。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庚辰夾批〕自言自語，真是一句話。（甲戌夾批同）

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着頑笑。……

〔庚辰夾批〕此下乃答言，非一句話也。（甲戌夾批『此』作『以』，餘同）

阿顰惱者在玉兄實摸頭不着，不得不將自幼之苦心實事一訴，方明心以白今（日）之故，勿作閒文（看）爲幸。（甲

戌夾批『阿顰惱者在』作『我阿顰之惱』，無『頭』字，『方明』作『方可明』，有『日』『看』，無『爲幸』二字，餘同）

和氣到了兒，纔見得比人好。

〔庚辰夾批〕要緊語。

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

〔庚辰夾批〕反派不是。

到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兒上。

〔甲戌夾批〕用此人瞞看官也，瞞顰兒也。心動阿顰，在此數句也。

〔庚辰眉批〕一節頗似說辭，在玉兄口中却是衷腸之語。己卯冬夜。（甲戌夾批『辭』作『聞』，『語』作『話』，無『在』

之』『己卯冬夜』等字，與上條連爲一條，餘同）

〔庚辰夾批〕心事。（按此指寶姐姐說）

用此人瞞看官也。（按此指鳳姐姐說）

說着，不覺滴下眼淚。

〔庚辰夾批〕玉兄淚不是容易有的。（甲戌夾批『不是』作『非』，餘同）

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

〔庚辰夾批〕有是語。

你倒是或教導我，戒我下次。

〔庚辰夾批〕可憐語。

誰知你總不理我。

〔庚辰夾批〕實難爲情。

不知怎麼樣纔好。

〔庚辰夾批〕真有是事。

也是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生。（以上二八六頁）

〔庚辰夾批〕又瞞看官及批書人。

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

〔庚辰夾批〕情情衷腸。

〔甲戌夾批〕情情本來面目也。

昨兒爲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

〔庚辰夾批〕正文，該問。

這話從那裏說起。

〔庚辰夾批〕實實不知。

我要是這麼樣，立刻就死了。

〔庚辰夾批〕真急了。（甲戌夾批作『急了』）

林黛玉啐道。

〔庚辰夾批〕如聞。

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

〔庚辰夾批〕不用兄言，彼已親覩。

教訓教訓他們就好了。

〔庚辰夾批〕玉兄口氣畢真。

你的那些姑娘們。

〔庚辰夾批〕不快活之稱。

也該教訓教訓。

〔庚辰夾批〕照樣的妙。

倘或明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

〔庚辰夾批〕也還一句，的是心坎上人。

說着，抿着嘴笑。

〔庚辰夾批〕至此心事全無矣。（甲戌夾批同）

二人正說話，只見丫頭來請吃飯。

〔庚辰夾批〕收什得干淨。（甲戌夾批『什』作『拾』，餘同）

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

〔庚辰夾批〕是新換了的口氣。

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

〔庚辰夾批〕何如？

還是吃丸藥的好。

〔庚辰夾批〕引下文。（甲戌夾批同）

我只記得有個金剛兩個字的。

〔庚辰夾批〕奇文奇語。（甲戌夾批同）

寶玉扎手笑道。

〔庚辰夾批〕慈母前放肆了。（甲戌夾批同）

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

〔庚辰夾批〕寶玉因黛玉事完，一心無罣礙，故不知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甲戌夾批同）

想是天王補心丹。

〔庚辰夾批〕慧心人自應知之。（甲戌夾批同）

太太倒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

〔庚辰夾批〕是語甚對，余幼時所聞之語合符，哀哉傷哉！（甲戌夾批同）

又欠你老子搥你了。

〔庚辰夾批〕伏線。

我老子再不爲這個搥我的。（以上二八七頁）

〔庚辰夾批〕此言亦不假。（甲戌夾批作『此語耳不假』）

寶玉與王夫人對話一段。

〔庚辰眉批〕此寫玉兄，亦是釋却心中一夜半日要事，故大大一洩。己卯冬夜。

林黛玉藥方一段。

〔庚辰眉批〕寫藥案是暗度顰卿病勢漸加之筆，非泛泛閑文也。丁亥夏，畸笏叟。

只講那頭胎紫河車。

〔庚辰夾批〕只聞名。

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還不穀。龜大的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膽。

〔庚辰夾批〕聽也不會聽過。

都不算爲奇。

〔庚辰夾批〕還有奇的。

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着嘴笑，用手指在臉上畫着羞他。

〔庚辰夾批〕好看煞，在顰兒必有之。

鳳姐因在裏間房裏看着人放桌子。（以上二八八頁）

〔庚辰夾批〕且不接寶玉文字，妙。

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翻尸盜骨的，作了藥也不靈。

〔庚辰夾批〕不止阿鳳圓謊，今作者亦爲圓謊了，看此數（句）則知矣。（甲戌夾批多一『句』字，餘同）

寶玉所說藥方。

〔庚辰眉批〕寫得不犯冷香丸方子。

前玉生香回中，顰云他有金你有玉，他有冷香你豈不該有煖香，是寶玉無藥可配矣。今顰兒之劑若許材料皆係滋補熱性之藥，兼有許多奇物，而尙未擬名，何不竟以暖香名之，以代補寶玉之不足，豈不三人一體矣。己卯冬夜。（甲戌同，無款識，列在本回之末，作爲總評）

〔甲戌回末墨筆批〕倘若三人一體固是美事，但又非石頭記之本意也。（此乃對前批而加評，另一人筆）

何況如今在裏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

〔庚辰夾批〕分晰的是，不敢曰犯。（此『曰』字像畫一圈，中間一點，疑是塗改之跡，非文字也）

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

〔庚辰夾批〕後文方知。

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

〔庚辰夾批〕冷眼人自然了了。（甲戌夾批同）

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來個小廝們挪花盆呢。

〔庚辰夾批〕也才吃了飯。是阿鳳身段。

你來的好，進來，進來。（以上二八九頁）

〔庚辰夾批〕如聞。

橫豎我自己明白就罷了。

〔庚辰夾批〕有是語，有是事。

今兒見你纔想起來。（甲戌本）

〔甲戌夾批〕字眼。

我屋裏的人也多的很，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

〔甲戌夾批〕紅玉接盃到茶，自紗櫺內覓，至回廊下再見，此處如此寫來，可知玉兄除顰兒外，俱是行雲流水。

既這麼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

〔庚辰夾批〕又了却怡紅孽冤，一嘆。（甲戌夾批作爲『二孽冤』，餘同。與前條連書）

說着，便要走。

〔甲戌夾批〕忙極。

老太太叫我呢。

〔庚辰夾批〕非也，林妹妹叫我呢，一笑。（甲戌夾批無『呢』字，餘同）

也沒什麼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飯。

〔甲戌夾批〕安慰祖母之心也。

因問：林妹妹在那裏。

〔庚辰夾批〕如何？余言不謬。（甲戌夾批『如何』作『何如』，餘同）

寶玉走進來，笑道：哦。

〔庚辰夾批〕句。

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

〔庚辰夾批〕有意無意，暗合針對，無怪玉兄納悶。（甲戌夾批無『玉兄納悶』四字，疑缺，餘同）

林黛玉道：理他呢，過會子就好了。（以上二九〇頁）

〔庚辰眉批〕連重兩遍前言，是『寶玉氣味相做，無非偶然暗合相符，勿認作有過言小人也。』

〔甲戌眉批〕連重二次前言，是『寶氣味暗合，認作有小人過言也。』

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彌陀佛。

〔甲戌夾批〕仍丟不下，嘆嘆。

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

〔庚辰夾批〕何苦來，余不忍聽。（甲戌夾批同）

自己便往書房裏來。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

〔庚辰夾批〕此門請出玉兄來，故信步又至書房，文人弄筆，虛點綴也。（甲戌夾批『綴』誤『贅』，餘同）放你娘的屁。

〔庚辰夾批〕活現活跳。

寶二爺如今在園裏住着。

〔甲戌夾批〕與夜間叫人對看。

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又推托，故說下這句話。（以上二九一頁）

〔甲戌眉批〕若真有一事則不成石頭記文字矣。作者得三昧在茲，批書人得書中三昧亦在茲。（庚辰同，末多『壬

午孟夏』四字）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一曲下。

〔庚辰墨筆寫在曲下〕此唱一曲爲直刺寶玉。（甲戌、有正同）

我先喝一大海。

〔庚辰眉批〕大海飲酒，西堂產九台靈芝日也。批書至此，寧不悲乎。壬午重陽日。

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

〔甲戌夾批〕誰會經過，嘆嘆。西堂故事。

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

〔庚辰夾批〕爽人爽語。（甲戌夾批同）

這竟是捉弄我呢。

〔庚辰夾批〕豈敢。

你如今一亂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以上二九二頁）

〔庚辰夾批〕有理。

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二九三頁）

〔甲戌〕紫英口中應當如是。

女兒悲，將來終身指靠誰。

〔甲戌〕道着了。

我不開了你怎麼鑽。

〔甲戌〕雙關妙。

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以上二九四頁）

〔甲戌夾批〕受過此急者，大都不止默兄一人耳。

薛蟠說酒令一段。（二九四、二九五頁間）

〔甲戌眉批〕此段與金瓶梅內西門慶應伯爵在李桂姐家飲酒一回對看，未知孰家生動活潑。

繡房攬出個大馬猴。衆人呵呵笑道：該罰，該罰，這句更不通，先還可恕。

〔甲戌夾批〕不愁一笑。

女兒樂，一根毯毯往裏戳。（以上二九五頁）

〔甲戌夾批〕有前韻句，故有是句。

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都免了。

〔甲戌夾批〕何嘗歎。（『嘗』誤作『常』）

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

〔甲戌夾批〕佳識也。

可巧只記得這句。

〔甲戌夾批〕真巧。

幸而席上還有這件東西。

〔甲戌夾批〕瞞至衆人。

了不得，了不得，該罰，該罰。（以上二九六頁）

〔甲戌夾批〕奇談。

雲兒便告訴了出來。

〔庚辰夾批〕用雲兒說出，是章法。（甲戌夾批『說出』作『細說』，『是』上有『的』，餘同）

〔庚辰眉批〕雲兒知怡紅細事，可想玉兄之風情意也。壬午重陽。

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

〔甲戌夾批〕紅綠牽巾是這樣用法，一笑。

襲人見扇子上的墜兒沒了。

〔庚辰夾批〕身上事。

馬上丟了。(以上二九七頁)

〔庚辰夾批〕隨口謊言。

你的同寶姑娘的一樣。(二九八頁)

〔甲戌夾批〕金姑玉郎是這樣寫法。

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

〔甲戌夾批〕自道本是絳珠草也。

只見寶玉在這裏呢。

〔甲戌夾批〕寶釵往王夫人處去，故寶玉先在賈母處，一絲不亂。

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爲婚姻等話，所以總遠着寶玉。(以上二九九頁)

〔甲戌夾批〕此處表明，以後二寶文章宜換眼看。

〔甲戌眉批〕峯巒全露，又用烟雲截斷，好文字。

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

〔甲戌夾批〕太白所謂『清水出芙蓉』。

比林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歎了。(以上三〇〇頁)

〔甲戌夾批〕忘情，非歎也。

總批

〔有正〕世間最苦是癡情，不遇知音休應聲。盟誓已成了，莫遲誤今生。

第二十九回

開始總批

〔庚辰〕清虛觀，賈母鳳姐原意大適意大快樂，偏寫出多少小不適意事來，此亦天然至情至理，必有之事。（有正

同）

二玉心事此回大書，是難了割，却用太君一言以定，是道悉通部書之大旨。（有正同）

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但都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三一〇頁）

〔庚辰眉批〕一個心弄成兩個心之句，期望之情殷，每有是事。近見疑雨詩集中句云『未形猜妬情猶淺，肯露嬌嗔愛始真』，信不誣也。綺園。

總批

〔有正〕一片哭聲，總因情重。金玉無言，何可爲證。

第三十回

開始總批

〔庚辰〕指扇槁（敲）雙玉，是寫寶釵金蟬脫殼。

銀釵畫舊學（字），是癡女夢中說夢。

脚踢襲人，是斷無是理，竟有是事。（有正三段併作一段，『槁』作『敲』，『學』作『字』，均是，餘同）

忙接住拭了淚。（三二五頁）

〔甲辰〕寫盡寶黛無限心曲，假使聖歎見之，正不知批出多少妙處。

總批

〔有正〕愛衆不常，多情不壽。風月情懷，醉人如酒。

第三十一回

開始總批

〔庚辰〕撕扇子是以不知情之物，供姣嗔不知情時之人一笑，所謂『情不情』。

金玉姻緣已定，又寫一金麒麟，是間色法也，何顰兒爲其所感，故顰兒謂『情情』。（己卯、有正『感』俱作『惑』。有正併二段爲一段，餘同）

總批（此實係批本回之末金麒麟文字，並非總批。）

〔庚辰〕後數十回若蘭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綱伏於此回中，所謂草蛇灰線在千里之外。（己卯、有正同）

第三十二回

開始總批

〔庚辰〕前明顯祖湯先生有懷人詩一截，讀之堪合此回，故錄之以待知音：

無情無盡却情多，情到無多得盡麼。解到多情情盡處，月中無樹影無波。（己卯同。有正『截』作『絕』，末句作『月

中無影水無波』，餘同）

寶玉站着，只管發起獸來。（三三九頁）

〔甲辰〕兒女之情畢露，至此極矣。

總批

〔有正〕世上無情空大地，人間少愛景何窮。其中世界其中了，含笑同歸造化功。

襲人湘雲黛玉寶釵等之愛之哭，各具一心，各具一見；而寶玉黛玉之癡情癡性，行文如繪，真是現身說法，豈三家村老學究之可能夢見者，不禁炷香再拜。

第三十三回

開始總批

〔有正〕富貴公子，侯王應襲，容易在紅粉場中作罪。風流情性，詩賦文詞，偏只爲鶯花路間留滯。笑嘻嘻，哭啼啼，總是一般情事。

倒底在陰司裏得個依靠。（三四七頁）

〔庚辰〕未喪母者來細玩，既喪母者來痛哭。（己卯、有正同）

〔庚辰墨筆眉批〕批得是。綺園。

總批

〔有正〕嚴酷其刑以教子，不情中十分用情。牽連不斷以思婢，有恩處一等無恩。嚴父慈母一般愛子，親優溺婢總是非淫。蒙頭花柳，誰解春光。跳出樊籠，一場笑話。

第三十四回

開始總批

〔有正〕兩條素帕，一片真心，三首新詩，萬行珠淚。襲卿高見動夫人，薛家兄妹空爭氣。自古道情是苦根苗，慧性靈心的回頭須早。

寶玉便命晴雯來。（三五七頁）

〔庚辰〕前文晴雯放肆，原有把柄所持也。（己卯、有正同）

總批

〔有正〕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方能成曠世希有之事業。寶玉意中諸多輻輳，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凡人作臣作子，出入家庭廊廟，能推此心此志，何患忠孝之不全，事業之不立耶。

第三十五回

開始總批

〔有正〕情因相愛反相傷，何事人多不揣量。黛玉徘徊還自苦，蓮蘂甘受使兒狂。
恐薄了傅秋芳。（三六九頁）

〔庚辰〕癡想。（己卯同。有正誤作大字）

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辭別諸人回去，不在話下。（三七〇頁）

〔庚辰〕寶玉之爲人，非此一論，亦描寫不盡；寶玉之不肖，非此一鄙，亦形容不到。試問作者是醜寶玉乎，是贊寶玉乎？試問觀者是喜寶玉乎，是惡寶玉乎？（己卯同。有正『惡』作『嫌』，餘同）

總批

〔有正〕此回是以情說法，警醒世人。黛玉因情凝思默度，忘其有身，忘其有病，而寶玉千屈萬折，因情忘其尊卑，忘其痛苦，並忘其性情。愛河之深無底，何可泛濫，一溺其中，非死不止。且汎愛者不專，新舊疊增，豈能盡了。其多情之心不能不流於無情之地，究其立意，倏忽千里而自不覺，誠可悲夫。

第三十六回

開始總批

〔庚辰〕絳芸軒夢兆是金針暗度法，夾寫月錢是爲襲人漸入金屋步位。梨香院是明寫大家蓄戲，不免奸淫之陋，可不慎哉，慎哉。（己卯同。有正此段在回後，『步位』作『地步』，『可不慎』作『可慎』，餘同）

〔有正〕造物何嘗作主張，任人稟受福修長。割齋亦自非容易，解得臣忠子也良。

你們那裏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

〔庚辰〕孩子二字愈見親熱，故後文連呼二聲我的兒。（己卯、有正同）

比我的寶玉強十倍。

〔庚辰〕忽加我的寶玉四字愈令人墮淚。加我的二字者，是明顯襲人是彼の。然彼の何如此好，我的何如此不好，又氣又恨，寶玉罪有萬重矣。作者有多少眼淚寫此一句，觀者又不知有多少眼淚也。（己卯、有正『恨』作『愧』，餘同）

（餘同）

能穀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他一輩子，也就罷了。（以上三七六頁）

〔庚辰〕真好文字，此批得出者。（己卯同。有正無『此』字，『批』作『寫』，餘同）

說了那麼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唬我。（三七八頁）

〔庚辰〕唬字妙。爾果條明決男子，何得畏女子唬哉。（己卯同。有正『條』作『係』，『何得畏』作『何得』，餘同）

『便笑道：人誰不死』一段。（三七九頁）

〔庚辰墨筆眉批〕玉兄此論大覺痛快人心。綺園。

〔又〕死時當知大義，千古不磨之論。綺園。

寶玉還要往外送。（三八二頁）

〔庚辰〕每逢此時就忘却嚴父，可知前云『爲你們死也情愿』不假。（己卯、有正同）

第三十七回

開始總批

〔庚辰〕美人用別號，亦新奇花樣，且韻且雅，呼去覺滿口生香。起社出自探春意，作者已伏下回與利除弊之文也。

（己卯同。有正『下回』作『下』，餘同）

此回纔放筆寫詩寫詞作札，看他詩復詩，詞復詞，札又札，總不相犯。（己卯『犯』作『放』，餘同。有正此二評在三十八回之初，實應在本回之末，且合爲一條。）

湘雲詩客也，前回寫之。其今才起社後，用不寂不離閑人數語數折，仍歸社中，何巧活之筆如此。（有正此批地位同前，『寂』作『即』，無『何』字。）

〔有正〕海棠名詩社，林史傲秋閨。縱有才八斗，不如富貴兒。

竟認得許多花兒匠。

〔庚辰〕直欲噴飯，真好新鮮文字。（己卯同。有正『文字』作『之字』）

大人若視男如親男一般。

〔庚辰〕皆千古未有之奇文，初讀令人不解，思之則噴飯。（己卯同。有正『噴飯』作『令人噴飯』。）

男芸跪書。

〔甲辰〕接連二啓，字句因人而施，誠作者之妙。

〔有正〕一笑。（甲辰作正文）

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裏了。

〔庚辰〕却因芸之一字工夫已將諸豔請來，省却多少閑文。不然，必云如何請如何來，則必至有犯寶玉，終成重複之文矣。（己卯同。有正『却』作『都』，『有犯』作『齊犯』，無『矣』字，餘同）

你不敢，誰還敢呢。

〔庚辰〕必得如此，方是妙文。（己卯、有正同）

若也如寶玉說興頭說，則不是黛玉矣。（己卯同。疑當作『說興頭話』）

自管說出來，大家平章。（以上三八四頁）

〔庚辰〕這是正緊大事已妙。且曰『平章』，更妙，的是寶玉的口角。（己卯同）

〔有正〕正經大事已妙，且爲（謂）平章更妙。

人還不全呢。

〔庚辰〕妙，寶釵自有主見，真不誣也。（己卯同。有正無『妙』及『真不誣也』）

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幫你作興起來。

〔庚辰〕看他又是一篇文字，分敘單傳之法也。（己卯同）

〔有正〕又是一篇文字，分敘單傳之法。

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纔不俗。

〔庚辰〕看他寫黛玉，真可人也。（己卯同）

〔有正〕黛玉可人也。

何不大家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則雅。

〔庚辰〕未起詩社，先起別號。（己卯、有正同）

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佔的。

〔庚辰〕最妙，一個花樣。（己卯同。有正只作『最妙』）

林黛玉低了頭，方不言語。

〔庚辰〕妙極，趣極。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看因一謔便勾出一美號來，何等妙文哉。另一花樣。（己卯同）

〔有正〕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看伊一謔便勾出一美號來。

惜春迎春都問是什麼。

〔庚辰〕妙文。迎春惜春故不能答言，然不便澌（置）之不序，故插他二人問。試思近日諸豪宴集，雄語偉辯之時，座上或有一二愚夫不敢接談，然偏好問，亦真可厭之事。（己卯末多一『也』字）

〔有正〕迎春惜春固不能答言，然不便置之不敘，故插他二人問。近日諸豪宴集之時，坐上或有一二愚夫不敢接談，偏好問，亦可厭之事也。

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

〔庚辰〕必有是問。

『無事忙』三字恰當的很。

〔庚辰〕真恰當，形容的盡。（己卯同。有正『真恰當』作『果真確當』）

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王就好。

〔庚辰〕妙極，又點前文，通部中從頭至末，前文已過者恐去之冷落使人忘懷，得便一點；未來者恐來之突然，或先伏一線，皆行文之妙訣也。（己卯同）

〔有正〕又點前文，通部中從頭至末，與後文先伏一線，行文妙絕。

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作什麼。

〔庚辰〕赧言如聞。不知大時又有何營生？（己卯同）

〔有正〕赧顏如聞。

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着就是了。（以上三八五頁）

〔庚辰〕更妙，若只管挨次一個一個亂起，則成何文字。另一花樣。（己卯同。有正作『只挨次一個一個亂起便

不成文』）

白起個號作什麼。（三八六頁）

〔庚辰〕假斯文守錢虜來看這句。（己卯同。有正只作『假斯文』）

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擡進兩盆白海棠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詠起他來。

〔庚辰〕真正好題，妙在未起詩社，先得了題目。（己卯同）

〔有正〕真正好題。

若都是看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

〔庚辰〕真詩人語。（己卯同。有正『語』作『話』）

獨黛玉或撫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鬟們嘲笑。

〔庚辰〕看他單寫黛玉。（己卯、有正同）

如香燼未成，便要罰。（以上三八七頁）

〔庚辰〕好香，端能撰此新奇字樣。（己卯同）

〔有正〕好香。

卻善看，又最公道。

〔庚辰〕理豈不公。（己卯同）

珍重芳姿畫掩門。

〔庚辰〕寶釵詩全是自寫身分，諷刺時事，只以品行爲先，才技爲末，纖巧流蕩之詞，綺麗穠豔之語，一洗皆盡，非不能也，屑而不爲也。最恨近日小說中一百美人詩詞語氣，只得一個豔稿。（己卯同。有正到『才技爲末』止）

冰雪招來露砌魂。

〔庚辰〕看他清潔自厲，終不肯作一輕浮語。（己卯同。有正至『自厲』止）

淡極始知花更豔。

〔庚辰〕好極，高情巨眼能幾人哉，正『一鳥不鳴山更幽』也。（己卯同。有正至『能幾人哉』止）

愁多焉得玉無痕。

〔庚辰〕看他諷刺林寶二人，省手。（己卯同。有正『林寶』作『寶黛』，無『省手』二字）

欲償白帝憑清潔。(以上三八八頁)

〔庚辰〕看他收到自己身上，是何等身分。(己卯同。有正『看他』作『看他諷刺林』)
曉風不散愁千點。

〔庚辰〕這句直是自己一生心事。(己卯同)
宿雨還添淚一痕。

〔庚辰〕妙在終不忘黛玉。(己卯同)
清砧遠笛送黃昏。

〔庚辰〕寶玉再細心作，只怕還有好的，只是一心望着黛玉，故平安不警也。(己卯『望』作『掛』，餘同)
半捲湘簾半掩門。

〔庚辰〕且不說花，且說看花的人，起的突然別致。(己卯同)
〔有正〕且不說花，且說看花的人，起的突然，令人閱之有別致。

碾冰爲土玉爲盆。

〔庚辰〕極妙，料定他自與別人不同。(己卯同)

〔有正〕料定他與別人不同。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試啼痕。

〔庚辰〕虛敲傍比，真逸才也，且不脫落自己。(己卯同)
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

〔庚辰〕看他終結到自己。一人是一人口氣。逸才仙品固讓顰兒，溫雅沉着終是寶釵，今日之作，寶玉自應居末。

（己卯同）

我的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最公。（以上三八九頁）

〔庚辰〕話內細思，則似有不服先評之意。（己卯同）

〔有正〕似有不服之心。

當下別人無話。

〔庚辰〕一路總不大寫薛林興頭，可見他二人並不著意於此。

不寫薛林正是大手筆，獨他二人長於詩，必使他二人爲之則板腐矣。全是錯綜法。（己卯同）

〔有正〕一路總不大寫薛林興頭，可見他二人不着意於此。不寫薛林，正是大手筆，是錯綜法。

且說襲人。

〔庚辰〕忽然寫到襲人，真令人不解，看他如何終此詩社之文。（己卯同）

〔有正〕忽然寫入妙襲人，看他如何終此詩社。（當作『襲人妙』）

拿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

〔庚辰〕線頭却牽出，觀者猶不理。不知是何碟何物，令人犯思奪。（己卯同。有正『牽出』作『索出』，『猶不理』

作『不理會』，『思奪』作『思索』）

卻見櫺子上碟槽空着。（以上三九〇頁）

〔庚辰〕妙極，細極，因此處係依古董式樣擺成槽子，故無此件此槽遂空。若忘却前文，此句不解。（己卯同。有正

『遂』作『隨』，『不解』作『不能解矣』

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支纔好看。（三九一頁）

〔庚辰〕自然好看，原該如此，可恨今之有一二好花者不肯象景而用。（己卯『象』作『像』，餘同。有正只作『自然好看，原該如此』）

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

〔庚辰〕看他忽然夾寫女兒喁喁一段，總不脫落正事。所謂此書一回是兩段，兩段中却有無限事體，或有一語透至一回者，或有反補上回者，錯綜穿插，從不一氣直起直瀉至終爲了。（己卯同）

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媽來。

〔庚辰〕宋，送也。隨事生文，妙。（己卯同。有正無『妙』字）

裏面裝的是紅菱和雞豆。（以上三九二頁）

〔庚辰〕妙。（己卯、有正同）

姑娘就留下頑罷。（三九三頁）

〔庚辰〕妙，隱這一件公案。余想襲人必要瑤璫碟子盛去，何必驕奢輕發如是耶。因有此一案，則無怪矣。（己卯同）

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

〔庚辰〕可見起（越）是好文字，不管怎樣就有了；越用工夫，越講完（究）筆墨，終成塗雅。（己卯同）

〔有正〕可見是好文字，不管怎麼有了。

我卻依韻和了兩首。

〔庚辰〕更奇，想前四律已將形容盡矣，一首猶恐重犯，不知二首又從何處着筆。（己卯同）

〔有正〕更奇，想前四首已將形容盡矣，此二首不知從何處着筆。

神仙昨日降都門。

〔庚辰〕落想便新奇，不落彼四套。（己卯同。有正只作『落想便新奇』）

種得藍田玉一盆。

〔庚辰〕好，盆字押得更穩，總不落彼三套。（己卯同。有正只作『押得穩』）

自是霜娥偏愛冷。

〔庚辰〕又不脫自己將來形景。（己卯同。有正無『又』字）

秋陰捧出何方雪。

〔庚辰〕拍案叫絕，壓倒羣芳在此一句。（己卯同）

〔有正〕壓倒羣英在此一句。

豈令寂寞度朝昏。

〔庚辰〕真好。（己卯同。有正作『真妙』）

也宜牆角也宜盆。

〔庚辰〕更好。（己卯同。有正作『更妙』）

湘雲海棠詩。（以上三九四頁）

〔庚辰〕二首真可壓卷。詩是好詩，文是奇奇怪怪之文，總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來壓卷。（己卯同）

〔有正〕二首真可壓卷。是奇怪之文，總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壓卷。

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

〔庚辰〕却於此刻方寫寶釵。（己卯、有正同）

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人了。（以上三九五頁）

〔庚辰〕必得如此叮嚀，阿猷兄方記得。（己卯同）

〔有正〕必得如此叮嚀猷子。

總批

〔有正〕薛家女子何貞俠，總因富貴不須誇，發言行事何其嘉，居心用意不狂奢。世人若肯平心度，便解雲釵兩不暇。

美人用別號，亦新奇花樣，且韻且雅，呼去覺滿口生香。起社出自探春意，作者已伏下『興利除弊』之文也。此回才放筆寫詩寫詞作札，看他詩復詩，詞復詞，札復札，總不相犯。

湘雲，詩客也，前回寫之，其今才起社後，用不即不離，閑人數語數折仍歸社中，巧活之筆如此。（上兩節原在三十八回之首）

第三十八回

開始總批

〔庚辰〕題曰菊花詩螃蟹詠，偏自（在）太君前阿鳳若許詠諧中不失體，鴛鴦平兒寵婢中多少放肆之迎合取樂。寫來似難入題，却輕輕用弄水戲魚看花等遊玩事，及王夫人云這裏風大一句收住入題，並無纖毫牽強。此重作輕抹法也，妙極，好看煞。（己卯同。有正開始總批已改錄在前回之末）

須要擾他這雅興。

〔庚辰〕若在世俗小家，則云你是客在我們舍下，怎麼反擾你呢。一何可笑。（己卯無『呢』字。有正『舍下』作『家』，『你呢』作『他的』，『一何』作『益發』）

賈母因問那一處好。

〔庚辰〕必如此問方好。（己卯、有正同）

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

〔庚辰〕必是王夫人如此答，方妙。（己卯、有正『妙』作『好』）

看着水，眼也清亮。

〔庚辰〕智者樂水，豈其然乎。（己卯、有正『智』作『知』）

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吱的。（以上三九八頁）

〔庚辰〕如見其勢，如臨其上，非走過者必形容不到。（己卯同。有正無『必』字，『不到』作『不出』）

芙蓉影破歸蘭槩，菱藕香深寫竹橋。

〔庚辰〕妙極，此處忽有（又）補出一處，不入賈政試才一回，皆錯綜其事，不作一直筆也。（己卯、有正『忽有』作『忽又』，『其事』作『其勢』）

『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殘破了』一段。

〔庚辰〕看他忽用賈母數語，閑閑又補出此書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釵的一般，令人遙憶不能一見。余則將欲補出枕霞閣中十二釵來，豈不又添一部新書。（己卯同）

〔有正〕看他忽用賈母語，閑閑又補出此書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釵的一般。

沒的倒叫他從神兒似的作什麼。（以上三九九頁）

〔庚辰〕近之暴發專講禮法，竟不知禮法，此似無禮而禮法井井，所謂整瓶不動半瓶搖，又曰習慣成自然，真不謬也。（己卯同。有正『禮法井井』作『禮井井』）

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着花針穿茉莉花。

〔庚辰〕看他各人各式，亦如畫家有孤聳獨出，則有攢三聚五，疎疎密密，直是一幅百美圖。（己卯同）

〔有正〕看他各人各式，如畫家有攢三聚五，疎疎密密，真是一幅百美圖。

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

〔庚辰〕寫壺非寫壺，正寫黛玉。（己卯同。有正只作『非寫壺，正寫黛玉』）

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

〔庚辰〕妙杯，非寫杯正寫黛玉。揀字有神理，蓋黛玉不善飲，此任興也。（己卯同）

〔有正〕揀字有神理，蓋黛玉不善飲，此天性也。

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

〔庚辰〕傷哉，作者猶記矮頗舫前以合歡花釀酒乎，屈指二十年矣。（己卯同）

便蘸筆至牆上把頭一個『憶菊』勾了，底下又贅了一個『蘅』字。

〔庚辰〕妙極，韻極。（己卯、有正同）

把第八個『問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了。（以上四〇二頁）

〔庚辰〕這兩個妙題，料定黛玉必喜，豈讓人作去哉。（己卯『黛玉』作『黛卿』，『人』作『他人』。有正『豈』作『豈肯』，

『人』作『他人』，無『哉』字）

我又不住着，借了來也沒趣。

〔庚辰〕近之不讀書者暴發戶，偏愛起一別號，一笑。（己卯同）

〔有正〕近之不讀書者愛起一別號，可笑可笑。

憶菊，蘅蕪君。（以上四〇三頁）

〔庚辰〕真用此號，妙極。（己卯同）

但恨敵不上『口齒噙香對月吟』……這幾句罷了。

〔庚辰〕總寫寶玉不及，妙絕。（己卯同。有正只作『寶玉不及』）

今日持螯賞桂，亦不可無詩。

〔庚辰〕全是他忙，全是他不及，妙極。（己卯同）

〔有正〕總寫寶玉不及。

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以上四〇七頁）

〔庚辰〕且莫看詩，只看他偏於如許一大回詩後又寫一回詩，豈世人想的到的。（己卯同）

〔有正〕且莫看詩，只看他於詩後又寫詩，豈人世想的到的，奇極怪極。

這樣的詩，要一百首也有。

〔庚辰〕看他這一說。（己卯同。有正作『可有這一說』）

助情誰勸我千觴。（以上四〇八頁）

〔有正〕不脫自己身分。

總批

〔有正〕請看此回中閨中兒女能作此等豪情韻事，且筆下各能自盡其性情，毫不乖舛，作者之錦心繡口無庸贅瀆。其用意之深，獎勸之勤，讀此文者亦不得輕忽戒之。

第三十九回

開始總批

〔有正〕只爲貧寒不揀行，富家趨入且逢迎。豈知着意無名利，便是三才最上乘。

衆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了。（四一二頁）

〔庚辰〕妙文。上回是先見平兒後見鳳姐，此則先見鳳姐後見平兒，也（抑）何錯綜巧妙得情得理之至耶。（己卯同）

〔有正〕上回是先見平兒後見鳳姐，此又不同，何錯綜巧妙得情得理之至耶。妙妙。

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

〔庚辰〕寫平兒伶俐如此。（己卯同。有正『平兒』作『平兒到』）

又往窗外看天色。（以上四一三頁）

〔庚辰〕是八月中當開窗時，細綴之甚。（己卯同。有正末多『也』字）

有兩個又跑上來，趕着平兒叫姑娘。

〔庚辰〕想這一個姑娘，非下稱上之姑娘也。按北俗以姑母曰姑姑，南俗曰娘娘，此姑娘定是姑姑娘娘之稱。每見大家風俗，多有小童稱少主妾姑姑娘娘者。按此書中若干人說話語氣及動用前照飲食諸賴（類），皆東西南北互相兼用，此姑娘之稱亦南北相兼而用無疑矣。（己卯同）

〔有正〕想這一個姑娘非下稱上之姑娘也。按北俗以姑母曰姑姑，南俗曰姑娘，此定是姑姑姑娘之稱。每見大家有小童稱少主妾曰姑姑姑娘者。按此書中千人說話語氣及動用器物飲食諸類，皆東西南北互相兼用，此姑娘之稱亦南北相兼而用者無疑矣。

還說我作了情，你今兒又來了。

〔庚辰〕分明幾回沒寫到賈璉，今忽閑中一語，便補得賈璉這邊天天鬧熱，令人却如看見聽見一般，所謂不寫之寫也。劉姥姥眼中耳中，又一番識面，奇妙之甚。（己卯同）

奶奶也不要了，就索性送他使罷。（庚辰本）

〔庚辰〕交代過襲人的話，看他如此說，真比鳳姐又甚一層，李執之語不謬也。不知阿鳳何等福得此一人。（己卯無『等』字。有正無『如此說真』及『等』字）

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

〔庚辰〕妙極，連寶玉一併算入姊妹隊中了。（己卯同。有正『妙極』二字改在句末）

鳳姐兒站着正說笑。

〔庚辰〕奇奇怪怪文章，在劉姥姥眼中以爲阿鳳至尊至貴，普天下人獨（都）該站着說，阿鳳獨坐才是，如何今見阿鳳獨站哉。真妙文字。（己卯『獨該』作『都該』，餘同）

〔有正〕奇文都在劉姥姥眼中，以爲阿鳳至尊至貴，凡天下人都該站着，阿鳳獨坐才是，如何今見阿鳳獨站着哉。真正極妙文字。

口裏說請老壽星安。

〔庚辰〕更妙。賈母之號何其多耶。在諸人口中則曰老太太，在阿鳳口中則曰老祖宗，在僧尼口中則曰老菩薩，在劉姥姥口中則曰老壽星者，却似有數人，想去則皆賈母，難得如此各盡其妙，劉姥姥亦善應接。（己卯同）

〔有正〕更妙，不知賈母之號何其多耶。衆人曰老太太，阿鳳曰老祖宗，僧曰老菩薩，姥姥曰老壽星，却似衆人，想去則皆賈母，難得如此則各盡其妙。

〔庚辰墨筆眉批〕是村莊中人語。若謂於賈母特增一稱呼，反失却作者摹寫田野老嫗面目矣。鑑堂。

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

〔庚辰〕仍字妙，蓋有上文故也。不知教訓者來看此句。（己卯、有正同）

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以上四一四頁）

〔庚辰〕神妙之極。看官至此必愁賈母以何相稱，誰知公然曰老親家，何等現成，何等大方，何等有情有理。若云作者心中編出，余斷斷不信。何也？蓋編得出者，斷不能有這等情理。（己卯同）

〔有正〕神妙之極。

命給劉姥姥換上。（四一五頁）

〔庚辰〕一段鴛鴦身分權勢心機，口（只）寫賈母也。（己卯同）

〔有正〕鴛鴦身分寫出來了。

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極標致的一個小姑娘。

〔庚辰〕劉姥姥口氣如此。（己卯、有正同）

賈母足的看着火光熄了，方領衆人進來。（以上四一六頁）

〔庚辰〕一段爲後回作引，然偏於寶玉愛聽時截住。（己卯同）

〔有正〕一段爲後回作引。

可惜這茗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四一七頁）

〔庚辰墨筆眉批〕此從還魂記套來，未免可惜。鑑堂。

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四一八頁）

〔庚辰墨筆眉批〕瘟神之說，作者驚色中人也，敢不云妙。鑑堂。

總批

〔有正〕此回第一寫勢利之好財，第二寫窮苦趨勢之求財，且文章不得雷同，先既有詩社，而今不得不用套坡公聽鬼之遺事，以振其餘響，卽此以點染寶玉之癡。其文真如環轉，無端倪可指。

第四十回

開始總批

〔有正〕兩宴不覺已深秋，惜春只如畫春游。可憐富貴誰能保，只有恩情得到頭。
看着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四一九頁）

〔庚辰〕是八月盡。（己卯同。有正作『八月盡的光景』）
念了幾聲佛。

〔庚辰墨筆眉批〕念了幾聲佛，淡，妙。鑑堂。

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以上四二〇頁）

〔庚辰墨筆眉批〕必揀大紅者，喻賈母正在熏灼時也，須知。鑑堂。

纔說嘴，就打了嘴。（四二一頁）

〔庚辰墨筆眉批〕才說嘴就打嘴，非閱歷深者不能道。鑑堂。

劉姥姥也覷着眼看個不了，念佛說道，我們想他作衣裳也不能。（四二三頁）

〔庚辰墨筆眉批〕劉姥姥語，乃作者喚醒不知物力諸癡公子也。鑑堂。

只坐在一邊吃茶。（四二四頁）

〔庚辰〕妙，若只管寫薛姨媽來則吃飯，則成何文理。（己卯同。有正『來則』作『到來只』）

總批

〔有正〕寫貧賤輩低首豪門，凌辱不計，誠可悲夫。此故作者以警貧賤，而富室貴豪亦當於其間着意。

第四十一回

開始總批

〔庚辰〕此回櫛翠品茶，怡紅遇劫，蓋妙玉雖以清淨無爲自守，而怪潔之癖未免有過，老嫗只污得一盃，見而勿用，豈似玉兄日享洪福，竟至無以復加而不自知。故老嫗眠其床，臥其蓆，酒屁燻其屋，却被襲人遮過，則仍用其床其蓆其屋，亦作者特爲轉眼不知身後事寫來作戒，紈袴公子可不慎哉。

〔有正〕任呼牛馬從來樂，隨分清高方可安。自古世情難意擬，淡妝濃抹有千般。立松軒。
多喝點子也不怕。（四三三頁）

〔庚辰〕爲登廁伏脈。

捧了過來，送到王夫人口邊。（四三五頁）

〔庚辰〕妙極，忽寫寶玉如此，便是天地間母子之至情至性，獻芹之民之意，令人酸鼻。

便也要佛手。

〔庚辰〕小兒常情，遂成千里伏線。

又忽見這柚子又香又圓。（以上四三七頁）

〔庚辰〕柚子卽今香圓之屬也，與緣通。佛手者，正指迷津者也。以小兒之戲，暗透前後通部脈絡，隱隱約約，毫無一絲漏洩，豈獨爲劉姥姥之俚言博笑而有此一大回文字哉。

也沒這些茶糟蹋。(四三八頁)

〔庚辰〕茶下遭塌二字，成窑杯已不屑再要。妙玉真清潔高雅，然亦怪譎孤僻甚矣，實有此等人物，但罕耳。

總批

〔有正〕劉姥姥之憨從利，妙玉尼之怪圖名，寶玉之奇，黛玉之妖，亦自斂跡，是何等畫工，能將他人之天王作我衛護之神祇，文技至此可爲至矣。

第四十二回

開始總批

〔庚辰〕釵玉名雖二個，人却一身，此幻筆也。今書至三十八回時已過三分之一有餘，故寫是回，使二人合而爲一。請看黛玉逝後，寶釵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謬矣。

〔有正〕誰說詩書解悞人，豪華相尙失天真。見得古人原立意，不正心身總莫論。

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

〔庚辰〕豈真送了就安穩哉。蓋婦人之心意皆如此，卽不送，豈有一夜不睡之理，作者正描愚人之見耳。

你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壓的住他。（以上四四四頁）

〔庚辰〕一篇愚婦無理之談，實是世間必有之事。

我倒笑的動不得了。（四五〇頁）

〔庚辰〕看他劉姥姥笑後復一笑，亦想不到之文也。聽寶卿之評，亦千古定論。

總批

〔有正〕摹寫富貴，至於家人女子無不粧點，論詩書，講畫法皆盡其妙，而其中隱語，驚人教人，不一而足。作者之用心，誠佛菩薩之用心也，讀者不可因其淺近而渺忽之。

第四十三回

開始總批

〔有正〕了與不了在心頭，迷却原來難自由。如有如無誰解得，相生相滅第傳流。

咱們大家好生樂一日。（四五五頁）

〔庚辰〕賈母猶云好生樂一日，可見逐日雖樂，皆還不趁心也。所以世人無論貧富各有愁腸，終不能時時遂心意，此是至理，非不足語也。

我想着咱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分子。（四五五、四五六頁間）

〔庚辰〕原來請（湊）分子是小家的事。近見多少人家紅白事一出，且籌算分子之多寡，不知何說。多少儘着這錢去辦。你道好頑不好頑？

〔庚辰〕看他寫與寶釵作生日後又偏寫與鳳姐作生日。阿鳳何人也，豈不爲彼之華誕大用一回筆墨哉。只是虧他如何想來，特寫於寶釵之後，較姊妹勝而有餘；於賈母之前，較諸父母相去不遠。一部書中若一個一個只管寫過生日，復成何文哉，故起用寶釵，盛用阿鳳，終用賈母，各有妙文，各有妙景。餘者諸人或一筆不寫，或偶因一語帶過，或豐或簡，其情當理合，不表可知，豈必諄諄死筆，按數而寫衆人之生日哉。

迴不犯寶釵。

我替你出了罷。

〔庚辰〕必如是方妙。

依你怎麼樣呢？（以上四五六頁）

〔庚辰〕又寫阿鳳一評，更妙。若一筆直下，有何趣哉。

這兒媳婦成了陌路人，內姪女兒竟成了個外姪女兒了。

〔庚辰〕寫阿鳳全付精神，雖一戲亦人想不到之文。

分位雖低，錢卻比他們多。

〔庚辰〕驚魂奪魄只此一句，所以一部書全是老婆舌頭，全是諷刺世事，反面春秋也。所謂癡子弟正照風月鑑。若單看了家常老婆舌頭，豈非癡子弟乎。

不然，他們只當小看了他們了。（以上四五六頁）

〔庚辰〕純寫阿鳳，以襯後文。

不如拘了來咱們樂。

〔庚辰〕純寫阿鳳，以襯後文。二人形景如見，語言如聞，真描畫的到。

率性叫鳳丫頭別操一點心，受用一日纔算。（以上四五八頁）

〔庚辰〕所以特受用了，才有璉卿之變，樂極生悲，自然之理。

鳳姐笑道。

〔庚辰〕笑字就有神情。

等不穀了，我再給你。

〔庚辰〕可見阿鳳處處心機。

明兒帶了棺材裏使去。（以上四五九頁）

〔庚辰〕此言不假，伏下後文短命。尤氏亦能於事矣，惜不能勸夫治字（家），惜哉痛哉。

他兩個還不敢收。

〔庚辰〕阿鳳聲勢亦甚矣。

二人聽說，千恩萬謝的方收了。

〔庚辰〕尤氏亦可謂有才矣。論有德比阿鳳高十倍，惜乎不能諫夫治家，所謂人各有當也。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惡則無往不惡，美則無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

今日是正經社日，可別忘了。

〔庚辰〕看書者已忘，批書者亦已忘了，作者竟未忘，忽寫此事，真忙中愈忙，緊處愈緊也。

想必他只圖熱鬧，把清雅就丟開了。

〔庚辰〕此獨寶玉乎，亦罵世人。余亦爲（謂）寶玉忘了。不然，何不來耶。

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

〔庚辰〕奇文。

說有個朋友死了，出去探喪去了。（以上四六〇頁）

〔庚辰〕奇文，信有之乎，花團錦簇之日偏如此寫法。

又不這樣沒命的跑了。（四六一頁）

〔庚辰〕奇奇怪怪，不知爲何，看他下文怎樣。

因聽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

〔庚辰〕近聞剛丙廟又有三教菴以如來爲尊，太上爲次，先師爲末，真殺有餘辜，所謂此書救世之溺不假。

荷出綠波，日映朝霞之姿。

〔庚辰〕妙極。用洛神賦讚洛神，本地風光，愈覺新奇。

一齊來至井臺上，將爐放下。

〔庚辰〕妙極之文。寶玉心中揀定是井台上，故意使茗煙說出，使彼不犯疑猜矣。寶玉亦有欺人之才，蓋不用耳。

含淚施了半禮。（以上四六二頁）

〔庚辰〕奇文。云只施半禮，終不知爲何事也。

說畢，又磕幾個頭，纔爬起來。

〔庚辰〕忽插入茗煙一篇流言，粗看則小兒戲語，亦甚無味，細玩則大有深意。試思寶玉之爲人，豈不應有一極伶俐乖巧小童哉。此一祝亦如西廂記中雙文降香第三炷，則不語，紅娘則待（代）祝數語，直將雙文心事道破。此處若寫寶玉一祝，則成何文字。若不祝直成一謎（啞）謎，如何散場。故寫茗煙一戲，直戲入寶玉心中，又發出前文，又可收後文，又寫茗煙素日之乖覺可人，且襯出寶玉直似一守禮待嫁的女兒一般，其素日脂香粉氣不待寫而全現出矣。今看此回，直欲將寶玉當作一個極輕俊羞怯的女兒看，茗煙則極乖覺可人之丫環也。

便掌不住笑了。

〔庚辰〕方一笑。蓋原可發笑。且說的合心，愈見可笑也。

休胡說，看人聽見笑話。

〔庚辰〕也知人笑，更奇。

所以拿這大題目來勸我。

〔庚辰〕亦知這個大，妙極。

趕着進城，大家放心，豈不兩盡其道。

〔庚辰〕這是大通的意見，世人不及的去處。

這馬總沒大騎的，手提緊着些。（以上四六三頁）

〔庚辰〕看他偏不寫鳳姐那樣熱鬧，却寫這般清冷，真世人意料不到這一篇文字也。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淚。

〔庚辰〕總是千奇百怪的文字。

再一會子不來，都反了。

〔庚辰〕是平常言語，却是無限文章，無限情理，看至後文再細思此言，則可知矣。

玉釧兒不答，只管擦淚。

〔庚辰〕無限情理。

可吃了什麼？可嚇着了？（以上四六四頁）

〔庚辰〕奇文，畢肖。

總批

〔有正〕攢金辦壽家常樂，素服焚香無限情。

寫辦事不獨熙鳳，寫多情不漏亡人，情之所鍾，必讓若輩，此所謂『情情』者也。

第四十四回

開始總批

〔有正〕雲雨誰家院，飄來花自奇。鶯鶯燕燕鬥芳菲。枝枝因風滴玉露，正春時。趁着儘力灌喪兩鍾罷。（四六六頁）

〔庚辰〕閑閑一戲語，伏下後文令人可傷，所謂盛筵難再。

一見了鳳姐，也縮頭就跑。（四六七頁）

〔庚辰〕如見其形。

說着，又把平兒打了幾下。（四六八頁）

〔庚辰〕奇極，先打平兒，可是世人想得着的。

越發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風來。

〔庚辰〕天下小人大都如是。

便不似先前那般潑了。

〔庚辰〕天下奸雄妬婦惡婦大都如是，只是恨無阿鳳之才耳。

璉二爺要殺我呢。（以上四六九頁）

〔庚辰〕瞧他稱呼。

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了。

〔庚辰〕可知吃蟹一回，非閑文也。

你是個明白人。（以上四七〇頁）

〔庚辰〕必用寶釵評出，方是身分。

平兒理粧一段。

〔庚辰〕忽使平兒在絳芸軒中梳粧，非（但）世人想不到，寶玉亦想不到者也。作者費盡心機了。寫寶玉最善闡閣中事，諸如胭脂等類，不寫成別致文章，則寶玉不成寶玉矣。然要寫又不便，特爲此費一番筆墨，故思及借人發端，然借人又無人，若襲人輩則逐日皆如此，又何必揀一日細寫，似覺無味。若寶釵等又係姊妹，更不便來細搜襲人之粧奩，況也是自幼知道的了。因左想右想須得一個又甚親，又甚疎，又可唐突，又不可唐突，又和襲人等極親，又和襲人等不大常處，又得襲人輩之美，又不得襲人輩之修飾一人來，方可發端，故思及平兒一人方如此，故放手細寫絳芸閣中之什物也。

今日是金釧兒的生日，故一日不樂。（以上四七一頁）

〔庚辰〕原來爲此。寶玉之私祭，玉釧之潛哀，俱針對矣。然於此刻補明，又一法也。真千變萬化之文。萬法俱備，毫無脫漏，真好書也。

黃黃的臉兒。（四七二頁）

〔庚辰〕大妙大奇之文，此一句便伏下病根了，草草看去，便可惜了作者行文苦心。說着也滴下淚來了。

〔庚辰〕婦人女子之情畢有（肖），但世之大英雄羽翼偶摧，尙按劍生悲，況阿鳳與平兒哉。所謂此書真是哭成的。說着，又哭了。

〔庚辰〕轄治丈夫是首計。懦夫來看此句。

你細想想，昨兒誰的不是多。

〔庚辰〕妙，不敢自說沒不是，只論多少，懦夫來者（看）。

鮑二媳婦弔死了。

〔庚辰〕到也有氣性。只是又是情累一個，可憐。

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以上四七三頁）

〔庚辰〕寫阿鳳如此。

鳳姐笑道。

〔庚辰〕偏於此處寫阿鳳笑，懷（壞）哉阿鳳。

倒問他個以屍訛詐。

〔庚辰〕寫阿鳳如此。

賈璉又命林之孝將那二百銀子入在流年帳上，分別添補，開銷過去。

〔庚辰〕大敝（弊）小敝（弊），無一不到。

便仍然奉承賈璉。（以上四七四頁）

〔庚辰〕爲天下夫妻一哭。

總批

〔有正〕富貴少年多好色，那如寶玉會風流。閻王夜叉誰曾說，死到臨頭身不由。

第四十五回

開始總批

〔有正〕富貴榮華春暖，夢破黃糧愁晚。金玉作樓臺，也是戲場粧點。莫緩，莫緩，遺却靈光不遠。

你們聽聽，我說了一句，他就瘋了，說了兩車的無賴泥腿市俗，專會打細算盤分斤撥兩的話出來。（四七六頁）

〔庚辰〕心直口拙之人，急了恨不得將萬句話來併成一句說死那人，畢肖。

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這裏幫忙。

〔庚辰〕自忙不暇，又加上一幫字，可笑可笑。所謂春秋筆法。

夜復漸長。

〔庚辰〕復字妙，補出寶釵每年夜長之事，皆春秋字法也。

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針線來，……必至三更方寢。（以上四八一頁）

〔庚辰〕代下收夕。寫針線下『商議』二字，直將寡母訓女多少溫存活現在紙上。不寫阿猷兄，已見阿猷兄終日

醉飽優游，怒則吼，喜則躍，家務一概無聞之形景畢露矣。春秋筆法。

我長了今年十五歲。

〔庚辰〕黛玉纔十五歲，記清。

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分嫁妝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這裏。（以上四八二頁）

〔庚辰〕寶釵此一戲，直抵過通部黛玉之戲寶釵矣，又懇切，又真情，又平和，又雅致，又不穿鑿，又不牽強，黛玉因識得寶釵後方吐真情，寶釵亦識得黛玉後方肯戲也。此是大關節大章法，非細心看不出。細心（思）二人此時好看之極，真是兒女小窗中啁啾也。

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歎。（四八三頁）

〔庚辰〕通部衆人必從寶釵之評方定，然寶釵亦必從顰兒之評始可，何妙之至。

寶玉忙問：今兒好些？

〔庚辰〕一句。

吃了藥沒有？

〔庚辰〕兩句。

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以上四八四頁）

〔庚辰〕三句。

羞的滿面飛紅，便伏在桌上嗽個不住。

〔庚辰〕妙極之文，使黛玉自己直說出夫妻來，却又云畫的扮的。本是閒談，却是暗隱不吉之兆，所謂『畫中愛寵』是也，誰曰不然。

寶玉卻不留心。

〔庚辰〕必云不留心方好，方是寶玉。若着心又有何文字，且直是一時時獵色一賊矣。

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以上四八五頁）

〔庚辰〕直與後部寶釵之文遙遙針對。想彼姊妹房中婆子丫嬛皆有，隨便皆可遣使。今寶玉獨云婆子而不云

丫嬛者，心內已度定了丫嬛之爲人，一言一事無論大小是方（万）無錯謬者也，一何可笑。

如今園門關了，就該上場了。（四八六頁）

〔庚辰〕幾句閑話，將潭潭大宅夜間所有之事描寫一盡。雖偌大一園，且值秋冬之夜，豈不寥落哉。今用老嫗數語，更寫得每夜深人定之後，各處（缺一『燈』字）光燦爛，人烟簇集，柳陌之（花）巷之中，或提燈同酒，或寒月烹茶者，竟仍有絡繹人跡不絕，不但不見寥落，且覺更勝於日間繁華矣。此是大宅妙景，不可不寫出，又伏下後文，且又趁（襯）出後文之冷落。此閑話中寫出，正是不寫之寫也。脂硯齋評。

總批

〔有正〕請看賴大，則知貴家奴婢身分，而本主毫不以爲過分。習慣自然，故是有之。見者當自度是否可也。

第四十六回

開始總批

〔庚辰〕此回亦有本而筆，非泛泛之筆也。

只看他題綱用『尷尬』二字于邢夫人，可知包藏含蓄，文字之中莫能量也。

〔有正〕裹脚與纏頭，欲覓終身伴。顧影自爲憐，靜住深深院。好事不稱心，惡語將人慢。誓死守香閨，遠却楊花片。

你知道，你老爺跟前，竟無有個可靠的人。（四八九頁）

〔庚辰〕說得得體。我正想開口一句不知如何說，如此則妙極，如聞如見。

不如躲了這裏。

〔庚辰〕終不免女兒氣，不知躲在那裏方無人來羅皂，寫得可憐可愛。

平兒聽了，自悔失言，便拉他到楓樹底下。

〔庚辰〕隨筆帶出妙景，正想園中草木黃落，不想看此一句，便恍如值（置）身於千霞萬錦，絳雪紅霜之中矣。

這是咱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鵲、彩霞、玉釧兒、麝月、翠墨……

〔庚辰〕余按此一算，亦是十二釵，真鏡中花、水中月、雲中豹、林中之鳥、穴中之鼠，無數可考，無人可指，有跡可追，有形可據，九曲八折，遠響近影，迷離烟灼，縱橫隱現，千奇百怪，眩目移神，現千手千眼大遊戲法也。脂硯齋。

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了。（以上四九一頁）

〔庚辰〕此語已可傷，猶未各自幹各自去，後日更有各自之處也，知之乎？

不是別個，正是寶玉走來。（四九四頁）

〔庚辰〕通部情案，皆必從石兄挂號，然各有各稿，穿插神妙。

他爹的名字叫金彩。

〔庚辰〕姓金名彩，由鴛鴦二字化出，因文而生文也。

他哥哥金文翔。

〔庚辰〕更妙。

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邊漿洗上的頭兒。（以上四九五頁）

〔庚辰〕只鴛鴦一家，寫的榮府中人各有各職，如目已睹。

王夫人忙站起，不敢還一言。（四九七頁）

〔庚辰〕千奇百怪，王夫人亦有罪乎？老人家遷怒之言必應如此。

寶玉聽說，忙站起來。

〔庚辰〕寶玉亦有罪了。

鳳姐兒也不提我。（以上四九八頁）

〔庚辰〕阿鳳也有了罪。奇奇怪怪之文，所謂石頭記不是作出來的。

總批

〔有正〕鴛鴦女從熱鬧中別具一副腸胃，『不輕許人』一事，是宦途中藥石仙方。

第四十七回

開始總批

〔有正〕不是同人，且莫浪作知心語。似假如真，事事應難許。着緊溫存，白雪陽春曲。誰堪比，船上要離，未解奸俠起。

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五〇〇頁）

〔庚辰〕老實人言語。

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鐘的墳上去了。（五〇四頁）

〔庚辰〕忽提此人使我墮淚，近幾回不見提此人，自謂不表矣，乃忽於此處柳湘蓮提及，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也。

他吩咐了不許跟去，誰還敢找去。（五〇八頁）

〔庚辰〕亦如秦法自悞（誤）。

總批

〔有正〕自門牌一節，寫貴家長上之尊重，卑幼之侍奉。遭打一節，寫薛蟠之猷，湘蓮之豪，薛母賣釵之言，無不逼真。

第四十八回

開始總批

〔庚辰〕題曰『柳湘蓮走他鄉』，必謂寫湘蓮如何走，今却不寫，反細寫阿猷兄之遊藝。了心却（有誤字）湘蓮之分內走者而不細寫其走，反寫阿猷不應走而寫其走，文牽歧路，令人不識者如此。

至情小妹回中方寫湘蓮文字，真神化之筆。（此評應在前回末，抑在本回首，不甚明白，姑照錄於此）

〔有正〕心地聰明性自靈，喜同雅品講詩經，姣柔倍覺可憐形。皓齒朱唇真嫵媚，癡情專意更娉婷，宜人解語小星星。

只怕比在家裏省了事，也未可知。（五一二頁）

〔庚辰〕作書者曾吃此虧，批書者亦曾吃此虧，故特於此註明，使後人深思默戒。脂硯齋。

有知道來歷的，買個還罷了。

〔庚辰〕閑言過耳無跡，然已伏下一事矣。

然後寶釵和香菱纔同回園中來。（以上五一二頁）

〔庚辰〕細想香菱之爲人也，根基不讓迎探，容貌不讓鳳秦，端雅不讓統釵，風流不讓湘黛，賢惠不讓襲平，所惜者青年罹禍，命運乖蹇，足（是）爲側室，且雖曾讀書，不能與林湘輩並馳於海棠之社耳。然此一人豈可不入園哉。

故欲令入園，終無可入之隙，籌畫再四，欲令入園，必猷兄遠行後方可。然阿猷兄又如何方可遠行，曰名不可，利

不可，正事不可，必得萬人想不到自己忽一發機之事方可；因此思及情之一字，及獸素所悞者，故借情悞二字生出一事，使阿獸游藝之志已堅，則菱卿入園之隙方妥。回思因欲香菱入園是寫阿獸情悞，因欲阿獸情悞，先寫一賴尚華（榮），實委婉嚴密之甚也。脂硯齋評。

你趁着這個工夫，教給我作詩罷。

〔庚辰〕寫得何其有趣。今忽見菱卿此句，合卷從紙上另走出一姣小美人來，並不是湘林探鳳等一樣口氣聲色，真神駿之技，雖馳驅萬里而不見有倦怠之色。

只見平兒忙忙的走來。

〔庚辰〕忙忙二字奇，不知有何妙文。

平兒只得陪笑相問。

〔庚辰墨筆眉批〕只得陪笑相問內有無限驚慌，作者摹擬神情無不週密。

也不拜一拜街坊鄰舍去。（以上五一三頁）

〔庚辰〕是極，恰是戲言，實欲支出香菱去也。

越發弄成個獸子了。

〔庚辰〕獸頭獸腦的，有趣之至。最恨野史有一百個女子皆曰聰敏伶俐，究竟看來他行爲也只平平，今以獸字爲

香菱定評，何等嫵媚之至也。

好姑娘，別混我。（以上五一七頁）

〔庚辰〕如聞如見。

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作詩說夢話。（五二〇頁）

〔庚辰〕一部大書起是夢，寶玉情是夢，賈瑞淫又是夢，秦之家計長策又是夢，今作詩也是夢，一並（柄）風月鑑亦從夢中所有，故紅樓夢也。余今批評亦在夢中，特爲夢中之人特作此一大夢也。脂硯齋。

總批

〔有正〕一扇之微而害人如此其毒，藏之者固是無味，講求者更覺可笑，多少沒天理處全不自覺。可見好愛之端，斷不可生。求古董於古墳，爭盆景而蕩產，勢所必至，可不慎諸。

第四十九回

開始總批

〔庚辰〕此回係大觀園集十二正釵之文。

〔有正〕此回原爲起社，而起社却在下回，然起社之地，起社之人，起社之景，起社之題，起社之酒餚色色皆備，真令人躍然起舞。

鳳姐冷眼故發岫烟的心性爲人。（五二四頁）

〔庚辰〕音顛奪，心內忖度也。

又指着黛玉，湘雲便不則聲。

〔庚辰〕是不知道黛玉病中相談贈燕窩之事也。脂硯。

那寶琴年輕心熱。

〔庚辰〕四字道盡，不犯寶釵。脂硯齋評。

自幼讀書識字。（以上五二六頁）

〔庚辰〕我批此書竟得一秘訣以告諸公：凡歷史上所云之才貌雙全佳人者，細細通審之，只得一個粗知筆墨之女子耳。此書凡云知書識字者，便是上等才女，不信時只看他通部行爲及詩詞詠諧皆可知。妙在此書從不肯自下評注，云此人係何等人，只借書中人閑評一二語，故不得有未密之縫被看書者指出，真狡猾之筆耳。

鶴勢螂形。(五二八頁)

〔有正〕近之拳譜中有坐馬勢，便似螂之蹲立。昔人愛輕捷便俏，閑取一螂，觀其仰頸疊胸之勢。今四字無出處，却寫盡矣。脂硯齋評。

這會子一定算計那塊鹿肉去了。(五三〇頁)

〔庚辰〕聯詩極雅之事，偏於雅前寫出小兒啖臚茹血極腌臢的事來，爲錦心繡口作配。

我爲蘆雪庵一大哭。(五三一頁)

〔庚辰〕大約此話不獨黛玉，觀書者亦如此。

總批

〔有正〕此文線索在斗篷，寶琴翠羽斗篷賈母所賜，言其親也。寶玉紅猩猩毡斗篷，爲後雪披一襯也。黛玉白狐皮斗篷，明其弱也。李宮裁斗篷是哆囉呢，昭其質也。寶釵斗篷是蓮青斗紋錦，致其文也。賈母是大斗篷，尊之詞也。鳳姐是披着斗篷，恰似掌家人也。湘雲有斗篷不穿，著其異樣行動也。岫烟無斗篷，敘其窮也。只一斗篷，寫得前後照耀生色。

一片含梅咀雪文字，偏從雉肉鹿肉鵪鶉肉上以煊染之，點成異樣筆墨，較之雪吟雪賦諸作更覺幽秀。

第五十回

開始總批

〔有正〕此回着重在寶琴，却出色寫湘雲。寫湘雲聯句極敏捷聰慧，而寶琴之聯句不少於湘雲，可知出色寫湘雲，正所以出色寫寶琴。出色寫寶琴者，全爲與寶玉提親作引也，金針暗度不可不知。

起首恰是李氏，然後按次各各開出。（五三二頁）

〔庚辰〕李氏『下正文』一定要按次序，恰又不按次序，似脫落而不脫落，文章歧路如此。（按，此實批語，誤作正文。）

〔庚辰墨筆眉批〕勾出者似是批語，不宜混入。（按，此評固是；但其勾法，從『起首』直勾到『開出』，將正文一起勾入批語，却誤。）

如今就叫他自己作去。

〔庚辰〕想此刻寶玉已到庵中矣。

寶釵只得依允。

〔庚辰〕想此刻二玉已會，不知肯見賜否。

都添送衣服來。（以上五三九頁）

〔庚辰〕冬日午後景況。

原來這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旁有一橫枝縱橫而出，……香欺蘭蕙。（五四〇頁）

〔庚辰〕一篇紅梅賦。

門斗上有『暖香塢』三個字。

〔庚辰〕看他又寫出一處。從起至末一筆一部之文也有，千萬筆成一部之文也有，一二筆成一部之文也有。如試才一回，起若都說完，以後則索然無味，故留此幾處以爲後文之點染也。此方活潑不板，眼目屢新。

已覺溫香拂臉。（以上五四二頁）

〔庚辰〕各處皆如此，非獨因煖香二字方有此景。戲注於此，以博一笑耳。

鴉沒雀靜的。（五四三頁）

〔庚辰〕這四個字俗語中常聞，但不能落紙筆耳，便欲寫時究竟不知係何四字，今如此寫來，真是不可移易。

總批

〔有正〕詩詞之俏麗，燈謎之隱秀不待言，須看他極整齊，極參差，愈忙迫，愈安閒，一波一折，路轉峯迴，一落一起，山斷雲連，各人局度各人情性都現。至李執主壇而起句却在鳳姐，李執主壇而結句却在最少之李綺，另是一樣弄奇。

最愛他中幅惜春作畫一段，似與本文無涉，而前後文之景色人物莫不筋動脈搖，而前後文之起伏照應莫不穿插映帶。文字之奇，難以言狀。

第五十一回

開始總批

〔有正〕文有一語寫出大景者，如園中不見一女子句，儼然大家規模。疑是姑娘一語，又儼然庸醫口角新醫行徑。筆大如椽。

不如另作兩首爲是。

〔庚辰〕如何？必得寶釵此駁，方是好文。後文若真另作亦必無趣，若不另作又有何法省之，看他下文如何。黛玉忙攔道。

〔庚辰〕好極，非黛玉不可。脂硯。

這話正是了。

〔庚辰〕余謂顰兒必有尖語來諷，不望竟有此飾詞代爲解釋，此則真心以待寶釵也。只管留着。寶釵聽說，方罷了。（以上五五〇頁）

〔庚辰〕此爲三染無痕也。妙極，天衣無縫之文。

你問我有趣，你倒成了纔來的了。（五五七頁）

〔庚辰墨筆眉批〕寫癡公子畢肖。鑑堂。

沒一絲風，他也是亂響。

〔庚辰墨筆眉批〕無風亂響，喻寶玉無事忙也。鑑堂。

寶玉命把煎藥的銀盃子找了出來。（以上五五八頁）

〔庚辰〕找字神理，乃不常用之物也。

〔又墨筆眉批〕評細。鑑堂。

姑娘們冷風朔氣的。

〔庚辰〕朔字又妙，朔作韶，北音也。用此音，奇想奇想。

上）賈母點頭歎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以上五五九頁，此條庚辰本在五十二回）

〔庚辰墨筆眉批〕妙緒繽紛，此是書中之筆路靈雋處，不可沒也。鑑堂。

總批

〔有正〕此回再從猜謎着色，便與前回重複，且又是一幅即景聯詩圖矣，成何趣味。就燈謎中生一番譏評，別有清思，迥非凡豔。

閣起燈謎接入襲人了，却不就襲人一面寫照，作者大有苦心。蓋襲人不盛飾則非大家威儀，如盛飾，又豈有其母臨危而盛飾者乎。在鳳姐一面，於衣服車馬僕從房屋鋪蓋等物一一檢點，色色親囑，既得掌家人體統，而襲人之俊俏風神畢現。

文有數千言寫一瑣事者，如一吃茶，偏能於未吃以前既吃以後，細細描寫；如一拿銀，偏能於開櫃時生無數波折，平銀時又生無數波折，心細如髮。

第五十二回

開始總批

〔有正〕寫黛玉弱症的是弱症，寫晴雯時症的是時症，寫湘雲性快的是快性，寫晴雯性傲的是傲性，彼何人斯，而具肖物手段如此。

只是疑他爲什麼忽然又瞞起我來。

〔庚辰〕寶玉一篇推情度理之談以射正事，不知何如。

麝月悄問道：你怎麼就得了的？（以上五六〇頁）

〔庚辰〕妙。這才有神理，是平兒說過一半了。若此時從寶玉口中從頭說起一原一故，直是二人特等寶玉來聽方說起也。

拿着這隻鐲子，說是小丫頭子墜兒偷起來的，被他看見，來回二奶奶的。（五六一頁）

〔庚辰〕妙極。紅玉既有歸結，墜兒豈可不表哉。可知奸賊二字是相連的，故情字原非正道，墜兒原不情，也不過一愚人耳，可以傳姦，即可以爲盜。二次小竊皆出於寶玉房中，亦大有深意在焉。

真正汪恰洋烟。

〔庚辰〕汪恰，西洋一等寶烟也。

眼淚鼻涕登時齊流。（以上五六二頁）

〔庚辰〕寫得出。

寶琴笑道：在南京收着呢。

〔庚辰墨筆眉批〕此等處最令人着急。鑑堂。

這會子又扯謊說沒帶來。

〔庚辰墨筆眉批〕激語也。

箱子籠子一大堆，還沒理清。（以上五六四頁）

〔庚辰墨筆眉批〕故作頓挫以免直率爾。鑑堂。

外國女子詩下。

〔庚辰墨筆眉批〕詩好，項聯壯麗之至。鑑堂。

你一夜咳嗽幾遍？醒幾次？（以上五六五頁）

〔庚辰〕此皆好笑之極，無味扯淡之極，回思則皆瀝血滴髓之至情至神也，豈別部偷寒送煖私奔暗約，一味淫情浪態之小說可比哉。

給了你小妹妹。（五六六頁）

〔庚辰〕小字更妙，蓋王夫人之末女也。

只微笑點了點頭，馬已過去。（五六七頁）

〔庚辰〕總爲後文伏線。

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

〔庚辰〕奇文，真姣憨女兒之語也。

嚇的小丫頭子篆兒忙進來，問姑娘作什麼。

〔庚辰〕此姑娘亦姑姑娘之稱，亦如賈璉處小廝呼平兒，皆南北互用一語也。脂硯。

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

〔庚辰〕是病臥之時。

姑娘們怎麼了，你姪女兒不好。（以上五六八頁）

〔庚辰〕姪女二字妙，余前註不謬。

那裏又找俄羅斯國的裁縫去。（五七〇頁）

〔庚辰〕妙談。

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四下。（五七一頁）

〔庚辰〕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樣（寫）法，避諱也。

總批

〔有正〕此回前幅以藥花香聯絡爲章法，後幅以西洋鼻烟、西洋依弗哪藥、西洋畫兒、西洋詩、西洋俄羅斯國雀、金裘聯絡爲章法，極穿插映帶之妙。

寫寶玉寫不盡，却於僕從上描寫一番，於管家見時描寫一番，於園工諸人上插寫一番，園中馬是慢慢行，出門後又是一陣烟，大家氣象，公子局度如畫。

中一段寫黛玉與寶玉滿懷愁緒，有口難言，說不出一種淒涼，真是吳道子畫頂上圓光。

第五十三回

開始總批

〔有正〕『除夕祭宗祠』一題極博大，『元宵開夜宴』一題極富麗，擬此二題於一回中，早令人驚心動魄，不知所措。處。乃作者偏就寶琴眼中款款敍來，首敍院宇匾對，次敍抱廈匾對，後敍正堂匾對，字字古豔。檻以外檻以內是男女分界處，儀門以外儀門以內是主僕分界處，獻帛獻爵擇其人，應昭應穆從其諱，是一篇絕大典制文字。最高妙是神主看不真切一句，最苦心是用賈蓉爲檻邊傳蔬人，用賈芷爲儀門傳蔬人，體貼入細。噫，文心至此，脈絕血枯矣，誰是知音者。

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侍藥。

〔庚辰〕妙在一人不落，事事皆到。

李嬌之弟又接了李嬌和李紋李綺家去住幾日。

〔庚辰〕來的也有理，去的也有情。

賈蓉之妻迴避了。（以上五七三頁）

〔庚辰墨筆眉批〕自可卿死後，未見賈蓉續娶，此回有蓉妻迴避語，是書中遺漏處。綺園。

御田胭脂米二石。（有正本作『玉田』（五七五頁）

〔庚辰〕在園雜字會有此說。

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的。

〔庚辰〕是莊頭口中語氣。脂硯。

黃柏木作磬槌子，外頭體面裏頭苦。

〔庚辰〕新鮮趣話。

前兒我聽見鳳姑娘和鴛鴦悄悄的商議。（以上五七六頁）

〔庚辰〕此亦南北互用之文，前註不謬。

夜夜招集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五七七頁）

〔庚辰〕這一回文字斷不可少。

『肝腦塗地』一聯。（五七八頁）

〔庚辰墨筆眉批〕此聯宜掉轉。（恐亦綺園批）

其取便快樂另與這邊不同的。（五八一頁）

〔庚辰〕又交代一個。

總批

〔有正〕敍元宵一宴，却不敍酒何以清，菜何以馨，客何以盛，令何以行，先於香茗古玩上煊染，几榻坐次上鋪敍，隱隱爲下回張本，有無限含蓄，超邁癡祭者百倍。

前半整飭，後半疎落，濃淡相間。祭宗祠在寧府，開夜宴在榮府，分敍不犯手。是作者胸有成竹處。

第五十四回

開始總批

〔庚辰〕首回楔子內云古今小說千部共成一套云云，猶未洩真，今借老太君一寫，是勸後來胸中無機軸之諸君子不可動筆作書。鳳姐乃太君之要緊陪堂，今題『斑衣戲彩』，是作者酬我阿鳳之勞，特貶賈珍璉輩之無能耳。

〔有正〕積德於今到子孫，都中旺族首吾門。可憐立業英雄輩，遺脈誰知祖父恩。

兩個媳婦忙蹲下身子。（五八六頁）

〔庚辰〕細膩之極，一部大觀園之文皆若食肥蟹，至此一句則又三月於鎮江江上啖出網之鮮鱗矣。

總批

〔有正〕讀此回者凡三變。不善讀者徒贊其如何演戲，如何行令，如何挂花燈，如何放爆竹，目眩耳聾，接應不暇。少解讀者贊其坐次有倫，巡酒有度，從演戲渡至女先，從女先渡至鳳姐，從鳳姐渡至行令，從行令渡至放花爆，脫卸下來，井然秩然，一絲不亂。會讀者須另具卓識，單著眼史太君一席話，將普天下不近理之奇文，不近情之妙作一齊抹倒，是作者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傀儡（塊壘），畫一幅行樂圖，鑄一面菱花鏡爲全部總評。噫，作者已逝，聖嘆云亡，愚不自諒，輒擬數語，知我罪我，其聽之矣。

第五十五回

開始總批

〔有正〕此回接上文恰似黃鐘大呂後，轉出羽調商聲，別有清涼滋味。

只不過是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五九八頁）

〔庚辰〕這是小姐身分耳，阿鳳未出閣想亦如此。

任鳳姐兒揀擇施行。（五九九頁）

〔庚辰〕可知雖有才幹，亦必有羽翼方可。

正該和他協同，大家做個膀臂。（六〇七頁）

〔庚辰〕阿鳳有才處全在擇人，收納膀臂（臂）羽翼，並非一味以才自恃者可知。這方是大才。

半身猶立於炕下，陪着鳳姐吃了飯。（六〇八頁）

〔庚辰〕鳳姐之才又在能邀買人心。

總批

〔有正〕噫，事亦難矣哉。探春以姑娘之尊，以賈母之愛，以王夫人之付託，以鳳姐之未謝事暫代數月，而奸奴蜂起內外欺侮，錙銖小事突動風波，不亦難乎。以鳳姐之聰明，以鳳姐之才力，以鳳姐之權術，以鳳姐之貴寵，以鳳姐之日夜焦勞百般彌縫，猶不免騎虎難下，爲移禍東吳之計，不亦難乎。況聰明才力不及鳳姐，權術貴寵不及鳳

姐，焦勞彌縫不及鳳姐，又無賈母之愛，姑娘之尊，太太之付託，而欲左支右吾撐前達後，不更難乎。士方有志作一番事業，每讀至此不禁爲之投書以起，三復流連而欲泣也。

第五十六回

開始總批

〔有正〕敘入夢景極迷離，却極分明，牛鬼蛇神不犯筆端，全從至情至理中寫出，齊諧莫能載也。這些正事大節目事竟沒經歷，也可惜遲了。

〔庚辰〕反點題，文法中又一變體也。

便仍談正事。（以上六一一頁）

〔庚辰〕作者又用金蟬脫壳之法。

如此一行，你們辦的又至公，於事又甚妥。李紈平兒都道是極。

〔庚辰〕寶釵此等非與阿鳳一樣，此則隨時俯仰，彼則逸才踰蹈也。

只怕他們見利忘義。

〔庚辰〕這是探春敏智過人處，此諷亦不可少。

前兒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以上六一四頁）

〔庚辰〕寫大觀園中多少兒女家常閑景，此亦補前文之不足也。

除了我們大觀園，竟又有這一個園子。（六一九、六二〇頁間）

〔庚辰〕寫園可知。

除了鴛鴦襲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千人。

〔庚辰〕寫人可知。妙在更不說更強二字。

他生的倒也還乾淨。（以上六二〇頁）

〔庚辰〕妙在玉卿身上只落了這兩個字，亦不奇了。

不知有何話說。（六二二頁）

〔庚辰〕此下緊接『慧紫鵲試忙玉』。

總批

〔有正〕探春看得透，拿得定，說得出，辦得來，是有才幹者，故贈以敏字。寶釵認的真，用的當，實的專，待的厚，是善知人者，故贈以識字。敏與識合，何事不濟。敘園圃極板重，却極活潑，營心孔方帶以圖記，勞形案牘不費謳吟，高人焉肯以書香混於銅臭也哉。

第五十七回

開始總批

〔有正〕作者發無量願，欲演出真情種，性地圓光，徧示三千，遂滴淚爲墨，研血成字，畫一幅大慈大悲圖。不是別人，卻是寶玉。

〔庚辰〕畫出寶玉來却又不畫阿顰，何等筆力。便不從顰寫却寫一雁，更奇是仍歸寫顰。敢是他犯了獸病了。（以上六二三頁）

〔庚辰〕寫妍憨女兒之心何等新巧。

忙問誰往那個家去。

〔庚辰〕這句不成寫（當是『文』之誤），細讀細嚼，方有無限神情滋味。

寶玉笑道。

〔庚辰〕笑字奇甚。

可見是扯謊。（以上六二四頁）

〔庚辰〕此論極是不介意。

已死了大半個了。（六二六頁）

〔庚辰〕奇極之語，從急怒姣憨口中描出不成話之話來，方是千古奇文。五字是一口氣來的。

總批

〔有正〕寫寶玉黛玉呼吸相關，不在字裏行間，全從無字句處，運鬼斧神工之筆，攝魄追魂，令我哭一回嘆一回，渾身都是馱氣。

寫寶釵岫烟相敘一段，真有英雄失路之悲，真有知己相逢之樂。時方午夜，燈影幢幢，讀書至此，掩卷出戶，見月依稀，寒風微起，默立階除良久。

第五十八回

開始總批

〔有正〕用清明燒紙徐徐引入園內燒紙，較之前文用燕窩隔回照應，別有草蛇灰線之趣，令人不覺。前文一接，怪蛇出水。此文一引，春雲吐岫。

地名曰孝慈縣。

〔庚辰正文〕隨事命名。（批語誤入正文）

〔庚辰墨筆眉批〕命名句似批語。

還要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以上六三八頁）

〔庚辰〕遇到細膩之至。真細之至，不獨寫侯府得理，亦且將皇宮赫赫，寫得令人不敢坐閱。

尤氏等又遣人告訴了鳳姐。（六三九頁）

〔庚辰〕看他任意鄙俚詼諧之中必有一個禮字還清，足是大家形景。

只得拄了一枝杖，輟着鞋，步出院外。

〔庚辰〕畫出病勢。

只管對杏流淚歎息。（以上六四一頁）

〔庚辰〕近之淫書滿紙傷春，究竟不知傷春原委。看他並不提傷春字樣，却豔恨穠愁，香流滿紙矣。

你是什麼阿物兒，跑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六四二頁）

〔庚辰〕如何？必是含怨之人。又拉上寶玉，畫出小人得意來。

寶玉聽了，心下納悶。

〔庚辰〕連觀書者亦納悶。

比往日已算大愈了。（以上六四三頁）

〔庚辰〕好，若只管病亦不好。

自古說：『物不平則鳴』。（六四四頁）

〔庚辰〕自來經語，未遭如是用也。

天長地久，如何是好。

〔庚辰〕畫出寶玉來。

敞着褲腿。

〔庚辰〕四字奇想，寫得紙上跳出一個女優來。

寶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

〔庚辰〕畫出病人。

一面忙端起，輕輕用口吹。（以上六四五頁）

〔庚辰〕畫。

總批

〔有正〕道理徹上徹下，提筆左灤右拂，浩浩千萬言不絕，又恐後人溺詞失旨，特自註一句以結穴，曰誠曰信。杏子林對禽惜花一席話，彷彿茂叔庭草不除襟懷。

第五十九回

開始總批

〔有正〕山無起伏，便是頑山；水無潑洄，便是死水。此文於前回敘過事字字應，於後回未敘事語語伏，是上下關節。至鑄鼎象物手段，則在下回施展。

總批

〔有正〕蘇堤柳暖，閨苑春濃，兼之晨粧初罷，疎雨梧桐，正可借輦草以慰佳人，採奇花以寄公子。不意鶯囀燕怒，逗起波濤，婆子長舌，丫嬛碎語，羣相聚訟，又是一樣烘雲托月法。

第六十回

開始總批

〔有正〕前回敘薔薇硝戛然便住，至此回方結過薔薇案，接筆轉出玫瑰露引起茯苓霜，又戛然便住，著筆如蒼鷹搏兔，青獅戲毬，不肯下一死爪，絕世妙文。

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六五六頁）

〔庚辰〕補前文不足處。

便叫他五兒。（六六三頁）

〔庚辰〕五月之柳，春色可知。

也不枉養我一場。

〔庚辰〕爲母。

家裏又從容些。（以上六六五頁）

〔庚辰〕二爲家中。

總批

〔有正〕以硝出粉是正筆，以霜陪露是襯筆。前必用茉莉粉纔能搆起爭端，後不用茯苓霜亦必敗露馬脚。須知有此一襯，文勢方不徑直，方不寂寞，寶光四映，奇彩繽紛。

第六十一回

開始總批

〔有正〕數回用蠅脫體絡繹寫來，讀者幾不辨何自起，何自結，浩浩無涯。須看他爭端起自環哥，却起自彩雲，爭端結自寶玉，却亦結自彩雲，首尾收束精嚴，六花長蛇陣也。識者着眼。

忽見迎春房裏小丫頭蓮花兒走來說。（六六八頁）

〔庚辰〕總是寫春景將殘。（己卯同）

總批

〔有正〕趙姨痛兒，弄得羞愧滿面，柳家惜女，幾至鞭楚隨身，可知養子種孫自有大體，莫學那溺愛禽犢。柳家婆煮糕烹茶，何等殷勤，未得些兒便宜。秦家婆偷倉盜庫，百般賠墊，反傷無數錢財。可知君子安貧，達人知命，原有樂處。

第六十二回

開始總批

〔有正〕衆姊妹一番贈賂，諸僧尼一番禱祝，確是寶玉生辰。園中行禮不亢不卑，席上設筵不豐不奢，確是寶玉分地。

探春圍棋理事，氣象嚴厲。香菱鬪草善譚，姿態俊逸。湘雲喜飲酒，何等疎爽。黛玉怕吃茶，何等嫵媚。晴雯刺芳官，語極尖利。襲人給裙子，意極醇良。字字曲到。

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六八六頁）

〔庚辰墨筆眉批〕玉兄此時置身於紅飛翠舞之中，得不飄飄欲仙乎。綺園。

一壁胡思亂想。（六九三頁）

〔庚辰〕又下此四字。（己卯同）

總批

〔有正〕寫尋鬧是賈母不在家景況，寫設筵亦是賈母不在家景況，如此說來，如彼說來，真有筆歌墨舞之樂。看湘雲醉臥青石，滿身花影，宛若百十名姝抱雲笙月鼓而簇擁太真者。

第六十三回

開始總批

〔有正〕此書寫世人之富貴子弟易流邪鄙，其作長上者有不能稽查之處，如寶玉之夜宴，始見之文雅韻致，細思之何事生端不基於此。更能寫賈蓉之惡賴無恥，亦世家之必有者。讀者當以『三人行必有我師』之說爲念，方能領會作者之用意也，戒之。

且忙着卸妝寬衣。

〔庚辰〕凡吃酒從未先如此者，此獨怡紅風俗。故王夫人云，他行事總是與世人兩樣的，知子莫過母也。（己卯同）當時芳官滿口嚷熱。（以上六九六頁）

〔庚辰〕余亦此時太熱了，恨不得一冷。既冷時思此熱，果然一夢矣。（己卯同）

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七〇二頁）

〔庚辰〕帖文亦蹈俗套之外。（己卯同）

我說你是無才的。（七〇五頁）

〔庚辰〕用芳官一罵有趣。（己卯同）

佩鳳偕鴛鴦兩個去打鞦韆頑耍。（七〇七頁）

〔庚辰〕大家千金不令作此戲，故寫不及探春等人也。（己卯同）

他這繼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小女帶來，一並起居，纔放心。（七〇八頁）

〔庚辰〕原爲放心而來，終是放心而去，妙甚。（己卯同）

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七〇九頁）

〔庚辰〕妙極之頑，天下有是之頑亦有趣甚。此語余亦親聞者，非編有也。（己卯『編』作『偏』，餘同）

總批

〔有正〕寶玉品高性雅，其終日花團翠繞，用力維持其間，淫蕩之至，而能使旁人不覺被人不厭。賈蓉不分長幼微賤，縱意馳騁於中，惡習可恨。二人之形景天淵而終歸於邪，其濫一也，所謂五十步之閒耳。持家有意於子弟者，揣此以照察之可也。

第六十四回

開始總批

〔有正〕此一回緊接賈敬靈柩進城，原當鋪敘寧府喪儀之盛；但上回秦氏病故，熙鳳理喪，已描寫殆盡，若仍極力寫去，不過加倍熱鬧而已。故書中於迎靈送殯極忙亂處，却只閑閑數筆帶過，忽揮（插）入釵玉評詩，璣尤贈佩一段閑雅文字來，正所謂急脈緩受也。

又叫將那龍文璫……（七一三頁）

〔有正〕子之切，小鼎也。

何不就命名曰五美吟。於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七一七頁）

〔甲辰〕五美吟與後十獨吟對照。（有正同）

總批

〔有正〕五首新詩何所居，鑾兒應自日欷歔。柔腸一段千般結，豈是尋常望雁魚。
五百年風流債，一見了偏作怪，你貪我愛自難休，天巧姻緣渾無奈。

父母者於子女間，莫失教訓說前緣。防微之處休弛縱，嚴厲纔能真愛憐。

第六十五回

開始總批

〔有正〕筆筆敍二姐溫柔和順高鳳姐十倍，言語行事勝鳳姐五分，堪爲賈璉二房，所以深著鳳姐不念宗祀血食爲賈宅第一罪人，綱目書法。

文有雙管齊下法，此文是也。事在寧府，却把鳳姐之奸毅刻薄，平兒之任俠直鯁，李紈之號菩薩，探春之號玫瑰，林姑娘之怕倒，薛姑娘之怕化一時齊現，是何等妙文。

尤三姐便知其意。

〔庚辰〕全用醞釀灌頂，全是大翻身大解悟法。（己卯同）
不用姐姐開口，先便滴淚泣道。

〔庚辰〕全用如是等語一洗孽障。（己卯同）
尤三姐便啐了一口道。

〔庚辰〕奇，不知何爲。（己卯同）
我們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

〔庚辰〕有理之極。（己卯同）
天下就沒了好男子了不成。

〔庚辰〕一罵反有理。（己卯同）

除去他還有那一個。

〔庚辰〕余亦如此想。（己卯同）

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以上七三三頁）

〔庚辰〕奇甚。（己卯同）

總批

〔有正〕房內兄弟聚廳，棚內兩馬相鬪，小廝與家母飲酒，小姨與姐夫同床，可見有是主必有是奴，有是兄必有是弟，有是姐必有是妹，有是人必有是馬。

第六十六回

開始總批

〔有正〕余嘆世人不識情字，常把淫字當作情字；殊不知淫裏無情，情裏無淫，淫必傷情，情必戒淫，情斷處淫生，淫斷處情生。三姐項下一橫是絕情，乃是正情，湘蓮萬根皆削是無情，乃是至情。生爲情人，死爲情鬼，故結句曰，『來自情天，去自情地』，豈非一篇情文字。再看他書，則全是淫，不是情了。

回目下角

〔庚辰墨筆〕以後小字刪去。

這些混話倒像是寶玉那邊的了。

〔庚辰〕好極之文，將茗烟等已全寫出，可謂一擊兩鳴法，不寫之寫也。（己卯同）

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做些什麼？

〔庚辰〕拍案叫絕。此處方問，是何文情。（己卯同）

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抱怨，可知難纏。（以上七三六頁）

〔庚辰〕情語，情文至語。（己卯同）

裏頭有個做小生的叫柳湘蓮。（七三八頁）

〔庚辰〕千奇百怪之文何至于此。（己卯同）

賈璉深爲奇怪。（七三九頁）

〔庚辰〕余亦爲怪。（己卯同）

眞眞一對尤物。可巧他又姓尤。

〔庚辰〕可巧。（己卯同）

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我不做這剩王八。

〔庚辰〕奇極之文，極趣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臉打綠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豈不更奇。（己卯作

『極奇』，餘同）

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以上七四一頁）

〔庚辰〕忽用湘蓮提東府之事罵及寶玉，可是人想得到的。所謂一個人不會放過。（己卯同）

總批

〔有正〕尤三姐失身時，濃粧豔抹，凌辱羣凶，擇夫後念佛吃齋，敬奉老母，能辨寶玉，能識湘蓮，活是紅拂文君一流人物。

鴛鴦劍能斬鴛鴦，鴛鴦人能破鴛鴦，豈有此理。鴛鴦劍夢裏不會殺姦婦，鴛鴦人白日偏要助淫夫，焉有此情。眞天地間不測的怪事。

第六十八回

開始總批

〔有正〕余讀左氏見鄭莊，讀後漢見魏武，謂古之大奸巨猾惟此爲最。今讀石頭記又見鳳姐作威作福，用柔用剛，占步高，留步寬，殺得死，救得活。天生此等人，斷喪元氣不少。

總批

〔有正〕人謂鬧寧國府一節極凶猛，賁尤二姐一節極和藹。吾謂鬧寧國府情有可恕，賁尤二姐法不容誅，鬧寧國府聲聲是淚，賁尤二姐字字皆鋒。

第六十九回

開始總批

〔有正〕寫鳳姐寫不盡，却從上下左右寫。寫秋桐極淫邪，正寫鳳姐極淫邪。寫平兒極義氣，正寫鳳姐極不義氣。寫使女欺壓二姐，正寫鳳姐欺壓二姐。寫下人感戴二姐，正寫下人不感戴鳳姐。史公用意，非念死書子之所知。

總批

〔有正〕鳳姐初念在張華領出二姐，轉念又恐仍爲外宅，轉念即欲殺張華爲斬草除根計，一時寫來，覺滿腔都是荆棘，渾身都是爪牙，安得借鴛鴦劍手刃其首，以塞千古奸婦之膽。

看三姐夢中相敘一段，真有孝子悌弟義士忠臣之概，我不禁淚流一斗，濕地三尺。

第七十回

開始總批

〔有正〕空將佛事圖相報，已觸飄風散豔花。一片精神傳好句，題成識語任吁嗟。
便改海棠社爲桃花社。（七八三頁）

〔庚辰〕起時是後有名，此是先有名。（己卯同）

紫鵲炷了一枝夢甜香。

〔庚辰〕重建，故又寫香。（己卯同）

探春半首詞。（以上七八六頁）

〔庚辰〕却是先看沒作完的，總是又變一格也。（己卯同）

總批

〔有正〕文與雪天聯詩篇一樣機軸，兩樣筆墨。前文以聯句起，以燈謎結，以作畫爲中間橫風吹斷；此文以填詞起，以風箏結，以寫字爲中間橫風吹斷，是一樣機軸。前文敘聯句詳，此文敘填詞略，是兩樣筆墨。前文之敘作畫略，此文敘寫字詳，是兩樣筆墨。前文敘燈謎，敘猜燈謎，此文敘風箏，敘放風箏，是一樣機軸。前文敘七律在聯句後，此文敘古歌在填詞前，是兩樣筆墨。前文敘黛玉替寶玉寫詞，此文敘寶玉替探春續詞，是一樣機軸。前文賦詩後有一首詩，此文填詞前有一首詞，是兩樣筆墨。噫，參伍其變，錯綜其數，此固難爲粗心者道也。

第七十一回

開始總批

〔有正〕敘賈母開壽筵與寧府祭宗祠是一樣手筆，俱爲五鳳裁詔體。

只見園中正門與各處角門仍未關。（七九四頁）

〔庚辰〕伏下文。

指着隔斷的牆。（七九七、七九八頁間）

〔庚辰〕細致之甚。

向賴大家的等笑道。（七九九頁）

〔庚辰〕又寫笑，妙。凡鳳真怒處必曰笑，淩淩（歷歷？）不錯。

只有江南甄家。（八〇〇頁）

〔庚辰〕好，一提甄事。

蓋眞事欲顯，假事將盡。

只有該班的房內燈光掩映，微月半天。（八〇二頁）

〔庚辰〕是月初旬起更時也。

大桂樹陰下來。

〔庚辰〕是八月，隨筆點景。

一個穿紅裙子梳鬚頭的高大豐壯身材的。

〔庚辰〕是月下所（見）之像故不寫至容兒也。

故意藏躲，恐嚇着頑耍。

〔庚辰〕此見是女兒們常事，觀書者亦自爲如此。

誰知他賊人膽虛。

〔庚辰〕更奇，不知後爲何事。

只說：好姐姐千萬別嚷。

〔庚辰〕奇甚。

心下便猜疑了八九。

〔庚辰〕是聰敏女兒，妙。

自己反羞的面紅耳赤，又怕起來。

〔庚辰〕是姣貴女兒，筆筆皆到。

是我姑舅兄弟。

〔庚辰〕妙。

鴛鴦啐了一口道：要死，要死。（以上八〇三頁）

〔庚辰〕如見其面，如聞其聲。

總批

〔有正〕敘一番燈火未息，門戶未關，敘一番趙姨失體，費婆癆氣；敘一番林家托大，周家獻勤；敘一番鳳姐灰心，鴛鴦傳信；非爲本文渲染，全爲下文引逗，良工苦心，可謂慘淡經營。司棋事從鴛鴦誤嚇得來，是善周全處，方與鴛鴦前後行景不至矛盾，一何精細如此。

第七十二回

開始總批

〔有正〕此回似着意，似不着意，似接續，似不接續，在畫師爲濃淡相間，在墨客爲骨肉停勻，在樂工爲笙歌間作，在文壇爲養局爲別調，前後文氣至此一歇。

如今倒落了一個放帳破落戶的名兒。

〔庚辰〕可知放賬乃發家，所謂此兒如（知）恥惡之事也。

那一位奶奶太太的頭面衣服折變了，不穀過一輩子的。

〔庚辰〕閒語補出近日諸事。

昨兒晚上忽然作了一個夢，說來也可笑。

反說可笑，妙甚。若必以此夢爲凶兆，則思返（反）落套，非紅樓之夢矣。

夢見一個人雖然面善，卻又不知名姓。

〔庚辰〕是以前授方相之舊數十年後矣。

正奪着，就醒了。

〔庚辰〕妙，實家常觸景間夢，必有之理，却是江淹才盡之兆也，可傷。

這是奶奶日間操心，常應候宮裏的事。

〔庚辰〕淡淡抹去，妙。

打發我來問舅奶奶家裏，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以上八一—一頁）

〔庚辰〕可謂密處不容針。

兩個都與宮中之物不離上下。

〔庚辰〕是太監眼中看，心中評。

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節。（以上八一—二頁）

〔庚辰〕過下伏脈。

見鳳姐親自和他說，何等體面。（八一—三頁）

〔庚辰〕今時人因圖此現在體面，悞了多少女兒。此正是回今時女兒，一笑。

遂至晚間，悄命他妹子小霞進二門來找趙姨娘。

〔庚辰〕霞大小，奇奇怪怪之文，更覺有趣。

不過是個丫頭，他去了將來自然還有。

〔庚辰〕這是世人之情，亦是丈夫之情。

便先求了賈政。

〔庚辰〕這是使人想不到之文，却是大家必有之事。

又怕他們誤了書，所以再等一二年。（以上八一—四頁）

〔庚辰〕妙文，又寫出賈老兒女之情。細思一部書，總不寫賈老則不成文；然若不如此寫則又非賈老。

總批

〔有正〕夏雨冬風，常不解其何自來何自去。
鴛鴦與司棋相哭發誓，事已瓦釋冰消，及平地風波一起，措手不及，亦不解何自來何自去。

第七十三回

開始總批

〔有正〕賈母一席話隱隱照起全文，便可一直敘去，接筆却置賊不論，轉出賭錢，接筆又置賭錢不論，轉出姦證，接筆又置姦證不論，轉出討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勢如怒蛇出穴，蜿蜒不就捕。

小鵲不答，直往房內來找寶玉。

〔庚辰〕奇，從未見此婢也。

這時候又跑了來作什麼？（以上八一五頁）

〔庚辰〕又是補出前文矣，非只張一回也。

常把詩經讀些，雖不甚精闡，還可塞責。

〔庚辰〕妙，寶玉讀書原係從口中而有。（二字不明，第一字作問，疑『闡』字。）

雖閒時也曾遍閱，不過一時之興，……究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以上八一六頁）

〔庚辰〕妙，寫寶玉讀書，非爲功名也。

你暫且把我們忘了，心且略對着他些罷。（八一七頁）

〔庚辰〕此處豈是讀書之處，又豈是伴讀之人，古今天下誤盡多少紈袴；何況又是此等時之怡紅院，此等之嬖婢，又是此等一個寶玉哉。

鳳姐雖未大愈，精神固比常稍減。（八一八頁）

〔庚辰〕看他漸次寫來，從不作一平易安□之筆，況阿鳳之文哉。

不然，必是兩口子相打。左右猜解不來，正要拿去與賈母看。（八一九頁）

〔庚辰〕險極，妙極，榮府堂堂詩禮之家，且大觀園又何等嚴肅清幽之地，金閨玉閣尙有此等穢妙，天下淺閑浦募之家寧不慎乎。雖然，但此等偏出大官世族之中者，蓋因其房寶香宵，媛婢混雜，烏保其個個守禮持節哉。此正爲大官世族而告戒。其淺閑浦募之處，母女主婢日夕耳鬢交磨，一止一動悉在耳目之中，又何必諄諄再四焉。

真是個狗不識呢。

〔庚辰〕妙，寓言也。大凡知此交媾之情者真狗畜之說耳。非肆言惡罵。凡識此事者即狗矣。然則云與賈母看，則先罵賈母矣。此處邢夫人亦看，然則又罵邢夫人乎。故作者又難。（以下疑有缺）

嚇得連忙死緊攥住。

〔庚辰〕妙，這一嚇字方是寫世家夫人之筆。雖前文明書邢夫人之爲人稍劣，然不（亦）在情理之中，若不用慎重之筆，則邢夫人直係一小家卑污極輕賤極輕之人已，豈得與榮府聯房哉。所謂此書針線慎密處，全在無意中一字一句之間耳，看者細心方得。

偏咱們的人做出這事來，什麼意思。

〔庚辰〕咱們二字便見自懷異心，從上文生離異發瀝而來，謹密之至。更有甚於此者，君未知也，一笑。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

〔庚辰〕妙極，一直畫出一個懦弱小姐來。

如今直等外人共知，是什麼意思。

〔庚辰〕我敬問外人爲誰？

竟通共這一個妹子，全不在意。

〔庚辰〕加在于璉鳳，的是父母常情，極是。何必又如此說來，便見又有私意。

只好憑他們罷了。

〔庚辰〕如何，此皆婦女私假之意大不可者。

況且你又不是我養的。

〔庚辰〕更不好。

到底是同出一父，也該彼此瞻顧些，也免別人笑話。（以上八二〇頁）

〔庚辰〕又問別人爲誰？又問彼二人雖不同母終是同父，彼二人既同父，其父又係君之何人？吁，婦人私心今古有之。

也不能惹人笑話議論爲高。

〔庚辰〕最可恨婦人無子者引此話是說。

他們明知姐姐這樣，他竟不顧恤一點兒。

〔庚辰〕殺殺殺，此輩端生離異，余因實受其蠱。今讀此文直欲拔劍劈紙，又不知作者多少眼淚洒出此回也。又問不知如何顧恤些，又不知有何可顧恤之處，直令人不解。愚奴賤婢之言，酷肖之至。

獨咱們不戴，是何意思呢。

〔庚辰〕這個俗們，使得恰是女兒囁囁私語，非前問之一例可比者。寫得出，批得出。拿幾弔錢來替他賠補，如何。

〔庚辰〕寫女兒各有機變，個個不同。

又何必生事。（以上八二二頁）

〔庚辰〕總是懦話。

迎春聽見這媳婦發邢夫人之私意。（八二三頁）

〔庚辰〕大書此句，誅心之筆。

自拿了一本太上感應篇去看。

〔庚辰〕神妙之甚。從書上跳出一位懦弱小姐，且書又有口，大妙。

若有不聞之狀。

〔庚辰〕看他寫迎春雖稍劣，然亦大家千金之格也。

便問：纔剛誰在這裏說話，倒像拌嘴似的。（以上八二三頁）

〔庚辰〕瞧他寫探春氣宇。

總批

〔有正〕一篇姦盜淫邪文字，反以四子書五經公羊穀梁秦漢諸作起，以太上感應篇結，彼何心哉，他深見『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美如玉』等語，誤盡天下蒼生，而大奸大盜皆從此出，故特作此一起結，爲五陰濁世頂門一聲棒喝也。眼空似箕，筆大如椽，何得以尋行數墨繩之。探春處處出頭，人謂其能，吾謂其苦。迎春處處藏舌，

人謂其怯，吾謂其超。探春運符咒固足役鬼驅神，迎春說因果更可降狼伏虎。

第七十四回

開始總批

〔有正〕司棋一事在七十一回敘明，暗用山石伏線；七十三回用繡春囊在山石一逗便住，至此回可直敘去，又用無數曲折漸漸逼來，及至司棋忽然頓住，結到入畫。文氣如黃河出崑崙，橫流數萬里，九曲至龍門，又有孟門呂梁峽東不得入海，是何等奇險怪特文字，令我拜服。

這園中有素與柳家不睦的。（八二六頁）

〔庚辰〕前文已卯之伏線。

一概是非，都憑他們去罷。

〔庚辰〕歷來世人到此作此想，但悔不及矣，可傷可嘆。

必是小丫頭們不知道，說了出來也未可知。（以上八二七頁）

〔庚辰〕奇奇怪怪，從何處轉至素日成真如常山之蛇。

到跟前都撒個嬌兒，和誰要去，因此只裝不知道。

〔庚辰〕奇文神文，豈世人余想得出者。前文云一箱子，若私是拿出，賈母其睡夢中之人矣。蓋此等事作者曾經，批者曾經，實係一寫往事，非特造出，故弄新筆，究經不記不神也。鴛鴦借物一回於此便結樂。

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以上八二八頁）

〔庚辰〕奇。

這個東西如何遺在那裏來？

〔庚辰〕奇問。

太太怎知是我的？（以上八二九頁）

〔庚辰〕問甚的？

你這幾個姊妹也甚可憐了。

〔庚辰〕猶云可憐，妙。人在別人視之，今古無比，若移在榮府論，實不能比先矣。

不過比人家的丫頭略強些罷了。（以上八三〇頁）

〔庚辰〕所謂『觀于海者難爲水』，俗子謂王夫人不知足，是不可矣，又謂作太過，真螻蛄鳩鷯之見也。

餘者皆在南方，各有執事。

〔庚辰〕又伏一筆。

王夫人向來看視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無二意。

〔庚辰〕大書，看下人猶如此，可知待邢夫人矣。

今見他來了，打聽此事，十分關切。

〔庚辰〕小人外是內非，委皆如此。

妖妖趨趨大不成個體統。

〔庚辰〕活畫晴雯出來。可知已前知晴雯必應遭妬者，可憐可傷竟死矣。

有一個水蛇腰。

〔庚辰〕妙妙，好腰。

削肩膀。

〔庚辰〕妙妙，好肩。

俗云水蛇腰，則遊曲小也。又云美人無肩，又曰前或皆之美之形也。凡寫美人偏用俗筆反筆，與他書不同也。

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以上八三一頁）

〔庚辰〕更妙，形容盡矣。

今因連日不自在。

〔庚辰〕音神之至，所謂魂早離會（舍）矣，將死之兆也。

若俗筆必云十分粧飾，今云不自在，想無掛心之罷（態），

更不入王夫人之眼也。

並沒十分妝飾，自爲無礙。

〔庚辰〕好，可知天生美人原不在粧飾，使人一見不覺心驚目駭，可恨也之塗脂抹粉，真同鬼魅而不見覺。

他本是個聰明過頂的人。（以上八三二頁）

〔庚辰〕深罪聰明，到應（底）不錯一筆。

不過抄檢出些多餘攢下蠟燭燈油等物。（八三三、八三四頁間）

〔庚辰〕畢真。

鳳姐點頭道：我也這樣說呢。（八三四頁）

〔庚辰〕寫阿鳳心灰意懶，且避禍從時，迥又是一個人矣。

王善保家的聽鳳姐如此說，也只得罷了。

〔庚辰〕一處一樣。

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

〔庚辰〕不板。

所以引出這些醜態來。

〔庚辰〕實注一筆。

果然今日真抄了。

〔庚辰〕奇極，此日甄家事。

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以上八三五頁）

〔庚辰墨筆眉批〕說得透。

尋出一大包金銀鏤子來，約共三四十個。

〔庚辰〕奇。

〔庚辰〕句下正文墨筆勾出，爲察姦情，反得賊贓。（甲辰、有正本同，『察』作『查』）

〔庚辰墨筆眉批〕似批語，故別之。

珍大爺賞我哥哥的。（以上八三七頁）

〔庚辰〕妙極是極，蓋入畫本係寧府之人也。

嫂子若依他，我也不依。

〔庚辰〕這是自己反不依的，各得自然之理，各有自然之妙。

因司棋是王善保的外孫女兒。

〔庚辰〕玄妙奇詭，出人意外。

並一雙緞鞋來。

〔庚辰〕險極。

是大紅雙喜箋。

〔庚辰〕紙就好。余爲司棋心動。

表弟潘又安拜具。

〔庚辰〕名字便妙。

不怒而反樂。（以上八三八頁）

〔庚辰〕惡毒之至。

鳳姐只瞅着他嘻嘻的笑。

〔庚辰〕惡毒之至。

他鴉鵲不聞的給你們弄個好女婿來，大家倒省心。（以上八三九頁）

〔庚辰〕刻毒之至。按鳳姐雖係刻毒，然亦不應在下人前爲不尋次等人前不得不如是也。

總批

〔有正〕諸院皆宴息，獨探春秉燭以待，大有隄防，的是幹才，須另置一席款待。

鳳姐喜事忽作打破虛空之語，惜春年幼偏有老成練達之操，世態何常，知人其難。

第七十五回

開始總批

〔有正〕賈珍居長不能承先啓後，不振家風，兄弟問柳尋花；父子呼么喝六，賈氏宗風其墜地矣，安得不發先靈一嘆。

〔庚辰〕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兩行有六方空）開夜宴 發悲音 賞中秋 得佳識
尤氏聽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氏這邊來了。（八四二頁）

〔庚辰〕前只有探春一語，過至此回又用尤氏略爲陪點，且輕輕談染出甄家事故，此畫家來落墨之法也。
只會講外面假禮假體面，究竟作出來的事都彀使的了。（八四三頁）

〔庚辰〕按尤氏犯七出之條，不過只是過於從夫四字，此世間婦人之常情耳，其心術慈厚寬順，竟可出于阿鳳之上。特用之明犯七出之人從公一論，可知賈宅中暗犯七出之人亦不少，似明犯者反可宥恕，其是已非而揚人惡者，陰昧僻譎之流，實不能容於世者也。此爲打草驚蛇法，實寫邢夫人也。

且商量咱們八月十五日賞月是正經。（八四五頁）

〔庚辰〕賈母已看破狐悲兔死，故不改已（往），聊來自遣耳。

地下的媳婦們聽說，方忙着取去了。（八四六頁）

〔庚辰〕總伏下文。

只聽裏面稱三贊四，耍笑之音雖多。

〔庚辰〕妙，先畫贏家。

又兼着恨五罵六，忿怨之聲亦不少。（以上八四七頁）

〔庚辰〕妙，又畫輸家。

兩個變童都是演就的局套。

〔庚辰墨筆眉批〕此一段變童語句太真，反不得其爲錢爲勢之神，當改以委曲認罪語方妥。

求舅太爺體恕些，我們就過去了。說着，便舉着酒俯膝跪下。（以上八四八頁）

〔庚辰〕調侃世人，不罵勝是罵。

我那家私也就穀我花了，無奈竟不得到手，所以有冤無處訴。（八四九頁）

〔庚辰〕衆惡之，必察也。今那夫人一人賈母先惡之，恐賈母心偏，亦可解之。若賈璉阿鳳之怨怒，兒女之私，亦可解之。若探春之怒，女子不識大而知小，亦可解之。今又忽用乃弟一怨，吾不知將又何如矣。

都悚然疑畏起來。

〔庚辰〕余亦悚然疑畏。

況且那邊又緊靠着祠堂。

〔庚辰〕奇絕神想，余更爲之悚懼矣。

仍閉上門，看着鎖禁起來。（以上八五一頁）

〔庚辰〕未寫『榮府慶中秋』却先寫『寧府開夜宴』，未寫榮府數盡，先寫寧府異兆。蓋寧乃家宅，凡有關於吉凶者

故必先示之。且列祖祠此，豈無得而警乎。凡人先人雖遠，然氣遠相關必有之利也。非寧府之祖獨有感應也。今日看來，還是咱們人也甚少，算不得什麼。

〔庚辰〕未飲先感人丁，總是將散之兆。

飲酒一杯，罰說笑話一個。

〔庚辰〕不犯前幾次飲酒。

恰恰在賈政手中住了。

〔庚辰〕奇妙，偏在政老手中。竟能使政老一謔，真大文章矣。

衆姊妹弟兄……倒要聽是何笑話。（以上八五二頁）

〔庚辰〕余也要細聽。

因從不曾見賈政說過笑話，所以纔笑。

〔庚辰〕是極，摹神之至。

說的賈母與衆人都笑了。

〔庚辰〕這方是賈政之謔，亦善謔矣。

不如不說的好。（以上八五三頁）

〔庚辰〕實寫舊日往事。

便也索紙筆來，立揮一絕與賈政。（八五四頁）

〔庚辰〕偏偏賈政戲謔，已是異文，而賈環作詩，實奇中又奇之奇文也，總在人意料之外。竟有人曰，賈環如何又

有好詩，似前言不搭後文矣。蓋不可向說問賈環亦榮公之正脈，雖少年頑劣，見今古小兒之常情，□年讀書，豈無長進之理哉。沉賈政之教是子弟，自己太覺疎忽矣。若是賈環連一平仄也不知，豈榮府是尋常膏粱不知詩書之家哉。然後知寶玉之一種情思，正非有益之聰明，不得謂比諸人皆妙者也。

又行了一回令。（八五五頁）

〔庚辰〕便又輕輕抹去也。

總批

〔有正〕下回有一篇極清雅文字，下幅有半篇極整齊文字，故先敘搶快摸牌沉湎冒色爲反振，有駿馬下坡鷺鳥將翔之勢。

看聚賭一段，宛然宵小羣居終日圖。看賞月一段又宛然望族序齒燕毛錄。說火則熱而說冰則寒，文心固無所不可。

第七十六回

開始總批

〔有正〕此回着筆最難，不敘中秋夜宴則漏，敘夜宴又與上元相犯；不敘諸人酬和則俗，敘酬和又與起社相犯。諸人在賈政前吟詩，諸人各自爲一席，又非禮。既敘夜宴，再敘酬和，不漏不俗，更不相犯。雲行月移，水流花放，別有機括，深宜玩索。

便覺冷清了好些。（八五六頁）

〔庚辰〕不想這次中秋，反寫得十分淒楚。

可憐你公公已是二年多了。（八五七頁）

〔庚辰〕不是算賈敬，却是算赦死期也。

半日，方知賈母傷感，纔忙轉身陪笑，發語解釋。

〔庚辰〕轉身妙，畫出對月聽笛，如癡如呆，不覺尊長在上之形景來。

只見賈母已朦朧雙眼，似有睡去之態。

〔庚辰〕總寫出淒涼無興景況來。

你們只管說，我聽着呢。（以上八五八頁）

〔庚辰〕活畫。

就遇見了紫鵲和翠縷來了。

〔庚辰〕妙，又出一個。

可知我們姑娘那去了？

〔庚辰〕更妙。

寶玉近日因晴雯病勢甚重。（八五九頁）

〔庚辰〕帶一筆，妙，更覺謹密不漏。

直通着那邊藕香榭的路徑。

〔庚辰〕點明，妙，不然此園竟有多大地畝了。

二人吃得既醉且飽，早已息燈睡了。

〔庚辰〕妙極，此書又進一步寫法。如王夫人云：『他姊妹可憐，那裏像當日林姑媽那樣』；有如賈母云：『如今人少，那裏有當日人多』等數（語）；此謂進一步法也。有退一步法，如寶釵之對邢岫煙：『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如今比不得先的話了，只好隨是十分』；又如鳳姐之對平兒云：『如今我也明白了，我如今也要作好好先生罷』等類；此謂退一步法也。今方收拾過賈母高樂，却又寫出二婆子高樂，此（進）一步之實也。如前文海棠詩四首已足，忽又用湘雲獨成二律反壓卷，此又進一步實事也。所謂法法皆全，然然不爽也。

何況你我旅居客寄之人。

〔庚辰〕以立未不怡然得享自然之樂者矣。書中若干女子從主及婢，未有必各有所覺，各有所試，各有所長者，皆未如寶玉無可關切籌畫，可嘆。

這笛子吹的有趣，倒是助咱們的興趣了。（以上八六一頁）

〔庚辰〕妙，正是吹笛之時，勿認作又一處之笛也。

將月影蕩散復聚者幾次。

〔庚辰〕寫得出。試思若非親歷其境者，如何摹寫得如此。

卻飛起一個白鶴來。（以上八六五頁）

〔庚辰〕寫得出。

二人皆詫異。（八六六頁）

〔庚辰〕原可詫異，余亦詫異。

鼯鼠。（八六七頁）

〔庚辰墨筆傍注〕音避，音戲。

黛玉歎道。（八六八頁）

〔庚辰〕一笑一嘆，只二字便寫出平日之行景。

總批

〔有正〕詩詞清遠閒曠，自是慧業才人，何須贅評。須看他衆人聯句填詞時，各人性情，各人意見，敘來恰肖其人。二人聯詩時，一番譏評，一番嘆賞，敘來更得其神。再看漏永吟殘，忽開一洞天福地，字字出人意表。

只一品笛，疑有疑無，若近若遠，有無限逸致。

第七十七回

開始總批

〔有正〕司棋一事前文着實寫來，此却隨筆收去。晴雯一事前文不過帶敘，此却竭力發揮。前文借晴雯一襯文不寂寞，此文借司棋一引文愈曲折。

也帶了去，命醫生認了，各記號上來。

〔庚辰〕此等皆家常細事，豈是揣摩得者。

得了這個，就珍藏密斂的。（以上八七〇頁）

〔庚辰〕調侃語。

如今你又去，都要去了，這卻怎麼的好。

〔庚辰〕寶玉之語全作圖圖意，最是極無味，（正）是極濃極有情之語也。只合如此寫，方是寶玉，稍有真切，則不是寶玉了。

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以上八七三頁）

〔庚辰墨筆眉批〕染了男人氣味實有此情理，非躬親閱歷者亦不知此語之妙。

因這事更比晴雯一人較甚。（八七四頁）

〔庚辰〕暗伏一段更比。覺烟迷霧罩之中更有無限溪山矣。

暫且挨過今年，明年一併給我仍舊搬出去心淨。

〔庚辰〕一段神奇鬼訝之文，不知從何想來。王夫人從來未理家務，豈不一木偶人哉。且前文隱隱約約已有無限口舌浸潤之譖，原非一日矣，若無此一番更變，不獨終無散場之局，且亦大不近乎情理。況此亦此（是）余舊日目覩親聞，作者身歷之現成文字，非搜造而成者，故迥不與小說之離合悲歡窠臼相對。想遭零落之大族（兒）子見此，難（雖）事有各殊，然其情理似亦有默契於心者焉。此一段不獨批此，直從抄檢大觀園及賈母對月興盡生悲，皆可附者也。

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以上八七五頁）

〔庚辰〕余亦不知，蓋此等冤，實非晴雯一人也。

況且死了的也曾有過，也沒見我怎樣。此一理也。（八七七頁）

〔庚辰〕寶玉至終一着全作如是想，所以始於情終於悟者，既能終於悟而止，則情不得濫漫而涉于淫佚之事矣。一人前事一人了法，皆非棄竹而復憫笋之意。

卻倒還不忘舊。

〔庚辰〕只此一句便是晴雯正傳，可知幽晴雯爲聰明風流所害也。一篇爲晴雯寫傳，是哭晴雯也；非哭晴雯，乃哭風流也。

又見他器量寬宏。

〔庚辰〕趣極，量器寬宏如此用，真掃地矣。

上回賈璉所接見的多渾蟲燈姑娘兒的便是了。

〔庚辰〕奇奇怪怪，左盤右旋，千絲萬線，皆自一體也。

只剩下晴雯一人睡在蘆席土炕上。

〔庚辰〕蘆席土坑。

在外間房內爬着。

〔庚辰〕總哭晴雯。

他獨自掀起草簾進來。

〔庚辰〕草簾。

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蘆席土炕上。（以上八七八頁）

〔庚辰〕蘆席土坑。

未到手內，先就聞得油鹽之氣。

〔庚辰〕不獨爲晴雯一哭，且爲寶玉一哭亦可。

又道『飯飽弄粥』，可見都不錯了。（以上八七九頁）

〔庚辰〕妙，通篇寶玉最要書者，每因女子之所歷始信其可，此謂觸類傍通之妙訣矣。

只說：好姐姐別鬧。（八八〇頁）

〔庚辰〕如聞如見，別鬧二字活跳。

寶玉發了一晚上歎。

〔庚辰〕一句足矣。

寶玉乃笑道。(八八一頁)

〔庚辰〕笑字好極，有文章，蓋恐冷落襲人也。

總批

〔有正〕看晴雯與寶玉永絕一段的是消魂文字，看寶玉幾番獸論真是至誠種子，看寶玉給晴雯斟茶又真是獸公子。前文敘襲人奔喪時，寶玉夜來吃茶先呼襲人，此又夜來吃茶先呼晴雯。字字龍跳天門，虎臥鳳闕；語語嬰兒戀母，稚鳥尋巢。

第七十八回

開始總批

〔有正〕文有賓主不可誤。此文以芙蓉誄爲主，以婉爐詞爲賓；以寶玉古歌爲主，以賈環賈蘭詩絕爲賓。文有賓中賓不可誤。以清客作序爲賓，以寶玉出遊作詩爲賓中賓，由虛入實，可歌可詠。

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大好了。

〔庚辰〕總是勉強。

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以上八八六頁）

〔庚辰〕只用此一句，便入後文。

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着。（八八九頁）

〔庚辰〕看他用智之處。

那鬼只顧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多待些個工夫。（八九〇頁）

〔庚辰〕好，奇之至。又從來皆說『閻王注定三更死，誰人留至五更』之語，今忽借此小女兒一篇無稽之談，反成無人敢翻之案，且又寓意調侃罵盡世態，豈非（缺兩字）之至文章耶。寄語觀者至此一浮一大白者，已後不必看書也。

寶玉走來，撲了個空。（八九一頁）

〔庚辰〕收拾晴雲故爲紅顏一哭，然亦大令人不堪。上云王夫人怕女兒癆不祥，今則忽從寶玉心中，其苦又非模擬得出，是已悵鬱詞其（其詞），母子至心中體貼眷愛之情，曲委已盡。

搶掠山左一帶。（八九二頁）

〔庚辰〕妙，赤眉黃巾兩時之賊，今合而爲一，蓋云不過是此等衆類，非特歷歷指名某赤某黃，若云不合兩用便呆矣。此書全是如此，爲混人也。

必將三人一齊喚來對作。

〔庚辰〕妙。世事皆不可無足厭，只有讀書二字是萬不可足厭的，父母之心可不甚哉。近日父母只怕兒子不能名利，豈不可嘆乎。

寶玉尙出神。（以上八九四頁）

〔庚辰〕妙，偏寫出鈍態來。

閨閣習武，任其勇悍，怎似男人。（八九六頁）

〔庚辰〕賈老在坐，故不便出濁物二字，妙甚細甚。

乃涕泣念曰。

〔庚辰〕諸君閱至此，只當一笑話看去，便可醒倦。（大字連上作正文）

惟太平不易之元。

〔庚辰〕年便奇。

蓉桂競芳之月。

〔庚辰〕是八月。

無可奈何之日。

〔庚辰〕日更奇。細思月何難於說真某某，今偏用如此說，則可知矣。

怡紅院濁玉。（『濁玉』小字）

〔庚辰〕自謙的更奇，蓋常以濁字評天下之男子，竟自謂。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矣。

謹以羣花之蕊。

〔庚辰〕奇香。

冰鯨之穀。

〔庚辰〕奇帛。

沁芳之泉。

〔庚辰〕奇奠。

楓露之茗。

〔庚辰〕奇茗。

白帝宮中撫司秋艷芙蓉女兒之前曰。

〔庚辰〕奇稱。

竊思女兒自臨濁世。

〔庚辰〕世不濁，因物所混而濁也，前後便有照應。

女兒稱妙，蓋思普天下之稱斷不能有如此二字之清潔者，亦

是寶玉之真心。

迄今凡十有六載。

〔庚辰〕方十六歲而夭，亦傷矣。

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

〔庚辰〕忽又有此文不可後來，亦可傷矣。

相與共處者，僅五年八月有奇。（以上八九九頁）

〔庚辰〕相共不足六載，一旦天別，豈不可傷。

孰料鳩鵲惡其高，鷹鷂翻遭罕覿。

〔庚辰〕離騷『鷙鳥之不羣兮』。又『吾令鳩鵲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輕佻（佻巧）』。注，鷙，特立不羣。不羣，故不干（？）。鳩羽毒殺人。鳩多聲，有如人之多言不實。罕覿音孚拙，翻畢綢。詩經『雉

懼（離）於罕』。爾雅『覿謂之罕』。

薺施妬其臭，茝蘭竟被芟鉏。

〔庚辰〕離騷薺施皆惡草，以辨邪佞。茝蘭芳草，以別君子。

杏臉香枯，色陳頤頤。

〔庚辰〕離騷『長頤頤亦何傷』，面黃色。

豈招尤則替，實攘詬而終。

〔庚辰〕離騷『朝諝夕替』，廢也。『忍尤而相詢（攘詬）』，詒同。攘，取也。

高標見嫉，閨幃恨比長沙。

〔庚辰〕汲黯輩嫉賈誼之才，謫貶長沙。

直烈遭危，巾幗慘於羽野。

〔庚辰〕鮒剛直自命，舜殛於羽山。離騷曰：『鮒悻（倅）直以亡身兮，終然天乎羽之野。』

檻外海棠預老。

〔庚辰〕恰極。

捉迷屏後，蓮瓣無聲。

〔庚辰〕元微之詩：『小樓深迷藏』。

復拄杖而遽拋孤匱。

〔庚辰〕柩本字。

石槨成災，愧追同灰之誚。（以上九〇〇頁）

〔庚辰〕唐詩云，先開石棺木，可（『可』字上疑脫『石』字）爲棺。晉楊公回詩：『生爲併身物，死作同棺灰。』

箝諛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

〔庚辰〕莊子：『箝楊墨之口』，孟子謂『諛辭知其所蔽』。

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

〔庚辰〕楚詞：『馳玉虬以乘鷖兮』。

駕瑤象以降乎泉壤耶。

〔庚辰〕楚詞：『雜瑤象以爲車』。

列羽葆而爲前導兮，衛危處於旁耶。驅豐隆以爲比從兮，望舒月以離耶。（以上九〇一頁）

〔庚辰〕危虛二星爲衛護星。豐隆，電（雷）師。望舒，月御也。

期汗漫而無天閼兮，忍捐棄余於塵埃耶。

〔庚辰〕逍遙遊：天閼，止也。

余中心爲之槩然兮。（庚辰本）

〔庚辰〕莊子至樂篇：『我獨何能無槩然』。

徒噉噉而何爲耶。

〔庚辰〕莊子：『噉噉善隨而哭子』。

君偃然而長寢兮，豈天運之變於斯耶。

〔庚辰〕莊子：偃然寢於巨室，謂人死也。又：變而氣，氣變而有形，形變之有生；今又變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夏

四時行也。天道篇：『其死也物化』。

既窀穸且安穩兮，反其真而復奚化耶。

〔庚辰〕窀穸（音）肫。左傳：『窀穸之事』，墓穴幽堂也。左貴嬪楊石誄：『早卽窀穸』。莊子大宗師：『而以（已）反

（其）真』。注，以死爲真。

余猶桎梏而懸附兮，靈格余以嗟來耶。（以上九〇二頁）

〔庚辰〕莊子大宗師：桎梏之名。『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注，桑戶

人名，孟子反琴張二人，招其魂而語之也。『方將不化，惡知己化哉。』言人死如化去。法華經云，『法華道師多殊方便，於險道中化一城，疲極之衆，入城皆生已度想、安穩想。』

總批

〔有正〕前文入一院，必敘一番養竹種花，爲諸婆爭利煊染。此文入一院，必敘一番樹枯香老，爲親眷凋零淒楚。字字實境，字字奇情，令我把玩不釋。婉孌詞一段與前後文似斷似連，如羅浮二山煙雨爲連合，時有精氣來往。

第七十九回

開始總批

〔有正〕靜含天地自寬，動蕩吉凶難定。一啄一飲係生成，何必夢中說醒。等我的紫鵲死了，我再如此說，還不算遲。

〔庚辰〕明是爲與阿顰作識，却先偏說紫鵲，總用此狡猾之法。

這是何苦又咒他。

〔庚辰〕又畫出寶玉來，究竟不知是（誰）咒誰，使人一笑一嘆。

莫若說：茜紗窗下，我本無緣。

〔庚辰〕雙關句意妥極。

黃土壠中，卿何薄命。

〔庚辰〕如此我亦爲妥極，但試問當面用爾我字樣，究竟不知是爲誰之識，一笑一嘆。一篇誄文總因此二句而有，又當知雖誄晴雯，而又實誄黛玉也，奇幻至此。若云必因晴雯來，則呆之至矣。

黛玉聽了，忡然變色。

〔庚辰〕慧心人可爲一哭。觀此句，便知誄文實不爲晴雯而作也。

心中雖有無限的狐疑亂擬。

〔庚辰〕用此事更妙，蓋又欲瞞觀者。

一面說話，一面咳嗽起來。

〔庚辰〕總爲後文伏線。阿顰之問可見不是一筆兩筆所寫。

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

〔庚辰〕設云大概相同也，若必云真大同府則呆。

生得相貌魁梧，體格健壯，弓馬嫺熟，應酬權變。

〔庚辰〕畫出一個俗物來。

且又家貲饒富。（以上九〇五頁）

〔庚辰〕此句斷不可少。

見其軒窗寂寞，屏帳條然。

〔庚辰〕先爲『對境悼顰兒』作引。

既領略得如此寥落淒慘之景，是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庚辰〕此回題上半截是悔娶河東獅，今却偏連中山狼，上下倒裝，業情工細膩寫來，可見迎春是書中正傳，阿顰夫妻是副，賓主次序嚴肅之至。其婚娶俗禮一概不及，只用寶玉一人過去，正是書中之大旨。（此文已校改一些，然仍有訛亂。）

吹散菱荷紅玉影。（以上九〇六頁）

〔庚辰〕此句遺失。（所謂『此句遺失』，實卽『此句重出』也。此本爲第二句。庚本重第四句，批在其下。今作『重

露繁霜壓纖梗』者，乃後人所補耳。）

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

〔庚辰〕斷不可少。

你哥哥娶嫂子的，所以要緊。

〔庚辰〕出題去，閑閑引出。

都稱他家是桂花夏家。

〔庚辰〕夏日何得有桂，又桂花時節焉得又有雪，三者原係風馬牛，今若強湊合，故終不相符，來此敗運之事，大都如此，當局者自不解耳。

寶玉笑問道。

〔庚辰〕聽得桂花爲號，原覺新雅，故不口又一笑，余亦欲笑問。

只是這姑娘可好？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以上九〇七頁）

〔庚辰〕補出阿猷素日難得中意來。

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亂的很。

〔庚辰〕阿猷求婦一段文字，却從香菱口中補明，省却許多閑文累筆。

又添一個作詩的人了。

〔庚辰〕妙極，香菱口聲斷不可少，看他下作詩語，知其心中略無忌諱疑慮等意，夏（真）是渾然天真，余爲之一哭。

寶玉冷笑道。

〔庚辰〕忽曰（用）冷笑道二字，便有文章。

但只我倒替你耽心慮後呢。（以上九〇八頁）

〔庚辰〕又爲香菱之識，偏是此等事體等到。

總批

〔有正〕作誅後黛玉飄然而至，增一番感慨，及說至迎春事，遂飄然而去。作詞後香菱飄然而至，增一番感慨，及說至薛蟠事，遂飄然而去。一點一逗，爲下文引線。且二段俱以正經事三字作眼，而正經裏更有大不正經者在，文家固無一呆字死句。

從起名上設色，別有可玩。

第八十回

開始總批

〔有正〕敘桂花妬用實筆，敘孫家惡用虛筆，敘寶玉臥病是省筆，敘寶玉燒香是停筆。金桂聽了，將頸項一扭，嘴唇一撇。

〔庚辰〕畫出一個悍婦來。

鼻孔裏哧哧兩聲。

〔庚辰〕眞眞追魂攝魄之筆。

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的。

〔庚辰〕說的出便是慧心人，何況菱卿哉。

依你說，蘭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以上九一二頁）

〔庚辰〕又陪一個蘭花，一則是自高聲價，二則是誘人犯法。

是夜曲盡丈夫之道奉承金桂。（九一三頁）

〔庚辰〕曲盡丈夫之道，奇聞奇語。

便大家叫他作小捨兒，專做些粗笨的生活。

〔庚辰〕鋪敘小捨兒首尾，忙中又點薄命二字，與癡丫頭遙遙作對。

到我屋裏將手帕取來，不必說我說的。

〔庚辰〕金桂壞極，所以獨使小捨爲此。

百般竭力挽回不暇。（以上九一四頁）

〔庚辰〕總爲癡心人一哭。

四肢不能轉動。

〔庚辰〕半月工夫，諸計安（妥）矣。

大約是寶蟾的鎮魘法兒。

〔庚辰〕惡極壞極。

何苦賴好人。

〔庚辰〕正要老兄此句。

順手抓起一根門門來。（以上九一五頁）

〔庚辰〕與前要打死寶玉遙遙一對。

抱怨說運氣不好。（九一七頁）

〔庚辰〕果然不差。

都是一時沒了主意。

〔庚辰〕補足本題。

焉得這等樣情性，可爲奇之至極。

〔庚辰〕別書中形容妬婦，必曰黃髮鰲面，豈不可笑。

只因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

〔庚辰〕草蛇灰線，後文方不見突然。

前兒寶玉去了，回來也曾說過的。（以上九一八頁）

〔庚辰〕補明。

哥兒別睡，仔細肚裏麪筋作怪。

〔庚辰〕王一貼又與張道士遙遙一對，特犯不犯。

這茗烟手內點着一枝夢甜香。

〔庚辰〕與前文一照。

王一貼心有所動。（以上九一九頁）

〔庚辰〕四字好，萬端生於心，心邪則意射，則在於邪。

寶玉猶未解。

〔庚辰〕未解妙，若解則不成文矣。

人橫豎要死的，死了還妬什麼。

〔庚辰〕此科諱一收，方爲奇趣之至。

有真的，跑到這裏來混。

〔庚辰〕寓意深遠在此數句。

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擰出來的。（以上九二〇頁）

〔庚辰〕奇文奇罵，爲迎春一哭。

恨薛蟠何等剛霸，偏不能以此語金桂，使人忿忿。此書中全是不平，又全是意料之外。

倒沒的叫人看着趕勢利似的。

〔庚辰〕不通可笑。遁辭如聞。

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那邊去。（以上九二一頁）

〔庚辰〕凡迎春之文皆從寶玉眼中寫出。前悔娶河東獅是實寫，悞嫁中山狼出迎春口中可爲虛寫，以虛虛實實變幻體格，各盡其法。

總批

〔有正〕此文一爲擇婿者說法，一爲擇妻者說法。擇婿者必以得人物軒昂，家道豐厚，蔭襲公子爲快；擇妻者必以得容貌豔麗，粧奩富厚，子女盈門爲快。殊不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試看桂花夏家指揮孫家，何等可羨可樂，卒至迎春含悲，薛蟠貽恨，可慨也夫。

統一書号：10018·292

定价：1.80 元